

武俠世界
第37年
3
$18.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王道先生撰著的巨型警世故事「英雄無奈」。舒伯雄生長於劍鎮，此鎮乃「抱劍老人」司徒威創建，其之門徒有百多，徒孫三百多，傳至他已是第四代，因此鎮民皆習武成風，舒伯雄則是歷代用劍之佼佼者，其之藝業唯司徒威堪與之匹敵。然而高處不勝寒，劍術高超的他，却因此……故事內容明快，語言簡練，乃不可多得的武林警世文章。欲知英雄無奈的接受挑戰、應戰；無奈的被迫離開妻子愛兒；種種無奈的因由，故事如泣如訴地剖白，請細欣賞。

* * *

今期選刊鐵馬先生撰著的「雙仙鬥雙魔」，凌霄先生撰著的「普渡慈航」，故事短小精幹，文筆流暢，獻給愛好者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龍蛇爭鋒」續集「花花太歲」。

短篇文章有幽靈客先生撰著的一期完故事「九陰鬼母」，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5.15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 3 期
(總號186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英雄無奈

武林俠情警世故事/王　可

文‧圖　道‧飛

懲頑自衛　被號殺手

一把劍。

一匹瘦馬。

一卷舖蓋。

他走在夕陽下。

夕陽無限好。

不，他最怕看到了夕陽，因爲夕陽很快就會西沉，黑夜很快又會降臨，當夜之魔翼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的時候，他又要備嚐孤立與寂寞的痛苦。

以前，他不怕孤立，不怕寂寞，可是現在他怕了。因爲他已經在外跑了好幾年，已經太累了。

他決定回家去了。

可是，現在距離家鄉還有兩天的路程，還要受兩天的孤立和寂寞……

抬目往前看。

「唔，前面路邊有酒帘在飄動，對了，那是二麻子的酒店，今夜就在他的酒店裡住宿吧！」

* * *

二麻子的這爿酒店，規模並不大，而且很簡陋，又坐落在荒郊上，可是生意挺不錯，主要原因是他的酒店剛好坐落在「前不搭村，後不靠店」的地方，因此凡是路過此地的人，大都會進入他的酒店打尖，喝幾杯老酒。

現在，酒店中就有四個人在喝酒。

他們，個個生得粗獷慓悍，而且還佩帶武器，分明是武林道上的豪雄。

二麻子正在忙着送酒端菜，眼角瞥見有個人在門口下馬，就隨口招呼道：「大爺，你請裡面坐，小店有好酒好菜。」

等到他把酒菜擺在桌子上，轉身向外迎出之際，突然渾身一震，驚得呆住了。

來人跨入了酒店，疲倦的臉上擠出一絲微笑，說道：「二麻子，生意好吧？」

二麻子簡直是傻了眼，失聲道：「你……你是……舒爺？」

來人點了點頭，在一個座頭上坐了下來。

二麻子好像面對一頭老虎，呆了半晌後，才移步慢慢的挨過去，臉上堆出討好的笑容道：「舒爺，幾年不見了，你……」

來人取下包袱放在桌上，透了口氣道：「給我來些吃的，酒也來一些。」

二麻子喏喏連聲，就急急轉身去張羅酒菜了。

當酒菜送上舒爺的桌子後，圍坐在靠裡的那一桌的四個武林人物把二麻子叫過去，其中一個年輕人壓低聲音問道：「那傢伙是……」

二麻子回答道：「舒伯雄！」

年輕人眼睛一亮道：「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二麻子點點頭，向他附耳道：「他殺了很多人，這幾年一直在逃亡！」

年輕人很興奮的站了起來。

同桌一個中年人連忙按着他的肩頭，要他坐下，表情嚴肅地說道：「小雷，你坐下吧！」

小雷笑道：「怎麼呢？」

小雷不肯坐下，咧嘴笑道：「我一直希望有這個機會，現在機會來了，怎可錯過？」

中年人又瞪了他一眼，低聲道：「不可以，你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

小雷推掉他按在自己肩上的手，摸摸腰上的劍，不理同桌數人的勸阻，舉步向那舒伯雄走了過去。

舒伯雄埋首吃喝，好像未發覺有人來到自己的座頭跟前。

小雷含笑道：「舒伯雄！」

舒伯雄繼續飲食，不予理會。

小雷聲調一沉道：「你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舒伯雄點點頭，沒有開口。

小雷道：「聽說你的劍快如閃電，對方的劍才拔出來，你的劍就已刺中對方了？」

舒伯雄淡淡答道：「沒有那麼快，以訛傳訛罷了。」

小雷嘿嘿一笑道：「你不用謙虛，人人都知道這是事實，要不然也不會那麼多人找你挑戰了。」

舒伯雄「唔」了一聲，一直吃個不停，似乎不希望有任何衝突發生。

小雷眉毛一揚道：「舒伯雄，我自覺拔劍的速度也不慢，咱們切磋幾招如何？」

舒伯雄搖搖頭。

小雷冷笑道：「你怕了？」

舒伯雄點點頭。

小雷突然縱聲大笑，道：「你們看，名滿天下的江湖第一快劍，原來是個膽小如鼠的人！」

他的同伴聽了大吃一驚，那中年人立刻開口斥責道：「小雷，你瘋了，快些回來！」

小雷很狂妄而倔強，聳聳肩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今天難得在此碰上了，正是我雷小龍出名的大好機會，你們要是害怕，就在那兒別動，我打一隻老虎給你們看看！」

說到這裡，身形微挫，馬步一沉，握住劍柄，目注舒伯雄沉聲道：「舒伯雄，你站起來呀！」

舒伯雄沒有站起來，依然只顧吃喝，只是淡淡一笑說道：「年輕人，你爲甚麼不回去喝你的老酒？」

小雷瞇着眼睛道：「我要領教你的閃電劍法。」

舒伯雄搖搖頭道：「對不起，我已很久不再接受挑戰了。」

小雷道：「爲甚麼？」

舒伯雄道：「累。」

小雷冷笑道：「不見得吧，我聽說你每次與人動手都不超過三招就勝了，甚至往往第一招就將對手劈了。」

舒伯雄緩緩的道：「我每次與人動手或殺了人，都是出於自衞，非不得已絕不殺人。」

小雷道：「這一點我相信。」

舒伯雄道：「你又何必逼我動手，增加我的痛苦？」

小雷道：「因爲你是江湖第一快劍，擊敗了你，可使我一擧成名！」

舒伯雄輕輕一嘆道：「年輕人，你錯了，人怕出名猪怕壯，人一旦出了名，煩惱就會隨之而生，使你後悔莫及。」

小雷嘴角盪起了一絲冷笑，認眞地道：「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人死留名，虎死留皮！」

舒伯雄喝了一口酒，又擧箸吃菜，一邊吃一邊道：「回桌去吧，你這麼年輕，不能辜負父母養育之恩與他們的辛勞！」

小雷一哼道：「少廢話，今天我一定要見識見你的閃電快劍法。」

舒伯雄搖搖頭道：「我不會跟你動手的。」

小雷目泛兇光，表情强悍地道：「你不跟我動手，我却有辦法令你動手！」

舒伯雄不再理睬。

小雷右手緊握劍柄，整個人好像拉得滿滿的弓弦，尖叫道：「舒伯雄，你是孬種麼？」

這話一出口，空氣突現緊張，二麻子和那三個武林人臉色一陣蒼白，都以爲這會兒舒伯雄一定按捺不住了。

豈知舒伯雄却是一副充耳不聞之態，絲毫不被他激怒。

這種情形，變成小雷按捺不住了，他反而被舒伯雄的相應不理所激怒，突然厲吼道：「接招！」

突然間，他從劍鞘裡伸出一道耀眼的銀虹。

「啊！」

那三個武林人緊張得站立起來。

就在這一刹那，他們看見空中血光呈現，接着看見一隻手掌和一把長劍落在地上，再看見小雷叭達一聲摔倒地下！

最後，看見舒伯雄在收劍，現在只看見他在收劍！

小雷的右手整個手掌沒有了，鮮血如噴泉飛射，他趕緊用左手緊緊的握住右腕，止住流血，却掩不住心中的恐慌，發出一聲戰慄的悲呼。

他的三個同伴急忙上前，一個解下腰帶緊緊綁住他的右腕，一個撿起他的手掌和長劍，和另一個一齊將他挽扶起來。

他們三人都沒有勇氣替小雷報仇，扶着小雷匆匆忙忙往外走去。

「快走。」

舒伯雄冷冷道：「站住。」

三人渾身一震，刹住了脚步，一臉恐懼之色。

舒伯雄道：「付過酒賬沒有。」

其中一人連忙掏出一錠銀子拋在桌上，三個人立即扶着雷小龍出門而去。

舒伯雄嘆了口氣，喝下一杯酒，這才說道：「二麻子，眞是抱歉，把你的酒店弄髒了。」

二麻子直到這時才如夢初醒，忙道：「不要緊，拭一拭就乾淨了。」

他入內拿出一塊濕抹布，擦拭着濺在桌椅上和他臉上的血跡，一面說道：「舒爺，你還是趕快走吧。」

舒伯雄道：「爲甚麼呢？」

二麻子道：「雷氏五虎，你聽說過吧！」

舒伯雄點點頭：「聽說過，據說他們『雷氏五虎』在蜀西名氣很大，是令人談『虎』色變的人物——那年輕人與『雷氏五虎』是何關係？」

二麻子道：「那年輕人呼雷小龍，是五虎老大雷如鳴的獨子。」

舒伯雄嘆氣道：「這麼說，我又惹上麻煩了。」

二麻子道：「雷如鳴對他這兒子視如寵兒，現在你砍斷了他的手掌，等於毀了他一生，這比殺了雷如鳴五人還要嚴重！」

舒伯雄道：「另外那三個人呢？」

二麻子道：「他們是雷小龍的朋友，剛才舒爺來到之前，小的從他們談話中知，他父親雷如鳴和他四叔雷如鈞，五叔雷如霆也都到了蜀東！」

舒伯雄道：「他們來蜀東何爲？」

二麻子道：「小的不知，舒爺，你還是快走吧！等下他父親和兩個叔叔要是趕到了，麻煩可就大啦。」

舒伯雄道：「好，我馬上就走！」

他掏出銀子放在桌上，將包袱掛到肩上，站起問道：「最近劍鎭有沒有發生甚麼大事？」

二麻子道：「小的沒有聽說過。」

舒伯雄帶着傷感的口吻道：「離開那裡已七八年了，對我來說，七八年好像七八十年……」

二麻子道：「舒爺要回鎭上去？」

舒伯雄道：「是的。」

二麻子道：「岳老爺子肯讓你回去嗎？」

舒伯雄道：「我有妻兒在鎭上，他如不讓我留下，總得讓我把妻兒帶走。」

話聲一頓，又道：「我希望他能讓我留下，我一直沒做錯任何事情……」

他移步走出酒店，跨上坐騎，向二麻子擺擺手，即策騎上路，絕塵而去。

二麻子目送他漸漸走遠的背影，不覺搖頭嘆息道：「這個人眞可憐，誰叫他練成那樣擧世無敵的閃電劍法！」

* * *

夜之魔翼已籠罩整個大地。

舒伯雄在距離酒店約十幾里路的佛光寺，借宿在該寺一間客房歇了下來。

以前，寺廟或道觀在他心目中不佔重要地位，他覺得出家人的觀點與世無爭實在太可笑，人生在世豈可一輩子心如止水默默無聞，而應該有一段燦爛的日子才算不虛渡，可是最近幾年的看法不同了，他反而開始羨慕出家人的生活，覺得他們才是在享受一生的樂趣，因此，他開始喜歡在寺廟或道觀借宿，享受一個晚上的安寧。

但是今天晚上，他所借宿的這座佛光寺並未能使他安寧，因爲住持本寺的老和尚居然也認識他。

「阿彌陀佛，施主可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舒伯雄呆了一呆，說道：「老禪師認得在下？」

老和尚頷首微笑道：「是的，很久以前，貧僧曾在劍鎭做過法事，見過施主殺死一個在劍鎭向你挑戰的人。」

舒伯雄苦笑了一聲道：「那種事情，經常在發生，直到現在爲止還在發生……」

老和尚含笑道：「舒施主，你似乎現在改變了不少。」

「變得怎麼樣？」

「昔日的雄心喪失了，銳氣也已沒有了。」

「哦！」

「不過，施主現在看來比以前更成熟更沉着。」

「嗯，也許在下比以前懂得一些人生道理，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舒伯雄永遠是舒伯雄，想改也不行，想逃也逃不了！」

「施主此言怎說？」

「以前，在下渴望成名，常常找高手比劃，後來在下成名了，贏得了『江湖第一快劍』的稱號，但是，從那以後，在下反成了被人挑戰的對象，有時候不殺人都不行，逼得我走投無路……」

「聽說施主被逐出了劍鎭？」

「是的。」

「那是爲了甚麼？」

「因爲在下殺人甚多，雖然那都不是在下的本意，但是岳老爺子認爲在下鋒芒太露，會爲劍鎭帶來麻煩，就迫令在下離開劍鎭，浪迹天涯。」

「這些年來，施主在江湖上吃了不少苦頭了吧？」

「這倒沒有，在下只是覺得太累，希望回家歇歇，看看妻兒，近幾年，在下盡量在逃避挑戰，自覺已漸漸爲人淡忘，也許岳老爺子會准許在下回鎭居住。」

老和尚點點頭，道：「樹高千丈，落葉歸根，施主對人生的看法有了改變，此乃可喜可賀之事。」

舒伯雄嘆道：「在下要不是有妻兒之累，眞想出家當和尚，像老禪師一樣，過着清淨無爲的日子。」

老和尚哈哈一笑道：「施主此言差矣，出家人不一定能解脫苦惱，全看他的本性與處世之道，貧僧以爲，人只要有一顆善良的心，平時多行善，不作傷天害理之事，則雖遭拂逆，亦可釋然於懷，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是也。」

「老禪師，所言甚是！」

「剛才施主說殺人非出本意，此點非重要，像施主這樣的人，整年在江湖上行俠仗義，若不殺他，他要殺你，因此你雖殺人，仍可心安！」

舒伯雄失笑道：「老禪師這種看法，只怕不會爲其他佛門中人所贊同吧？」

老和尚笑道：「是的，貧僧看法較爲大膽，但是却不迂腐。」

舒伯雄舒了一口氣道：「道理是不錯，但老禪師太高估在下了！」

老和尚道：「怎麼說？」

舒伯雄道：「實際情形是，在下根本不是俠士，因爲在下從未行過俠仗過義。」

「哦，你不是一位俠士？」

「在下只是個武夫，只是個膚淺的人，在下與人唯一不同的就是練成了一身劍術而已！」

「何不利用你的劍去行俠仗義，鋤强扶弱，伸張正義？」

「沒有機會。」

「爲甚麼說沒有機會？」

「自從在下成名之後，先是一直忙着接受別人的挑戰，然後是躲避別人的挑戰與尋仇，天天東躲西藏，根本沒有機會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爲甚麼要逃避別人的挑戰？」

「太累了。」

「施主，你一再表示太累，可是貧僧倒看不出你有一點累的樣子！」

「我心太累。」

「何以有此感覺？」

「剛才在下說過了，天天在接受別人的挑戰，沒有機會幹一件自己想幹的事情，我的生活完全被人所左右，成了一個行屍走肉的人。」

「施主說得太嚴重了。」

「是眞的。」

「請恕貧僧出言無狀，施主可能不是太累，而是……」

「而是甚麼？」

「愛惜羽毛！」

「奇怪……」

「奇怪甚麼……」

「是的，別人可以有這種想法，而你老禪師，怎麼也會有這種想法呢？」

「貧僧這種想法並沒錯誤，一般練武之人在成名之後，都愛惜羽毛，怕被人擊敗。」

舒伯雄默默的注視着他，漸漸發覺眼前這個老和尚並不是一個有「深度」而可與「談禪」者，當下不再反駁，只淡淡一笑道：「也許是吧。」

老和尚突現一絲銳芒，微笑道：「貧僧以爲，身爲一個練武之人，是不能逃避別人的挑戰的，武林本是一塊競爭之地，優勝劣敗，强存弱亡，乃是武林之定律，你成了名後，如不接受別人的挑戰，那你就不是眞正的强者了。」

舒伯雄笑笑不語，心中很希望他趕快離開，好讓自己鬆弛鬆弛一下，上床休息。

老和尚却很健談，以咄咄相逼的口吻道：「施主以爲然否？」

舒伯雄只得耐着性子答道：「是的，不過老禪師一定不知道在下自成名後接受了不少人的挑戰……」

「多少？」

「眞正的武林高手有三百多位，自以爲是的高手的也有上千之多。」

「因此你煩了？」

「是的，煩透了！」

「不對，施主還是要繼續接受挑戰，直到……」

「被人擊敗或被人殺死爲止？」

「不錯。」

「老禪師，你的口氣眞像一個武林人物。」

「貧僧本來就是。」

舒伯雄亦呆住了，呆望了對方半晌，忽然覺得厭煩，道：「對不起，在下趕路疲倦，想休息了。」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等與貧僧切磋幾招之後，再休息！」

舒伯雄眉頭一皺，道：「怎麼回事，老禪師也要向我挑戰？」

老和尚正色點點頭道：「是的，貧僧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七八年了！」

舒伯雄正色道：「老禪師，請勿忘記你是一位與世無爭的出家人。」

老和尚道：「貧僧的確與世無爭，但是貧僧酷愛練武，至今已有三十寒暑，一直很少與高手較量，如今難得遇上施主這樣的高手，咱們難道不可以在毫無恩怨和意氣之爭下切磋幾招麼？」

舒伯雄道：「切磋二字，只是一句好聽的話，一動上了手，彼此都想取勝，因而難免傷了和氣，甚至造成傷亡。」

老和尚道：「不會，咱們點到即止。」

舒伯雄搖搖頭道：「有許多人在動手之前，也是這樣說，但是動手之後，却招招狠辣，恨不得立刻將對方劈於劍下，在下爲求保命，結果總是……唉！算了吧，老禪師，我不想再與人動手！」

老和尚却不肯罷休，站了起來，道：「這樣好了，施主眞不肯與貧僧動手過招，那麼咱們彼此各施展幾項功夫，看看誰高明。」

他不容舒伯雄表示意見，便往外跨出，說道：「施主，請到寺後來吧。」

舒伯雄聽說是各施展劍法，覺得可以接受，於是取劍跟了出去。

兩人一起來到寺後一片竹林邊上。

今夜，月光皎潔，明亮如晝，而且涼風習習，眞是較技論劍的好時光！

老和尚手上握着一柄青鋼劍，在南邊的竹林邊上站好，笑問道：「施主有意見沒有？」

舒伯雄道：「沒有，只要不過招，在下全聽老禪師吩咐。」

言下之意是：你怎麼施展，我跟着你怎麼施展。

老和尚目光閃了一閃，陡地橫跨一步，手中長劍「呼」的橫掃出去。

他身後的一排竹子應聲而倒，竹子斷口平整，表面沒有一點破裂，砍得漂亮極了！

「呼！」

又一劍自竹子的根部反掃了過去。

於是，七八截長約一尺的竹筒，就滾在地上——這不是在施展功夫，而是他需要這些竹筒。

不過，雖然這兩劍平平無奇，却已顯示出他功力非凡，確有一身神奇的劍術！

舒伯雄笑道：「老禪師果然不凡。」

老和尚道：「施主莫誤會，貧僧是要用這些竹筒來練劍。」

舒伯雄道：「我知道，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老禪師，這兩劍足夠令人折服矣！」

老和尚再用劍將其中三截竹筒撥到舒伯雄脚下，道：「貧僧先獻醜，請將這三截竹筒拋上空中好麼？」

舒伯雄點一點頭，拿起三截竹筒，用力向上一拋，竹筒就直飛上八九丈空中。

老和尚身形微挫，目注那三截竹筒落下距離地面約三丈高之際，突然縱身疾起，空中長劍連揮，似電光閃動了幾下，隨即勢盡飄落下來。

竹筒亦同時落到地上，但已變成了六截，而且每截都一樣長短，斷口也一樣平整。

空中發劍，而能在一瞬間斬斷三截竹筒，而且使六截竹筒長短一樣，這份能耐，確實武林罕見，足以驚世駭俗了。

舒伯雄拍手喝采道：「好劍法，老禪師這三劍使得太高明了！」

老和尚面有得色，口中謙虛道：「施主過獎了，貧僧只是拋磚引玉罷了。」

舒伯雄道：「說實話，老禪師這份技藝，一般武林高手亦難望其項背了。」

老和尚笑笑道：「現在看施主的表演了。」

舒伯雄道：「在下微末之技，只怕難及老禪師之萬一，要是練不好，還望老禪師不要見笑才好。」

老和尚道：「施主太客氣了，貧僧知道施主一身劍術神奇絕倫，必然超過貧僧多多了。」

他側身拿起三截竹筒，又道：「請準備，貧僧要拋上去了。」

舒伯雄道：「請！」

老和尚一看他已蓄勢以待，於是用力將竹筒拋上空中，飛上七八丈高。

舒伯雄不等竹筒向下掉，就使出「一鶴冲天」追了上去，躍高四丈有多，手中長劍亦如電光石火連續揮動了幾下，然後身如一片樹葉，輕飄飄的落在地上。

竹筒先他而落在地上。

老和尚一見之下，面色大變，驚呆住了。

原來落到地上的竹筒，竟不止六截，而有九截之多。

而且九截一樣長短，斷口也一樣平整。

這就是說，舒伯雄比老禪師多發了三劍，因此竹筒才變成了九截，多發三劍，如是站在地上，可說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在空中就大大的不相同了，在空中多劈出三劍與劈出六劍，其身手的差別，是不可以道里計算的。

此所以老和尚呆若木鷄，好像挨了一記重重的耳光，滿面通紅，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舒伯雄怕他難堪，不敢有一絲一毫得意之色，他納劍入鞘，向他拱手一揖，轉身便擬入寺去。

老和尚這才開口道：「等一下。」

舒伯雄停步，說道：「老禪師，剛才你自己說的，這是切磋，毫無恩怨，沒有任何意氣之爭。」

老和尚道：「貧僧知道，施主的劍法，貧僧望塵莫及，輸得心服口服！」

舒伯雄道：「那麼……」

老和尚道：「劍法，貧僧甘拜下風，但是貧僧不揣冒昧，還想在施主面前獻醜一門功夫。」

舒伯雄說道：「希望這是最後一項較技吧。」

老和尚道：「好！」

舒伯雄道：「不論誰勝誰負，請不要放在心頭。」

老和尚道：「當然。」

舒伯雄道：「請。」

老和尚把長劍放在地上，走到一塊岩石前，伸手摸摸岩石的表面，說道：「這塊岩石長滿青苔，實在難看……」

話聲中，岩石竟像一塊朽木似的，在他手上輕拂之下，一層層的剝落，碎成粉末！

舒伯雄贊道：「老禪師，好厲害的掌力！」

老和尚道：「施主莫要誇獎，雕蟲小技，只怕又要貽笑方家了。」

舒伯雄走過去，也在那塊岩石上摸了兩下，然後蹲下身子，把嘴湊近岩石，向岩石吹起氣來。

刹那間，怪事出現了。

那塊岩石在他吹氣之下，石粉陣陣飛揚。

老和尚又呆了。

舒伯雄站起來，說道：「咱們回裡面去吧！」

老和尚面上浮起了一抹苦笑，長嘆一聲道：「貧僧實在沒有想到，施主除了劍術之外，還有如此神奇的掌力，這下貧僧五體投地矣！」

舒伯雄道：「好了，在下可以回去睡覺了吧！」

突地，從竹林裡傳出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接口道：「今夜你不用想睡覺了。」

舒伯雄雙眉一下緊緊鎖在一起，心情煩透地道：「老禪師，你看，在下連睡覺都不成，這種日子怎不叫人煩透呢？」

老和尚面色一變，循音望去，喝道：「什麼人？」

「我！」

隨着話音，一個老人從竹林中走了出來。

不，不止一個，另有二人隨後跟出，看他們的面貌和身材，分明是同胞兄弟。

老和尚很驚訝，問道：「三位施主貴姓大名？從何而來，有何指教？」

為首老人一面孔冷峻之色，答道：「老禪師別慌，不是衝着你來的。」

舒伯雄嘆道：「雷如鳴。」

老人道：「不錯！」

舒伯雄一掃二人道：「雷如鈞、雷如霆。」

另二人點點頭。

舒伯雄情知無法善了，便向老和尚道：「老禪師，請站開一邊，在下又要接受挑戰了。」

雷氏五虎的老大雷如鳴冷笑道：「不是挑戰，而是報仇！」

舒伯雄道：「都成，反正在下自知免不了，不過話可要說明白，今日在二麻子的酒店裡，在下實在是被迫出手。」

雷如鳴厲聲喝道：「住口！」

舒伯雄住口，等他說下去。

雷如鳴面上的肌肉跳動着，神情憤怒到了極點，咬牙切齒道：「姓舒的，你一定瞎了眼，以致沒有看出他只是個少年人。」

舒伯雄道：「在下看出來了，所以拒絕了他的挑戰，甚至他罵在下是孬種，在下都毫不動怒。」

雷如鳴怒沖沖地道：「可是你砍斷他一隻手。」

舒伯雄道：「是他先拔劍的，在下發覺他的劍相當快，要是不砍斷他的手，他一定會殺了在下，所以只好出手了。」

雷如鳴幾乎雙目射出火花來，道：「你知道麼，他是老夫的獨子，你毀了他一生。」

舒伯雄道：「但却救了他一命。」

雷如鳴眼珠睜得更大，大聲道：「你說什麼？」

舒伯雄道：「令郎仗着你這位名氣大的父親，自以為是個天下無敵的高手，所以狂妄拔扈，全不知收斂謙虛，這樣目空一切的年輕人，總有一天要出事，現在我砍去他一隻手，今後他不能練武了，你將安安穩穩保有這個兒子，還不等於是我救了他一命了？」

這話，對他這個「歷盡滄桑」的人來說，是肺腑之言，可是在雷氏三兄弟聽來，却是刺耳的譏笑。

老么雷如霆聽了這一席話，一言不發，撤下了背上的一雙短戟，飄身欺上，振戟便刺。

舒伯雄閃身避開，大聲道：「姓雷的，你們講不講理呀！」

雷如霆一招落空，肝火更旺，暴吼一聲，身形突然一轉，左手短戟「呼」的向他下盤狂掃，右手短戟同時向上揮起，攻擊他心口，兩招迸發，奇快而潑辣。

舒伯雄倒縱數尺，沉住氣道：「雷如霆，你成名不易，何必如此大動肝火？」

雷如霆緊躡而上，雙戟似狂風暴雨，連續的攻向他的致命要害。

老和尚看見舒伯雄只躲避而不還手，不禁脫口道：「舒施主，你還手呀！」

舒伯雄還手了。

但見劍光一閃，雷如霆攻勢頓時一挫，右手已一片殷紅。

原來他的大拇指斷了。

斷指落在地上，短戟也落在地上。

雷如鳴、雷如鈞一見老么受傷，大吃一驚，兩人互望一眼，隨即縱身撲出，左右夾攻而上。

老大使的是一柄長劍，老四使的是一柄九環金刀，兩人夾攻出手，一上來便施展凌厲無比的攻勢，似乎恨不得立刻將舒伯雄剁成肉醬。

舒伯雄一味閃避着，身法極之靈活巧妙。

但雷家兄弟並非庸手，絕招綿綿而出，而且默契極佳，漸漸已逼得舒伯雄險象環生了。

老和尚又替他着急，大聲道：「舒施主，你為甚麼不還手呀？」

舒伯雄還是不還手，忽然身形一個扭閃，似蝦子倒彈，突地暴退數丈，沉聲道：「雷如鳴，你們一定要迫我動手才舒服麼？」

雷如鳴發出一聲雷吼道：「不錯，你只管出手，老夫今天跟你拚上了！」

話聲中，仗劍又猛撲上前，又是絕招連施，瘋狂的猛攻上去。

老四雷如鈞又從另一邊攻上去，兄弟倆再度聯手，攻勢較前更兇猛。

舒伯雄又被攻得險象環生，心中急了，突然長嘆一聲，劍光冲鞘而出，連續閃動了三下。

激戰突告停止。

舒伯雄抱劍躍退。

雷如鳴、雷如鈞以不同的姿勢站在原地，神情一片狠厲。

舒伯雄納劍歸鞘，聳聳肩道：「老禪師，你看我是愛惜羽毛或是太累了？」

雷如鳴和雷如鈞忽然身形一晃，同時向前倒下，兩個身體交叉疊在一起。

血，從他們的腰間流出，在地上蔓延開來。

雷如霆淒聲道：「大哥、四哥！」

他顧不得斷指之痛，撲上兩個

哥哥的身上，悲憤欲絕的大呼大叫。

但是雷如鳴、雷如鈞已無一點知覺了。他們永遠都沒有知覺了。

老和尚合十誦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舒施主，你的苦惱，貧僧現在已能了解了。」

舒伯雄道：「在下可以回房去歇息麼？」

老和尚道：「當然可以，施主的確應該好好的歇息了。」

＊ ＊ ＊

次日，黃昏，舒伯雄騎馬入劍鎮。

劍鎮，地處大劍溪畔，有四百多戶人家，人口兩千多，街上有客棧和商店，與一般鎮甸無異。

但是這座劍鎮與一般鎮甸絕對不一樣，住在鎮上的兩千多居民是一家人。

是個大家族麼？

也不是，鎮上居民並不同一姓，百家姓中就佔有四十多個。

他們是「抱劍山莊」的後裔。

百多年前，這大劍溪畔住着一位以劍術稱雄天下的「抱劍老人」司徒威，他在此地建造「抱劍山莊」，廣收門徒，起初門徒約有百餘人，後來再傳徒孫三百多人，由於大劍溪環境優美，就有許多門徒在此長住下來，終於繁衍而形成一個小小的鎮集。

抱劍老人司徒威謝世以後，抱劍山莊的聲譽仍然維持不落，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大徒弟，岳浩領導有方。

二是：抱劍老人傳下來的劍術，當世無匹。

三是：擇徒極嚴，根骨與品行並重，缺一不收。

如今鎮上的居民並非人人都練武功，但是所有的居民都很守莊主岳浩定下的規矩，大家和睦相處，友善與淳樸更勝於其他的地方。

進入劍鎮的外地人，根本看不見一點好勇鬥狠的樣子，甚至看不見一個帶劍的人。

但是，人人都知道這座劍鎮是當今執武林牛耳的地方，是一塊武林聖地。

舒伯雄是「抱劍山莊」的第四代弟子，但是他在劍術上的成就却是百年來最出類拔萃的一個，不但凌駕同輩師兄弟，甚至凌駕前輩人物，而成為一個名滿天下的劍客。

由於鋒芒太露，有違劍鎮之風，岳老爺子不得不命令他離開，把「麻煩」逐出劍鎮之外。

一晃，七八年過去了。

回首前塵，他深感汗顏，因為七八年前臨別劍鎮之時，岳老爺子鼓勵他努力做一位俠士，他自己也有此抱負，豈料事與願違，七八年後的今天，他仍然是一位劍客，而不是一位俠士。

俠士與劍客有差別麼？

有，而且差別很大。

俠士的武功不一定很高，却受人敬重，劍客武功很高，却只能叫人害怕。

俠士有理想有抱負，胸懷磊落，氣壯山河，而劍客只是匹夫之勇，往往是心虛的。

現在舒伯雄進入劍鎮，心就虛虛的，幾乎不敢抬頭望人。

他走到那裡，那裡便有人對他駐足而視，投以驚詫的眼光。

鎮上居民大都認識他，都對他之突然返回劍鎮而大感意外。

有人望着他的背影竊竊私議，「這個殺手怎麼回到劍鎮上來了？」

舒伯雄來到劍鎮上唯一的客棧門口下馬，將馬拴好，走了進去。

這間客棧名叫「劍閣」，是供外地人到此住宿而開設的，掌櫃名叫笑彌勒。

他不是和尚，但有笑彌勒的身材，而且經常笑口常開，永遠是笑呵呵的！

他在櫃後撥着算盤，聽得有步聲進入，立即抬望笑道：「客官請進，打尖還是……」

話到一半，就已目瞪口呆，好像見了鬼一般似的。

舒伯雄靠上櫃面，笑道：「徐叔，您還是這麼胖，一點也沒有變啊。」

笑彌勒兩眼瞪得像死魚眼，道：「伯雄，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舒伯雄道：「現在。」

笑彌勒驚駭道：「剛到？」

舒伯雄道：「是的。」

笑彌勒道：「回來幹什麼？」

舒伯雄說道：「一定有事才可以回來嗎？」

笑彌勒道：「這個……岳老爺子知不知道？」

舒伯雄道：「等下他就會知道。」

笑彌勒道：「未經他同意，你怎可以回來？」

舒伯雄道：「我家在這裡，難道不能回來看看嗎？」

笑彌勒嘆了口氣，搖搖頭道：「七八年了，你在江湖上的名氣越來越大，越來越響亮，前幾天又有人到鎮上來打聽你的消息行蹤。」

「這是我的錯麼？」

笑彌勒又嘆了一口氣，道：「你應該先去看看岳老爺子。」

舒伯雄問道：「他老人家很好吧。」

笑彌勒道：「很好。一直都是那個樣子。」

舒伯雄道：「如果他老人家願

意見我，我當然該去看他，你替我問問如何？」

笑彌勒道：「你不敢去？」

舒伯雄道：「怕他生氣。」

笑彌勒道：「他老人家對你沒有什麼，只是你經常闖禍，使他很頭痛。」

舒伯雄道：「我沒有闖禍，每次都是別人找上來的，他們逼得我無法不起而應戰。」

笑彌勒道：「你劍術太高了。」

舒伯雄道：「這也不是我的錯。」

笑彌勒沉默了起來。

舒伯雄問道：「她怎麼樣？」

笑彌勒問道：「誰？」

舒伯雄答道：「我的妻子。」

笑彌勒搖頭道：「不知道。」

舒伯雄面色一變，道：「她不在這裡了？」

笑彌勒道：「我不知道……」

舒伯雄拉住他的手，神情激動了起來，道：「是怎麼回事？」

笑彌勒又支吾道：「她……她不想見你……」

舒伯雄詫異道：「爲什麼？」

笑彌勒道：「因爲你帶給她很大的困擾……」

舒伯雄目露迷惘道：「怎麼說？」

笑彌勒道：「有很多人笑她嫁了一個殺手。」

舒伯雄一拳重重的擊在櫃抬上，憤怒地道：「我不是殺手！」

笑彌勒忙道：「別動火，我知道你不是，他們那樣說，主要原因是對你了解不清楚。」

舒伯雄道：「他們可以說我是個劍客，絕不能說我是殺手！」

笑彌勒點點頭。

舒伯雄冷靜了下來又道：「她也認爲我是個殺手？」

笑彌勒道：「人言可畏，你一定知道曾參殺人的故事。」

舒伯雄嘆了口氣，道：「我最大的悲哀是我比人聰明，練劍的領悟力比人强，如此而已。」

笑彌勒點點頭，道：「確是如此，有許多人妒忌你的成就，想殺你而成名。」

舒伯雄又問道：「她在哪裡？」

笑彌勒苦笑道：「你去問岳老爺子好麼？」

舒伯雄道：「那麼，你告訴我，她好不好？」

笑彌勒道：「很好，只是……你當然想像得到，她的日子過得並不快樂。」

舒伯雄道：「我的兒子呢？」

笑彌勒道：「他今年九歲了，樣子很像你，很活潑可愛。」

舒伯雄問道：「你見過他？」

笑彌勒道：「見過。」

舒伯雄大喜道：「這麼說，他們母子還住在鎮上了？」

笑彌勒道：「伯雄，就我所知，她好像不願再見到你。」

舒伯雄道：「我是她的丈夫呀！」

笑彌勒道：「她心如止水，只想撫養兒子長大，希望兒子將來長大以後……」

舒伯雄道：「怎麼樣？」

笑彌勒道：「做個普普通通的人。」

舒伯雄道：「這一點我贊成。」

笑彌勒道：「那麼，你爲什麼不做個普普通通的人呢？」

舒伯雄道：「我想做，可是人家不讓我做。」

笑彌勒默然有頃，問道：「你打算在此停留多久？」

舒伯雄道：「不知道，我想見見妻兒，要是岳老爺子不讓我留下，我想，我想把她們母子帶走。」

笑彌勒道：「我給你一間客房如何？」

舒伯雄道：「我以前的家沒有了？」

笑彌勒道：「沒有了，她把房子讓給了別人，帶着你兒子……」

舒伯雄心慌道：「她眞的已經不在鎮上？」

笑彌勒笑了笑道：「你還是去問岳老爺子吧，我不便說什麼，你要不要一間客房？」

舒伯雄略一思索，點頭道：「好，我去把舖蓋拿進來。」

轉身正擬出去，忽見一個青年走了進來，這個青年腰懸一劍，神色有異。

舒伯雄一看，就知道麻煩又來了。

經驗告訴他，這個青年是來找他挑戰的，對方臉上那種表情，他見過太多太多了。

不過，他不希望在這鎮上發生任何事情，當下假裝不知，低着頭走出去。

青年擋住他的去路，悍笑道：「舒伯雄！」

舒伯雄停步抬頭看他，道：「你今年幾歲？」

青年道：「二十一。」

舒伯雄道：「跟誰練劍？」

青年道：「牛二爺。」

舒伯雄道：「那麼，我就是你的師叔。」

青年道：「不，你已被逐出劍鎮，早已不是劍鎮的人。」

舒伯雄道：「叫甚麼名字？」

青年道：「潘正達！」

舒伯雄笑道：「我想起來了，你是潘樹城的兒子，我離開劍鎮的時候，你還只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

青年道：「現在我長大了。」

舒伯雄道：「二十一歲是個危險的年齡，這個年紀最是暴躁，把天下人都不放在眼裡，我以前也有這個毛病，如今才知道了。」

青年潘正達眉毛一豎道：「你在教訓我？」

舒伯雄道：「不，我只是提供你一點寶貴的人生經驗。」

青年潘正達冷笑道：「殺手的經驗敬謝不敏！」

舒伯雄心頭怒火冒起了，但仍若無其事的笑道：「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亂說……」

說着，舉步欲出。

潘正達的雙臂一攔，嘿嘿笑道：「不要走！」

舒伯雄道：「我不走，我只是把舖蓋拿進來。」

潘正達道：「等下再拿。」

舒伯雄道：「你要幹什麼？」

潘正達道：「領教你的劍術。」

笑彌勒慌了，連忙自櫃後走出，說道：「正達，你吃錯了藥不是？不要胡鬧，快回家去吧！」

潘正達聳聳眉道：「徐叔叔，他已不是我們劍鎮的人了，我爲什麼不能向他挑戰？」

笑彌勒喝道：「胡說，快回家去。」

潘正達陰沉一笑道：「徐叔叔，有一件事情，你也沒有想到。」

笑彌勒道：「什麼事？」

潘正達道：「江湖有許多人都說我們劍鎮出了一個殺手，又有不少人想除去這個殺手，既然如此，我們爲什麼不自己動手，清理門戶？」

笑彌勒慍聲道：「你年紀輕輕懂個什麼，眞要清理門戶也輪不到你。」

潘正達拍拍腰上的劍，道：「我有這個能耐，上次岳老爺子看我練劍之後，說我成就甚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笑彌勒指着外面，道：「你快出去，否則，我要告訴老爺子去了。」

潘正達不再理他，目光回注到舒伯雄的臉上，悍笑一聲道：「舒伯雄，你準備着，我要出手了。」

舒伯雄解下懸劍，往地下一扔。

潘正達一怔道：「你這是幹什麼？」

舒伯雄道：「我不跟你動手。」

潘正達道：「你看不起我？」

舒伯雄道：「不，雖然你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但是我不能做出對不起令尊的事，我與令尊是同輩師兄弟。」

潘正達面色一沉，道：「舒伯雄，我要說多少次你才明白，你已經不是我們劍鎮的人了！」

舒伯雄往旁走去。

「看劍！」

潘正達大喝聲中，劍已出鞘，一道劍光如電揮向舒伯雄的肩膀！

果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出劍眞快！

但是，這一劍却走了空招，不僅如此，就在他一劍揮空之下，他的腹部已「砰」的中了重重的一拳，身子一弓，倒飛出數尺，撞上桌子，撞斷了一隻桌脚，桌子倒下，打中了他的頭！

他敏捷的跳起，頓如一頭被激怒的野獸，雙目發赤，怒不可遏的就要再度撲上去。

舒伯雄戟指他厲聲道：「你敢再胡鬧，我就一掌劈了你！」

這一喝叫，神情嚴厲，氣勢磅礴，頓時將潘正達的「野性」壓制下去。

他恨恨的瞪了舒伯雄一眼，道：「你等着，咱們後會有期！」

說畢，大踏步的走了出去。

舒伯雄黯然低頭，嘆道：「看情形，我連想回家都不行了，在我認爲可以避難的家鄉裡，居然也有人向我挑戰！」

笑彌勒道：「不要在意，他年輕不懂事。」

舒伯雄無奈地一笑道：「我絕不會怪他，我只是替他擔心，他的確是個難得的練武之材，可是……我彷彿從他眼中看到了當年的我，這太可怕了！」

笑彌勒道：「岳老爺子來了！」

岳老爺子，如今的「抱劍山莊」莊主，此刻跨入了「劍閣」客棧！

他是個八十多歲的老人，髮鬢已成銀白色，但步履仍甚穩健，毫無老態龍鍾之相。

舒伯雄跪下去，磕頭道：「伯雄叩見老爺子。」

岳老爺子不威不怒，神色平靜的道：「起來。」

舒伯雄站了起來。

岳老爺子打量了他一眼，問道：「這些日子過得可好麼？」

舒伯雄恭敬的答道：「弟子還好。」

岳老爺子道：「四十歲不到，怎麼變得這麼蒼老了？」

岳老爺子道：「弟子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安能不老！」

岳老爺子有所感觸，輕喟一聲道：「這次回來幹什麼？」

舒伯雄道：「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弟子已身心皆疲，希望你老人家體恤，讓弟子回鎮居住。」

岳老爺子負手踱步，一會之後，才開口道：「伯雄，老夫知道你並不是個爲非作歹的人，可是你的名氣太大，以你目前在武林中的名望，只有當年祖師爺才能相

比……」

「祖師爺」者，即是抱劍老人司徒威。

岳老爺子接着道：「按說，你有此登峯造極的成就，應該說是劍鎮的光榮，可是你開始就走錯了一步，你殺的人多了一些，你在別人的心目中已不是一個俠士，而只是『劍手』、『武夫』。」

舒伯雄低頭不語。

岳老爺子又道：「老夫這樣說，你心中也許不服，你也許會反駁說別人不給你做俠士的機會……對的，你是有些委屈，可是這已毫無辦法，老夫若留你下來，不但劍鎮永無寧日，而且會帶壞本鎮的青年——譬如剛才那個潘正達，他如果不是見到你，也不會勾起好勝之心……」

舒伯雄仍然低頭默默無言。

岳老爺子長嘆了一聲道：「所以，爲了劍鎮，你還是必須離開！」

舒伯雄憾然道：「弟子已走投無路了，不論去到哪裡，只要被人認出，就有人向弟子挑戰，就連佛光寺的那位老和尚都見獵心喜！」

岳老爺子道：「但是，你如回鎮居住，本鎮多年來的淳樸之風將蕩然無存！」

舒伯雄道：「弟子可否見見妻兒？」

岳老爺子答道：「見面徒增傷感而已！」

舒伯雄道：「弟子打算將他們母子帶離劍鎮，找個窮鄉僻壤的地方隱居下來。」

岳老爺子嘆道：「她曾經明白的向老夫表示過，她不想再見到你，她與你的夫妻關係已名存實亡。」

舒伯雄道：「她是不是改嫁了？」

岳老爺子搖搖頭道：「沒有。」

舒伯雄道：「她對弟子只不過有些誤會，聽信別人的謠言，以爲弟子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其實，這是可以解釋清楚的。」

岳老爺子想了一想，道：「也罷，你暫時在此歇下，老夫去跟她說說看，如果她願意見你，老夫絕無橫加阻撓之理。」

舒伯雄躬身道：「謝謝老爺子。」

岳老爺子道：「不過，她要是不願見你，你就得走，知道嗎？」

舒伯雄點點頭。

岳老爺子走了出去。

回鎮尋家　妻子拒見

大劍溪上游，距劍鎮僅有一里的地方，有一片梅花林，此地景色十分優美。

梅花林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山坡，山坡上有一棟茅屋，看上去有若名山隱士。

茅屋裡住着一對母子。

女的三十來歲，姿色清麗，氣質嫻雅，她現在正在溪邊汲水。

兒子才九歲，眉清目秀，骨格清奇，他正以樹枝作劍，在屋前的空地上舞掄，一招一式，進退有據，蠻有那回事似的。

婦人汲得一桶水，轉到屋前的花圃，正要澆花，一眼瞥見兒子在練功夫，不禁臉色一沉，道：「安兒，你在幹什麼？」

那孩子嚇了一跳，趕忙扔掉了樹枝，陪笑道：「娘，我在趕走蚊子嘛！」

婦人走出花圃，到了孩子跟前，寒着臉道：「蚊子在哪裡？」

孩子一擺手道：「飛走了嘛。」

那婦人一眼不瞬的望着兒子，問道：「是誰教你的？」

孩子裝佯道：「娘，妳在說什麼呀？」

婦人嚴厲地道：「你再不實說，娘就打你一頓。」

孩子慌了，忙道：「娘，我說便了，沒有人教我，是我在鎮上看人練劍，於是偷偷學來的。」

婦人怒道：「娘以前跟你怎麼說？」

孩子低下頭，委委屈屈地道：「娘，練劍有什麼不好呀？」

婦人道：「記得娘告訴你，你爹是怎麼死的麼？」

孩子抿抿嘴道：「我要替爹報仇！」

婦人罵道：「報你個鬼，下次你再這樣說，看娘不打扁你才怪。」

孩子頑强地道：「娘，爹被人殺死了，我是爹的兒子，應該替他報仇呀！」

婦人氣得跺足，道：「胡說，你爹要是不練武功，也不會被人殺死，那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別人。」

孩子反駁道：「鎮上有那麼多人練武功，他們爲什麼沒有被人殺死？」

婦人瞪着眼喝道：「你不聽娘的話了？」

孩子道：「我聽呀！我什麼都聽娘的，就只是替爹報仇的事我一定要做到。」

婦人忽然掩面哭泣起來。

孩子見娘哭了，有些慌了，扯扯母親的衣角，道：「娘，您別哭，我今年才九歲，還早得很嘛！」

婦人哭道：「你不聽娘的話，娘就一直的哭下去。」

孩子大聲道：「罷了，罷了，我聽娘的話便了，不要再哭啦！」

婦人這才停止哭泣，拭抹眼淚道：「你是男子漢大丈夫，說話可要算數。」

孩子道：「是啦！是啦！」

婦人破涕爲笑道：「這才是娘的乖兒子，你今天寫了幾個字？」

孩子道：「寫了一百個……咦，娘，妳快看，有個人騎馬到我們家來了。」

他看到的騎馬者那是劍鎮的岳老爺子，他騎着一匹棗紅駿馬，正向山坡上馳來。

婦人微驚道：「那是岳老爺子，奇怪，他來幹什麼？」

孩子高興道：「一定是來看我的，前些日子我在鎮上遇見他，他摸摸我的頭，說好久沒來我家玩了，說要來我們家看看哩！」

俄頃，岳老爺子已到了茅屋外面，下馬笑道：「舒龍安，你好嗎？」

孩子行了一禮道：「不好，我娘不准我練劍，看見我練劍就哭。」

岳老爺子啞然失笑，轉對婦人道：「妳最近很少到鎮上去嗎？」

婦人襝袵道：「是的，沒有事不想出門去。」

岳老爺子看看花圃的花，道：「牡丹花又快要開花了吧？」

婦人答道：「是的，下個月，花就會開了。」

岳老爺子道：「到了花開的時節，老夫會派個人來幫幫妳忙，就像往年那樣。」

婦人道：「謝謝老爺子。」

岳老爺子道：「舒龍安，我要跟你娘說話，你進屋子裡去好了。」

舒龍安道：「不要緊，你們說的話，我一定聽得懂的。」

岳老爺子笑道：「我知道你聽得懂，所以才要你進屋去。」

舒龍安道：「你不讓我聽？」

岳老爺子點頭道：「不錯，有些話小孩子不能聽。」

舒龍安對岳老爺子倒是乖順得很，聽了立即轉身入屋去了。

婦人心知岳老爺子有重要的事情要說，而且「料定」他要說什麼，這時候便先下手爲强，道：「老爺子，不論你說什麼，妾身都不會答應。」

岳老爺子一怔，說道：「妳已經知道了？」

婦人道：「是的。」

岳老爺子道：「不考慮考慮？」

婦人堅定地道：「不！」

岳老爺子道：「是爲了什麼？」

婦人道：「妾身只要他讀書，不要他練武，也許您老人家會說此孩子根骨奇佳，是練武之材，但是妾身已下定了決心，絕對不要他練武。」

岳老爺子不覺笑了起來。

婦人一怔道：「您怎麼啦？」

岳老爺子道：「妳誤會了，老夫此來，是另有一事要告訴妳。」

婦人臉上一紅道：「哦！是什麼事？」

岳老爺子道：「他回來了！」

剎那間，婦人臉色由紅轉白，好像聽到大禍臨頭似的，咀唇也抖動了起來，道：「眞……眞的？」

岳老爺子點點頭。

婦人輕聲道：「他不知道我住在這裡吧？」

岳老爺子道：「不知道。」

婦人透了口氣道：「這樣，妾身就放心了，您看他會不會找到這地方來？」

岳老爺子沒有回答，只是看着她。

婦人臉又發紅了，垂下頭來，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道：「他怎樣？」

「還好，只是蒼老了些。」

「他回來幹什麼？」

「看你們母子。」

「這……不必了，妾身不想再見到他。」

「就老夫所知，在他離開劍鎮之前，你們夫婦的感情一直很不錯。」

「是的。」

「那麼……」

「老爺子，您是知道的，他是個殺手，他殺了很多的人，妾身每想到他的行爲，就感到無比的羞愧，爲了不讓我兒子步其後塵……」

「妳錯了，妳用『殺手』來批評他是不公平的，他充其量只是個劍客或武夫，絕不是殺手。」

「可是他殺了很多的人。」

「在江湖上行走，殺人有時是免不了的，他的劍術名噪天下，有人想擊敗他，更有人想殺死他，在那種情況之下，妳叫他怎麼辦？」

「他根本不應該去闖江湖，不應去博取那虛名。」

「妳是說，他應該老死在劍鎮上？」

「不，妾身是說，他不應該那麼好勇鬥狠。」

「老夫年輕的時候，一度也是如此，後來就不會了，正像他現在一樣，他現在也變了。」

「他不會改變的。」

「不，雖然仍有人找他挑戰，他的確全改變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妾身這些日子過得很好，心境也很平靜，不希望再有煩惱！」

「他想帶你們母子離開此地，去別處隱居。」

「不。」

「至少，妳該見見他吧。」

「還是不見的好。」

「浪子回頭金不換，妳爲什麼不給他一個機會？」

「我們若是見面重聚，其結果是我兒子長大了也將變成了殺手，我絕不要我兒子變成殺手。」

「他不是殺手。」

「他是。」

「那麼，讓他見見兒子如何？」

「不成。」

「他見不到你們母子，只怕不肯離去呢！」

「您老人家可以命令他離去。」

「是的，不過老夫實在不忍心讓他失望，他本不是個壞人，爲什麼要對他這樣的殘酷？」

婦人道：「請您老人家代妾身轉告他一句話，爲了我們孩子的將來，請他離開吧。」

岳老爺子見她意志堅定，長嘆一聲，點點頭道：「好，老夫回去了。」

他跨上坐騎，撥馬欲行。

婦人道：「還有，不要告訴他妾身住在這裡，好麼？」

岳老爺子點頭道：「好，還有沒有別的話？」

婦人想了一想，長長一嘆道：「請他珍重。」

岳老爺子一抖馬繮索，向山坡下馳去……

* * *

舒伯雄在房中喝酒。

酒，眞是一樣奇妙的好東西，不論你是高興或悲傷，是憤怒還是恐慌，它都能給人慰藉與滿足。

舒伯雄現在的心情很複雜，有高興也有恐懼，陷於患得患失之中，因此他需要喝酒，一杯一杯的灌下去，心中一直在焦灼的唸着：「他們母子應該快到了！老爺子已經去了那麼久……眞該死……我怎麼忘了買些禮物回來？我應該買些禮物回來，送給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子才對。」

終於，房外傳來了腳步聲。

他緊張的站起來，心怦怦狂跳，激動極了。

離開了七八年的愛妻愛子，現在只等房門一開，就可以見到了。

房門被推開了。

出現在他眼前的人不是愛妻愛子，也不是岳老爺子，而是一個中年人。

這個中年人的一張臉好像是木頭雕刻的，沒有一點人情味，一對眼睛所射出來的精芒，像兩把刀子一般，叫人看了打心底冒出一股寒意。

舒伯雄呆了一呆，連忙拱手一揖道：「原來是潘師兄，久違了！」

中年人冷冷一笑道：「舒伯雄，我眞沒想到你欺負外人還不過癮，今天一回來就欺負到我的兒子頭上來。」

原來此人就是潘樹城，潘正達的父親。

舒伯雄道：「潘師兄誤會了，小弟沒有欺負令郎。」

潘樹城滿面怒容，喝道：「那不是欺負？」

舒伯雄道：「不是，那是教訓！」

潘樹城勃然震怒，道：「你憑什麼教訓我的兒子？」

舒伯雄道：「我是他的師叔，我看見他那目無尊長，對長輩狂妄無禮，只好教訓他一下，這對他是有用的，希望師兄不要生氣。」

潘樹城指着他罵道：「舒伯雄，你是什麼東西，你也配來教訓我的兒子？」

舒伯雄耐着性子道：「師兄，不要動怒，是非曲直，徐叔可以告訴你。」

潘樹城雙目怒瞪道：「不必，像你這種人，到處逞强，到處闖禍，你是個什麼人物，我淸楚得很。」

舒伯雄皺眉一嘆，坐下繼續喝酒。

他很煩，很煩，很煩！

潘樹城却覺得他的態度太狂傲，怒火更旺，又戟指他罵道：「出來！你這個殺手，咱們外面去幹一幹，看看吧！」

舒伯雄目光一抬，沉聲道：「潘師兄，小弟只不過揍了你兒子一拳罷了，你要是不服，可去告訴老爺子，請他來評評理，犯不着在此大吼大叫。」

潘樹城暴怒道：「不必勞動他老人家，咱們兩個到外面去解決。」

舒伯雄搖搖頭，道：「不，兄弟鬩牆，會被外人笑掉大牙。」

潘樹城道：「你欺負晚輩，就不怕被人笑掉了大牙了嗎？」

舒伯雄道：「我說過了，那不是欺負，而是教訓。」

潘樹城道：「放屁！」

舒伯雄道：「師兄，請聽小弟一言，你那個兒子是可造之材，但如不好好地管教，將來有一天會像小弟一樣，弄得痛苦不堪了。」

潘樹城根本不把他的話聽入耳，突然拔劍出鞘，滿面殺氣道：「小子，你只敢欺負小的，不敢跟老的動手？」

舒伯雄嘆道：「除了動手之外，難道沒有其他辦法嗎？」

潘樹城笑道：「不動手亦可，只須當衆向我跪下認罪。」

舒伯雄沉默了片刻，忽然站起來道：「好的，小弟遵命便了。」

潘樹城納劍歸鞘，往外走去。

舒伯雄跟了出去。

走到「劍閣」外面，正在接待客

人的笑彌勒，一見舒伯雄跟着潘樹城兩人走過來，不禁嚇了一跳，連忙上前問道：「伯雄，是怎麼回事呀？」

舒伯雄淡淡一笑，道：「沒什麼，潘師兄指責小侄欺負他的兒子，要小弟當衆向他跪地賠罪，如此而已。」

笑彌勒聽了，立刻轉身對潘樹城道：「樹城，你弄錯了，是你的兒子直逼着他動手，他不理睬，你兒子就拔劍攻擊，他才被迫打了你兒子一拳，如今你竟要他當衆向你下跪賠罪，你這老子是怎麼當的？」

潘樹城不理，大步走了出去。

笑彌勒拉住了舒伯雄，說道：「伯雄，別理他，沒有這個道理。」

舒伯雄苦笑道：「不要緊，他是我的師兄，我向他下跪賠罪也算不了什麼。」

笑彌勒道：「不，他兒子目無尊長，該是他向你賠罪，不是你向他賠罪。」

舒伯雄嘆道：「徐叔，不要攔着我，我實在太累了，只要能在劍鎮留下來，什麼樣的苦，我都能忍受。」

他掙脫了笑彌勒的手，舉步出棧，只見潘樹城已站在街上等候，敢情潘樹城進入客棧找他算賬的事已有不少人知道，故此街上已站滿了幾十個人，等着要看熱鬧呢。

舒伯雄已經下定了決心，因此，雖然有許多人在圍觀，並不在意，當即走到潘樹城跟前跪了下來！

對於任何一個武林人來說，這都是一種奇恥大辱，但他却認爲倘若能因此使鎮上的居民對他改變看法，使岳老爺子讓自己留下來與妻子重聚，那麼這個侮辱也就算不了甚麼了。

潘樹城冷笑道：「舒伯雄，你知錯了麼？」

舒伯雄低着頭道：「小弟知錯了。」

「誰錯呀？」

笑彌勒突然排衆而入，沉聲道：「伯雄，你起身，你一點也沒有錯。」

潘樹城臉容一沉道：「徐叔，你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麼？」

笑彌勒指着他喝斥道：「潘樹城，你太過份了，你縱容兒子以下犯上，不自行管教也自罷了，却還要迫伯雄向你下跪！剛才的衝突我看得淸淸楚楚，是你兒子無理取鬧逼着伯雄比劍的，伯雄不理他，還把劍扔在地上，你兒子居然還使劍向他攻擊，他爲了自衞才打了你兒子一拳，你說，這到底是誰錯了呢？」

潘樹城臉色變得很難看，道：「徐叔，你爲何不去照顧你的客棧，這理沒有你的事！」

笑彌勒大笑道：「我知道你瞧不起我這個叔叔，可是今天我拚着老命也要把是非曲直弄明白，你要是看不順眼，只管出手。」

看見舒伯雄還跪在地上，便伸手去拉他，說道：「伯雄，你是怎麼了？要忍讓也不是這個樣子。」

舒伯雄不肯起來道：「徐叔，這件事你不要管好麼？我不該惹潘師兄生氣，向他跪下賠罪是應該的。」

笑彌勒憤怒地道：「不，你沒有錯，我不管你在外面行爲如何，今天你一點也沒有錯，你犯不着這樣的委屈求全。」

說着又要拉他起來。

就在這時候，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有人叫道：「岳老爺子來了。」

潘樹城臉色微變，道：「舒伯雄，你起來吧！」

笑彌勒本要拉舒伯雄起來，這時反將他按住，說道：「好好，老爺子來了，你跪着別動，讓老爺子來評評理！」

舒伯雄本來不想起來，這時却反而自動起來了，微微一笑道：「徐叔，這是一件小事，別在他老人家面前提起。」

笑彌勒叫道：「不行，我一定要說，這不是一件小事，本鎮要是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那裡還能受天下武林所敬重。」

舒伯雄轉對潘樹城拱手道：「潘師兄肯原諒小弟的過失，小弟萬分感激，現在請潘師兄回家，改日小弟再登門謝罪。」

潘樹城正怕被岳老爺子撞見，聞言冷哼一聲，趁機下台，轉頭便離去。

笑彌勒大叫道：「潘樹城，你不要走，我要請老爺子評判是非！」

潘樹城自知理虧，原想溜掉，聽了笑彌勒這句話，已無法老着臉皮走掉，只得回轉身冷笑道：「好，評理就評理，我兒子從來不會與人動過手，而他却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殺手，老爺子不會不知道。」

說話之間，岳老爺子已在人羣前下馬，他見圍着那麼多人，知道出了事故，當即上前問道：「發生甚麼事情呀？」

笑彌勒道：「老爺子，你來遲了一步，剛才伯雄向樹城下跪認罪呢。」

岳老爺子已知潘正達向舒伯雄尋事生非之事，只是不知道詳細情形，聞言目光一凝，盯住潘樹城問道：「樹城，是怎麼一回事？」

潘樹城拱手答道：「老爺子，

事情是這樣的，正達年輕不懂事，即使對他或有些不禮貌，他也不該向正達下重手……」

岳老爺子道：「那孩子受了傷？」

潘樹城道：「剛才肚子痛了一陣。」

岳老爺子轉向舒伯雄，以「不可藥救」的表情看着他，道：「伯雄，看樣子，你的毛病總是改不了。」

舒伯雄低頭道：「弟子一時魯莽！已向潘師兄下跪賠罪了。」

笑彌勒嚷道：「老爺子，剛才的事情，我從頭到尾，都看得清清楚楚，伯雄沒一點的錯。」

岳老爺子哦道：「沒錯麼？」

笑彌勒道：「是的，事情是這樣發生……」

當下，將發生的衝突情形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

老爺子聽了之後，面無表情，平靜地道：「樹城，去把你的兒子帶來。」

潘樹城應了一聲，就走了。

不久，他將兒子潘正達帶到，喝令兒子在岳老爺子面前跪下，岳老爺子冷冷的道：「起來，不必跪着，老夫掌理劍鎮四十多年，除非犯了彌天大罪，從不叫人跪着。」

潘樹城滿面通紅。

岳老爺子道：「正達，你把經過情形說一遍給老夫聽聽。」

潘正達吞吞吐吐道：「是……是這樣的，這個人聲名狼藉，但已不是我們劍鎮的人，今天他突然回來，弟子怕他將本鎮風氣帶壞，所以……所以……」

岳老爺子道：「這件事情應該由誰來決定？」

潘正達低看道：「當然應……該由老爺子您來決定。」

岳老爺子道：「既然說由老夫來決定，你爲什麼要擅自作主？」

潘正達惶恐道：「弟子知罪了。」

岳老爺子轉對潘樹城問道：「樹城，在你找舒伯雄師弟問罪之前，你是否不知道衝突是你兒子引發的？」

潘樹城紅着臉道：「這……弟子沒……沒問清楚……」

岳老爺子道：「你爲什麼不先問清楚呢？」

潘樹城無言以對。

岳老爺子道：「剛才笑彌勒已將所見情形告訴你了，你爲什麼還要迫伯雄向你下跪、賠罪？」

潘樹城恨不得鑽入地下去了。

岳老爺子道：「笑彌勒雖然限於天賦，沒有在劍術上狠下苦功，可是他畢竟也是你的師叔輩，你爲什麼罵他狗咬耗子多管閒事？」

潘樹城頭垂得更低。

岳老爺子道：「你知道老夫的爲人，如果你對老夫的指責不服，可以提出辯護，說得有理，老夫絕對接受，而且可以向你賠不是。」

潘樹城惶聲道：「弟子知錯了，請老爺子處罰就是了。」

岳老爺子道：「笑彌勒。」

笑彌勒拱手道：「老爺子。」

岳老爺子道：「你會熟讀本鎮家法，對此事該用何適當處罰？」

笑彌勒道：「以下犯上，重則逐出門牆，輕則畫地爲牢，囚禁三日。」

岳老爺子道：「這是重還是輕的？」

笑彌勒道：「是輕的。」

岳老爺子道：「那麼你畫地爲牢。」

笑彌勒應了一聲，就在潘樹城父子所站的腳下畫了兩個圓圈。

畫地爲牢，是上古刑法之一，此種刑法早已不實用，但在劍鎮仍可行得通，凡是被罰入「地牢」之人，從無一人逃跑過，因爲一旦逃跑，就永遠不是劍鎮的居民了。

潘家父子就在「地牢」上站着，不敢越過雷池半步。

岳老爺子向客棧輕步走去，道：「伯雄，你到客棧來，老夫有話跟你說。」

舒伯雄忽然跪下道：「老爺子，請聽弟子一言。」

岳老爺子駐足道：「怎麼呢？」

舒伯雄道：「請原諒潘師兄父子的小過錯，罰輕一點好麼？」

岳老爺子問道：「有理由麼？」

舒伯雄道：「沒有。」

岳老爺子道：「既無理由，如何可以從輕發落？」

舒伯雄道：「弟子不希望與任何人結怨。」

岳老爺子道：「此事與你無關。」

舒伯雄道：「有無關係，都請接受弟子的要求，好麼？」

岳老爺子沉吟了俄頃說道：「笑彌勒，能再輕一些麼？」

笑彌勒道：「可以，三日改爲三個時辰。」

岳老爺子道：「好吧，就改爲三個時辰……伯雄，你進來！」

舒伯雄起身跟了進去。

* * *

客房中，一燈如豆。

燈光很黯淡！

舒伯雄垂頭的坐着，心情像燈光一樣的黯淡。

岳老爺子與他相對默坐片刻，才嘆了一口氣道：「她意志很堅定，老夫沒有辦法說服她……」

舒伯雄感到全身冰冷，悲聲道：「什麼原因使她對弟子如此深惡痛絕呢？」

岳老爺子道：「你錯了，她對你並不深惡痛絕，甚至從其神色言語上可以看得出，她還是很關心你。」

舒伯雄困惑道：「那爲什麼不讓我回家，不跟我見面？」

岳老爺子道：「一句話，她對你有誤會，她認爲你是殺手。」

舒伯雄道：「她竟然連您老人家的話都不肯相信？」

岳老爺子道：「衆口鑠金，老夫長年蟄居劍鎮，她當然不肯接受老夫的勸解了。」

舒伯雄道：「老爺子，這該怎麼辦？」

岳老爺子道：「她目前心如止水，一心只望把兒子撫養成人，成爲一個完美的人。」

舒伯雄道：「她對弟子的看法是錯誤的，不能爲這個錯誤而失去一生的幸福。」

岳老爺子嘆息。

舒伯雄懇求道：「老爺子請告訴弟子她的住處，讓弟子跟她談談好嗎？」

岳老爺子搖搖頭道：「她要求老夫不要告訴你，老夫答應她了。」

舒伯雄道：「可是，你老明明知道弟子不是一個殺手，爲什麼？」

岳老爺子苦笑道：「你知道，她是個善良的女子，她需要的是平靜無波的生活，以你目前經常往外跑，再加上江湖上對你的謠傳相當多，就如本鎮居民對你也有相當的誤解，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她一下子對你完全改變過來是不可能的。」

舒伯雄道：「那麼弟子該怎麼辦？如何才能贏得她對弟子改變看法？」

岳老爺子搖搖頭道：「老夫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舒伯雄抿抿嘴唇道：「弟子一定要跟她見見面，不見她面，絕不離開。」

岳老爺子道：「如果老夫命令你離開呢？」

舒伯雄一怔道：「老爺子，您……」

岳老爺子輕輕一嘆道：「伯雄，雖然老夫知道你不是一個爲非作歹的人，但是老夫也知道你不是一個俠客，不管你不能成爲俠客的原因是什麼，？你畢竟不是一個俠客，你只是個武功林高强的人，一個武功高强的普通人。」

話聲一頓，續道：「過去你給劍鎮帶來回不少麻煩，如今你的名氣如日中天，如果你回鎮居住，仍然會帶給本鎮無窮的麻煩，所以你還是委屈一點，離開這裡最好。」

舒伯雄默然了半晌道：「弟子原亦不敢奢望老爺子會讓弟子回鎮居住，可是冉愛蘭是我的妻子，舒龍安是我的兒子，我爲什麼不能將他們帶走呢？」

岳老爺子道：「你當然有權將他們母子帶走，問題是她不願走。」

舒伯雄道：「只要讓弟子見到她，弟子會說服她的。」

岳老爺子站起來道：「老夫不能告訴你她的住處，但如你能找到她而又能說服她的話，你只管把她帶走。」

他移步出房，在門口丟下了一句話：「明早辰牌時分，你必須離開此鎮。」

* * *

舒伯雄痛苦地抱着頭，抓扯着頭髮，感到精神已崩潰，幾乎要發狂。

他萬料不到會有這種情形，他滿懷希望的回到劍鎮，原以爲自己的妻子一定願意跟自己走，絕未料到自己的妻子對自己的誤解，竟比外人更深。

七八年浪迹江湖，現在他帶着一顆受創的心回來，原以爲妻子會給自己慰藉，會將自己受創的心縫補起來，現在希望完全幻滅了。

明天一早，自己又得浪迹天涯，投入那無情的煉爐中。

爲什麼？

只因爲我的劍術高於別人，就受到了這樣不公平的待遇？

他越想越氣，幾乎要失聲痛哭。

這時候，笑彌勒端了一盤食物走了進來，他將食物擺在桌上，說道：「她也不肯見你麼？」

舒伯雄點點頭。

笑彌勒說道：「她是個性情溫柔的女子，今天你突然回鎮，等於在她原已平靜的心湖上投下了一顆石頭，使她一時不知所措……」

舒伯雄抬頭道：「你的意思是？」

笑彌勒道：「過幾天，她的想法也許會改變，或者當她知道你不是一個殺手的時候，她也許會願意與你重聚的。」

舒伯雄道：「可是老爺子命令我明早離開。」

笑彌勒道：「那你就離開好了，你只要走出劍鎮即可，不必一定要遠離此地。」

舒伯雄一想，不錯，希望復燃，道：「好主意，你能不能告訴我她住在何處？」

笑彌勒搖搖頭，道：「不能，老爺子早下過命令，任何人都不可透露她的住處。」

舒伯雄道：「爲什麼？」

笑彌勒道：「這是她的要求，她已經告訴你的兒子，說你已經死

了。」

舒伯雄拉住了他的手，懇求地道：「你偷偷告訴我，我絕不說出去，好麼？」

笑彌勒又搖搖頭，道：「不可以，我們鎮上不能有說謊的人，你自己可以去找，運氣好的話，也許能夠找到她。」

舒伯雄道：「好，我自己去找。」

說畢，起身往外走去。

笑彌勒忙道：「別急，別急，吃過飯再走吧！」

舒伯雄走了。

＊　＊　＊

天已大亮。

笑彌勒餵飽了舒伯雄的馬，抬頭看看天色，喃喃自語道：「快交辰牌了，他怎麼還沒有回來？」

幾十年來，岳老爺子的話沒有人敢不服從，昨天入夜時份，岳老爺子要舒伯雄在今早辰牌時分離開本鎮，現在快交辰牌了，因此他很擔心，舒伯雄超過時限。

舒伯雄沒有回來，却有客人上門……

兩個布商騎馬來到了「劍閣」門口下馬，他們的馬背上各有一大包布匹，笑彌勒迎了上去，打拱笑道：「二位是賣布的？」

這兩個賣布的年紀都在四十左右了，身子一高一矮，肌肉都很結實，他們看出笑彌勒是客棧的人，那個高個子點頭笑道：「是的，你是『掌櫃』？」

其中一位對笑彌勒笑嘻嘻的道：「正要歇歇，我們今天天沒亮的就已動身，趕了十幾里路，現在才到這裡來呢！」

他們取下了兩包布匹，放在客棧門前側，即走入客棧，揀了個座頭坐了下來。

笑彌勒冲了一壺熱茶端了上來，笑問道：「要吃些甚麼？」

高的個子道：「有牛肉切一盤來，另外一壺大麵。」

笑彌勒應聲而去，未幾一大盤牛肉和一壺大麵都上了桌上，那個矮的拉住他笑道：「掌櫃的，聽說你們這個劍鎮的人個個都是劍術高手？」

笑彌勒道：「沒有，沒有，只有一些人練過，也都是爲了健體防身罷了。」

矮個子的道：「劍鎮在武林中的地位，放眼當今天下，沒有一門一派所能望其項背的！」

笑彌勒道：「太誇獎了，其實沒有這麼回事。」

高個子的一邊倒酒，一邊笑問道：「掌櫃的，你是否也練過劍術？」

笑彌勒搖頭道：「沒有，像我這麼個開客棧的，練劍術幹甚麼？」

高個子道：「據我所知，劍鎮上的兩千多個居民，有一半以上都是劍術高手，只是他們平時都是深藏不露，各安其樂。」

笑彌勒笑笑不答。

高個子的又道：「在江湖上行走的劍客，也大都來自劍鎮的門下，其中最厲害的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矮個子接口道：「對了，我也聽說有這麼個人，掌櫃的，他此刻在不在鎮上？」

笑彌勒搖搖頭道：「不在，我們岳老爺子早在七八年前就將他逐出劍鎮。」

高個子問道：「一直沒有回來過？」

笑彌勒道：「沒有。」

矮個子的喝了一口酒，接着問道：「掌櫃的，你知道『鬼劍厲壽伯』這個人嗎？」

笑彌勒點點頭道：「聽說過，據說他的劍術已練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北五省數他爲第一。」

矮個子的道：「鬼劍厲壽伯如與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碰上了，不知誰勝誰負？」

笑彌勒道：「不知道……兩位還要些甚麼？」

矮個子道：「不要了，我們喝幾杯，就到街上去賣布。」

笑彌勒拱拱手道：「那麼，在下就失陪了。」

他告退進入裡面，由客棧後門溜出，轉到街上，拉住一個鎮上的居民道：「快去告訴老爺子，說有兩個布商打扮的中年人到了鎮上，其中一人可能就是『鬼劍厲壽伯』。」

那人聞言嚇了一跳，瞪眼道：「甚麼，『鬼劍厲壽伯』到了鎮上，在哪裡？」

笑彌勒道：「在我客棧中喝酒。」

那人驚問道：「他來幹甚麼？」

笑彌勒道：「可能是來找舒伯雄挑戰的，你快去告訴老爺子，請他派人留意舒伯雄的行踪，如見他回鎮，不要他到我客棧來……快去……」

那人應了一聲，拔步飛奔而去。

笑彌勒仍由後門回到客棧裡面，正要走上去櫃台，那高子向他招手道：「掌櫃的，請過來一下。」

笑彌勒走過去，陪着笑臉道：「客官有甚麼吩咐？」

高個子的道：「麻煩你一件事。」

笑彌勒拱手道：「客官請說。」

高個子的道：「去告訴舒伯雄，就說『鬼劍厲壽伯』在此等他！」

笑彌勒不料他這樣快就表明身份，不禁一呆，道：「誰是『鬼劍厲壽伯』？」

高個子的衝口而出道：「是我！」

笑彌勒怔怔的望着他，道：「你……你不是賣布的嗎？」

高個子的皮笑肉不笑的答道：「本來我想賣布賺些錢，可是由於你們劍鎮的人不誠實，我很不高興，所以祇好單刀直入！」

笑彌勒道：「這話怎麼說？」

鬼劍厲壽伯道：「剛才我去馬廐看過，舒伯雄的馬在那裡！」

笑彌勒道：「你弄錯了，舒伯雄眞的不在鎮上。」

鬼劍厲壽伯冷冷一笑道：「我追踪他已有數月之久，昨天，我曾查出他在二麻子的酒店，殺傷雷如鳴的兒子雷小龍，昨晚他借宿於佛光寺，又殺了追踪而至的雷如鳴和雷如鈞，次日即往劍鎮而來，要是我計算不錯，昨天黃昏，他該到了此處。」

笑彌勒聽他這麼說，知道瞞不了，便說道：「你找他幹甚麼？」

鬼劍厲壽伯喝下一杯酒，答道：「有許多人很好奇，想知道我和他究竟誰較高明，我也覺得也有弄個明白的必要。」

笑彌勒道：「如果你想得『第一』的話，我相信他會給你。」

「怎麼說？」

「他對虛名已看淡了。」

「那又怎樣？」

「他會向你服輸，但不會接受你的挑戰！」

「笑話，我不要他認輸，只要與他較量較量！」

「他眞的已不接受別人的挑戰了。」

「爲甚麼？」

「因爲他太累，他已接受了一千多人的挑戰，煩透了。」

「我也接受過不少人的挑戰，可是我一點都不煩。」

「爲了這件事，他失去了愛妻愛子的歡心，他現在只想化絢爛爲平凡，做個普通的人。」

「這是不可能的事，身爲武林高手，就必須接受任何人的挑戰。」

「厲爺，我求求你，不要找他挑戰，好麼？」

「不，我一定要向他挑戰，沒有一個結果，我絕不走……你去請他快來吧！」

「他已不在客棧，昨夜就走了。」

「別說謊，他的馬還在馬廐裡。」

「他去找他的妻兒。」

「那麼，他一定還會回來，我就在此等他！」

「厲爺，他現在很痛苦，請不要再增加他的痛苦。」

「少嚕嗦！」

笑彌勒覺得自己已無能爲力，正要退下，一眼瞥見岳老爺子在兩個兒子的陪同下進入客棧，連忙上前迎接道：「老爺子，您來了？」

岳老爺子看看鬼劍厲壽伯和那個矮個子二人，神色平靜的問道：「甚麼事？」

笑彌勒手指厲壽伯道：「這位是名震北方武林的厲壽伯，要找舒伯雄挑戰。」

鬼劍厲壽伯站起來道：「岳老爺子！」

岳老爺子點點頭。

鬼劍厲壽伯抱拳一拱道：「厲壽伯有幸拜謁，這廂有禮！」

岳老爺子拱手還禮道：「厲壯士免禮，還有那位壯士大名如何稱呼？」

矮個子起身施禮道：「在下魏貴！」

岳老爺子微笑道：「原來是名滿關外的『無影人魏貴』魏大俠，幸會了！」

無影人魏貴笑笑道：「不敢，岳老爺子乃是武林聖者，在下有緣拜見，至感榮幸！」

岳老爺子走了過去，客氣地道：「二位請坐，我們談談。」

三人坐下之後，岳老爺子含笑問道：「二位大駕光臨敝鎮，未悉有何指教？」

鬼劍厲壽伯雖然狂妄跋扈，但對這位劍鎮掌門人却不敢無禮，聞言欠身道：「不敢，晚輩聞說，舒伯雄返回劍鎮，故特來一會。」

岳老爺子問道：「找他比劍？」

厲壽伯道：「是的，但請岳老爺子勿誤會，在下與舒兄全無過節，只慕其劍術，希望與他切磋幾招敬領教益而已。」

岳老爺子微笑道：「厲壯士在北方武林久享盛名，老夫早有耳聞，以厲壯士之高超技藝，何必再找人挑戰，作無意義之爭呢？」

厲壽伯笑道：「老爺子太誇獎我了，晚輩在劍術一道上，雖略有小成，怎及舒兄之萬一。只因晚輩酷好劍術，爲欲能更上一層樓，故想向舒兄請教，這完全是對武術一種崇敬與追求，與爭逐名利無關。」

岳老爺子道：「武藝一道，博大精深，浩瀚如海，一個人窮一生精力，也只能在某一門功夫上有成就，似厲壯士目前之造詣，放眼天下已難有敵手，但練到這個程度已可告慰，若欲再求天下第一，那就太不切實際了，要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又所謂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你認爲舒伯雄的劍術天下無敵，但其實天下盡多藏

龍臥虎奇人異士，能勝過他的人未必沒有呢。」

厲壽伯點頭道：「老爺子所言甚是，但晚輩並無稱雄天下的野心，只想向高手請益，希望能略有寸進罷了，區區心意，尚望老爺子成全！」

岳老爺子道：「厲壯士沒有想到，當你一旦擊敗舒伯雄之後，你就成了人人希望打倒的對象，其苦惱是無法以言語來形容的，舒伯雄這些年來，就備嚐其苦而後悔莫及了。」

厲壽伯道：「晚輩的看法不一樣，晚輩視武藝為一門學問，對它懷着莫大的崇敬之心，不論是誰練成了超人之藝，就應摒棄門戶及成見之念，毫無隱私的接受別人的挑戰，這是對武藝的一種崇敬了。」

岳老爺子笑道：「厲壯士一定要找舒伯雄一決高下麼？」

厲壽伯道：「是的，只為武藝，毫無私慾。」

岳老爺子道：「也罷，此事老夫不再勸阻，但仍得舒伯雄本人同意才行……」

說到這裡，轉對笑彌勒道：「你去叫他出來，時辰將至，他也該走了。」

笑彌勒道：「回老爺子，舒伯雄昨晚離開客棧，現在還沒有回來。」

岳老爺子目光一凝，道：「噢，他去了何處？」

笑彌勒道：「去尋他的妻子。」

岳老爺子道：「你告訴他冉愛蘭的住處了？」

笑彌勒道：「沒有，他曾要求弟子告訴他，弟子不允，他就決定自己去找了。」

岳老爺子面容一肅，道：「老夫命令他今早晨辰時離開本鎮，他竟敢違抗？」

笑彌勒道：「他應該不敢違抗，大概等一會兒就會回來了。」

*　*　*

舒伯雄在哪兒呢？

他在大劍溪上游的山林間徘徊，距離其妻的茅屋只有半里之遠。

可是，他却沒有發現梅花林的茅屋。

昨夜，他在劍鎮的東面和西面尋找，踏遍兩處地方都沒找到，到了天亮的時候，他才轉到劍鎮的北面，也就是現在他徘徊的地方。

他曾經計算過，昨天岳老爺子答應他去請冉愛蘭，要求她回心轉意，一去一來，所費時間不過半個時辰，因此他推斷妻子所住之處，距離劍鎮不會太遠，自己之所以沒有找到，是因為找錯了方向而已。

現在，他到了大劍溪的上游，心目中已斷定妻子必在北面一帶，他感到心慌的是，岳老爺子命令他辰牌時分離開劍鎮，此刻距離辰牌時分剩下兩個時刻，沒有時間再尋找了。

望着溪水潺潺，他百感交集，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且先回鎮去吧，回去把坐騎和包袱帶走，找個地方安頓下來，再來尋找。」

主意一定，轉身撲回劍鎮。

但在飛掠出數丈，他突然刹住了前進的身形，驚喜的望着對面一處溪畔。

在十幾丈外的溪畔上，有個孩子手握一支樹枝，在那裡聚精會神的練着劍術！

那孩子年約八九歲，眉目清秀，樣子很聰明，他一看就覺得可能是自己的兒子舒龍安！

不錯，這孩子正是舒龍安，他一大早起，就偸偸溜到溪畔來練武，因為在他的小心靈中已深植着為父報仇的念頭，是以儘管母親反對，他還是要練。

舒伯雄駐足而觀，發現他的招式錯誤百出，心中覺得好笑，當下舉步走了過去。

舒龍安一見出現了個陌生人，有些怯畏，停止練武，呆呆的望着他。

舒伯雄含笑道：「小弟，你練得眞不錯。是誰教你的？」

舒龍安聽他稱讚自己，心中高興答道：「沒有人教我，是我自己琢磨着練的。」

舒伯雄道：「你是劍鎮的人？」

舒龍安搖搖頭道：「不是，不過以前是的。」

舒伯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舒龍安道：「不告訴你。」

舒伯雄道：「為什麼？」

舒龍安答道：「因為我不認識你。」

舒伯雄道：「就因為我們彼此不認識，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

舒龍安一想不錯，便道：「你先說，你叫什麼名字？」

舒伯雄正容答道：「是我先問你，你要先回答，這是禮貌。」

舒龍安道：「我娘告訴我，不可以隨便與人通名道姓……」

舒伯雄道：「對，但要看情形而定，譬如你見對方不像是個好人，當然就不要回答，但如果對方不像是個壞人，就不妨回答。」

舒龍安道：「可是我看不出你是好人還是壞人啊！」

舒伯雄笑道：「我是好人。」

舒龍安嗤之以鼻地說道：「這是你自己說的，我憑什麼要相信你？」

舒伯雄心中大樂，笑道：「現在請你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好

舒伯雄看見那孩子手持樹枝在練劍法……

嗎？」

舒龍安想了想，搖頭道：「不好！」

舒伯雄道：「為什麼？」

舒龍安道：「我不想認識你。」

舒伯雄又笑道：「那麼，讓我猜一猜，好麼？」

舒龍安一怔道：「你猜得着麼？」

舒伯雄道：「也許。」

舒龍安道：「好，你猜猜看。」

舒伯雄道：「你姓舒，名叫龍安，對不對？」

舒龍安道：「不對。」

舒伯雄大感意外，也大為失望，道：「哦，你不是舒龍安……那麼，你認識舒龍安麼？」

舒龍安道：「不認識……我要回家去了，不跟你說話了。」

說畢，轉頭便跑。

舒伯雄靜怔怔的看着他跑遠了，直到不見人，不禁又自言自語地道：「我兒子舒龍安，他今年也有這麼大了吧！」

*　*　*

辰牌時分。

岳老爺子站了起來，一臉嚴峻的向笑彌勒道：「他如回來，叫他來見老夫。」

笑彌勒唯唯的應着。

岳老爺子沒有再與座上的鬼劍厲壽伯和無影人魏貴說一句話，就舉步向外面走去。

走到門口，正好看見舒伯雄從外面跨了進來，兩人差點撞個滿懷。

舒伯雄連忙退下一步，深施一禮，道：「老爺子，你在這裡。」

岳老爺子停下，望着他冷冷的問道：「找到了沒有？」

舒伯雄道：「沒有。」

岳老爺子道：「昨天老夫怎麼跟你說的？」

舒伯雄道：「弟子沒忘記，馬上就結賬離鎮。」

岳老爺子一指厲壽伯道：「那位厲壯士要找你比劃，你是接受或拒絕都與本鎮無關，但不准你在本鎮接受挑戰。」

舒伯雄看了看厲、魏二人，道：「他們是……」

笑彌勒道：「伯雄，這位是名震北方武林的『鬼劍厲壽伯』，他要與你較量較量劍術。」

鬼劍厲壽伯站立起來，抱拳笑道：「即是區區在下，舒兄你好！」

舒伯雄一聽對方是鬼劍厲壽伯，面色微變，又呆望對方半晌，才開口道：「原來是厲兄，大名如雷灌耳，幸會！」

厲壽伯向他走過去，笑道：「有許多武林朋友都想知道你我二人到底是誰強誰弱，我也覺得咱們應該切磋一下，不知舒兄以為如

何?」

舒伯雄搖搖頭道:「抱歉,在下已不再接受挑戰了。」

說着,走向櫃枱,一面說道:「徐叔,我要走了,把帳算一算吧!」

笑彌勒應着走入櫃後,拿過算盤,撥了起來。

舒伯雄道:「我去房中收拾一下。」

說着,便要進入客房去。

厲壽伯道:「等一下,舒兄。」

舒伯雄停住了脚步,頭也不回一下道:「我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

厲壽伯嘿嘿笑道:「可是,據我所知,你在二麻子的酒店裡,以及在佛光寺那天晚上,你都曾接受他們的挑戰。」

舒伯雄道:「那是被迫的。」

厲壽伯道:「我不想相逼,不過舒兄若拒我於千里之外,那……」

舒伯雄嘆道:「我不是你的對手,算了吧!」

厲壽伯道:「不要客氣,我只想跟你切磋一下,別無他意。」

舒伯雄道:「我不接受。」

厲壽伯道:「你非接受不可。」

舒伯雄道:「你要逼我動手?」

厲壽伯道:「那太强橫,我不會那麼做的。」

舒伯雄道:「那麼……」

厲壽伯道:「我會一直的跟着你,直到你答應爲止。」

舒伯雄回頭看他,道:「厲壽伯,你本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怎麼耍起無賴來了呢?」

厲壽伯哈哈笑道:「與你比劍,乃是我厲壽伯多年的願望,這是我對高深武藝的追求,不達目的,絕不終止。」

舒伯雄想了一下,道:「好,後天日出之時,咱們在『劍閣』見面。」

厲壽伯抱拳道:「一言爲定。」轉身向岳老爺子行了一禮,就與無影人魏貴走出了客棧。提起那二匹布匹,上馬而去。

舒伯雄回房收拾停當,回到櫃枱結了帳,見岳老爺子不在客棧,便向笑彌勒說道:「徐叔,請代我向老爺子告辭,就說我絕不會給劍鎮帶來任何麻煩,永遠的不會了。」

笑彌勒神色嚴厲的問道:「你眞要接受鬼劍厲壽伯的挑戰?」

舒伯雄道:「你看我推得掉麼?」

笑彌勒嘆道:「厲壽伯是個非常可怕的對手,你要多作準備,這個人你不能輸給他的,輸了對劍鎮的名譽有損。」

舒伯雄苦笑道:「不對,我已非劍鎮的人。」

笑彌勒道:「誰說的,老爺子從來就沒說過你不是劍鎮的人,他只因你鋒芒太露,會帶給本鎮的麻煩,因此要你委屈一點,離開本鎮而已。」

舒伯雄搖搖頭道:「我不會帶給本鎮任何麻煩,絕對不會了!」

他提着包袱向外走去,走到門口,駐足又道:「對了,徐叔,如果可以的話,請你通知我兒子,我希望後天能在劍閣見他一面。」

* * *

舒龍安一面飛奔回家,一面大叫道:「娘,我剛才在溪邊上遇見一個奇怪的人。」

冉愛蘭正在張羅早膳,聞言臉色一變,道:「你去溪邊幹什麼?」

舒龍安道:「去捕魚嘛!」

冉愛蘭注目的問道:「你遇見了什麼人呢?」

舒龍安道:「一個大男人,他竟知道我叫舒龍安,娘說怪不怪?」

冉愛蘭緊張了起來,急問道:「他是怎麼樣的人?」

舒龍安道:「大概有三十多歲樣子。」

冉愛蘭道:「眉毛是不是很濃?」

舒龍安道:「正是。」

冉愛蘭道:「眼睛是丹鳳眼?」

舒龍安問道:「什麼叫丹鳳眼?」

冉愛蘭道:「就跟你一樣。」

舒龍安回想了一下,點點頭道:「對呀!他的眼睛跟我一樣。」

冉愛蘭緊張的道:「他有沒有跟上來?」

舒龍安道:「沒有。」

冉愛蘭道:「他跟你說些什麼?」

「他問我是不是劍鎮的人。」

「你怎麼回答?」

「我說以前是,現在不是了。」

「後來呢?」

「他問我姓名,我不告訴他,他說要猜一猜,眞厲害,一猜就猜着了。」

「你承認是舒龍安?」

「沒有,我怕他是爹的仇人,要來找我們母子報仇,所以我就謊稱我不是舒龍安,然後趕快跑回來。」

冉愛蘭走出門側,向外張望了幾眼,不見有人過來,便回對兒子說道:「安兒,你快去吃飯,等娘帶你去城裡玩一玩。」

舒龍安聽說要去城裡玩,自是很高興,立刻端飯吃了起來。

不一會,冉愛蘭提着兩個包袱走出,說道:「快吃,咱們要走了。」

舒龍安覺得奇怪,問道:「娘,那人是不是爹生前的仇家?」

冉愛蘭面色沉重地道:「是的!」

舒龍安接着問道:「爹是不是被他殺死的?」

冉愛蘭道:「這個……唉!你年紀還小,不懂事,不要追問好麼?」

舒龍安放下了碗筷,專注問道:「他是誰?」

冉愛蘭不善撒謊,一時答不上話來,又道:「聽娘的話,你年紀還小,不要過問大人的事。」

舒龍安面露憤慨的道:「娘,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誰,您一定要告訴我。」

冉愛蘭只好胡扯道:「他姓吳,名無忌,是個劍客,你爹生前殺了他的弟弟,他想找你爹報仇時,你爹已經過世了,便揚言要找我們母子算帳……」

她停了一下,續道:「所以,我們母子必須趕快離開此地,知道麼?」

舒龍安道:「他的弟弟一定是個大壞蛋,所以爹才殺了他,是嗎?」

冉愛蘭輕輕嘆了一聲道:「安兒,娘已經告訴過你好幾次了,殺人總是不對的,不管被殺者是否品行如何可惡……」

舒龍安立刻反駁道:「不對,啊,娘!要是有一個壞人無惡不作,當他又要殺害人命時,旁人難道不能殺他麼?」

冉愛蘭面色一沉道:「如果有那種事情發生,應該把他抓去交給官府發落,而不應該殺死他。」

舒龍安道:「要是他不肯就逮,而且又要殺死阻擾他的人時,不殺他也不行啊!」

冉愛蘭不悅的道:「安兒,你的口氣簡直跟你老子一樣,一個鼻孔出氣,存心氣死娘不成?」

舒龍安不敢再說什麼,站起一抹嘴巴,道:「這就走麼?」

冉愛蘭道:「是的」

舒龍安道:「屋後那一窩小鷄怎麼辦?」

冉愛蘭道:「不要管牠,快走吧!」

她拉起兒子的手就要往外走,不料才一移動脚步,門外已出現一人!

這人,是潘樹城!

冉愛蘭嚇了一跳,待看清是鎮上的潘樹城,臉色立即冷了下來,道:「樹城哥,你來幹什麼?」

潘樹城笑嘻嘻的道:「來看妳呀!」

冉愛蘭滿面不高興道:「樹城哥,我話已說清楚,你再這樣糾纏不清,我只好告訴老爺子去了!」

潘樹城着急地道:「別生氣,妳聽我說,我對妳是一片誠意,絕對不是鬧着玩的。」

冉愛蘭冷冷的道:「請回鎮上去吧。」

潘樹城道:「唉唉,本來嘛,妳與伯雄師弟是恩愛如故,我也不敢提出這個要求,可是我知道妳對伯雄師弟已恩斷義絕,而我則是中年喪偶……」

冉愛蘭怒道:「潘樹城,請你放尊重一點,別再胡說八道了。」

潘樹城說道:「這麼說,妳對他還不死……」

冉愛蘭喝道:「住口!」

她怕兒子得悉父親尚在人間,是以喝住潘樹城,不讓他繼續說下去。

潘樹城有些老羞成惱了,道:「怪了,妳幹麼對我這麼兒,要知道我不是找不到女人,只因爲我看妳年紀輕輕就守活寡,實在太可憐,所以……」

冉愛蘭大怒,指着外面清叱道:「你給我滾出去!」

潘樹城冷笑一聲道:「要是不呢?」

「要是不,我便把你踢出去。」

突然,外面有個陌生人的聲音,接腔說了這麼冷冷的一句話。

潘樹城吃了一驚,突地轉身喝道:「什麼人?」

「我!」

兩個人站在屋前的空地上。

一個是鬼劍厲壽伯。

一個是無影人魏貴。

說話的是鬼劍厲壽伯,他雙手抱胸,面含笑容,又道:「一個大男人欺負弱質婦孺,似乎是一種可恥的行爲。」

潘樹城面色一變道:「你是何人?」

厲壽伯笑道:「我們剛從劍鎮過來,你若是劍鎮的人,應該知道我是誰!」

潘樹城已聽說,鬼劍厲壽伯和無影人魏貴要找舒伯雄比劍之事,聞言嘿嘿一笑道:「原來你是厲壽伯,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厲壽伯道:「隨便走走,剛剛走到這兒,看見一個不要臉的男人在欺凌一個婦道人家,因此過來看看。」

潘樹城怒道:「你說話客氣一點,這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

厲壽伯哈哈笑道:「你的意思是,這地方只有你才可以撒野?」

潘樹城眉毛一揚,怪笑一聲道:「姓厲的,你在江湖上固有名氣,在別處也許可以逞逞强,可是你若想在此逞强,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厲壽伯笑道:「是麼?若是我想在此逞逞强,誰能制止我?」

潘樹城道：「我。」

厲壽伯仰天大笑道：「好極了，現在我想逞逞强，請你來制止我好麼？」

潘樹城走了過去，冷冷一笑道：「厲壽伯，你可知道我是誰？」

厲壽伯道：「我只知道你大概是住在這劍鎮上的人，對不對？」

潘樹城道：「我是舒伯雄的師兄。」

厲壽伯臉上現出「見獵心喜」的表情，笑道：「舒伯雄的師兄多得很，只不知有沒有舒伯雄那份能耐！」

潘樹城冷冷道：「要試試麼？」

厲壽伯道：「正想領教。」

潘樹城身上未帶武器，他見屋外牆脚下放着一條木棍，當即過去拿起，在手上握了一握，覺得還稱手，便轉身對着厲壽伯，說道：「你拔劍吧！」

厲壽伯笑道：「你沒帶劍來？」

潘樹城一抬木棍：「這就是劍。」

厲壽伯又哈哈笑道：「這樣看來，你在劍術上的造詣必也不俗，只不知有沒有舒伯雄那樣的快？」

潘樹城說道：「一試便知，你拔劍便是！」

厲壽伯抱胸雙手垂了下來，含笑道：「你出招吧，越快越好。」

潘樹城見他不拔劍，一副輕敵的態度，不禁怒氣狂湧，大喝一聲，揮棍掃了出去。

果然不慢，木棍去勢如電，突然掃到了厲壽伯的右腰上。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厲壽伯身形半轉，以右腰迎上他的木棍，但在木棍快要擊中其腰之際，只聽得「卡察」一聲響，木棍頓然一斷為二，一半掉在地上！

原來，厲壽伯轉動身形之際，劍已出鞘五寸，而潘樹城的木棍剛好擊中那出鞘的五寸劍口，木棍就這樣的一斷為二了。

「啪！」

厲壽伯拔出的五寸長劍再度推入鞘中，哈哈一笑道：「領教了！」

潘樹城不禁臉紅耳赤，厲聲道：「再接這一招試試。」

手中半截木棍向前一遞，撞向厲壽伯的腹丹田，用力極强。

厲壽伯身形再轉，又將劍拔出五寸長，迎上撞過來的木棍。

一聲木裂輕响，半截木棍從中一剖為二，裂成了二爿，就如剖竹一般。

潘樹城趁機左手暴探，駢伸二指，搶點他的雙目，招出極陰毒。

厲壽伯上身仰處，腰間突然衝起一道銀虹，似天上閃電，一閃即沒。

剎那間，空中爆開了一片血雨。

潘樹城「哎唷」地叫了一聲，頓足縱退一丈七八，臉色一片慘白，全身發抖起來。

他的左手斷了，腕落在厲壽伯的跟前，鮮血從手掌斷口如泉噴射出來！

冉愛蘭嚇呆了。

厲壽伯掏出一條汗巾，拭去濺在長劍上的血點，然後納劍入鞘，笑了笑道：「現在試過了，敢情不過是如此，眞是費我的氣力！」

潘樹城戰聲道：「姓厲的，你有種的別走！」

他以右手緊握左手，阻住流血，隨縱身疾去，向劍鎮方向奔了回去。

厲壽伯揚聲道：「我沒有空在這裡等你，不過後天我會在劍閣與舒伯雄比劍，你若要報仇，可去那裡找我！」

潘樹城遠去不見了。

無影人魏貴神色凝重的道：「這樣一來，岳老爺子可能要出面了呢！」

厲壽伯道：「不會，依我看，經此一來，他沒臉再去劍鎮居住了，很可能回去打點行裝，就此離開。」

他說完這話，回望冉愛蘭笑問道：「妳可是舒伯雄的妻子？」

冉愛蘭驚懼的點點頭道：「你……你們是誰？」

厲壽伯含笑道：「別怕，我不會欺負婦孺的，尤其是妳是舒伯雄的妻子，我對妳祇有尊敬。」

冉愛蘭面上仍然掛着驚疑，再問道：「你是誰？到此何為？」

厲壽伯道：「我叫厲壽伯，這位是我的朋友魏貴，我們剛從劍鎮那邊過來的，無意間走到這裡，剛好看見那無賴對妳在糾纏不休，因此出手管一管，倒叫嫂夫人受驚了。」

說畢，拱手一揖。

冉愛蘭見他態度客氣，這才稍放心，襝衽一福道：「多蒙二位壯士援手，妾身感激不盡。」

厲壽伯道：「嫂夫人不必客氣，剛才在下在劍鎮時，曾見到……」

冉愛蘭急道：「厲壯士別說了。」

厲壽伯一怔道：「怎麼呢？」

冉愛蘭向他使了個眼色，然後輕輕嘆息道：「拙夫已亡了多年，厲壯士想必也聽說過了，妾身現在無所需求，只希望把這個兒子養大，教他把書唸好，於願足矣。」

厲壽伯起初有點摸不着頭腦，後來才省悟，她不欲讓兒子知道他父親還活着，不覺啞然道：「嫂夫人，妳這樣做對麼？」

冉愛蘭點點頭，表情很堅定。

厲壽伯見她手上提着包袱，問

道：「要走？」

冉愛蘭又是點點頭。

厲壽伯道：「何處去？」

冉愛蘭道：「帶小兒去城裡走。」

厲壽伯知她在躲避舒伯雄，不禁搖搖頭道：「不對，不對，嫂夫人妳聽我說，不管他行為如何……」

冉愛蘭截口道：「厲壯士請勿多言，要是沒有甚麼事，妾身這就要走了！」

厲壽伯沉吟了半晌，道：「在下護送你們母子去如何？」

冉愛蘭道：「謝謝，不必了。」

厲壽伯舉目望望屋內，問道：「這地方只有你們母子兩人住着？」

冉愛蘭道：「是的。」

厲壽伯道：「妳走了以後，由誰來看家？」

冉愛蘭道：「不用人家看，此地向無宵小，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厲壽伯笑道：「妳走了以後，在下二人可否在妳屋裡歇一歇？」

冉愛蘭道：「多久？」

厲壽伯道：「最長半日便走。」

冉愛蘭想了想，點頭道：「好的，二位如尚未進食，厨下還有一些食物，妾身不能招待二位，十分失禮！」

厲壽伯躬一禮道：「哪裡，在下二人已在鎮上用過膳，只想在此歇歇，待會便走了。」

冉愛蘭道：「二位請自便，妾身要走了。」

她一手牽住兒子舒龍安，一手拎着包袱，低首走出茅屋，往東而去。

厲壽伯目送她和其子走遠之後，以難以置信的神情道：「這女人眞奇怪，她丈夫沒有死，為什麼要騙他的兒子已死了？舒伯雄並不是為非作歹的人，她既然嫁給他，現在為什麼要躲避他？」

魏貴笑道：「很簡單，她對丈夫有誤會，認為舒伯雄是個好勇鬥狠的殺手，不希望兒子步其父的後塵。」

厲壽伯太息道：「難怪舒伯雄不想再接受人家的挑戰，他的妻子對他都有這麼深的成見，也夠他沮喪了。」

魏貴道：「她住的這間茅屋，距劍鎮近在咫尺，為什麼舒伯雄找不到她呢？」

厲壽伯道：「他是昨天才回到鎮的，岳老爺子又限他今日辰牌時分離開，倉卒之間，才找不到這地方，也許等下就會找到此處。」

魏貴道：「那你正好在此與他交手。」

厲壽伯道：「不，他說後天在劍閣比劃，現在不必逼他動手。」

魏貴道：「他為了尋找妻兒，只怕沒有心情跟你比劃。」

厲壽伯道：「他既然定下了時間和地點，就一定不會不來，只怕他因心情不好，影響了他的技藝。」

魏貴道：「這對你豈非有利？」

厲壽伯正容道：「不，如果他不能發揮原有的劍術造詣，那我勝了他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目光一閃，忽然一拍手掌道：「有了，我有辦法提高舒伯雄的情緒。」

魏貴道：「你想怎麼樣？」

厲壽伯笑道：「舒伯雄如知妻兒的下落，你想他會怎麼樣？」

魏貴道：「當然很高興。」

厲壽伯道：「對，所以我就讓他高興高興，這樣他在跟我比劃時，才會打出水準，而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勝了他才有意義。」

無盡挑戰　欲罷不能

魏貴道：「你確有獲勝的把握？」

厲壽伯道：「有！」

魏貴道：「那麼，咱們就必須暗中跟踪她了？」

厲壽伯道：「對，咱們跟上去。」

厲魏二人離開茅屋不到一刻，江湖第一快劍，乘騎來到了茅屋門口。

他急急下馬興奮地奔入茅屋內，大叫道：「愛蘭，愛蘭！」

他已知道妻兒住在這茅屋中？

不，這只是他的判斷，今早他在溪邊遇見了舒龍安，雖然舒龍安未予承認，但他越想越相信，那孩子是自己的兒子，因此現在找到了這間茅屋，他就斷定這必是妻兒所居之處了。

等到進入屋中，一看各種家具及物品，更使他確定無疑，因為他還認得那些東西，都是他當年離開劍鎮之前所有的。

「愛蘭，愛蘭，安兒，安兒，你們在哪裡？」

他推開兩間睡房，一看房中無人，便一直跑入後面灶房，發現一切並無異狀。爐灶且有餘溫，乃推開厨房後門，跑到屋後，舉目回望，大聲叫道：「愛蘭，安兒，你們躲在哪裡？」

沒有反應。

沒有愛妻愛子的踪影，也聽不到他們的回答。

他知道妻子不願與自己見面，但是他不相信她會這麼絕情，自己既然已回到家了，好歹也得出來與自己見一見面，何況自己並未與她離異，自己在離開劍鎮之前，與她

還是一對恩愛的夫妻。

「愛蘭，愛蘭，妳出來吧，不要躲了，即使妳不願與我重聚，也請出來和我見一見面！」

他在屋前屋後奔跑搜索，一邊找一邊呼叫，其聲響遍滿山遍野。

然而，尋遍了附近所有可以藏身的地方，他失望了，迷茫了，仰望藍天白雲，眼淚幾乎要掉下來，他喃喃自語道：「不，愛蘭，妳不能這樣的對待我，我離開妳是逼不得已的，我絕對不是個殺手，妳爲什麼要躲避我？妳沒有理由躲避我啊！」

離家七載，他都能默默的忍受，主要原因是他精神上還有個寄託，這個寄託就是自己的家庭，有個愛妻，還有個兒子，每當他感到寂寞時，只要想想妻兒，他就會覺得好過一些。

可是現在，眞是連唯一能帶給他溫暖的家竟然起了變化，竟然瀕臨破滅。

這是爲什麼？

難道說自己是個作惡多端的人，已爲天下人所唾棄了？

「不，我沒有，愛蘭，別人不相信我猶可說，妳却不能對我有此誤會，妳應該是最了解我的人啊！」

懷着一顆破碎的心，他回到茅屋中，感到像患了一場大病，全身虛弱無力，精神似也要崩潰了。

「愛蘭，愛蘭！」

忽然屋外有人在叫，是男人的聲音。

舒伯雄突然心頭一動，暗忖道：「他是誰？對了，莫非她有了別的男人，因此變心了。」

他從椅子裡站了起來。心中湧起一股無名怒火，也湧起了一股殺機。

「愛蘭，我是徐叔，妳在哪裡？」

原來是笑彌勒。

笑彌勒一邊叫，一邊走了進來。

當他一眼瞥見了舒伯雄，不禁神色一呆，道：「哦，你找到了？」

舒伯雄問道：「徐叔，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笑彌勒微詫道：「你不是要我來通知你兒子，你說後天在劍閣與厲壽伯決鬥時，希望見到他麼？」

舒伯雄「哦」了一聲，點點頭道：「是的，對不起，我忘記了。」

笑彌勒四下張望了一眼，道：「他們母子二人呢？」

舒伯雄突然哭喪着臉的道：「走了。」

笑彌勒驚訝道：「走了？」

舒伯雄苦笑道：「他們不在屋內，也不在附近，想是不願見我，匆匆的走了。」

笑彌勒有點困惑，問道：「你都找過了嗎？」

舒伯雄點點頭道：「是的，我叫喚他們的聲音，一里外都可以聽到。」

笑彌勒道：「這麼說……」

舒伯雄長嘆了一聲，道：「徐叔，你說這是爲什麼？她是不是有了別的男人？」

笑彌勒搖搖頭，道：「不要瞎猜，她是個很守婦道的女人，據我所知，你不在的時候，她幾乎不與任何一個男人說話。」

舒伯雄道：「可是，七年前，我離家的時候，她對我還很好，她還對我說：『伯雄，不要難過，別人不了解你，我最了解你，不論怎麼樣，我都是你的妻子，我會等着你回來的。』現在我回來了，她却不願見我，這是爲了什麼？」

笑彌勒也不禁嘆了一口氣，說道：「也許，這七年之中，她聽到了不少有關你的謠言，因此對你有點誤會。」

舒伯雄道：「她還來此處之前，可曾離開過劍鎮？」

笑彌勒搖搖頭道：「沒有。」

舒伯雄道：「那麼，他所聽到的謠言，會是誰告訴她的呢？」

笑彌勒道：「伯雄，你不必追究此事，即使有人對她說了一些不眞實的話，那也是無心的，現在你在江湖上的名氣大了，自然而然你就成了別人茶餘飯後談話的對象。」

舒伯雄道：「他們怎麼說我？」

笑彌勒道：「主要還是說你是個殺手，只知道匹夫之勇……」

舒伯雄道：「徐叔，你以爲我是麼？」

笑彌勒道：「我一人不相信，又有什麼用？」

舒伯雄一字一字咬牙道：「在我離家七年中，從未主動與人動手，我一直在躲避，到了躲避不了而且被逼得沒辦法的時候，才起而應戰，如果說我有錯，那麼我的錯是在於我不願被人殺死而已。」

笑彌勒道：「由於你不願被人殺死，所以你每戰都勝了，因此你的名氣更大，而到了婦孺皆知的地步。」

他輕嘆一聲，又道：「到了這個時候，有關你的事情，不免就繪聲繪色，終至以訛傳訛，這也是成名之累了，你該懂得。」

舒伯雄坐了下去，痛苦的抱着頭，抓着頭髮，說道：「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笑彌勒道：「別急，慢慢的想辦法，現在你必須放開心胸，準備後天與鬼劍厲壽伯一決勝負。」

舒伯雄懊怒已極，道：「徐叔，剛才老爺子與厲壽伯怎麼說

的？」

笑彌勒道：「他勸厲壽伯打消向你挑戰的念頭，但是厲壽伯說出一番道理，使他沒有理由反駁。」

「厲壽伯怎麼說？」

「他說他與你毫無過節，其所以要向你挑戰，完全是對武藝的一種追求與崇拜而已。」

「哼，他只不過是想擊敗我，才能成爲武林第一劍客罷了。」

「這當然是他目的之一，你是『江湖第一快劍』，他若能擊敗你，就可以取你的地位而代之。」

「唉！這個人目前的想法，就跟我十多年前的想法一樣。」

「是的，武林之中，像這樣的人多得很，他們拚命地追求名位，一直到死亡爲止。」

「而我，我的遭遇却比任何人不幸，先是不容於劍鎮，現在連妻子都棄我而去。」

「這是因爲你是『江湖第一快劍』之故，成就愈高，名氣愈大，所付出的代價也就愈多了。」

「徐叔，老爺子同意厲壽伯向我挑戰麼？」

「最後，他見厲壽伯執意要向你挑戰，就說這是你的事，要他直接找你談，不過，不准在劍鎮進行。」

「你認爲我該接受他的挑戰？」

「現在不是該不該的問題，而是你已無法拒絕。」

「對了，徐叔，事情就是這樣，每次我總是被逼得不能不應戰，你說這是我的錯麼？」

「唉……」

「厲壽伯是個很可怕的對手，如果我擊敗了他，其後果是我的名氣更加响，大家對我的議論也就更多，而我也就永遠要被人誤解了！」

「是的，這很不幸，不過厲壽伯不同於其他人，如果你不接受挑戰，或者如果你敗在他的劍下，這對劍鎮的聲譽……」

「徐叔，這是你個人的看法？」

「我想不少人都有這種看法。」

「這豈非太可笑？過去由於我名氣犬，經常有人找我挑戰，劍鎮上的人就認爲我會給劍鎮帶來了麻煩，因此將我逐出劍鎮，現在你們又認爲我不能拒絕厲壽伯的挑戰，更不能敗給他，這是甚麼道理呢？」

「這……」

笑彌勒無言以對，他抓了抓頭，苦笑道：「也許，當初岳老爺子將你逐出劍鎮是個錯誤，不過，你必須原諒他，因爲他不希望劍鎮變成一處刀光劍影的地方。」

舒伯雄悲憤的道：「可是到了今天，我仍然得不到支持，我再度被逐出劍鎮，而且沒有人肯幫忙助我與妻兒團聚。」

笑彌勒道：「沒有麼？」

舒伯雄道：「沒有！」

笑彌勒道：「岳老爺子絕對沒有存心拆散你們夫婦父子的道理吧。」

舒伯雄道：「可是，昨天我回到鎮上時，如果他立刻告訴我，他們母子住在這裡，就不會發生此種事了。」

笑彌勒聳聳肩，道：「不要怪老爺子，現在我問你，你打算怎麼辦？」

舒伯雄說道：「我在此等他們母子回來。」

笑彌勒道：「後天之約呢？」

舒伯雄道：「我會去。」

笑彌勒道：「那麼，我們回鎮上去，請老爺子派人去找尋他們母子，你安心在此等待吧！」

舒伯雄道：「不，不要再去煩他老人家了，我自己去找尋！」

笑彌勒道：「他們母子離此他去，行踪不明，我總覺得該去告訴老爺子。」

舒伯雄默然。

笑彌勒道：「你需要甚麼東西麼？」

舒伯雄搖搖頭。

笑彌勒道：「那麼，我回鎮上去了——但容我再說一句，你必須重視後天的比劍，你既然已走到了這個地步，就必須硬着頭皮接受厲壽伯的挑戰，並且我認爲你可以敗給任何人，却絕對不能敗給厲壽伯！」

舒伯雄低頭不語。

笑彌勒走了出去。

但走出茅屋幾步，忽然又回轉屋內，一張臉變成了鐵青色，憤怒地道：「伯雄，你殺了他們母子？」

舒伯雄嚇了一跳，抬頭愕然道：「你說甚麼？」

笑彌勒怒聲道：「你是不是殺了他們母子？」

舒伯雄跳了起來，震駭欲絕道：「這話從何說起，你看到了甚麼？」

笑彌勒一指屋外說道：「外面有一灘血！」

舒伯雄拔步衝了出來，目光一掃屋外的地上，果然發現有一灘鮮血，不禁驚得呆住了。

剛才，他找到此處時，由於急着進屋與愛妻和愛子見面，沒有注意其他，以致未發現地面上的血，這時一見之下，心中一震，幾乎使他驚得昏迷過去，因爲他的想法與笑彌勒一樣，認爲這必是愛妻愛子的血！

「是誰殺了他們母子？

「對了，必是雷氏五虎的老么雷如霆下的毒手。

「我殺了他兩個哥哥雷如鳴和

雷如鈞，所以，他也殺了我的妻兒洩恨，天啊！」

他全身發抖，臉色慘白，不禁悲呼，道：「愛蘭，安兒，你們死得好慘，這是我害了你們……這是我造的孽……」

他一下跌坐地上，抱頭痛哭了起來。

笑彌勒看到這情形，心中知自己誤會了，但是他絕未想到地上的血是潘樹城留下的，他認爲必是冉愛蘭母子被人殺害了，他覺得這是慘絕人寰的悲劇，雙眉也爲之皺成了一團，長嘆一聲道：「我明白了，必是你的仇家跟踪你回到劍鎮，他自知非你之敵，因此殺了他們母子！」

他舉目四望，又道：「但他們母子的屍體呢？」

舒伯雄哭道：「這是我惹的禍，這是我惹來的禍，我該死，我對不起他們母子二人！」

說着，拔劍就要抹脖子！

笑彌勒眼明手快，大喝一聲：「且慢！」飛脚踢出，正中劍身，將長劍踢出老遠，沉聲道：「別忙，他們母子說不定沒有死。」

舒伯雄情緒激動萬分，淚流滿面，顫聲道：「是那個雷如霆，一定是那個雷如霆。」

笑彌勒怔道：「雷氏五虎老么？」

舒伯雄道：「不錯，一定是他！」

他霍地跳起，神情凜然已極，道：「徐叔，後天之約替我改期，我去找雷老么！」

他跑去撿回長劍，跳上自己的坐騎，縱馬便走，絕塵而去了。

＊　＊　＊

鄂西大峽口，是一處小地方，但是，這個小地方却很有名，因爲這地方有一座「五虎莊」。

「五虎莊」便是雷氏五虎的家，他們五兄弟各有一身絕藝，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名氣，因此提及「五虎莊」，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老大雷如鳴和老四雷如鈞死在舒伯雄劍下的惡耗尚未傳到「五虎莊」來，因此這一天「五虎莊」還很平靜，老二雷如嘯和老三雷如吟正在莊中督導弟子練武……

忽然，一個青年氣急敗壞的奔入練武場大叫道：「爹，爹，有個人闖進我們莊中來了。」

雷如嘯面色微變，連忙問道：「什麼人？」

青年好像受到了很大的驚嚇，聲音都走調了，結結巴巴的道：「不知道……那傢伙好厲害，一出手就……打倒了我們兩個人。」

雷如嘯怒道：「你怎麼了，嚇成這個樣子？」

原來，青年是他的兒子雷小虎，他聽到了父親的喝斥，才鎮靜下來，道：「爹，那人眞厲害，劉總管才一出手，就被對手撐出老遠呢。」

老三雷如吟走了過來，問道：「那人多大年紀，因何闖入本莊？」

雷小虎道：「那傢伙三十多歲，手上拿着一口長劍，說要見五叔，劉總管因稱五叔不在，他就要闖莊，劉總管命姚、蘇二師兄阻攔，誰知一個照面就被那傢伙以重手法打倒在地上……」

雷如嘯冷哼一聲道：「如吟，我們出去看看……」

一言未了，臉上突現冷笑！

因爲，他已經看見那人正向練武場走了過來。

來者正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他從大劍溪專程疾趕，一天一夜沒歇息，今天趕到了五虎莊，滿身風塵，雙目發赤，令人一見就知他是懷着滿腔怒火！

雷如嘯看了三弟如吟一眼，目詢他是否認識來人，看見他微微搖頭，便舉步向舒伯雄迎了上去，抱拳道：「這位朋友，貴姓大名，硬闖敝莊有何指教？」

舒伯雄煞住了脚步，寒着臉，問道：「雷如霆還沒有回來？」

雷如嘯道：「你說我們的老五麼？他有事前往蜀東，可能過幾天才會返莊，朋友可否先亮個名兒，並請說明找他的原因，好麼？」

舒伯雄冷冷道：「在下舒伯雄。」

雷如嘯、如吟聽了大吃一驚，同時失聲道：「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舒伯雄點頭道：「不錯。」

雷氏昆仲呆住了。

他們想不到老五爲何會惹上這個可怕的人物，但從舒伯雄憤怒的表情上看，他們知道情況必定非常之嚴重，雷如嘯暗暗的抽了口冷氣，才又抱拳道：「原來是舒大俠，不知舍弟如何得罪了舒大俠，竟使舒大俠如此大動肝火？」

舒伯雄到了此時，已知道雷如霆尚未回莊，因爲他若已回莊，雷如嘯、如吟一知大哥和四弟慘死，必然不會對自己如此的客氣，當下冷笑一聲，道：「也罷，我先告訴你們一個不幸的消息，你們雷氏五虎中的老大和老四已死在我劍下！」

此語一出，雷如嘯兄弟面色劇變，以難以相信的驚駭眼光瞪視着他，不約而同的叱出顫慄的聲音道：「你說什麼？」

舒伯雄道：「我殺了你們老大雷如鳴，和老四雷如鈞！」

雷如嘯的臉部起了扭曲，目中幾乎要冒出火來，大聲道：「舒伯雄，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舒伯雄冷冷道：「不是，事情的起因，是你的老大的兒子雷小龍找我挑戰，我不理他，他却拔劍向我攻擊，我只好砍斷了他一隻手，後來你們老大、老四和老么找我算賬，他們非要殺死我不可，我只好殺了他們兩人。」

說到這裡，臉色一沉，又道：「而你們老么不敢與我動手，却去殺害我的妻兒，今天我來取他的老命。」

雷如嘯厲聲道：「舒伯雄，你說的這些，都是眞的嗎？」

舒伯雄點頭道：「不錯。」

雷如吟大喝道：「好小子，你欺人太甚！」

轉對在場的門下道：「取我刀來！」

他的門下很快就將一口九環金刀捧到，他接過金刀，很激動的向雷如嘯道：「二哥，你說呢？」

雷如嘯滿面煞氣，點點頭道：「沒的說，咱們拚了。」

他也從門下接過了一支長戟，準備幹了。

舒伯雄冷冷一笑道：「冤有頭，債有主，今天我來貴莊，只要雷如霆的命，你們若要與我動手……」

「少廢話。」

雷如吟大吼一聲，欺步上前，九環金刀猛力一掄，如電橫掃而出，攻向舒伯雄的腰部。

舒伯雄正欲拔劍之際，忽聞身後有人大叫道：「五叔回來了，五叔回來了。」

五叔即是老么雷如霆。

舒伯雄一聽此言，便往後縱跳開數尺，冷笑道：「正主兒到了，還是先讓他上場吧！」

雷如吟舉目一望，看見老么雷如霆駕着一輛馬車一直向練武場駛了過來，便未繼續出手，他也覺得應該先和老么見面問個明白，才好動手。

雷如霆駕車直衝入練武場，在大家面前停下，他一見舒伯雄在場，登時怒氣如狂，大吼道：「舒伯雄，你來得正好，今天咱們在此拚個死活。」

一跳下車，拔劍便要向舒伯雄撲去。

雷如嘯喝道：「五弟且住。」

雷如霆叫道：「二哥，這小子殺了大哥和四哥，你說這個仇該不該報？」

雷如嘯沉聲道：「你先說說是怎麼一回事？」

雷如霆悲憤的道：「小龍年輕氣盛，在酒樓和他遇上了，向這小子挑戰，這小子全不念小龍年輕不懂事，竟然斷了小龍一隻手，我和大哥、四哥去找他理論，這小子自恃藝高，盛氣凌人，我們大哥和四哥忍無可忍，就和他打了起來，結果……結果……」

說到此處，眼淚奪眶而出。

雷如嘯看了馬車一眼，問道：「車內是大哥和四弟的遺體麼？」

雷如霆道：「是呀！」

雷如嘯問道：「小龍呢？」

雷如霆道：「去見他的娘去。」

雷如嘯又問道：「老么，舒伯雄說你殺了他的妻兒，有這麼回事麼？」

雷如霆一怔道：「我……我殺了他的妻兒？這話從何說起？」

雷如嘯一指舒伯雄道：「他是這麼說的。」

雷如霆對舒伯雄怒喝道：「小子，你殺了我的大哥和四哥，現在又來含血噴人，我跟你拚了。」

說着，又要撲了上去。

雷如嘯道：「慢着，說清楚再來。」

他推開老么雷如霆，轉向舒伯雄沉容一笑道：「舒伯雄，你也說清楚一點，你親眼看見我們老么殺死了你的妻兒麼？」

舒伯雄咬牙切齒道：「我要是看見了，還會容他活着回到此處？」

雷如嘯道：「你未親眼目睹，憑什麼指證是我的老么下手的？」

舒伯雄怒道：「除了他之外沒有別人。」

雷如嘯回對雷如霆道：「五弟，你若殺了他妻兒，只管說出來，不必隱瞞。」

雷如霆道：「二哥，我眞的沒有殺死他的妻兒，我連他的妻兒長得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呢！」

雷如嘯道：「他殺了我們大哥和四弟，你如殺了他的妻兒，也是應該的。」

雷如霆神情激憤道：「不錯，我若是知道他的妻兒在何處，說不定我會以牙還牙，可是我眞的沒有呀！」

雷如嘯回望舒伯雄，「你能舉出證據來麼？」

舒伯雄冷笑道：「我曾經得罪過不少人，可是那都是他們向我挑戰遭到的敗績，我不相信他們之中會有人懷恨到要殺我妻兒，只有你們老么，由於你們老大和老四死在我的劍下，他忿恨難消，便去殺害我的妻兒！」

雷如嘯道：「這就是證據嗎？」

舒伯雄道：「不錯。」

雷如嘯臉上抽搐了幾下，以無比憤怒的口氣道：「舒伯雄，我聽說你是個武夫，可是一向可還講理，現在你沒有證據時只憑自己的武斷，竟要誣陷我五弟，你眞以爲我們雷氏兄弟好欺負了？」

舒伯雄的確是個肯講道理的人，他開始覺得自己可能弄錯了，但此時此地，他已騎虎難下，故仍强硬道：「我從不欺負人，我只要爲妻兒報仇！」

雷如嘯道：「我們雷氏兄弟雖然技不如人，可是我們從不作卑鄙下流之事，這是江湖朋友皆知的事情，你不妨去尋找證據，一旦證明你的妻兒是我們老么殺的，再來報仇還來得及。」

舒伯雄聽他說得句句有道理，原來的滿臉怒火消失了，便道：「好，既然他不承認，我就去找出證據來！」

說罷，轉身欲行。

雷如嘯冷然道：「且慢，我話還沒有說完呢！」

舒伯雄回過身子，等他說下去。

雷如嘯道：「你妻兒遇害之事，我們等你找出證據再來解決，但是你殺死我們大哥和四弟之事，現在就來解決。」

舒伯雄道：「我殺死他們是因爲他們要殺死我，我爲了自衞保命，而殺死他們，你說這件事該怎麼解決呢？」

雷如嘯道：「講理，雙方搏鬥必有一敗，我大哥和四弟，死在你劍下，那是技不如人，怨不得誰，但是我們身爲他的兄弟，對此卻不能緘默，因此不論誰是誰非，今天我們要爲已死的兄弟報仇！」

舒伯雄道：「這是應該的，但是你有沒有考慮到後果？」

雷如嘯凜然道：「死而無怨。」

舒伯雄道：「你一定聽說過我殺了不少人，都是因爲對方逼得我沒有退路，我才被迫出手，今天你們與我動手，我可能還會殺人，因爲我不願被人殺死……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雷如嘯說道：「了解，你出手不用客氣。」

舒伯雄道：「一定要打？」

雷如嘯道：「一定要。」

舒伯雄道：「好，請出招吧！」

雷如嘯一動手中長戟，神情嚴肅地道：「如吟、如霆！」

雷如吟、雷如霆一躬身道：「二哥，請吩咐！」

雷如嘯仰望天空，目中含淚，道：「我們五兄弟在江湖中雖然少有名氣，但絕對不是甚麼出類拔萃的高人，這一點你們想來也明白……」

兩兄弟表情凝重的聽着，沒有開口。

雷如嘯道：「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死亡也是武林經常面臨的事，大哥、四弟之死，便是這種情形，怨不得別人，但是手足情深，我身爲老二，卻不能不爲大哥和四弟報仇……」

雷如吟激動的道：「二哥！」

雷如嘯擺手阻止他說下去，沉聲道：「我的意思是，報仇是應該的，但不必意氣用事，我們五兄弟不能都因爲此而死，總得留下兩人來支撐這個家，所以我若戰死，你們不得再動手！」

雷如吟說道：「二哥，咱們聯手幹掉他！」

雷如嘯嚴厲地說道：「不成，此事由我一人來解決，你們若不聽話，我死不瞑目！」

雷如吟傷心的掉下眼淚道：「二哥，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萬一二哥有何不測，我們偷生在世，又有甚麼用？」

雷如嘯厲聲叱道：「錯錯，我剛才已說得明明白白，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死亡也是武林中人經常要走的路，江湖上天天都有人殺人，天天都有人被殺，別人可以被殺，我們爲甚麼不能？」

雷如吟低頭不語。

雷如嘯一字一字的道：「我話已交代明白，你們若果不聽，就不是我們雷家的子孫。」

說完這話，他一招長戟，面對舒伯雄，準備衝刺，喝道：「舒伯雄，接招！」

話聲未了，飄身直進，長戟猛吐，全力刺出。

舒伯雄閃身錯開一步，長劍一聲龍吟，脫鞘而出，點向對方手腕。

他拔劍快速聞名於世，但這一次他拔劍並不快，因爲他殺人的勇氣沒有了。

他打算只將對方制服，然後立刻離去。

但雷如嘯的心情卻完全不一樣，他悲痛大哥和四弟之死，已決心拚老命殺死舒伯雄，至少與舒伯雄同歸於盡，故出手毫不留情，一招走空，立時變招再攻，長戟一舞，突以柄端撞向舒伯雄胸口！

舒伯雄見他只攻不守，一副奮不顧身豁出老命之氣勢，心中暗暗叫苦。

因爲，碰上這樣「視死如歸」的對手，他想制服對手的機會就不多了，而殺死對方的機會却很大。

令他苦惱的即在此，他不想殺死對方，他已殺死對方兩個兄弟，雖說那錯不在己，但自己說什麼也不能再殺人了。

就在他心有猶豫之間，雷如嘯又連續攻了七八招，由於他只攻不守，打算着與舒伯雄同歸於盡的決心，是以攻勢凌厲，銳不可當，舒伯雄被迫得步步後退，一時竟不知如何應付。

雷如嘯得勢不饒人，長戟刺、挑、掃、劈，絕招綿綿而出，他的

功力異常深厚，再加上心懷憤恨，故每一出手均帶着雷霆萬鈞之勢，又攻得舒伯雄大感招架困難，險象環生……

打了幾十招後，舒伯雄由於用劍招架封擋的關係，一條臂已被震得有些麻木了，他覺得再這樣下去，自己可能會死在對方的長戟之下，但是他却找不到可以制服對方而又能自保的機會，他可能會輕易的使對方受傷，但由於對方奮不顧身的打法，即使殺傷了對方，自己也難免爲對方的長戟所擊中，這是他所不願意的事，他自覺沒有理由把命賠在這裡。

怎麼辦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使出絕招一劍殺死對方！

可是，他實在不想殺死對方，他已殺了對方兩個兄弟，再將對方殺死，於情於理是說不過去的。

正猶豫間，雷如嘯突然發出一聲焦雷般的吼聲，長戟勢如狂風暴雨，似乎打定主意要將舒伯雄立斃戟下了。

舒伯雄奮力舉劍封擋。

突然一聲金鐵交鳴，舒伯雄的長劍竟被雷如嘯的長戟震得飛上空中！

雷如嘯雙目發赤，厲吼道：「小子納命來！」

一戟如石破天驚，猛砸而下！

但長戟下砸時，却發現舒伯雄已不在眼前，竟然在一剎那間消失無踪了！

雷如嘯方自一怔，突覺有一隻手抓中了自己的肩井穴，旋聞舒伯雄在身後道：「雷老二，夠了吧！」

如是一般較技，至此雷如嘯已不得不承認敗北，但這却不是一般較技，而是生死之鬥。

雷如嘯當然不肯就此罷手，只見他怒吼一聲，手中長戟猛然倒撞而出，決心與舒伯雄來個兩敗俱傷！

舒伯雄本可以在抓中他肩井穴時，運用內家眞力使他受傷，使他無力再戰，但他却希望能「圓滿」收場，故未這樣做，但料不到雷如嘯却不領情，待發覺如嘯拖戟倒撞過來時，欲待閃避已然太遲了。

百忙中，他奮力一扭腰幹，同時抓住對方井穴的手掌奮力扣下！

「砰！」

「哼！」

舒伯雄沒有完全閃開，被長戟的柄端撞中了左邊腰部，撞得他險些摔倒在地上。

而雷如嘯在他五指鷹力一扣之下，頓時全身力氣盡失，當場跌坐了下去。

雷如吟、雷如霆一見此情，忘了雷如嘯的叮囑，兄弟倆大喝一聲，一齊飛撲而上！

「住手！」

忽然，遠處傳來了一聲喝叱，這一聲喝叱有如獅子吼，震得在場之人耳膜嗡嗡作响。

衆人一齊扭頭循聲望去，其中一個之身法輕靈快速，世所罕有。

有人叫道：「是劍鎭的岳老爺子來了。」

不錯，來者是岳老爺子。

另一人是笑彌勒。

舒伯雄一見，岳老爺子趕到，便鬆手放開雷如嘯，頓足躍退。

雷如嘯却乘他鬆手之際，就地猛然一掄長戟，反手掃了出去。

舒伯雄躍起避過。

雷如嘯起身趕上一步，長戟再舉，以力劈華山之武，使盡全力劈下去。

岳老爺子叫道：「雷大俠請住手！」

雷如嘯第三招仍未劈中舒伯雄，他想乘舒伯雄赤手空拳之時，痛下殺手，但聽了岳老爺子的喝止，已不好意思再出手了。乃收戟而立，向老爺子微一躬身道：「岳老仙駕敝莊，不知有何教誨？」

岳老爺子見場上並無傷亡，面有欣色，拱手笑道：「不敢，老夫是專程趕來爲你們化解的，不知雷大俠意下如何？」

雷如嘯冷笑道：「家兄及舍弟慘死在他劍下，岳老有何善策還我公道？」

岳老爺子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話，轉對舒伯雄說道：「伯雄，你太不應該了，只看到一灘血，就認定是雷氏昆仲殺了你的妻兒麼？」

舒伯雄恭聲道：「弟子已發現了錯誤，這一架不是爲妻兒被害而打的，而是他雷如嘯要爲兄弟報仇而打的。」

岳老爺子說道：「在你妻子那裡所發現的血，已有了答案，那血是潘樹城所流的。」

舒伯雄一呆道：「是潘師兄的血？那是怎麼回事？」

岳老爺子道：「那天，笑彌勒回鎭報告老夫所見情形，接着有人來向老夫報告，說潘樹城被人砍斷了一隻手，已與其子匆匆離鎭他去……」

舒伯雄面色變得難看，道：「潘師兄去拙荊所住的茅舍幹什麼？」

岳老爺子道：「有人告訴老夫，說潘樹城對你妻兒有意，希望娶她爲妻。」

舒伯雄心中大怒，冷笑道：「我還沒死，也沒有與拙荊離異，他怎會想娶拙荊爲妻呢？」

岳老爺子道：「潘樹城的妻子於前年病亡，他中年喪偶，難免寂寞，可能他認爲你妻子對你恩斷義絕，因此動此非份之想。」

舒伯雄目中迸射出憤怒的光芒，問道：「拙荊對此又如何呢？」

岳老爺子道：「你妻子是個很守婦道的女人，她當然不會答應他的要求。」

舒伯雄道：「那麼，他怎會被砍斷一隻手呢？拙荊可並不懂武功呀。」

岳老爺子道：「他是怎麼被砍斷一隻手，老夫尚未查出，但據老夫猜測，必是潘樹城向你妻子糾纏之際，剛好有人從那裡經過，那人看見潘樹城對你妻子無禮，因此與潘樹城動上了手，後來潘樹城不敵，被那人砍斷了一隻手，此所以潘樹城無顏在鎭上居住，匆匆打點行裝，帶着兒子走了。」

話聲一頓，續道：「笑彌勒說你要來五虎莊，老夫恐你鑄成大錯，故立刻與他趕來。」

舒伯雄道：「那麼，拙荊與小兒舒龍安呢？」

岳老爺子道：「不知道，老夫與笑彌勒離鎭之前，已下令鎭上弟子去尋找，大概回鎭之時，就會有消息的。」

舒伯雄冷冷一笑道：「我知道了，那人絕不是路過該處的，而是與拙荊早有了……」

岳老爺子面色一沉道：「你住口！」

舒伯雄心火熊熊，一哼道：「若非如此，他們母子怎麼不見了呢？」

岳老爺子道：「你妻子絕不是那種女人，在眞相未明之前，不准你胡說。」

舒伯雄忽然感到無趣，感到心灰意冷，說道：「算了，此事不必再提了。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臨各自飛，但是舒龍安是我的親生骨肉，我一定要找他回來。」

岳老爺子道：「你妻子絕對沒有別的男人，絕對沒有。」

舒伯雄苦笑道：「七年之前，我離開劍鎭前的時候，她對我情濃如蜜，七年之後，我回來了，她却不願與我見面，這裡面難道沒有原因嗎？」

岳老爺子沉聲道：「你錯了，不願與你見面，是因爲她對你有了誤會，絕不是變心。」

舒伯雄道：「老爺子，我們談談別的吧！」

岳老爺子凝視了他好一會，才對雷如嘯說道：「雷大俠，關於令兄及令弟之死，老夫尚不大清楚到底是錯在誰。」

雷如嘯冷冷道：「不論是錯在誰，我大哥和四弟已死亡却是事實。」

岳老爺子道：「舒伯雄雖是劍鎭門下，但老夫並不是袒護他，老夫會命令他還給雷大俠一個公道的。」

雷如嘯道：「如果他沒有錯呢？」

岳老爺子道：「那麼，老夫希望雙方到此爲止，再戰下去祇會造成更多的傷亡。」

雷如嘯默然。

岳老爺子又道：「我輩身爲武林中人，猶如沙場爭戰之士，不是殺人便是被人所殺，這是不可避免的事，要是看不開，繼續作無休無止的仇殺，除了帶給雙方更大的痛苦之外，會有什麼呢？」

雷如嘯長嘆了一聲道：「岳老爺子所言甚是，只是兄弟死得慘，我們豈能緘默？」

岳老爺子道：「老夫命他向貴昆仲賠罪如何？」

雷如嘯沉默良久，搖搖頭道：「不必，岳老把他帶去便了，但總有一天，雷某人仍會向他討教，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岳老爺子道：「這樣也好，雷大俠肯看老夫面放過今天，老夫十分感激。」

語畢，拱手一揖。

這一揖，是非同小可的一揖，因爲他岳老爺子是劍鎭的掌門人，由於劍鎭是武林中人心目中的武林聖地，他岳老爺子地位之崇高，在武林無出其右，放眼天下無人有資格受他一揖，因此他這一揖，可說給了雷如嘯很大的面子。

雷如嘯眼淚奪眶而出，還了一禮。

岳老爺子面對舒伯雄道：「把劍撿起來，跟老夫走！」

一場干戈，就此暫時結束。

岳老爺子、笑彌勒和舒伯雄三人三騎，走出了五虎莊，返回劍鎭。

路上笑彌勒告訴舒伯雄道：「今天是你與鬼劍厲壽伯比劍的日子，老爺子知道你無法趕到劍閣去赴約，就派個人去劍閣通知了厲壽伯改期，至於改在哪一天，要等返回劍鎭才知道。」

舒伯雄輕唔了一聲，沒說甚麼。

笑彌勒又道：「此外，老爺子已派了十多個人四出尋找你的妻兒，相信咱們回到鎭上時，也會有他母子的消息，潘樹城爲何人所傷，亦可眞相大白了。」

舒伯雄仍然不言語。

岳老爺子冷哼一聲道：「伯雄，你是不是對老夫很不滿呢？」

舒伯雄道：「弟子豈敢。」

岳老爺子道：「老夫不讓你在劍鎭住下，理由已經告訴你幾次了，由於你的劍術太强，找你挑戰的人太多，你住在鎭上，必會帶給劍鎭許多麻煩，也會影响劍鎭的風氣，你師祖在世之日，一再告誡劍

鎭要永遠保持原有的淳厚之風，不准爭强鬥勝，這一點你應該很了解才對吧？」

舒伯雄道：「是，弟子了解，弟子不了解的是拙荊冉愛蘭爲何要拒我於千里之外？」

岳老爺子道：「她住在鎭上時，聽到不少關於你的謠言，鎭上的人難免對她有些歧視，使她感到自卑，這便是她對你態度有了轉變的原因，她自己覺得嫁錯了人，因爲自己的丈夫是個『殺手』而深感羞慚，因此決心犧牲自己，全力教育兒子，使他長大之後，成爲一個品行完善的人。」

舒伯雄道：「當大家對我有很多誤解與批評時，爲甚麼沒有一個人替我說話？」

岳老爺子道：「老夫也曾勸她勿聽信謠言，但是她聽到的謠言太多了，使她不得不相信……」

舒伯雄道：「這是導因，而促使她變心的最大原因，只怕是她有了男人吧？」

岳老爺子以肯定口吻道：「沒有，絕對沒有，你有這種想法，對她是個莫大的侮辱，你的妻子絕對不是那種不守婦道的女人。」

舒伯雄苦笑一下道：「發現那灘血時，血尚未乾，而他們母子却不見了，這難道不是表示他母子跟着那男人走了？」

岳老爺子道：「她不願與你見面，必是帶着兒子暫避他處，絕不可能與別的男人走的。」

舒伯雄沉默了一會，又說道：「人各有志，她如不願與我重聚，我不勉强，但舒龍安是我的兒子，我有權要回來。」

岳老爺子道：「這一切，都等回到大劍溪見了他們母子時再說吧。」

舒伯雄道：「岳老爺子，你是否同意弟子與鬼劍厲壽伯比劍？」

岳老爺子道：「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去做決定好了。」

舒伯雄道：「那麼，萬一弟子有辱劍鎭名氣，還望老爺子原諒。」

笑彌勒接口道：「依我看，厲壽伯雖然可怕，仍然是差你一籌，你應該可以勝他的。」

舒伯雄苦笑不語。

* * *

兩天之後，三人回到了劍鎭。

岳老爺子剛在廳上坐下，總管司馬湘即入廳拜見，這位總管是劍鎭僅次於岳老爺子的第二號人物，鎭上大小事情，都由他執行處理，如岳老爺子不在鎭上，便由他理掌門之職，故權位極大。

岳老爺子喝了幾口茶之後，才問道：「事情辦得怎麼樣？」

司馬湘答道：「鬼劍厲壽伯對伯雄之不能如期約赴會甚表失望，不過他已同意改期，舒伯雄回來之後，另訂日期。」

岳老爺子道：「他人在何處？」

司馬湘道：「在劍閣城的福賓客棧等候，他希望伯雄回來時，即刻派人跟他定下日期。」

岳老爺子又問道：「那天去的人多不多？」

司馬湘道：「不少，有一百多人。」

岳老爺子道：「有沒有發生事情？」

司馬湘道：「沒有。」

岳老爺子道：「他們對伯雄之不能如約赴會，有何表示？」

司馬湘道：「有少數人認爲伯雄畏怯不敢接戰！」

岳老爺子冷笑道：「哼，江湖上就有這許多好事而無聊的人，這些人不辨是非與黑白，只會信口開河，眞是可恨之至。」

他又接着問道：「冉愛蘭母子有沒有尋着？」

司馬湘搖搖頭道：「沒有，派出的十多人遍尋他們可能去的地方，結果都沒有找到。」

岳老爺子皺眉道：「奇怪，她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司馬湘道：「潘樹城父子亦無下落，不知跑到哪裡去了。」

岳老爺子沉思良久，才道：「他們母子乃文弱之身，他們不可能遠走他鄉，可能躲在城裡的什麼地方，她有個舅舅住城裡是不是？」

司馬湘道：「是的，但她不在那裡，去找的人曾入室搜過，確實沒有。」

岳老爺子道：「她舅舅可能將她安置在別的地方或別的親友家中，這就不容易找到她了。」

司馬湘道：「正是啊！」

岳老爺子道：「關於潘樹城爲何人所傷，也沒有一點綫索？」

司馬湘道：「沒有。」

笑彌勒接口問道：「會不會是鬼劍厲壽伯？」

司馬湘道：「他沒有說，我們也不便問，這畢竟是不光彩之事……」

舒伯雄開口道：「司馬總管，請你派個人去通知厲壽伯，就說本月十五日，日出之時，在劍門關上見面。」

司馬湘道：「這還有十天的時間，爲什麼要訂這樣遠的日期？」

舒伯雄道：「日期訂遠一些，許多想來觀戰的人才不會錯過。」

岳老爺子道：「你這是何意？」

舒伯雄道：「讓更多的人有機會觀戰，如此而已。」

司馬湘道：「這樣也好，你可乘此四出找尋妻兒，等找到了他們母子，再與厲壽伯比劍好些。」

舒伯雄搖搖頭道：「不，我不想找他們了。」

他站了起來，又道：「這幾天之內，我會留在茅舍，如有事，可派人去茅舍通知我。」

說罷，向三人分別施禮告別。

回到茅舍，屋內情況一切如常，沒有被移動過的樣子，屋後的幾隻大鷄，和一窩小鷄居然還活着，母鷄正帶着小鷄在菜園裡覓食……

舒伯雄徹底將房中的東西檢視了一遍，只找到當年自己所穿用的衣物，並無別的男人東西，這使他心中稍稍寬慰，但是他仍然認定妻子是跟「那個男人」走了，每思及此，他不禁怒火中燒而忍不住想縱火把茅舍燒個乾乾淨淨。

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反而去廚房生火，淘米下鍋，燒飯來吃。

吃過飯後，將剩餘的飯拿去餵鷄。

看見菜園已長滿了雜草，他就去拔草，然後挑水澆菜，再整理屋子，把屋裡屋外理得整齊而乾淨……

這些繁雜的事情，他以前從來也沒做過，他認爲這是屬於女人的事，但現在他開始對這事情發生了興趣，他一邊做家務，一邊輕吟着陶淵明的「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他做了決定，不管妻兒回不回來，這茅舍將是自己下輩子的住處，屋前屋後的大片荒野地，將是自己要開墾的地方。

第二天，他脫了一身勁服，光着上半身，戴上一頂竹笠，荷起一柄鋤頭，便去屋前那一片荒地上開墾起來。

晌時分，一個騎士從大劍溪上游馳過來。

這人是無影人魏貴。

舒伯雄聽見馬蹄聲馳近，抬頭看了一眼，隨即又低頭去翻土。

無影人魏貴馳至他跟前停住，開口道：「喂，漢子，你住這裡？」

舒伯雄頭也不抬，繼續揮鋤翻土，只輕「嗯」一聲，做爲回答。

無影人魏貴道：「奇怪，此處原只住一對母子……你是不是從劍鎮來的？」

舒伯雄道：「嗯。」

魏貴道：「那麼，告訴我，你們岳老爺子回來了沒有？」

舒伯雄道：「回來了。」

魏貴又問道：「舒伯雄呢？」

舒伯雄道：「他也回來了！」

魏貴道：「他在哪裡？」

舒伯雄停止翻土，挺起腰幹，抬起了頭，微微一笑道：「他在這裡！」

魏貴大大一怔，失聲道：「你……怎麼回事？」

舒伯雄摘下頭上的竹笠，當扇子扇動着道：「有何不對？」

魏貴驚詫道：「你在幹什麼？」

舒伯雄道：「翻土啊！」

「翻土幹麼？」

「播種。」

「你……」

「這麼大片土地讓它荒蕪，未免太可惜了，我把土翻鬆，打算種花生，這片土地適合種花生，你覺得如何？」

「你，你是舒伯雄沒有錯吧？」

「沒有錯呀！」

「那麼，你這是跟誰開玩笑？」

「沒有，我不跟任何人開玩笑，開墾荒地，播種農作物，這是正正當當的事，誰說是開玩笑呢？」

「可是，你是一代劍客呀！」

「劍客也是人，農人也是人，並無分別，都要吃五穀才能活下去，對不對？」

「你不是去五虎莊了嗎？」

「是去了。」

「結果呢？」

「結果我回來了。」

「你打垮了雷氏五虎？」

「沒有，他們一點事都沒有。」

「你輸了？」

「也沒有。」

「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雷氏五虎的老二很通情達理，他知道人活在世上絕非爲了爭鬥。」

「那麼，你去五虎莊幹什麼？」

「我妻兒失踪了，以爲是五虎莊幹的事，所以去問一問。」

「結果如何？」

「結果發現他們與我妻兒踪無關，對了，厲壽伯怎麼沒跟你一齊來？」

「他在劍閣等你，爲了想了解你的情況，囑我來此看看，你既然已回來，爲何不立刻趕去劍閣赴約？」

「別急，我們是昨天回來的，我已請老爺子派人去劍閣通知厲壽伯，鐵定本月十五日，日出之時，在劍門關與他相會。」

「爲什麼押後了這麼多天？」

「這樣，希望去觀戰的各地武林朋友，才有機會在會期之前趕到那裡，我希望觀戰的人越多越好。」

「已派人去通知他了？」

「是的。」

「唔，如此亦好，你們這一戰的關係重大，將決定誰才是當今最了不起的劍客，故確實是應該讓更多的武林朋友有機會觀戰。」

「我可以問你一件事嗎？」

「請問。」

「砍斷潘樹城一隻手臂的人，是不是厲壽伯？」

「是。」

舒伯雄心中一熱，急問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魏貴道：「那天我們離開劍鎮，無意間經過這處，發現潘樹城正向一個婦人糾纏不休，厲壽伯看不過眼，上前責問，兩人就起了衝突，結果厲壽伯砍斷了他一隻手。」

舒伯雄急問道：「後來呢？」

魏貴道：「潘樹城負傷離去之後，我和厲壽伯也隨後走了。」

舒伯雄又問道：「他們母子呢？」

魏貴道：「當時那女子手上拎着包袱，好像要出門他去，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們母子後來走了沒有。」

舒伯雄道：「你們知道那女人是誰的妻子麼？」

魏貴道：「不知道，我們沒問她，她也沒說。」

舒伯雄道：「她是我的妻子。」

魏貴佯驚道：「哦！她是你的妻子……」

舒伯雄凝視着他，以有力的聲調道：「你們當眞不知道她去了何處？」

魏貴道：「確實不知道，我們若知她是你的妻子，就會趕去劍鎮通知你，因爲我們知道你正在找她。」

舒伯雄道：「你說的都是事實？」

魏貴道：「當然，我沒有說謊的必要，是不是？」

舒伯雄道：「他們母子失踪之後，岳老爺子曾派出十多人四出找尋，結果都得不到一點消息，他們母子不可能這樣遠走高飛，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魏貴道：「我們與你沒有過節，厲壽伯要向你挑戰，也無一點私人恩怨，我們沒有理由劫持你的妻兒。」

舒伯雄道：「但願如此，否則，就太卑鄙了。」

魏貴道：「我們現在住宿在劍閣城中的福賓客棧，你要不要去那邊看個清楚？」

舒伯雄道：「不必了。」

魏貴道：「那麼，我這就去通知厲壽伯，你有沒有話要轉告他？」

舒伯雄道：「沒有。」

回答了這句話之後，他又揮鋤掘起土來。

魏貴愈看愈覺得奇怪，不禁笑着道：「舒伯雄，你現在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個劍客。」

舒伯雄漫聲道：「是的，我現在是個農人，明年春季請到這裡來吃花生吧！」

魏貴道：「十日之約，你不會再爽約吧？」

舒伯雄一邊掘土一邊答道：「萬一我在十五日之前死了，我才會爽約。」

* * *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一連七天的辛勤開墾，屋前屋後的兩大片土地已完全開墾出來。

十三日下午，他從城裡買回幾包花生的種籽，立刻開始播種，一直忙到月亮上升，才播種完畢。

他覺得很高興，就在屋後井邊洗澡。

正在沖洗身子，忽聽門口有人叫道：「伯雄，伯雄。」

舒伯雄聽出是總管司馬湘的聲音，大聲答道：「我在這裡。」

總管司馬湘繞過茅屋，來到屋後井邊，看見舒伯雄在洗澡，便在一旁下馬，道：「你還沒有動身？」

舒伯雄回答：「是的，今天才十三日。」

司馬湘道：「由此動身，要走一天一夜的路才能到達劍門關，你應該提早動身才是。」

舒伯雄道：「不妨，來得及的。」

司馬湘道：「你打算何時動身？」

舒伯雄道：「等下便走。」

司馬湘道：「岳老爺子要我陪你去，等下咱們一起動身好了。」

舒伯雄一怔道：「爲何總管要陪我去？」

司馬湘道：「因爲你與厲壽伯這一戰關係重大，前往觀戰的人必然很多，岳老爺子要我照顧你。」

舒伯雄道：「我可以拒絕嗎？」

司馬湘感到不解，道：「拒絕？」

舒伯雄道：「若可以拒絕，總管便請回鎮。」

司馬湘道：「這是爲甚麼？」

舒伯雄道：「因爲這是我個人的事，我不想拖累劍鎮。」

司馬湘道：「這不是拖累，岳老爺子只要我從旁照顧你，給你精神上的支持。」

舒伯雄道：「請回覆岳老爺子，說弟子很感激他老人家的好意，只是我與厲壽伯之會，是我個人的事，勝敗生死，都與劍鎮無關，不必了。」

司馬湘沒想到他會如此的決絕，不禁愕然，道：「伯雄，你畢竟還是劍鎮的人呀！」

舒伯雄道：「不錯，我是劍鎮的人，但過去十年，我在江湖上的所作所爲，都由我一人負責，岳老爺子從來沒有支持過我，也從來沒

有干涉過我，這一次我也希望如此，我不要外人認爲我是代表劍鎮出戰厲壽伯。」

司馬湘有些爲難，道：「伯雄，你心裡是不是懷着怨恨？」

舒伯雄道：「沒有，絕對沒有，岳老爺子沒有虧待我，劍鎮也沒有虧待我，我只是不願也不想拖累劍鎮，因爲，因爲……」

司馬湘道：「因爲甚麼？」

舒伯雄道：「因爲我可能落敗，可能會死在厲壽伯的劍下！」

司馬湘驚叫道：「你沒有把握？」

舒伯雄道：「是的，我沒有一點把握。」

司馬湘搖搖頭，道：「不，你不致於輸給他的，自你成名以來，你沒有敗過一場，你擊敗的武林高手比他還强還多，依我推測，厲壽伯根本不是你的對手，你要有信心才對。」

舒伯雄苦笑道：「自古以來有幾個常勝將軍，瓦磚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啊！」

司馬湘道：「不，你一定能夠擊敗他，厲壽伯只是爲人狂妄，目空一切，若論到劍術，還差你一大截。」

舒伯雄正容道：「總管請勿作如此之想，我再聲明一次，這次大戰，勝敗乃是我個人的事。」

司馬湘道：「別忘記，你出身劍鎮！」

舒伯雄道：「我沒有忘記，但爲甚麼以前不關心我的勝負，這次才關心？」

司馬湘道：「因爲對手是鬼劍厲壽伯！」

舒伯雄一笑道：「這樣說來，劍鎮跟其他門派沒有分別，仍然重視聲譽。」

司馬湘道：「當然。」

舒伯雄道：「既然如此，過去十年我在江湖上每戰必勝，何以反受指責，甚至把我逐出劍鎮？視我如禍根，譏侮我是個殺手？」

司馬湘道：「那是外人講的。」

舒伯雄道：「可是劍鎮却相信了，否則怎會把我逐出劍鎮呢？」

司馬湘爲之語塞，啞然半晌才含怒道：「伯雄，你不承認是劍鎮的弟子了？」

舒伯雄道：「劍鎮對我的栽培，我永遠不會忘記，只是我已改變了人生的看法，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是劍客或殺手，我要做個農人，你看！」

他指着屋後開墾的一大片土地，接下道：「我花了七天工夫開墾這塊土地，今天已經播了種……我這個改變，想來沒有錯吧？」

司馬湘看了看這塊土地，臉上不禁流露出驚訝之色，點點頭道：「很好，可是你必須接受最後的一次挑戰，並且要全力擊敗對方。」

舒伯雄聳聳肩道：「我說過了，這是我個人的事，千萬勿因我一落敗，而使劍鎮的聲譽一落千丈！」

司馬湘道：「你……你不會故意讓厲壽伯殺死你吧？」

舒伯雄搖搖頭道：「不會，螻蟻尚且貪生，人豈不怕死，總管怎會如此的猜疑？」

司馬湘道：「老爺子說，因爲你妻子避不見面，使你傷心已極，萬念俱灰……」

舒伯雄笑道：「不錯，她使我很傷心，可是我現在不再傷心了，我要繼續活下去，否則我爲什麼要開墾這塊荒地？」

司馬湘覺得他說得不錯，不禁欣慰道：「好，你既然不要我去，我就不去，我預祝你力勝强敵，勝利歸來。」

舒伯雄笑了笑，將身子抹乾淨，穿上放在一邊的一套衣褲，然後說道：「我這就動身，預計明天入夜抵達劍門關，在當地歇息一個晚上，次日便可應戰。」

司馬湘見他穿着一身農夫裝束，不禁啞然笑道：「你就穿這身衣服去？」

舒伯雄道：「是呀！」

司馬湘道：「這樣打扮，不大像一個劍客。」

舒伯雄低頭看看自己的衣服，笑道：「這套衣服，是七年前拙荊爲我縫製的，前天我在箱底找到，今天就把它穿了起來。」

司馬湘道：「她希望你做個農人？」

舒伯雄道：「是的，那時我覺得她的想法很可笑，現在才覺得大有道理。」

他說到這裡，抬頭望望夜空，道：「希望有一場雨，這樣種籽才會很快發芽，我估計如風調雨順，一切順利的話，明年初即可收成，大約可得一萬斤花生，可以賣得三百兩銀子的。」

說畢，戴上竹笠，走入屋內取了一些隨身携帶之物，然後在屋前凉棚牽出了馬，上馬而去。

劍上揚名　難求善終

天尚未明，劍門關上已經聚滿了人，約有四、五百人之多。

這些人都是武林道上的英雄豪傑，雖然良莠不齊，但今天出現在劍門關上，却都懷着同一的目的，要看看江湖上第一快劍舒伯雄與鬼劍厲壽伯的比劍。

此次的比劍，是近幾十年來最轟動武林的一件事，因爲舒伯雄

是「江湖第一快劍」，十年來打遍天下無敵手，當然是個挺厲害的人物，而鬼劍厲壽伯雖然崛起較遲，却也擊敗過許多武林高手，自成名至今，尚未敗過一場，有人甚至說他的劍法比舒伯雄更快更厲害，所以毫無疑問也是個可怕的人物。

這兩人現在要一決高下了。

這正是武林人最感興趣的事，所以凡是聽到消息的，莫不趕來劍門關，要看這一場武林罕見的決鬥。

天，快要亮了。

只要太陽從東方天邊昇起來，即是舒伯雄和厲壽伯開始比劍的時候了。

比劍的場所，是在劍門關上的一片平原上面。

四、五百人圍坐地上，圍成一個很大的圓圈，足夠雙方決鬥施展身手。

忽然，東方天邊出現一點亮光，似夜空上的星星，射出小小的光芒。

「太陽出來了！」

「太陽出來了！」

日出之時，即是比劍之時。

就在這個時候，有個人走入圓圈之中，在場上背向朝陽站住。

他，正是鬼劍厲壽伯。

他一手握劍，態度很堅定有力，雖然舒伯雄還是不見人影，他整個人似已充滿了强烈殺氣！

「舒伯雄呢？」

「舒伯雄怎麼還沒有來？」

有人開始竊竊私議，引頸張望，希望趕快見到「江湖第一快劍」入場。

但舒伯雄沒有出現。

朝陽很快就由小小的一點變成令人刺目的萬道毫光，然後由雲中露了臉。

天終於亮了。

舒伯雄還是沒有現身。

觀戰人漸感不耐，議論紛紛，懷疑舒伯雄又像上次那樣爽約了。

鬼劍厲壽伯一直靜靜的站在場上，閉目等待，他似乎很有把握，認定舒伯雄一定會到。

過了一會後，鬼劍厲壽伯顯然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突然雙目一睜，開聲道：「各位，在下今天向各位保證，絕不叫各位像上次那樣失望而返，今天舒伯雄若是不來，在下就要直赴劍鎮，各位有興趣的話，可隨在下前往一觀。」

各人鼓掌叫好。

這時，一個原坐在人羣中的農夫忽然站了起來，舉步走入場中。

大家看得一呆。

這個莊稼漢子，他進入決鬥場幹什麼？

想與厲壽伯較量一下？

哼，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可是，正當大家這樣想的時候，那個農夫已揭下竹笠，向厲壽伯深深一拱手。

厲壽伯爲之目瞪口呆，脫口道：「舒伯雄，是你！」

舒伯雄點點頭，道：「是的，讓厲兄久候，十分抱歉。」

他沒有帶劍，手上祇有那頂竹笠，態度很和氣，就像一個平平庸庸的莊稼漢子一樣。

以這樣打扮來赴約，不僅使厲壽伯大感意外，圍在場邊的四、五百個武林人也個個目瞪口呆，弄不清楚舒伯雄在耍什麼把戲？

見過與不曾見過舒伯雄的人，都覺得非常奇怪，想不到他爲何空手而至，而且是一身農夫打扮的服裝。

厲壽伯很詫異的打量他一遍，道：「舒伯雄，你爲何這身打扮？」

舒伯雄道：「這身打扮有何不對？」

厲壽伯道：「你的打扮看來像個莊稼漢農人似的。」

舒伯雄道：「是的，我現在是個農人，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已經死掉了。」

厲壽伯一怔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舒伯雄道：「我想向大家說幾句話，你不反對嗎？」

厲壽伯疑惑的看了他片刻，才點頭道：「好，你有話請說！」

舒伯雄便向四下的觀衆拱拱手，說道：「各位，本人自出道至今，大約接受了一千多次的挑戰，其中有五十多次在不得已情況之下殺死了對方，所謂不得已，就是說我當時不將對方殺死，便將死在對方的刀劍之下，可是，就因爲我殺死了不少人，就因爲我每戰必勝，所以有人說我是嗜殺，說我是個『殺手』，這些抨擊使我被逐出了劍鎮，使我的妻兒離我而去……」

他停頓了一下，接着又道：「現在，我覺得煩透了，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活着實在沒有意思，因此今天我正式向各位宣佈，從現在起，我再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戰，寧死也不接受！」

掃視了衆人一眼，最後以無比堅定的語氣道：「你們之中如有人想殺我成名只管上來動手，我絕不還手，也絕不懷恨。」

大家聽了他這些話，面面相覷，大感意外。

舒伯雄回對厲壽伯道：「包括你在內。」

厲壽伯呆了一呆道：「你不接受我的挑戰？」

舒伯雄點點頭道：「是！」

厲壽伯面上漸漸的現出惱怒之色，說道：「你是不是忘記了，今日之會，可是你同意的？」

舒伯雄道：「不錯，是我同意的，不過我是同意來此與你見面，並未說過與你比劍。」

厲壽伯冷笑道：「如果你不打算與我比劍，來此何爲？」

舒伯雄道：「藉此機會向武林宣佈我的決定。」

厲壽伯很生氣地道：「你是在跟我開玩笑，是在戲弄我！」

舒伯雄道：「不敢，如果你有此想法，任憑處置便了。」

厲壽伯瞪視着他，沉聲道：「舒伯雄，你的雄風與豪氣哪裡去了？」

舒伯雄淡淡的答道：「消失了。」

厲壽伯一哼，道：「你不怕人恥笑？」

舒伯雄道：「農人不與人比劍，怎麼會被人恥笑呢？」

厲壽伯道：「算了吧，舒伯雄，你是個名滿天下的劍客，想退出武林是萬萬的不可能了，還是接受我的挑戰，好好的幹一場吧！」

舒伯雄搖搖頭，道：「我意已決，萬人難移。」

厲壽伯道：「如果我逼你出手？」

舒伯雄道：「你逼逼看。」

厲壽伯「嗡」然拔劍出鞘，一劍向他心口刺去，叫道：「接招！」

舒伯雄不接招，直立不動。

厲壽伯長劍一直進到他心口，只見他毫無還手之意，只得把劍撤回，怒罵道：「舒伯雄，你是個沒種的東西，你怕敗在我劍下，所以才不敢動手！」

舒伯雄道：「死都不怕何怕敗？」

厲壽伯厲聲道：「你不動手，我怎能殺死你？」

舒伯雄道：「可以的，我已聲明在先，死而無怨。」

厲壽伯目光一閃，忽然嘿嘿冷笑道：「舒伯雄，眞的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再接受挑戰麼？」

舒伯雄點點頭道：「對。」

厲壽伯道：「你必是因爲妻兒失踪，是以無心接受挑戰，要是我告訴你……」

舒伯雄道：「告訴我什麼？」

厲壽伯道：「我知道你妻兒在何處。我告訴你，你願不願意接受挑戰？」

舒伯雄道：「你劫持了我的妻兒？」

厲壽伯道：「沒有。」

舒伯雄道：「要不，你怎麼知道我的妻兒的下落？」

厲壽伯道：「我的朋友魏貴已告訴了你，我曾對你妻子施以援手，砍斷了潘樹城的一隻手，對不對？」

舒伯雄點點頭道：「那件事，我很感激。」

厲壽伯道：「之後，我們發現你妻兒要出門遠行，由於我知道你正在找他們母子，因此就暗中尾隨，終於得知其落脚之處。要是你接受我的挑戰，我就告訴你他們母子的去處。如何？」

舒伯雄微微笑道：「魏大俠何在？」

「我在這裡。」

無影人魏貴應聲而出，從場邊走了過來。

舒伯雄轉對他笑問道：「魏大俠，那天我問你知不知那位女士是何人妻子，你如何回答我？」

魏貴臉上一紅道：「我……」

舒伯雄道：「請回答。」

魏貴看了厲壽伯一眼，聳聳肩道：「那天我說了謊，我說不知道。」

舒伯雄道：「你爲什麼要說謊？」

魏貴道：「因爲……因爲……」

舒伯雄一揮手道：「行了，謝謝魏大俠的回答，你請下去吧。」

魏貴帶着一臉尷尬退了下去。

舒伯雄回望厲壽伯說道：「厲大俠，請聽我的勸告，不要做無意義的爭逐，何況你正是名震天下的大劍客，一個人到了像你現在的這種名望與地位，應該沒有什麼遺憾，應該再無所追求了。」

厲壽伯嘿嘿一笑道：「可是，你是『江湖第一快劍』，我不是。」

舒伯雄道：「所謂『江湖第一快劍』，只不過是江湖朋友封我的豪號，其實誰能證明我眞是『江湖第一快劍』呢？厲大俠行道江湖多年，應知强中自有强中手，江湖上，多的是藏龍臥虎呀？」

厲壽伯道：「可是你從未敗過，這證明你是江湖第一快劍！」

舒伯雄道：「不，那只是我運氣好，或者說是眞正的高手不與我一般見識而已。」

厲壽伯道：「好好，這些話現在都不必再說了，現在我鄭重的告訴你，我確實知道你妻兒的去處下落。」

舒伯雄道：「就算你是確實知道，我也不感興趣。」

厲壽伯道：「你不想與他們母子團聚了嗎？」

舒伯雄道：「想，但她既不願見我，我也無意勉强她，一切順其自然可也。」

厲壽伯本以爲自己可以憑「這一招」逼他動手比劍，現在聽他這麼一說，不禁爲之氣結，嘿然道：「舒伯雄，你睜開眼睛看看，今天有四、五百人到此觀戰，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前，你好意思退縮了？」

舒伯雄道：「農人不在乎這些。」

厲壽伯怒道：「你是劍鎭的人，要是你不敢與我比劍，對劍鎭的榮譽，是個嚴重的打擊，我想，岳老爺子也不會原諒你吧？」

舒伯雄道：「他老人家不會責備一個決心洗心革面、退出武林的人，絕對不會的。」

此語話畢，忽有一人從人叢中飛入場上，大聲道：「伯雄，我命令你接受他的挑戰！」

來人是劍鎭總管司馬湘，敢情他未與舒伯雄同行，仍然自行趕到了劍門關來了。

厲壽伯未見過司馬湘，不知他是誰，聽他以長者的語氣對舒伯雄說話，不禁一怔道：「這位是……」

舒伯雄道：「劍鎭總管。」

厲壽伯雖未見過，却聽過司馬湘的大名，聞言便向司馬湘行了一禮，道：「原來是司馬總管，大名如雷貫耳，幸會了！」

司馬湘點頭還禮道：「厲大俠別客氣，司馬湘只不過是個管家罷了。」

他接着轉對舒伯雄嚴峻的道：「伯雄，你必須接受他的挑戰！」

舒伯雄道：「總管請勿逼我，我已宣佈退出武林，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已經死了。」

司馬湘含怒道：「別人找你挑戰，你都接受了，爲什麼就堅拒厲大俠的挑戰，你就是對此已深惡痛絕，就算決心不再與人動手，這是最後一次也要勉爲其難的接受下來。」

舒伯雄搖頭道：「不，沒有最後一次了。」

司馬湘逼視着他道：「爲什麼？」

舒伯雄突然激動的大聲道：「因爲我怕死，怕被人擊敗，你們爲什麼要逼我送死？難道你們才是人，我就不是人麼？」

司馬湘不料他竟如此頂撞，一時氣得臉色都變了，大怒道：「伯雄，你是劍鎭門下，你既然練了劍鎭的武功，就得聽命於劍鎭。」

舒伯雄以更堅定的語氣道：「我不聽，你以門規處罰我好了。」

司馬湘怒不可遏，戟指他喝道：「好，從今天起，我們劍鎭沒有你這個門下。」

語畢，大袖一拂，掉頭而去。

舒伯雄神色平靜，心情也很平靜，因爲被師門逐出門牆，在他來說已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反以可說是精神上的一種解脫。

厲壽伯却完全不了解他的心境，看見司馬湘拂袖而去，甚不以爲然，即向他說道：「舒伯雄，只因爲你不肯接受我的挑戰，竟招至被逐出師門，也許你對接受挑戰已興趣缺乏，畢竟你已接受過一千多次的挑戰，今天何在乎這最後一次呢？」

「對呀！」

「打呀！」

「快動手啊！」

觀衆忽然鼓噪了起來。

厲壽伯長劍一橫，立開門戶，悍笑道：「來吧！舒伯雄，如果你不打，今後你就別想在江湖上混了。」

舒伯雄宛如廟裡的菩薩，動都沒動一下，淡淡的道：「我話已說清楚了，從今天起，你也別想逼我動手，我要走了。」

說罷，戴上竹笠，轉身欲行。

厲壽伯大喝一聲，道：「站住！」

舒伯雄停步，却不回頭，以平靜聲音道：「還有話要說麼？」

厲壽伯道：「我說我知道你妻兒的去處，你不相信了？」

舒伯雄道：「姑妄聽聽亦可，那麼你告訴我，他們在哪裡好了。」

厲壽伯道：「我告訴你，你肯不肯接受我的挑戰？」

舒伯雄道：「我的妻子就是恨我經常與人搏殺 所以才離我而去的……」

邊說，邊移步走去。

厲壽伯又喝道：「慢着！」

舒伯雄再停步。

厲壽伯說道：「如果你妻子答應你與我比劍呢？」

舒伯雄搖搖頭道：「不可能。」

舉步再行。

厲壽伯跟上去道：「如果可能呢？」

舒伯雄不再答話，一直往場外走去。

「看劍！」

厲壽伯突然上前一步，振劍在他背心疾刺過去。

舒伯雄好像是個聾子，毫無反應，繼續走出，既未閃避，也無還手之意。

厲壽伯的長劍刺中了他的背心，但只是淺淺的刺入，也只有劍尖刺傷了他的皮肉。

血流出來了。

但舒伯雄毫不動怒，只是淡淡的說道：「如果你不想殺我，我要走了。」

厲壽伯氣得頓足，吼叫道：「舒伯雄，你是個孬種，是個懦夫！」

舒伯雄恍如未聞，一直走出人羣而離去了。

觀衆大聲呼叫，對舒伯雄譏笑，有的還學着厲壽伯駡他孬種、懦夫……

無影人走近厲壽伯身邊，低聲道：「你爲什麼不告訴他實情？」

厲壽伯道：「不成，我怎能當

着衆人面前告訴他，我劫持他的妻兒？」

* * *

冉愛蘭母子在哪裡？

他們住在一間地窖中。

這間地窖頗爲寬大，原爲儲存糧食之用，現在成了他們母子的容身之處。

地窖的門在一道石階之上，此刻緊緊的關閉着。

舒龍安推了好幾次，都沒有推開，便向母親抗議道：「娘，叫他們開門，我要出去。」

冉愛蘭坐在一張木板床上，臉上透着憂慮，道：「安兒，出去幹什麼呢？」

舒龍安道：「我要出去，我不要被人關在這裡！」

冉愛蘭安慰道：「別急，咱們在這裡，沒有什麼不好，不怕你爹的仇家找到咱們母子，是不？」

舒龍安道：「不，娘，妳難道還看不出來，那兩個人是壞蛋，他們誘騙咱們母子到此，一定沒安着好心腸！」

冉愛蘭極力表現鎮靜，道：「怎麼會呢，你不要亂猜，他們是一番好意啊！」

舒龍安道：「不對，咱們到這裡來已經兩天了，他們一直把門鎖着，分明把咱們當作囚犯看待，怎麼還說是一番好意？」

冉愛蘭道：「那天，潘樹城找娘糾纏不休，他後來砍斷了潘樹城的手，由此看來，他應該不是個壞人……」

舒龍安道：「我看是，他們和我們非親非故，爲什麼要這樣關心我們母子，我看……說不定他們才是爹的仇人！」

冉愛蘭低下了頭，深深的一嘆道：「安兒，你不要多疑……」

舒龍安走到母親身邊坐下道：「娘！您老實告訴我好麼？」

冉愛蘭吃了一驚的道：「告訴你什麼？」

舒龍安道：「我爹其實沒有死，他還活得好好的，對不對？」

冉愛蘭忙道：「不，他已死了！」

舒龍安以困惑的眼光望着她，道：「娘，妳爲什麼要騙我？」

冉愛蘭道：「娘沒有騙你呀！」

舒龍安凝目而視，大聲道：「娘，那天我在溪邊見到那個人，他是不是我爹？」

冉愛蘭有些心慌意亂，瞪了他一眼道：「你爹早就死了！」

舒龍安道：「沒有，我爹沒有死，是妳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冉愛蘭生氣的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了眼淚，道：「我本來有個父親，妳爲什麼不讓我們父子見面？難道我爹做錯了什麼不可原諒的事，使妳這樣傷心、生氣？」

冉愛蘭看見兒子流淚，不禁也哭了起來。

她一把將他摟入懷中，哽咽着道：「安兒，你不要再追問了，好麼？娘是爲了你好……」

舒龍安道：「娘若是不告訴我，我，我……我就不吃飯，直到餓死爲止。」

剛說到吃飯，地窖的門忽然開了，一個彪形大漢端着一盤食物走了進來。

把食物放在一張桌子上之後，隨即走上石板，要出去了。

舒龍安一跳下床，叫道：「站住。」

那彪形大漢呆了，回頭笑道：「小弟，你幹麼這麼兇？」

舒龍安走上石階道：「我要出去了。」

說着向門躍出。

冉愛蘭驚叫道：「安兒，不成！」

那彪形大漢一把抓住舒龍安的小手臂，吃吃笑道：「是啊，小弟，你去外面幹什麼？快去吃飯吧，別叫你娘生氣。」

一面說一面將舒龍安推了下去。

舒龍安拚命反抗，大叫道：「我不要下去，我要出去，我要去找我的爹！」

但是，不論他怎麼掙扎反抗，還是掙不脫那彪形大漢有力的手掌。

舒龍安被彪形大漢像捉小鷄一樣地提了起來，走下石階，把他放在地上，笑道：「小小年紀，就這麼樣不聽話，你有多少斤兩呀！」

冉愛蘭上前拉住兒子，不讓他再胡鬧，道：「這位大哥，那位厲大俠呢？」

彪形大漢道：「他有事，出去了。」

冉愛蘭愛蘭道：「何時回來？」

彪形大漢道：「不知道，說不定等下就可以回來，也說不定永遠不回來。」

冉愛蘭臉色一變，問道：「爲什麼？」

彪形大漢道：「妳還不知道？」

冉愛蘭道：「我不知道，他沒有告訴我呀！」

彪形大漢道：「那麼，我告訴妳好了，他去劍門關與妳丈夫比劍。」

冉愛蘭呆住了。

舒龍安却高興的叫了起來，道：「好了，娘，妳不能再騙我了吧？」

冉愛蘭呆了好半晌，才問道：「我丈夫……知不知道我們母子在此？」

彪形大漢道：「不知道。」

冉愛蘭臉色蒼白，顫聲道：「這麼說……」

彪形大漢咧嘴一笑道：「放心，厲大俠對你們母子絕無惡意，他只怕你丈夫不肯接受他的挑戰，故此須佈此一着棋罷了。」

冉愛蘭道：「是甚麼意思？」

彪形大漢道：「如果妳丈夫肯接受挑戰，不論勝負，事後厲大俠都會放你母子回去，但如果妳丈夫不接受挑戰，那麼，厲大俠就要……」

說到此處，嘿嘿嘿一笑，走上石階，跨出地窖門，將門關上，下鎖，走了。

冉愛蘭精神恍然，呆立如木鷄。

舒龍安興奮的問道：「娘，爹一定會打贏，對不對？」

冉愛蘭恍如未聞，仍然發呆如痴。

舒龍安扯扯他母親的手，道：「娘，您怎麼啦？」

冉愛蘭這才回過神來，轉回床邊坐下，低頭直嘆氣，道：「爲甚麼？爲甚麼有這麼多人要找他挑戰？」

舒龍安眉飛色舞道：「這自然是因爲爹的武功高强，天下無敵之故啦。」

冉愛蘭罵道：「你閉嘴。」

舒龍安一怔道：「難道不是麼？」

冉愛蘭指着他罵道：「你跟你爹一樣，都是一丘之貉，無藥可救。」

舒龍安道：「娘妳別生氣，我若見到爹，請他今後不要離開妳就是了。」

冉愛蘭掩面啜泣，道：「他早就無藥可救了，幾乎每一天都在與人厮殺，他的心目中，除了劍之外，早已沒有別的了。」

舒龍安道：「哪裡，爹心目中，一定有娘，他只是……只是……唉，總之，爹回家時，我請他對娘做幾個合理的解釋就是了！」

冉愛蘭噗嗤一笑，罵道：「甚麼合理的解釋，他是一頭蠻牛，他只會與人鬥劍，不管我們母子的死活，我恨死他了。」

舒龍安見母親破涕而笑，便爬上她的腿上坐下，笑問道：「告訴我好麼？」

「告訴你甚麼？」

「爹離家的時候，我才三歲，甚麼都不懂，他是怎麼離家的？」

「唉……」

「不要嘆氣，您快說呀！」

「唉，事到如今，娘只好告訴你了，你爹劍術很高，很厲害，他的劍就像閃電一樣的快，天下無一人能破，有人稱呼他爲『江湖第一快劍』……」

「比老爺子還厲害麼？」

「當然了，老爺子年紀太大了，哪裡是他的對手。你爹出名之後，至今沒有敗過一場，凡是找他挑戰的，都敗在他的劍下。」

「好啊！」

「你閉嘴！」

「是，我閉嘴，您快說下去！」

「就因爲他天下無敵，所以找他挑戰的人越來越多，而他也不知收斂，不但把對手一個個擊敗，還常把對方殺死！」

「不，娘，爹不會無故殺人的，必是對手……」

「閉嘴！」

「是。」

「七年前，他一度回到劍鎮，豈知挑戰者接踵而至，老爺子很生氣，就命他離開劍鎮，他離開之後，仍不肯稍斂鋒芒，仍然不斷與人鬥劍，死在他劍下的人也愈來愈多，簡直成了一個武夫、殺手。」

「不，娘，爹是身不由己……」

「住口，你再替他辯護，娘就不說了。」

「是，我不說，我不打岔。」

「安兒，你要知道，自從『抱劍老人』創建劍鎮之後，全鎮一直保持着善良淳厚之風，從無一人如此耀武揚威過，他們認爲江湖上耀武揚威是可恥的行爲，殺人就更不可原諒了，因此當他們不斷的聽說你爹在外殺人的消息之後，不但對你爹大起反感，就連娘也一起恨上去了，他們常常諷刺，用輕視的目光看娘，好像娘犯了滔天大罪似的……」

「這不是娘的錯呀！」

「雖然不是娘的錯，却是你爹的錯，鎮上有不少人練得一身高强的劍術，可是，他們都規規矩矩呆在鎮上，只有你爹神氣活現，愛出風頭。」

「我知道了，就因爲鎮上的人看不起娘，娘才生爹的氣，才搬出劍鎮，是嗎？」

「是呀！」

「娘，妳也認爲行俠仗義不好？」

「他若是懂得行俠仗義、鋤强扶弱倒也罷了，可是自他成名之後，他從未幹過一件可以歌頌的事，每次與人厮殺，都只爲爭强鬥勝。」

「也許……」

「又替他說話了！」

「是，我不說，可是……像這次厲大俠找爹挑戰，爹該怎麼辦？」

「不要接受呀！」

「但厲大俠一定要打呢？」

「逃避呀！」

「若是逃避不了呢？」

「胡說，要逃避就一定逃避得了。」

「當爹知道我們母子落在厲大俠的手中時，爹還是要逃避麼？」

「嗯！」

「不，娘，別說爹是個劍客，就算他是個普通人，當知道他的妻兒被人……」

「住口！你就會强辯！」

「好，我不再替爹說話，現在我們母子被關在這裡，我們怎麼辦？」

「厲大俠會釋放我們走的。」

「要是他不肯呢？」

「他一定肯。」

舒龍安往床上一倒，不再說話了。

冉愛蘭推推他道：「起來吃飯。」

舒龍安搖搖頭，表示不吃。

冉愛蘭再拉他一把道：「你快起來吃飯呀！」

舒龍安道：「不吃。」

冉愛蘭問道：「爲什麼？」

舒龍安道：「不吃就是不吃嘛。」

冉愛蘭生氣道：「安兒，你要氣死娘是不是？」

舒龍安道：「我吃不下，別人都有爹，唯獨我沒有，叫我怎麼吃得下呢？」

冉愛蘭聽到這話，不覺掉下了眼淚！

舒龍安道：「娘，妳又哭了。」

冉愛蘭掩面悲切道：「娘命苦，嫁了個丈夫跟別人不一樣，生了個兒子也跟別人不一樣……」

舒龍安一骨碌翻起身道：「罷了，罷了，我吃便啦！」

母子倆在桌前相對坐下，正要吃飯的時候，地窖的門忽然又開了，鬼劍厲壽伯走了進來。

舒龍安一見到他，面色大變，衝口道：「你……你沒有死？」

厲壽伯微笑道：「你已經知道了？」

舒龍安驚駭的道：「你和我爹比劍，你回來了，那麼我爹……」

說到這裡，面色一陣蒼白。

冉愛蘭也是臉色大變，驚慄道：「他……他死了麼？」

厲壽伯笑道：「嘿，看來妳還很關心他呢！」

冉愛蘭焦急的道：「快說，他怎麼樣了？」

厲壽伯故意賣關子，聳聳肩道：「我和妳丈夫在劍門關上比劍，如今我無恙而返，妳應該猜想得到其結果才對。」

冉愛蘭面無血色，目凝虛空發呆起來。

舒龍安悲憤欲絕，大吼道：「你殺死了我爹，是不是？」

厲壽伯道：「是的話，你要報仇麼？」

舒龍安拿起桌上一個碗摔了過去，跟着發狂似的撲了上去，拳打脚踢起來。

厲壽伯讓他打了幾下，才一掌將他撥開，喝道：「你還早得很，二十年之後，再來吧！」

「我跟你拚了。」

舒龍安又撲上前，抓住他的手腕，張口便咬，兇得像一頭小老虎。

厲壽伯被他咬痛了，一巴掌將他打倒在地，怒叱道：「小兒，你再撒野，老子一劍把你宰了。」

冉愛蘭慌忙上前抱住兒子，道：「安兒，你不能……你不能亂來。」

舒龍安奮力掙扎，叫道：「娘，您放手，我要替爹報仇，我要替爹報仇！」

冉愛蘭死命緊抱着他不肯放，哀聲道：「安兒，你年紀還小，不可亂來！」

厲壽伯哈哈笑道：「嫂夫人，妳丈夫以前每戰必勝，妳却怪他那個這個，如今聽說他死了，又傷心欲絕，現在妳總該明白自己的丈夫殺人總比被人殺死的好吧？」

冉愛蘭抱着兒子垂淚，沒有開口。

厲壽伯又笑道：「不過，我老實告訴妳，妳丈夫並沒有被我殺死，他還活得好好的。」

冉愛蘭一怔，抬目望他，問道：「眞的？」

厲壽伯點點頭道：「不錯。」

舒龍安心中大喜，怔怔的望着他，道：「這麼說，我爹只是打敗了你，而沒有將你殺傷？」

厲壽伯道：「不是。」

舒龍安吃驚道：「要不然，你打敗了我爹？」

厲壽伯也搖搖頭道：「也不是。」

舒龍安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厲壽伯道：「實際情形是我們沒有動手，你爹不肯與我比劍。」

「爲什麼？」

「他說『江湖第一快劍』死了，今後的舒伯雄是個徹頭徹尾的農人，寧死也不肯與人比劍。」

「寧死也不肯！」

舒龍安立刻轉對母親說道：「娘，妳聽，爹已經改變了，妳不會再生他的氣了吧？」

冉愛蘭輕哼一聲道：「別信他的鬼話，江山易改，品性難移，過不了多久，他就會故態復萌了。」

厲壽伯道：「這回他好像是下定了決心，因爲劍鎭的司馬總管曾

命令他與我比劍，他仍然不肯，司馬總管一氣之下，就當衆宣佈將他逐出門牆，而我，爲了逼他出手，曾發劍刺傷了他的背部，他還是不肯動手，所以……」

舒龍安跳了起來，道：「什麼？你把我爹刺傷了？」

厲壽伯笑了笑道：「別慌，那只是皮毛之傷，就像被小刀刺了一下那樣輕。」

舒龍安急問道：「後來呢？」

厲壽伯道：「不論我怎麼罵他，他還是不肯接受挑戰，就那樣的走了。」

舒龍安問道：「去了何處？」

厲壽伯道：「回家去了。」

舒龍安道：「回哪個家？」

厲壽伯道：「當然是你們母子居住的那個家，你還不知道，你爹花了幾天工夫，將屋前屋後兩塊荒地開墾完成，並播種了花生，他說他的花生明年初即可收成了。」

舒龍安大爲高興，又轉對母親說道：「娘，妳聽，爹眞的改變了。」

冉愛蘭嗤之以鼻，道：「那一定是騙人的，我才不上他的當。」

舒龍安皺眉頭道：「娘，妳怎麼這樣的不相信爹，難道他是窮凶極惡之人麼？」

冉愛蘭默然。

舒龍安回轉頭對厲壽伯說道：「你快替我們準備一輛馬車，我們要回家與我爹團聚了。」

厲壽伯笑道：「令堂肯麼？」

舒龍安道：「當然肯。」

厲壽伯道：「就算令堂肯回去，還有一個人不肯放人啦！」

舒龍安一怔，道：「誰？」

厲壽伯微笑道：「是我。」

舒龍安色變道：「什麼意思？」

厲壽伯道：「我要與你爹比劍，等我和他比過了，我才會放你們母子回去。」

舒龍安怒道：「豈有此理，是我爹不肯與你比劍，干我母子什麼事？」

厲壽伯道：「我控制着你們母子，他才肯與我比劍。」

舒龍安道：「我爹現在還不知道你把我們母子關在這裡？」

厲壽伯道：「是的，我不便當衆告訴他，我劫持了你們母子，只告訴他，我知道你們母子的下落，如果他接受挑戰，我便告訴他你們母子二人在哪裡，但他不相信，一口拒絕了。」

舒龍安道：「如今你打算囚禁我們母子，直到我爹答應與你比劃爲止？」

厲壽伯點頭道：「不錯。」

他取出一枝炭筆，和一張白紙，往桌上一放，接着道：「爲了使令尊相信，你們母子落在我手中，現在你立刻動筆寫一封信，告訴令尊你們目前的處境，相信令尊看了信之後，一定願意與我比劍，這樣你們便有機會離開這間地窖了。」

舒龍安回對母親問道：「娘，可以寫麼？」

冉愛蘭道：「不可以。」

冉愛蘭面容一肅道：「如果你爹眞的下定了決心，退出武林，不再與任何人較量，那麼我們母子就應該支持他，不要再叫他與人動手。」

舒龍安道：「可是，這一來，我們母子就不能離開此處回家與爹團聚了呀！」

冉愛蘭堅決地道：「不要緊，我們母子死不了的。」

舒龍安道：「可是……」

冉愛蘭截口道：「安兒，別說了，娘心意已決，無論如何不能寫信。」

舒龍安無可奈何的回對厲壽伯苦笑道：「聽到了沒有，你的打算又落空了。」

厲壽伯冷冷一笑，道：「我厲壽伯爲了與令尊比劍已準備了幾年，不管怎麼樣，我非要與令尊比劍不可，你不寫信，我還有別的辦法。」

舒龍安道：「什麼辦法？」

厲壽伯沒有回答，而在地窖中來往踱步，作沉思之狀。

舒龍安忽然笑道：「你與我爹沒有仇恨，量你也不敢對我們母子怎樣，我看你有什麼辦法？」

厲壽伯踱來踱去，於接近冉愛蘭身邊之際，突然一探手，從她髮上奪下一支玉簪！

冉愛蘭大驚道：「厲大俠，你這是幹什麼？」

厲壽伯一跳上了石階，哈哈大笑道：「有了這支玉簪，妳丈夫一定相信你們母子落在我手中。」

舒龍安大怒道：「惡賊，竟敢對我娘無禮！」

拔步追了上去。

厲壽伯行動如風，一閃便到了門外，「砰」然關上地窖門。

舒龍安奔上石階，用力猛撞，可惜力氣有限，任憑他使盡吃奶之力，也撞不開門……

* * *

舒伯雄默默的坐在一家小館子裡吃飯，雖然一口一口在吃着，但誰都看得出他神不守舍，心事重重。

此刻，他心情有愉快的一面，也有憂愁的一面，他感到愉快的是，自己終於成功的拒絕了鬼劍厲壽伯的挑戰，在那麼多人面前推掉了一場挑戰，終於使所有打算向自己挑戰的人死了心，今後大概再不會有人找自己挑戰了。

而憂愁的一面是：自己的妻兒究竟在哪裡？厲壽伯說他知道他們母子的下落，如果其言眞實，那麼自己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他已想了老半天，仍然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因爲他知道如不接受厲壽伯的挑戰，對方是不會說出他們母子的下落的……

厲壽伯是赫赫有名的劍客，他會說謊麼？

應該不會。

那麼，自己該要不要去找他呢？

不能，自己好不容易拒絕他的挑戰，況且，他必不肯說出他們母子的去處……

算了，愛蘭遲早會聽到自己堅拒挑戰之事，那時她可能回心轉意，帶着安兒返回大劍溪，我還是回家去等待的好了！

打定這主意之後，他喝下了最後一杯酒，便叫店小二過來算賬。

店小二道：「一共是兩錢。」

舒伯雄伸手入懷掏錢之時，意外的却從身後伸過一隻手「啪」的一聲，一支玉簪放到桌上，同時聽得身後一人說道：「我請客！」

舒伯雄一愣，看看那支簪，駭然震動起來道：「這是拙荊的東西！」

鬼劍厲壽伯轉到他的面前，在他對面坐下，含笑道：「你還認得啊？」

舒伯雄寒着臉道：「這是我以前買給她的。」

鬼劍厲壽伯道：「我把它拿來給你看，你大概了解了吧！」

舒伯雄目光如刀的盯着他，道：「你把他們母子怎麼樣？」

厲壽伯道：「他們母子很好，我沒有傷害他們，也沒虧待他們，只不過……」

他眉毛一揚，繼道：「行動稍爲不自由罷了。」

舒伯雄憤怒道：「姓厲的，你不覺得這樣做太卑鄙麼？」

厲壽伯哈哈一笑道：「不算太卑鄙，因爲我還沒有開始虐待他們。」

舒伯雄握拳擊桌，大有忍不住的要動武之勢，但是瞪視了對方一會之後，忽然又軟下來，長嘆了一聲道：「告訴你，我不會跟你動手的！」

厲壽伯陰沉的一笑道：「即使你妻兒受盡折磨，也不跟我動手？」

舒伯雄點點頭道：「不錯。」

厲壽伯道：「這樣的話，你妻兒會對你大失所望了。」

舒伯雄說道：「不會，我妻子最痛恨我與人爭鬥。」

厲壽伯說道：「這回如你與我動手，就不是單純的爭鬥，而是爲了救你妻兒。」

語音微頓，又道：「即使一個文弱書生，當他聽到妻兒被人劫持時，他也不會這樣的無動於衷吧？」

舒伯雄沉默不語。

厲壽伯道：「昨天，我發現你的妻子對你的看法已有改變了，尤其是你的兒子對你很崇敬，如果讓他知道他的父親是個懦夫，恐怕他會傷心死了。」

舒伯雄仍然沉默不語。

厲壽伯又道：「你快作個決定吧！」

舒伯雄依然不說話，低頭在沉思。

厲壽伯站了起來道：「好吧，既然你連妻兒都不要，我對你眞的無可奈何啦。」

移步向外走去。

舒伯雄突然道：「厲壽伯！」

厲壽伯一煞步，慢慢的回轉身子道：「怎樣？」

舒伯雄道：「此去西行十餘里處，有一條白沙河，你知道嗎？」

厲壽伯道：「知道。」

舒伯雄道：「如果我同意與你比劍，你能不能把他們母子帶到現場？」

厲壽伯道：「可以。」

舒伯雄道：「甚麼時候？」

厲壽伯道：「明天日落之前。」

舒伯雄道：「好，明天日落前，我在白沙河西岸等你！」

厲壽伯大喜道：「一言爲定。」

＊　＊　＊

第二天下午，舒伯雄乘騎來到了白沙河西岸。

這地方荒無一人烟，一天到晚難得見到一個人，倒是白沙河的水流氣勢雄渾，滾滾東去，令人一見之下，不禁憶起蘇軾的「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舒伯雄在河邊下了馬，揀了一個平坦的巨石坐下來。

他手上有一條木棒，它有腕臂之粗大，長約三尺，剛好是一把劍的長度。

但這條木棒太粗大，握在手上不稱手，因此從懷中抽出一把匕首，開始削木製劍。

日頭已漸偏西。

鬼劍厲壽伯尚未到達。

他從容揮匕削木，約半個時辰後，一支木劍已削成了，拿起揮舞幾下，覺得滿意，便將匕首收起，閉目養起神來。

從外表看來，他很平靜而沉着，但其實他的心情亂得很，因爲今天這一戰，是他自從出道以來最不平凡的一戰——這一戰的對手是名氣如日中天的鬼劍厲壽伯，這一戰的觀戰者就是自己的妻兒！

對手很可怕，這倒不要緊，但自己若在妻兒面前被殺死……

他不敢想下去，他現在只希望自己能夠獲勝，能夠快快樂樂的帶着妻兒回家去。

日已將落，彩霞滿天。

終於，他聽到一陣轟轟車聲，睜目循聲望去，已見從西方駛來了一輛馬車。

駕車的是無影人魏貴。

鬼劍厲壽伯乘馬走在前面。

不問可知，車中載的人是自己的妻子和兒子。

舒伯雄心中很興奮，站了起來。

鬼劍厲壽伯領着馬車來到河畔，在距離舒伯雄百步之前擧手示意，魏貴停車，然後遙遙的對着舒伯雄大聲道：「舒伯雄，你的妻兒就在車上。」

舒伯雄擧步走過去時，舒龍安已從車上跳了出來，飛也似的奔過去，但奔到舒伯雄面前，忽然有些羞怯，停步看看這位思念已久的父親，一時竟有些不知所措。

舒伯雄微笑道：「你是誰？」

舒龍安想起那天在溪邊相見的情形，不覺臉上發燒，吶吶的答道：「我……我是舒龍安啊！」

舒伯雄道：「你知不知我是誰？」

舒龍安答道：「你是我的父親啊！」

舒伯雄一笑道：「既知我是你父親，爲甚麼站着發怔？」

舒龍安見他笑得親切，這才大叫一聲：「爹！」投入父親的懷中。

父子倆熱烈的擁抱着，一會兒後，舒伯雄才托起他的小臉龐笑問道：「他們對你們如何？」

舒龍安道：「還不錯，吃得很好，就是把我和娘關在一間地窖中，悶死啦！」

舒伯雄看見妻子已下車，便拉着兒子走過去。笑道：「愛蘭。」

冉愛蘭冷冷道：「你答應與他比劍，對不對？」

舒伯雄道：「對。」

冉愛蘭問道：「爲甚麼？」

舒伯雄一指厲壽伯道：「因爲他說的一句話很有道理，即使一個文弱書生，當他的妻兒被人劫持時，他也不該無動於衷。」

冉愛蘭道：「你只要堅持幾天，他就一定會釋放我們母子。」

舒伯雄道：「別生氣，愛蘭，也許過了今天，妳連想再見我一面的機會都不會有了。」

冉愛蘭臉色一變，問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舒伯雄道：「等一會，我也許會死在他劍下……」

冉愛蘭道：「你胡說！」

舒伯雄道：「不是胡說，二虎相鬥，必有一傷，刀劍是無情的。」

冉愛蘭立刻轉臉對厲壽伯，道：「厲大俠，我求你不要打，如今，我丈夫已宣佈退出武林，從今以後，在武林中稱雄的只有你一個人，你還想怎麼樣？」

厲壽伯笑道：「嫂夫人，妳弄錯了，我與他比劍，目的並非爲了稱雄，而是爲了追求更高深的劍法。」

冉愛蘭道：「不，這是一種藉口，你找我丈夫挑戰，你想打倒他，取他的『江湖第一快劍』而代之罷了。」

厲壽伯皺起了眉頭，道：「就算是吧，這有何不對，人往高處，妳丈夫是『第一』的高高在上，而我不是，我有權向上爬，有權爭取『第一』。」

冉愛蘭忽然向他跪下，哀求道：「厲大俠，我求求你，讓我們一家人回家團聚，好麼？」

厲壽伯不爲所動，搖頭道：「抱歉，今天這一戰，一定要進行！」

舒龍安看見母親向厲壽伯下跪，連忙跑過去，把她拉起來，很激動地道：「娘，妳是不是不想爹活了？」

冉愛蘭瞪了兒子一眼，道：「你胡說甚麼？」

舒龍安大聲道：「娘這個樣子，爹的情緒就無法平靜，心情一亂，還能跟人家比劍麼？」

冉愛蘭道：「娘就是不要他跟厲大俠比劍呀！」

舒龍安道：「事到如今，不比也不成了，娘，就讓爹放開心情跟厲大俠打一場吧！」

冉愛蘭斷然道：「不成！」

她轉對舒伯雄，斬釘截鐵地道：「你若跟厲大俠比劍，我就不回家去！」

舒伯雄道：「愛蘭，妳強迫我沒有用，我本來就不想打。」

冉愛蘭又轉向厲壽伯央求道：「厲大俠，請你高抬貴手，不要拆散我們一家人，好麼？」

厲壽伯仍然不爲所動，神情冷漠地道：「眞奇怪，妳既然這樣害怕丈夫與人搏殺，當初爲甚麼要嫁給他？」

冉愛蘭一怔：「我……」

厲壽伯道：「時候不早，妳站開一邊吧！」

冉愛蘭急得哭了起來，道：「不，我求求你，請你無論如何……」

忽然，呆住了！

無影人魏貴，突然一探手，一把抓起舒龍安，向後倒縱數丈！

冉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無影人魏貴拔出佩劍，往舒龍安脖子上一架，哈哈大笑道：「舒夫人，妳不要妳丈夫與厲大俠比劍亦可，但要犧牲你兒子。」

冉愛蘭震駭欲絕，尖叫了一聲，衝了過去。

魏貴叱道：「站住。」聲色俱厲，滿面殺氣，似乎冉愛蘭若不聽話，他便要一劍砍下舒龍安的頭。

冉愛蘭嚇壞了，趕緊煞住脚步，回對舒伯雄急叫道：「伯雄，快救我們的孩子呀！」

舒伯雄沒有動，苦笑道：「怎麼救！我一動，他的劍就砍下去！」

冉愛蘭又驚又急道：「這可怎麼辦呀？」

魏貴道：「很簡單，只要妳同意妳丈夫與厲壽伯比劍，令郎便可以平安無事了。」

冉愛蘭救子心切，忙向舒伯雄道：「罷罷，伯雄，你跟他比劍好了，但一定要贏。」

舒伯雄又苦笑道：「我會盡力而爲，但不一定能贏……」

冉愛蘭道：「不，你一定非打敗他不可。」

舒伯雄點點頭道：「好吧，妳站開一旁，我來試試看。」

冉愛蘭退到一邊去。

舒伯雄深深的吸了口氣，然後雙目一抬，凝望前面的鬼劍厲壽伯，道：「要是我死了……」

厲壽伯表情嚴肅的道：「我會把你好好的掩埋，然後護送你的妻兒回家。」

舒伯雄道：「謝謝你，那麼你呢？」

厲壽伯道：「我若死了，自有魏兄替我處理！」

舒伯雄道：「那麼，這就開始吧！」

木劍一擧，立開了門戶！

厲壽伯微駭道：「你不用劍？」

舒伯雄道：「我的劍，在我動身前往劍門關時，已將它扔入大劍溪了。」

厲壽伯道：「你用木劍，只怕會吃虧，魏兄的劍借給你如何？」

舒伯雄道：「不必了。」

厲壽伯道：「我不想佔便宜。」

舒伯雄道：「我用的雖是木劍，但你未必擋得住。」

厲壽伯笑了，道：「你雖然口口聲聲說要退出武林，但口氣還是很狂啊！」

舒伯雄微微一笑道：「因此，你應該明白我並非懼怕你！」

厲壽伯右手握上劍柄，却不將長劍拔出，面現悍笑道：「你可以出招了。」

舒伯雄道：「最好把劍拔出來。」

厲壽伯道：「不必。」

舒伯雄道：「你是挑戰者，應該先出招。」

厲壽伯聽了只得將長劍拔出，笑道：「你要盡全力施爲，如果故意落敗，我會看得出來的。」

舒伯雄道：「我已答應與你動手，就絕不會客氣，快出招吧！」

他的木劍直豎於胸前，式如一柱擎天，身形紋風不動，表情一片平和，雙目一直盯住對方，不怒！不威！不懼！

一代奇劍客的風範，在此表露無遺。

厲壽伯慢慢地提起長劍擺出平刺的姿式，但沒有立刻刺出。

他的表情恰與舒伯雄完全相反，面上掛着一抹凌厲兇猛之色，但却不急不躁，另有一種懾人威儀。

此刻，夕陽已西沉，但彤雲滿天，晚風蕭瑟，給人一種風起雲湧之感。

白沙河畔，空氣漸漸緊張，雙方的大戰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只見他們雙方靜靜的對峙了一會後，忽然同時移動了脚步，厲壽伯向右移，舒伯雄也向右移，兩人慢慢的游步繞場，而始終是面對面，四目緊緊的接觸在一起。

冉愛蘭才看到這裡，就已緊張得全身發抖起來。

魏貴拉着舒龍安再退後幾步，同時向冉愛蘭說道：「妳也再退後數步，免得爲劍氣所傷。」

冉愛蘭聽了，連忙再往後退了幾步。她一方面擔心兒子受制，受到魏貴的傷害，一方面又擔心丈夫會死在厲壽伯的劍下，眞是心慌意亂，快要急壞了。

反是決鬥的雙方一點慌張之態都沒有，兩人好像兩隻身經百戰的鬥鷄，四目相對，一個在覓機準備出擊，一個則嚴陣以待。

忽然，厲壽伯停止游步，目中射出如刀精芒，似乎要發動攻勢了。

舒伯雄也停止游步，準備接招。

厲壽伯的慢慢曲腿蹲身，劍藏右腰，陰陽合托劍柄，做出衝刺之狀。

舒伯雄仍然抱劍靜立着，沒有任何行動。

厲壽伯今天這一戰，志在必勝，故不敢隨便出擊，一見舒伯雄穩立如泰山，當下再改變招式，擺出潛龍待縱，長劍遙指舒伯雄。

只要發現有一絲可乘之隙，他便會發出石破天驚的一擊。

舒伯雄依然不動，眞是穩如泰山。

厲壽伯又變改了幾個方式，仍然找不到出手的機會，便再挺直起

身子，再度游步繞場。

天漸漸黑暗了。

晚風呼嘯，不停的吹動着決鬥雙方的衣衫，却吹不走雙方旺盛的鬥志。

厲壽伯突然跨前一步，長劍高高平擧，左手捏劍訣，勢如成竹在胸，眼看攻勢就要爆發了。

舒伯雄右脚一提，木劍橫起齊胸，仍然嚴陣以待。

「嘿呀！」

一聲焦雷般的大吼，厲壽伯猛然撲上舒伯雄，長劍突如閃電般揮動起來。

這一刹那，在場觀看的魏貴和冉愛蘭母子都看不清他們怎樣交手，他們只見到，兩條人影一陣糾纏，只見到劍光如匹練迸飛了幾下，然後是……

「砰！」

一聲巨响，人影忽幻。

決鬥雙方同時向後躍開了。

舒伯雄頭額出現了一條二寸的傷口，血珠一滴一滴的湧現，流到了臉上。

「伯雄！」

冉愛蘭驚叫了一聲，臉色大變。

厲壽伯呢？

他滿面剛烈之氣，雙目怒瞪，好像是一個兇神惡煞，氣勢之强盛，令人不寒而慄。

看樣子，他是贏了。

魏貴立刻放開了舒龍安，喜的叫道：「厲兄，恭喜你，現在你是『江湖第一快劍』啦！」

舒龍安飛奔投入父親懷抱，仰面驚問道：「爹，你沒事吧？」

舒伯雄扔掉手中木劍，撫着兒子頭，語氣平和的道：「沒事，安兒，咱們可以回家去了。」

冉愛蘭也急急跑過去，掏出一方素帕，道：「快蹲下，我替你包傷！」

這時候，厲壽伯還站着不動，那一臉嚇人的兇相也沒有消失，好像意猶未盡似的。

魏貴興奮極了，笑道：「厲兄，你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從今以後，你是天下無敵的劍客了。」

冉愛蘭也很高興的說道：「我丈夫早就不要什麼天下第一了，從今以來，請不要再來騷擾我們了。」

說到這裡，伸手去扶丈夫，無限欣慰的道：「伯雄，我們快回家去，我要看看你播種的花生。」

舒伯雄微微一笑，右手擁着愛妻，左手擁着愛子，轉向放在河邊的那匹馬走過去。

就在他一家人轉身走去之際，忽聽那無影人魏貴驚叫一聲道：「厲兄，你怎麼了？」

接着「蓬」然一聲，有人倒在地上了。

冉愛蘭、舒龍安陡地一呆，母子倆回頭看去，舒伯雄不讓他們看，雙臂勾住後頸，擁着他們向前走去，道：「不要看，那沒有什麼好看的。」

舒龍安驚喜的道：「爹，你贏了？」

舒伯雄含笑道：「不要問，勝負輸贏之事，今後不會再出現在我們一家人身上了。」

冉愛蘭戰聲道：「他死了！」

舒伯雄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愛蘭，請原諒我，我一直以來不喜歡殺人，但有時候却不能不殺，因爲我不殺死他，他便殺死我……」

愛蘭愕然道：「你是說他……」

舒伯雄很快的接下去，道：「有時碰上很厲害的對手，我想手下留情都辦不到，因爲他使出之殺手鐧，企圖一劍刺死我，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就不能不以殺手鐧反擊，否則便要慘死在對手的劍下，妳了解我的意思麼？」

冉愛蘭點頭輕嘆一聲道：「我了解了！」

舒龍安高興的道：「爹，你眞了不起，你用木劍就能把他殺死，太了不起了。」

舒伯雄正容道：「不要這樣想，爹在七年前就已知道走錯路了，心中一直很悔恨的。」

舒龍安道：「哦……」

舒伯雄嘆了口氣道：「安兒，你能答應爹一件事麼？」

舒龍安道：「什麼事？」

舒伯雄道：「不要練武，好好地讀書。」

舒龍安道：「爹，你放心，孩兒若練武成功，一定要做一個俠士，絕不做一個劍客。」

舒伯雄苦笑道：「爹開始的時候也想做一個俠客，有許許多多的人會慕名向你挑戰，其結果是步上了爹的後塵。」

冉愛蘭道：「是的，安兒，你爹說的一點不錯，在家好好的讀書，好麼？」

舒龍安點點頭道：「好吧！我不練就是啦！」

這時，一家人已走到了那匹馬身邊，伯雄扶妻子上馬坐定，再將兒子抱上去，讓他跟母親一起坐着，說道：「走，咱們回家去！」

他牽馬走在前面，踏上了歸途。

無影人魏貴默默的立在鬼劍厲壽伯的身邊，呆呆的目送他們一家人漸漸的遠去，神情一片迷茫，良久，良久之後，忽然從嘴裡迸出一絲苦笑，輕輕的說道：「舒伯雄，你要急流勇退，只怕沒有這麼容易吧！」

＊ ＊ ＊

白沙河距離他們的家並不遠，一天的行程即可走到，他們一家三人由於心情都很愉快，因此決定要連夜的走回家去。

舒伯雄高高興興的說道：「天亮的時候，咱們就到家了。」

冉愛蘭道：「我們的家種了很多的花，你看到了沒有？」

舒伯雄道：「妳不在的時候，花圃和菜圃長滿了草，我已將它拔乾淨了。」

舒龍安道：「那窩小鷄呢？」

舒伯雄道：「牠們也長大了不少，很漂亮呢！」

冉愛蘭道：「你開墾那兩塊荒地很大麼？」

舒伯雄道：「是的，比妳的花圃還要大兩倍左右，因為現在是播種花生的時候，所以我就去城裡買回一百多斤的種籽。」

冉愛蘭道：「一定把你忙壞了。」

舒伯雄道：「不，我只花了一天工夫就播種完畢，一點都不累。」

他們夫婦一邊趕路，一邊閒話家常，好像一對在月下散步的情侶，絲毫都不覺得夜路漫長。

不知不覺，天已接近破曉了。

冉愛蘭道：「天好黑喲！」

舒伯雄道：「黎明之前，總有一段黑暗，再過一會，天就亮了！」

冉愛蘭道：「我們的家快到了吧？」

舒伯雄答道：「嗯，快到了。」

冉愛蘭道：「我好高興！」

舒伯雄道：「我也……」

冉愛蘭道：「怎麼了？」

舒伯雄皺起了眉頭道：「蹄聲？」

冉愛蘭一怔道：「什麼？」

舒伯雄沉聲道：「馬蹄聲！」

馬蹄聲由小漸漸變大，是從後面的路上趕來的。

冉愛蘭道：「有人趕夜路吧！」

舒伯雄道：「但願如此。」

他很怕聽到馬蹄聲，尤其是在這個將抵達家門的時候。

但馬蹄聲響得很快，好似一陣疾雷，轉眼間已響到了他們的身後。

「舒伯雄！」

他最害怕的事情果然發生了！

舒伯雄拉住馬，轉身看去，就看見一個騎馬的青年，也看見了一把長劍！

他的心沉重了下來，硬着頭皮迎了上兩步，拱手一揖道：「尊駕叫我麼？」

那青年飄身下馬，走到他面前，站穩了腳步，笑道：「正是。」

舒伯雄道：「抱歉，我不認識你。」

青年含笑道：「我叫季承劍。」

舒伯雄問道：「有何指教？」

季承劍右手握着劍柄，眉毛一揚，道：「領教你的無敵劍術。」

舒伯雄搖搖頭：「對不起，我已宣佈退出武林，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挑戰了。」

語畢，轉身要去牽馬走路。

季承劍跨上一步，道：「站住。」

舒伯雄道：「我話已說明白了。」

季承劍面上浮起了一片强悍的笑容道：「是的，我在劍門關聽到你說過這話。」

舒伯雄道：「既然如此……」

季承劍道：「但你沒有做到，你在白沙河畔殺了鬼劍厲壽伯！」

舒伯雄道：「那是為了要救我妻兒。」

季承劍冷笑道：「不管怎樣，你總算又與人動手了，因此你不能拒絕我！」

舒伯雄搖搖頭道：「我不會接受你的挑戰，你回去吧。」

季承劍嘿嘿的笑了幾聲，道：「舒伯雄，我可不像厲壽伯那樣婆婆媽媽，他看見你手上沒有劍就不敢動手，我可不是那樣，絕對不是。」

舒伯雄道：「你一定要動手麼？」

季承劍道：「不錯。」

舒伯雄道：「那你就動手好了！」

說完這話，他就去牽馬，季承劍身形一閃而至，大喝道：「看劍！」

好快的劍！

沒有聽到拔劍的聲音，一把鋒利的劍，已經刺到舒伯雄的背心！

冉愛蘭大驚道：「快躲！」

舒伯雄沒有躲避，因為他不相信對方會真的刺入，只有懷着「報仇雪恨」的人才會攻擊不還手的人，挑戰的人絕無刺殺不還手的人之理。

但是，他估錯了。

季承劍的劍「卜」的一聲，直刺入他的背心，刺得很深很深。

舒伯雄一呆！

「伯雄！」

「爹！」

母子倆衝下了馬鞍，一把抱住了舒伯雄，震駭欲絕的狂呼了起來。

季承劍抽劍躍退，發呆的站着。

血從舒伯雄的背上大量流了出來。

「伯雄！」

突地，一條人影從附近黑暗處中飛出，一掠便到了現場，竟然是劍鎮的司馬湘！

這時候，舒伯雄已倒在地上，他還沒有死，目中湧現出兩行淚水，哭了。

司馬湘一見他背上的劍傷，就知無救了，當即轉身迎上季承劍，滿面殺氣的道：「狗娘養的東西！」

一聲龍吟，撤劍在手，要殺人了！

「不……」

舒伯雄發出低弱的聲音，道：「不要……千萬不要殺他……」

「伯雄！」

「爹！」

冉愛蘭和舒龍安抱着他痛哭不已。

舒伯雄努力的抬起頭，叫道：「總管，請……請聽我一言……」

司馬湘知他有遺言要說，只得暫時丟開季承劍，轉至他身邊蹲下，問道：「伯雄，你要說什麼？」

舒伯雄道：「不要殺他！」

司馬湘詫異道：「為什麼？」

舒伯雄道：「殺……殺死他，就太……便宜他了……讓他去成名……去成為一個赫赫有名的劍客，總有……一天，他會後悔，會……會痛苦的，就……像我一樣！」

司馬湘滿面悲傷，長嘆一聲道：「好，我答應你，我了解你的意思。」

舒伯雄目光轉到了兒子身上，氣若游絲地道：「安兒，不准報仇，知道麼？」

舒龍安大哭道：「爹！爹！」

舒伯雄又道：「不准你練武，不……准你報仇，沒有什麼仇好報……」

舒龍安只是痛哭！

舒伯雄流淚道：「你若不答應，爹……爹死不瞑目！」

舒龍安這才點頭道：「爹，我聽你的話就是了，我聽你的話就是了。」

舒伯雄面上出現了一絲笑容，慢慢的轉望妻子道：「愛蘭，咱們本來已快到家了，是不是？」

冉愛蘭哭得死去活來。

舒伯雄道：「不要悲傷，人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今天這個下場，也可謂罪……罪有應得，我……我對不起妳……太對不起妳了。」

冉愛蘭哀哭道：「伯雄，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我要你活下去，你一定要活下去！」

舒伯雄忽然吐出了一口氣，說道：「真可惜，我看不到……看不到花生發……芽……」

頭一歪，頓時不動了。

「伯雄，伯雄！」

「爹，爹，爹……」

呼天搶地的悲號，響徹在黎明前的道路上，司馬湘神情肅立的站起來，抬頭望着漸漸發白的天空，眼淚也忍不住的滾了下來。

＊　＊　＊

季承劍成名了。

能夠殺死「江湖第一快劍」的人，其劍術自然比「江湖第一快劍」還厲害，因此他一舉成名天下知，轟動了整個武林！

於是開始有人找他挑戰了……

—完—

雙仙鬥雙魔

湖海恩仇錄／鐵 可

文・馬 飛
圖・馬 飛

功成身退 光照武林

洞庭湖畔，君山脚下，一座小小的村莊，座落於山水環繞之鄉。幾間茅屋，看上去稍嫌簡陋，但環繞的松竹與清泉，在湖光山色中，天趣自然，清幽雅緻，超凡脫俗。

此處氣候溫和，風景如畫，更難得的是和平寧靜，當然是高人雅士隱居之鄉。

微風輕拂，花枝搖動，三兩顆晶瑩明潔的露珠在荷葉上滾動。

一位妙齡少女站在花叢中，益發顯得清麗脫俗，艷絕人寰。

她那雙清澈明艷的眼睛，好像在眺望朦朧湖面上的烟波，又好像在注視那淡淡的遠山。

這少女雖沒說甚麼，但却令人有種莫測高深的感覺，她此時似乎陷入深深的思潮中。

以她的外表看，正是含苞待放的二八年華，怎麼會有此深沉的思維與神情！

看來，她一定不會是平常人！

果然，兩條身材高大的漢子畢直的衝過來，那氣勢還眞駭人。

看情況，他們要撞到少女身上，但是，兩名健碩高大的漢子，見到了少女，頓時撲地跪下，露出畏懼神色，連大氣都不敢透一下。

少女仍然是悄悄的佇立湖畔，微顰雙眉仍未舒展，似乎並未覺察到這兩名大漢的存在。

從外形上看，二人是個活張飛，應該毫無耐性，但此時却像小貓般的馴服。

一個少女怎麼會有如此的懾服力，令人實在想不透了。

過了老半天，二人偷偷對望了一眼，憂形於色。

氣候溫和，微風和煦，天地充滿着和祥，兩個大漢跪在地上，令到現場氣氛顯得特別僵硬！

二人似乎是充滿了自信心，不但毫無倦色，反而暗露喜色。

「你們有何要求？」少女終於開口了。

「要求公道。」兩個大漢異口同聲說道。

「公道？」少女說時轉過頭來，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注視着跪在地上這二人。

「正是。」右邊大漢莊容道。

少女眉頭微皺，示意大漢說下去。

「連雲堡仗勢欺人，將我……」左邊大漢說時，一臉激憤，似乎目中要噴出火來了。

正在這時，颼颼颼，五條人影

疾射而至，身手敏捷，動作老練，一言不發，已將兩個大漢包圍住。

少女仍然站在湖畔，見五人聲勢洶洶，強橫已極，秀眉微皺，冷眼旁觀，仍未表示甚麼。

事實上，這五人全是武功高強的健者，自然不會把一名嬌滴滴的少女放在心上，因此連正眼也不瞧一眼，只是全神貫注場中二人。

奇怪的是，場中二人絲毫不動聲色，誠心誠意的跪在地上，對於這五名殺手，根本未放在心頭上。

「你們兩個自裁了吧！」其中一名高瘦漢子哈哈的道。

跪在地上右首的大漢突然抬頭來道：「余老大，你號稱魔鬼，聽我勸，帶領他們離開這裡，否則，只怕懊悔不及！」

「哈……」五人笑聲狂傲已極，顯然未把大漢的勸告放在心上。

兩名大漢見五人神情，知道他們不會相信，因此再不出聲，只是靜靜的跪着。

「殺！」高瘦子厲鬼余祖德，顯然不耐其煩，怒吼一聲，喝令下手殺害二人。

霍霍霍，三柄刀虛砍了幾下，勁力強橫，去勢快極，顯然是不可多得的使刀聖手，他們弄出響聲，意在示威，並未眞個的砍下去！

跪在地上的兩個大漢絲毫未感到怯意，三柄刀的威脅性並未令他們屈服。

這一來，五人頓時老羞成怒，決心給二人一個厲害，其中四人立刻望着高瘦子厲鬼余祖德，詢問他的意思！

「嘿嘿嘿……」厲鬼余祖德嘿嘿冷笑道：「鐵獅何宗烈，瘋虎黃伯昭在江湖上，也算是號人物，竟然蠢到對抗我們連雲堡，如今我再給你一次機會，乖乖的跟我們走，否則，格殺勿論！」

跪在地上的兩名大漢根本不予理會，靜靜的跪在地上一聲不響。

厲鬼余祖德再也忍不住了，左手一揮，示意手下殺人。

「殺！」三名刀手早已等得不耐煩，怒吼一聲，三柄刀像三道電光，疾往二名大漢頭上砍去！

「嘿嘿嘿……」厲鬼余祖德發出快意的笑聲，等待兩人頭顱落地。

看起來，二人只怕難逃斷頭之厄！

三名刀手當然是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追魂使者，並未因爲對方屈服稍有遲疑，刀勢勁道更足，颼颼颼，往二人頭上砍去！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

「噹！」的一聲輕響，三柄刀竟意外的給打歪了！

三名刀手遭此奇變，不由大驚，一齊後退三步，握刀護住全身，急睜眼搜索強敵，靜悄悄的，那有甚麼敵人，湖畔那名少女仍然面對風帆招展的洞庭湖，對於身後兇殺的場面並未注意！

五人直到此時，才感覺到不對勁！

像鐵獅何宗烈、瘋虎黃伯昭，全是飛魚幫的高手，以他們的性格，此時跪在地上，豈非令人難以置信。但此時二人誠心誠意的跪着，此處一定有非凡之高人！

厲鬼余祖德心念電轉，揚聲喝道：「我們五人奉連雲堡主之命，追殺強敵，不知何方高人在此，冒犯之處，連雲堡日後自會登門負荊請罪！」

那名少女仍然在觀賞景色，並未回頭！

厲鬼余祖德大怒，目中殺氣暴射，喝道：「殺！」

三名刀手心內又何嘗不冒火，連雲堡稱雄江湖，又何曾怕過誰來，任他是甚麼人，既敢冒犯連雲堡，今日也要與他拚過，強敵躲在暗處，不易找尋，只好出手狙殺場中二人，就可以引敵出現！

此時含憤出手，一股強勁的殺氣自刀鋒衝出，已將地上二人罩住！

「嗤！」一顆石子破空射到，正好擊中刀背，頓時傳來一股強力，刀手大驚，虎口幾乎破裂，手中刀總算還沒有丟落，敵人手勁之強，可以想見一斑。

「甚麼人弄鬼，給我滾出來受死！」刀手大怒，忍不住的喝罵起來。

「叱！」一條人影掠出，那種快法令人無法看清，刀手已給打了個大嘴巴，響聲極大，老遠都聽到！

「呀！」五人大驚，急睜眼看時，場中多了一名少年，大約十五六歲模樣，含笑望住五人。

「你是甚麼人！」厲鬼余祖德喝問。

「快滾，如果再糾纏不清，你們五人今天只怕會栽觔斗了。」少年笑笑道。

「給我殺！」厲鬼余祖德大怒，喝令手下出手。

「嘿嘿，讓我血手呼延清來會會你這小子！」一名黑胖子越衆而出，緩緩走出來。

說起血手呼延清，在江湖上，可說是人見人怕的大煞星，他做事一向不依常規，全憑自己的喜好，今日眼見一個少年強橫出手，他立即大怒，決心殺人。

厲鬼余祖德深明底細，心內大喜，忖道：「這地方透着古怪，這少年及江畔少女更透着古怪，平常殺手恐怕不管用，但血手呼延清一身武功，橫行江湖，未逢敵手，由他出手最好不過的事了！」

少年仍然若無其事，站着，望

着血手呼延清微微笑。

自厲鬼余祖德以至三名刀手，此時全都注意場中，看這少年搗的甚麼鬼了！

「小心啦！」血手呼延清自起步時就開始運功，十二步過後，玄陰血手功已調勻妥當，出手就可以取人性命，所以也故意作大方，出言警告。

「祇管出手！」那少年笑笑道。

這笑容立即表現出少年天眞性情，血手呼延清却感到莫大恥辱，他表面不動聲色，心內大怒，右掌輕拍，一股無形氣勁破空而出，只要沾着點邊兒，立刻全身發紅，然後痲痺，一個對時才斷氣，任何人也救不了，可以說是極其霸道的奇門功夫！

少年站立原地，紋風不動，望着血手呼延清，面露出天眞無邪的笑容！

但是，血手呼延清連擊三掌，仍然未見絲毫功效，少年那令人討厭的笑容，毫無減色，反而愈來愈得意之狀。

不僅血手呼延清本人，厲鬼余祖德以及三名刀手，又何嘗不感到意外，這是從來未有過的怪事！

「奇怪了是嗎？」那少年笑問道。

「你……你是甚麼人的弟子？」厲鬼余祖德忍不住的問道。

「快走吧，否則，後悔無及！」少年笑道。

「殺！」厲鬼余祖德再也忍不住，怒吼一聲，身形像一支箭往前直射，右手快如閃電，當胸抓到。

在場五人全是連雲堡的高手，像血手呼延清，也要聽命於厲鬼余祖德，可想而知厲鬼余祖德必然有過人之能，他此時含憤而發，鬼爪功神鬼莫測，向不虛發，三名刀手及血手呼延清對余祖德信心十足，等待鬼爪山擊成功。

說來太慢，鬼爪功全憑一個快字，根本連眨眼的工夫也沒有，鬼爪已抓到少年胸口。

這正是成功的刹那，三名刀手及血手呼延清忍不住高聲歡呼起來。

「呀！」這聲音像鬼叫，十分悽厲。

厲鬼余祖德五指全折，所流出來的血呈墨綠色，甚至有股腥味，令人聞之作嘔。

少年仍然站立原處，毫無損傷！

這一來，令得這三名刀手及血手呼延清大驚失色。今天所碰到的怪事，實在是太過離奇，十拿九穩的奇門神功，現在也失去效用，對方只不過是一個少年人，要不是親眼看到，至死他們也不相信。

「快滾，妖魔鬼怪，將我們這塊乾淨地方也弄髒了，眞倒楣了！」少年皺眉的道。

「好，有種的別逃才好！」厲鬼余祖德知道今日技不如人，只有說幾句體面話，便率衆而去。

「你們聽着，」少年道：「回去好好準備，三日後，我也要領教一下連雲堡的厲害！」

「有膽的儘管來！」厲鬼余祖德說時，人已掠過十丈，聲音仍然像在耳邊。

「我叫陸清泉，你們等着好啦！」少年說得很輕鬆，笑得很可愛。

厲鬼余祖德等五人，只怕難受到了極點，而連雲堡橫行江湖，也只怕未曾吃過像今日的大虧。

跪在地上的二人，此時已喜形於色，連連叩頭道：「多謝四少爺援手。」

「你們回去吧。」陸清泉淡淡的道。

「小的遵命。」鐵獅何宗烈、瘋虎黃伯昭不敢違抗，因爲來時曾得高人指示，對於陸清泉一家人，千萬不可以常理猜測，更不可在他面前嚕嗦，所以二人立刻答應，微微一拱手，轉身離開。

飛魚幫與連雲堡比較，自然相差太遠，江湖上人寧可名在身不在，連雲堡仗勢欺人，試想，飛魚幫如何能正面相抗。但第一代幫主曾經留下手令，如果遇上不可對抗的事，可往君山脚下求救，並指示詳細方法、地方。

鐵獅何宗烈、瘋虎黃伯昭，全是血性漢子，今日這種跪下求人，而且所求何人都不知道，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會做這種事，但幫主親自囑咐，爲了全幫兄弟性命，二人只好毅然擔上重擔，如今大功告成，自然高興極了！

「老何，看那位四少爺，不過十五六歲，如何不怕血手呼延清的奇門神功，你可曾看出端倪？」瘋虎黃伯昭問道。

「看情形，似乎這位小少爺已練成護身罡氣，三尺之內，呼延清的玄陰血手根本欺不近身，所以才不受影響，即使玄陰血手打中，如果內功火候深厚，內臟如鐵，想來也無妨害，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鐵獅何宗烈莊容的道。

「無論如何，連雲堡只怕有得他們頭痛了。」瘋虎黃伯昭笑道。

「我們快回去報訊，讓大夥兒也好放下心頭大石。」鐵獅何宗烈說時，加快脚步趕路！

「哈哈……」

「想回去，很好，我送你們回老家去！」正是厲鬼余祖德，從暗處閃了出來，擋住了去路。

「你們……」鐵獅何宗烈及瘋虎黃伯昭一見他們，心內微微一驚，

隨即鎮定了下來，決心拚命。

「來來來，讓我來會會高人！」血手呼延清緩步走了出來，他存心要施展殺手，殲除强敵！

「好。」瘋虎黃伯昭說時，身形像一支箭，雙掌當胸劈去，完全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招式。

「你……」血手呼延清猝不及防，連連倒退，本想喝罵對方犯規，轉念一想，自己何嘗不是如此，所以話到口邊又嚥回去，只是及時閃避，趁機出擊。

玄陰血手出手傷人，而且無藥可救，試想，平常江湖朋友誰不怕上三分，但瘋虎黃伯昭天生不怕死的習性，正是血手呼延清的尅星，一時間令他無法還手，心內又驚又怒，而且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叫他如何見人！

十五招過去，仍然未扭轉劣勢，橫行無忌的血手呼延清，只有逃命的份兒。

黃伯昭的瘋虎掌越來越暢順，而血手呼延清却愈打愈糟。

「你也有今天，惡賊拿命來！」瘋虎黃伯昭吼道。

砰砰砰連環三拳，血手呼延清一個疏忽，人給打得飛了起來。

颼颼颼，三柄刀像電光，罩向瘋虎黃伯昭頭頂。

「看刀！」鐵獅何宗烈看得準確，全力出擊。

嗤嗤嗤，三柄刀全給封住，像這樣後發先至，而且勁道强橫，可想而知，鐵獅何宗烈的刀上功夫，有極深火候，三名刀手自然明白這一點，不由心內暗驚。

「哈哈，你們也玩刀，今天可以看看，當今武林中使刀的聖手！」瘋虎黃伯昭此時已讓在一旁，大聲笑道。

四柄刀在場中展開極其猛烈的拚鬥。

突然，厲鬼余祖德望了呼延清一眼，然後若無其事望住場中。

血手呼延清陰損已極，如何不明白厲鬼余祖德的意思，雖然表面不動色聲，暗中已有了計較！

「姓黃的，我們來玩玩如何？」厲鬼余祖德突然道。

「哈哈，今天我看還是算了吧。俺黃某人向來不喜歡打落水狗！」瘋虎黃伯昭笑着道。

正在這時，血手呼延清悄沒聲的從背後打來，眼看瘋虎黃伯昭難逃厄運！

「呼！」鐵獅何宗烈看得明白，來不及出聲示警，無法之下，只好將手中刀擲出！

「砰！」這下出其不意，血手呼延清右臂中刀。

瘋虎黃伯昭回首看時，不由大怒，鐵拳當胸擊出，血手呼延清結結實實給打了一拳！

「呀！」這一拳力道極大，血手呼延清當場吐血，顯然內臟受了極重創傷！

正在此時，鐵獅何宗烈連遇險招，三名刀手自然不會放過機會，合力聯手進攻，攻勢連綿不絕，看來不出二十招，就可以取去這位鐵獅子的一條性命！

瘋虎黃伯昭定過神來，才看出同伴的危險，他沉吟了半晌，急忙拾起把刀，奮力擲出，喝道：「接刀！」

三名刀手不知底細，以爲瘋虎黃伯昭放暗器，急忙後退幾步時，而刀已握在何宗烈手上。

「哈哈哈，你們繼續玩，別停下來，冷了場面。」瘋虎黃伯昭心情暢快，在一邊說風涼話。

厲鬼余祖德看到眼前情況，知道再糾纏下去，只怕要全軍盡墨，當機立斷，喝道：「我們退！」

「想走，沒有那麼容易的事！」瘋虎黃伯昭恨極了這羣人，奮力衝上前攔截。

「讓他們走。」鐵獅何宗烈突然出聲勸阻瘋虎。

瘋虎黃伯昭相當聽話，聞言退在一邊，五人倉皇逃去，與來時不可一世的情形，有天淵之別。

「看來連雲堡的末日到了。」鐵獅何宗烈笑道。

「走吧，幫主只怕等得不耐煩了！」瘋虎黃伯昭說時，趕緊往前掠去。

飛魚幫座落洞庭湖南岸，二人只不過走了半天，就趕到總舵了。

「快進去，幫主與許多兄弟在一起，大夥兒都急瘋了。」門口一名中年人見了二人，立即催促他們二人進去！

神鰲高天保坐在大廳上首，四位堂主列坐兩旁，其餘八位舵主坐在下首，每人臉上神色嚴肅，想來又碰到甚麼難題了。

「見過幫主！」二人恭敬見禮。

「很好，你們此行功勞不小，坐！」神鰲高天保含笑道。

「幫主知道甚麼？」鐵獅何宗烈奇怪的問道。

「連雲堡明天只怕要大舉進攻，暫時避戰還是迎戰，各位兄弟還未決定，現在還在研究。」神鰲高天保簡單的告知內情。

突然，傳來一陣吵鬧聲！

「看情形，連雲堡已經攻來了！」神鰲高天保沉聲道。

「我們和他拚了。」在座之人無不怒火塡膺，羣情洶湧，準備與强敵決一死戰。

「出去看看。」神鰲高天保說時，首先往外走，也不見他擰腰作勢，人已流水行雲般滑了出去，去勢極快。

這位飛魚幫幫主的一身武功，

在江湖上雖然很少人知道底細，但是許多道上人估計，神鰲高天保武功，相信與幾大門派的掌門人不遑多讓。

今天連雲堡的强敵臨門，可以觀瞻一下他的絕學，十幾位飛魚幫的高手，一方面憤恨莫名，同時也希望自己幫主神功無敵，最好將連雲堡來犯的高手全都殲滅！

「啊呀！」

「殺……」

「殺……」

兵刄相碰與雙方呼喝響成一片。

一出大門，衆人不由大怒。

連雲堡衆高手，正在大屠殺，其中一名紅衣人，下手最殘酷，只不過眨眼時分，五名飛魚幫衆已經傷在其手下！

「地獄屠夫戴玄！」這聲音不大，但清晰的傳入每個人的耳膜深處。

「颼！」連雲堡衆高手，都是識貨之人，有這樣深厚的內功火候高手，在江湖上不見幾人，混亂中出手，可不是好玩的事！

一句話，立時將場面鎭住。

神鰲高天保也不多言，定睛一掃全場，連雲堡此次進攻的高手，只有二十五人，其中有幾名絕頂的高手，全是當今江湖上赫赫有名之士。

鬼眼焦手、禿鷹霍小庭，金刀南宮立及一手遮天楚青峯等人。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十八個大漢，清一色黑衫褲，腰插單刀，神情冷酷，排成一列，注視場中。

飛魚幫衆人暗暗叫一聲苦，這十八名煞星，在江湖上的確是聲名顯赫，黑獄十八魔，聽了這名號，也夠人膽寒的了！

「很好，你們來了！」神鰲高天保看清楚場面，首先開口道。

連雲堡衆殺手，沒有人回答。

「現在講理由，似乎沒有必要，我們可以用武力解決，是羣毆還是一對一，你們可以提出意見。」神鰲高天保朗聲道。

「一對一！」地獄屠夫戴玄冷喝道。

「好，誰先出戰？」神鰲高天保詢問手下道。

「我去！」竟有十二人一齊答應。

「何兄弟辛苦一趟！」神鰲高天保派鐵獅何宗烈先行出戰。

「是！」鐵獅何宗烈一面答應，一面走出場中。

連雲堡的高手不知是事前預定，還是自願式的，鬼眼焦平一言不發硬繃繃的走出來。

雙方高手立刻注視當場，大家全擔憂自己人的安危。

「殺！」鬼眼焦平突地發難，身形像一支箭射出，還未接觸，立刻四下游走，身形幻起一片虛影，令人捉摸不定。

鐵獅何宗烈從未見過這種身法，全力施展，將全身要穴守住，首先穩住陣脚再說！

飛魚幫衆人大驚，驟然間碰到這種敵人，只怕不易招架！

五十招過去，鐵獅何宗烈捉襟見肘，不易招架，再過十招，只怕要傷在敵人手下。

飛魚幫衆人不由暗暗擔心。

突然，神鰲高天保身形像一陣風衝出，砰砰兩聲，鬼眼焦平已給打飛出去。

「吔！」一聲大響，鬼眼焦平已倒在地上，看情形眞的做鬼去了！

「說好一對一，你怎可以偸襲！」

「混帳！」

「講理的話，你們也不會侵犯飛魚幫，今天我們爲了自衞，只要有能力，甚麼也不理了。」神鰲高天保淡淡的道。

「好吧，人說飛魚幫幫主武功如何如何，今日正好領教領教。」地獄屠夫戴玄說時緩步上前。

渾身紅衣，令人看來份外刺眼，大夥兒都知道這煞星名副其實的心狠手辣，平素所殺的武林同道，不知有多少人，當今江湖上找他算帳的人太多太多了，想不到他竟然投入連雲堡去，怪不得無法找到他！

飛魚幫幫主昂然屹立，夷然不懼。

可是，幫中各位高手心內多少有點擔憂，地獄屠夫戴玄橫行江湖，到現在爲止，還未失過手，可想而知，他的一身武功決非尋常可比。

地獄屠夫戴玄神色凝重，似乎不敢輕視面前的神鰲高天保！

他那雙眼睛，充滿着陰狠毒絕的神色，盯着飛魚幫幫主，恨不得吃了他一樣。

空氣悶得令人窒息，衆人可不敢隨便移動，像他們這樣的高手，不動則已，一動那將是石破天驚的霹靂行動，因此雙方高手全神貫注，不敢放鬆。

颼颼颼，戴玄從腰間取出一樣刀輪緩緩的移動！

沒有人認識這奇形怪狀的兵刄，但是像它主人一樣，外表是令人觸目驚心的血紅色。

「這是我自創的兵刄，稱之爲生死輪，它有許多的變化，令人意想不到的，你可小心啦！」地獄屠夫戴玄聲音冷峻無情，令人聽來心驚。

神鰲高天保不敢托大，解下腰帶，凝神待敵。

「殺！」地獄屠夫戴玄大喝一聲，凌空飛起，生死輪同時發出一陣令人心悸的聲音。

神鰲高天保身形微矮，腰帶緩緩揮動，蓄勢待發，雙眼盯着對方，全神戒備。

生死輪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當頭擊下！威不可當，那種氣勢已懾人心弦，地獄屠夫戴玄逞兇武林，當眞有其不可輕侮的本錢！

神鰲高天保滑開三尺，避過正鋒，隨手一揮，那條時毫不起眼的腰帶，像靈蛇般嗤嗤的竄出，嗤嗤聲響穿過生死輪光芒中。

「殺！」這一聲叫，不亞於晴天霹靂，奪人心魄，地獄屠夫戴玄身形翻掠，生死輪揮動，一片銀光飛起，鋪天蓋地往神鰲高天保全身罩去！

「哎呀！」飛魚幫衆高手一齊驚叫起來。

「好傢伙！」神鰲高天保大喝一聲，身形點地橫掠五丈，那條腰帶舞得風雨不透，將千千萬萬的耀目銀光擋在一邊！

這下的變化令人根本無法看得清，而且來勢太快，大夥兒簡直眼花撩亂！

事情還不止於這就算了，神鰲高天保身形才站起，生死輪又射出一片銀光，這次大家才看清楚，精光耀目的銀光，全是三寸來長的飛刀，機簧控制下射出，勁道何等强勁，數量又那麼的多，神鰲高天保武功再好，只怕不能置身飛刀外！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神鰲高天保凝聲長嘯，身形凌空躍起，去勢極快，已越至地獄屠夫戴玄頭頂，墨黑色的腰帶挾着强勁無匹的內家眞力疾射而下，砰砰連響，地獄屠夫戴玄頓時像斷了綫的風箏一樣，跌翻地面，掙扎幾下，立即死去！

到了這時候，大夥兒才看清楚，地獄屠夫戴玄的頭顱已破，令人看來心悸。

「好！」過了半天，飛魚幫的人才轟然大喝來助威！

神鰲高天保這幾下所顯示的武功，大家有目共睹，果然深不可測。

像地獄屠夫戴玄這樣高手，前後只不過是片刻光景，就死在飛魚幫幫主手下，其他高手，心內暗自打鼓，但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禿鷹霍小庭心念突轉，突然大喝道：「大夥兒一齊上！」

飛魚幫衆高手見了，也紛紛衝出，準備一場大混戰。

神鰲高天保突然大喝一聲：「你們別動，看我今日殺盡羣魔。」

「幫主你……」鐵獅何宗烈想勸阻，但此時說話，只有擾亂心神，反爲不美，所以立時止住不言，只好注意戰場上的變化，伺機援助！

二十幾名連雲堡高手，像走馬燈的困住飛魚幫幫主，全力進攻。

神鰲高天保夷然不懼，獨力對抗强敵，大展神威，展開前所未有的大戰。

混戰中，人影翻飛，亂成一片，連雲堡衆高手不敢放開手幹，怕害傷及自己人，而神鰲高天保却很方便，在場任何一個都是敵手，攻擊毫不留情。

但是，像禿鷹霍小庭及金刀南宮立等人，圍攻之下，又豈是好玩的！

突然，神鰲高天保長嘯一聲，「一鶴衝天」，畢直的衝上了三丈有餘，雙掌疾拍又升高了兩丈五尺，一時間敵我雙方完全不明白神鰲高天保的用意，全抬頭望着他的身形，注意他的變化。

嗤嗤嗤，一陣密如驟雨的箭，從四方八面射過來，連雲堡的各位高手猝不及防，傷了很多的人。

「拿命來！」神鰲高天保猛喝一聲，頭上脚下，有如流星墮地，其快無比，砰砰響聲，又有二人中掌。

「哎喲！」只不過片刻間，連雲堡的高手只剩下六七個未受傷，但他們的鬥志經已全部崩潰了，所謂兵敗如山倒，相反的，神鰲高天保乘勝追擊，戰意如虹，下手更重更急，飛魚幫衆一邊喝采助威，形勢越發有利，前後不到一刻時分，連雲堡來犯的高手，只逃走了四人，其餘的非死即傷。

飛魚幫大獲全勝，可以說是幫主一人之功勞！

經此一戰，證明飛魚幫幫主智勇雙全，尤其是他在混戰中，飛身躍上半空，引開敵人注意，預先伏下的弓箭手立刻放箭，出其不意，傷了敵方大部份主力！

這一戰，飛魚幫未損一兵一卒，盡殲强敵，而且在各人眼前演出，試想大夥兒如何不死心塌地的拜服這位幫主。

「好！」

「幫主萬歲！」

歡聲雷動，歷久不散，飛魚幫衆人互相擁抱，狂笑，光榮的勝利，的確值得鼓舞歡欣的。

* * *

慶功宴上熱鬧非常。

「幫主！以你的武功，我們可以與連雲堡一樣，又何必求人？」瘋虎黃伯昭突然道。

神鰲高天保聽了這話，立刻收住笑容，神色凝重，兩眼橫掃了在座各位兄弟一眼，莊容道：「各位兄弟，今日僥倖小勝，可別以爲連雲堡不足畏懼，我們可以和他們硬拚，那是極端錯誤的想法！」

話到此處，神鰲高天保神色愈加凝重，垂頭沉思，似乎想起甚

麼，又好像思索甚麼，沉吟不語。

大夥兒也感到事態嚴重，連口氣都不敢透一口，靜聽下文。

好半晌，神鰲高天保才回過神來，望了在座衆兄弟一眼，道：「連雲堡崛起江湖，近年來，橫行不法，像他們這次公開表示，要飛魚幫這塊基業，以前不知做了多少次，由於人家自知不能力敵，束手就擒，或有反抗，全遭殺戮，無一僥免，你們不妨想一想，連雲堡的實力多大强大！」

「今天他們還不是一樣大敗！」瘋虎黃伯昭插口道。

「嘿嘿，今日來的人，在江湖上來說，可以算得上是尖頂高手，在連雲堡來說，只怕算不了甚麼！」神鰲高天保憂形於色道。

「這麼厲害？」鐵獅何宗烈衝口道，他內心實在有點不相信！

「兄弟！」神鰲高天保輕喚了一聲，然後黯然的道：「當今武林中的名門正派，他們雖知道連雲堡的不法行爲，爲何悶聲不響，任由他們胡鬧下去！」

「這的確奇怪！」鐵獅何宗烈道。

「不奇怪，因爲他們見過連雲堡主的武功，知道無法硬碰，只好啞忍！」神鰲高天保緩緩的說道。

「有這麼厲害？」衆人異口齊聲叫起來。

「各位兄弟，我身爲幫主，最大的責任，就是維護本幫的榮譽及全體兄弟的安危，許多地方必須要了解，否則，我會去求人幫忙麼？」神鰲高天保臉色莊重的道。

「眞的，洞庭湖畔那青年男女到底是何來歷，他所施展的武功，的確深不可測，要不是親眼看到，我們怎麼也不會相信，這是眞的。」鐵獅何宗烈道。

「碧波雙仙！」神鰲高天保喃喃的自語，閉上雙目，似乎陷入深深的思維中。

大夥兒知道這是關鍵性的問題，所以，很有耐性的等候。

過了好半晌，神鰲高天保才睜開眼來，無限感慨的道：「這兩位異人，最小也有七八十歲，由於天性喜歡山水，所以以碧波雙仙爲名，遊戲風塵，本幫恰巧也是靠水上生活，五十年前，上代老幫主恰巧在湖畔相識，談得投契，答應本幫，如有不可解之大危難，他們答應幫一次忙，必須二人到他們居處跪下相求。」

「原來如此！」鐵獅何宗烈與瘋虎黃伯昭這才明白原因，異口同聲說出了這句話！

突然，神鰲高天保莊容道：「一個時辰後，飛魚幫各兄弟全都到船上，三日後，我們再恢復活動！」

「是！」衆人立即答應，分頭準備。

神鰲高天保不愧爲一幫之主，他這樣決定相當聰明，連雲堡目空一切，現在他們頻頻失利，他們忍得下這麼一口氣？再次侵犯，那就不是好玩的，只有在水上，他們再狠，也不容易與飛魚幫拚鬥了！

＊　＊　＊

連雲堡屹立在在培塘岸上，氣勢雄偉，就像主人的雄心壯志，處處表現出不凡的氣概！

三天，是碧波雙仙約定的時間。

不知連雲堡主如何想法，但當日手下敗回報告詳情，陸清泉所施展的武功，他們有目共睹，可不是好玩的脚色。

如何應付，在外表仍然看不出。

外表仍然平靜如故，毫無緊張氣氛！

吊橋放下，堡門大開，除了兩名普通壯漢看門外，並無特別高手防守。

十四五歲的青年施施然走進連雲堡，神態從容，似乎在自己家裡毫無怯意！

走過吊橋，直往裡闖。

「喂，你是甚麼人，來幹甚麼？」

「找你們堡主。」少年答道。

「堡主？你找他有事？」莊丁奇怪問道。

「就是有事，還是趕快帶路吧。」少年含笑答道。

「是是是！小的趙祿，這就帶路！」那名莊丁恭恭敬敬的道。

少年點點頭，沒有說甚麼。

另一名莊丁飛也似的往堡內趕去。

這少年正是碧波雙仙之一的陸清泉，他堂堂正正找上連雲堡，自然有把握。

兩名莊丁的態度，似乎不像是强橫霸道的作風，這當然極有可能是他們在唱戲，今天只有走一步算一步，總要找個水落石出，然後再說其他！

堡內男男女女以及老人小孩，來來往往，和普通莊稼人一樣，樸實無華，談笑甚歡！

走了相當長的路，所見的完全是平常人家，並無兇神惡煞的强梁人物！

陸清泉越來越感到可怕，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了，心中驚怕之意更甚！

連雲堡橫行江湖，這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今天所見，與傳聞又不相同，看來這位堡主，必然是心智深沉，極不好對付的人物。

當然，江湖上中傷的事情也有很多，像三日前飛魚幫的徬徨求

助，血手呼延清等的追殺，今天却來這樣的模樣，連雲堡的確不簡單！

陸清泉思潮起伏，詳細思索各方面的可能性！

「哈哈……那位朋友光臨寒地，老朽有失遠迎，恕罪恕罪！」一陣笑聲遠遠傳來。

陸清泉循聲望去，三名老人從堡內走來，當先一人滿臉紅光，雙目神光充足，大約六十歲，左右兩名老者，却像是讀書人，斯文秀氣得不像武林人！

「咦！這位小朋友，找老朽麼？」當先老者奇怪的問道。

「閣下就是連雲堡主吧！」陸清泉爲了謹愼，只好小心證明一下。

「老夫正是路遠亭。」老者含笑道。

「很好，我今日來此，代表飛魚幫與堡主求情！」陸清泉開門見山道。

「很好，老朽叨七十歲，其他的沒有學到甚麼，就是喜歡講理由，小朋友試講你的意見！」連雲堡主路遠亭道。

「本人斗膽，請貴堡撤消併吞飛魚幫之意圖。」陸清泉莊容的道。

「哈哈……」連雲堡主聽了之後放聲狂笑。

這一次似乎是示威，聲音貫足了內家眞力，內功修爲差點的人，只怕禁受不了，但陸清泉只是等在一旁！

足足過了半盞茶時分，笑聲突停，連雲堡主路遠亭神色莊容道：「小朋友只怕未弄清楚眞相，飛魚幫恃强欺人，時常侵犯敝堡漁民，越界打漁，甚至時常搶掠本堡漁民收成，老夫只好請求飛魚幫幫主高抬貴手，給這些漁民一條生路！」

「既然堡主這樣說，我再去調查清楚再說。」陸清泉不再多辯，因爲人家矢口不認，又無證人，根本無法可講，所以也就算了。

「東家，這位小朋友遠來是客，何妨到客廳說話，站在外邊，似有慢客之嫌！」左首一位老者說道。

「是是是，我眞糊塗，請！」連雲堡主路遠亭表情十足，往自己的額頭敲了一下的說道。

「正要叨擾。」陸清泉也懶得多說，依言跟着對方走。

談了些閑話，並未涉及飛魚幫之事，陸清泉也介紹了自己姓名，那兩名老者是讀書人，一名叫守拙先生古奇，另一名是余昭德。

突然，守拙先生古奇笑道：「陸老弟，以老朽看，老弟武功已到了登峯造極之境，可否施展兩手，給老朽們開開眼界！」

「古先生說笑了，幾手莊稼把式，入不了法眼，但連雲堡主在江湖上，可說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小可這點微末之技，算得了甚麼，古人說：一登龍門，聲價十倍，我今日斗膽獻醜玩一套拳，請三位指正一下。」陸清泉轉念一想，施展絕技叫他們不敢胡來，所以答應出手。

「我們到外面廣場如何？」連雲堡主問。

「不用，我這幾手拳脚很簡單，大廳地方儘夠了。」陸清泉說時，一面往大廳中央走去。

整個大廳只有四人，所以很清靜，陸清泉緩步走到中央地方，隨隨便便的演了七個式子！

相當簡單，可以說是簡單極了，陸清泉演完後，立即又回到了原位，不發一言。

連雲堡主及二位老人神色凝重，絲毫未見輕視之色，在他們看來，這幾下簡單手式，太不簡單了！

「好極，好極！」好半晌，連雲堡主路遠亭自言自語，冒出了這一句話。

一陣沉悶的氣氛，橫亘在大廳中間。

好半晌，連雲堡主路遠亭思潮又從很遠的地方回到現實中，僵硬的臉上又湧現慣常的微笑，和氣的問道：「老弟，外表看起來，你只有十五歲，但你這幾招功夫，却是天下武學精華，簡單集結拳掌劍法之大成，而且火候老到，已到了歸眞反璞的極高境界，老朽實在想不透，老弟可否告訴其中眞相！」

「堡主說笑了，胡亂幾手把式，那有如此神奇，我更無從說起。」陸清泉意在警敵，當然不願說出眞情，令到對方疑神疑鬼，不敢放手胡來，已經達到目的了！

「二位老夫子，你們可看出原委了？」路遠亭無法之下，只好轉頭去問這二位軍師！

那位守拙先生古奇首先開口道：「如果老朽沒有看錯，只怕陸小哥的年紀，比我們還要大得多了，先頭還不敢確定，後來看看他的武功，我才敢這樣確定了。」

「不錯，古老兄說得對，武功的火候深淺那是假不得的，而且這位朋友的皮膚隱約現出寶光，那是火候已到了登峯造極才有的現象，這最少要有一段日子以上的精湛修爲，我想不會錯的！」余昭德也補上幾句。

「這麼說來，閣下必然是當今武林中的前輩奇人，路某不敢失禮，請受一拜！」路遠亭說時，眞個拜了下去。

左右兩名老夫子也跟着拜下去！

「這算甚麼?」陸清泉跳了一邊，不願受這個大禮。

「前輩，連雲堡有莫大災難，請你老援手，救救我們堡中成千上萬老幼婦孺！」路遠亭簡直要哭了。

「你們看錯了，我根本無能爲力，而且武林中俠義之士很多，必不容奸邪存在！」陸清泉莊重的道。

「在下謹記！」路遠亭低頭道。

陸清泉看到他那樣可憐的模樣，心有不忍，同時連雲堡內所見，全是農夫及漁民，的的確確是正當老百姓，並不如傳聞所說，連雲堡强橫霸道，仗勢欺人！

想到此處，同情之心油然而起，陸清泉問道：「你們有甚麼困難，說來聽聽，看我有沒有辦法解決。」

「江湖上的人甚麼手段都會用，爲名，爲利以及莫名其妙的仇恨，設計害人，多數武林同道不易分辨眞假忠奸，因而挑起許多不必要的仇殺，本堡目前正受當今所謂名門大派的猜忌，他們正圖謀全力圍剿，試想，正面爲敵，本堡許多人要喪妻夫子，老朽爲了此事，已有一月睡不安寧，前輩想來有此教我。」路遠亭苦着臉道。

「嗯。」陸清泉低頭沉吟。

「前輩，我們要求很簡單，只希望平安，讓堡中百姓能渡過太平日子，其他甚麼榮譽，也不計較那許多！」路遠亭此時所說，那像江湖上一方大豪，完全是爲了堡中生命的請求，爲了農民及漁民的性命而已！

陸清泉心內不忍，衝口應道：「我保證沒有人敢來騷擾連雲堡。」

「多謝前輩！」三人跪下叩頭。

「站好說話，不必多禮。」陸清泉右手微抬，一股大力抵住三人。

「我們……」路遠亭正想說甚麼，突然見到陸清泉手中一枝碧玉令符，立即露出驚異神色。

「雲台令！」三人驚叫道。

「正是雲台令，我交給你們，九大門派來犯，只要出示令符，他們自會退回。」陸清泉淡淡道。

「原來前輩是傳聞中碧波雙仙，請受晚輩一拜。」路遠亭眞個拜了下去。

兩名老學究也跟着拜了下去。

抬頭看時，陸清泉人影已杳。

路遠亭手中拿着那枝「雲台令」，臉上露出得意之色，此時他仍然怕陸清泉未走遠，把手一抬，即與二老走回大廳右側，在牆上一按一摸，即出現一道門戶，三人魚貫走入，來到了這密室，仍然不敢大聲，商量了半天，才有了決定，這位連雲堡主路遠亭即揚聲叫道：「來人！」

「颼！」一道人影似乎從空氣中冒了出來，全身黑衣，連頭帶手都包在黑布裡，只露出兩隻眼睛。

「拿這雲台令，交給穆子游，到君山去一趟，如此如此……」路遠亭這時發施號令，一臉殺氣，與剛才的做作判若二人。

「是。」黑衣人答應得很簡單。

三人望着這黑衣人的背影，立刻露出得意的微笑。

「碧波雙仙，你們也有今日。」路遠亭喃喃自語，頗有得色。

「只怕飛魚幫一般人還不知道我們的用意，借他們的關係，引來碧波雙仙，我們預先安排一幕戲，果然中計，雲台令到手，才是我連雲堡稱霸宇內的第一步。」路遠亭洋洋得意，頗有唯我獨尊之狀。

「天下英雄，盡入彀中，恭賀東翁。」二人握手道賀。

「哈哈……」得意的笑聲在空氣中迴蕩。

* * *

一名斯文溫和的少年，懷內藏有雲台令，緩步走向君山脚下。

那名少女——碧波雙仙之一的陸清琪像往常一樣，佇立在洞庭湖畔，眺望湖中遼闊的烟波！

少年在十丈開外，立刻停下步來，大聲叫道：「小的穆子游，奉飛魚幫幫主高天保之命，並持有陸前輩之雲台令，請仙子移駕雁池山莊，商討大計！」

這位仙子聞言，秀眉微皺，一雙明如秋水的妙目，朝雲台令看了一眼，沒有說任何話，只淡淡道：「帶路。」

「是。」少年穆子游恭敬應了一聲，轉身走路。

原來雁池山莊是連雲堡的別業，風景秀麗，佈置亭園全是蘇杭一帶請來的高手，所以遠近知名，碧波雙仙也曾來過幾次，聞言即欣然赴會。

由此看來，連雲堡主人遠亭的爲人，實在深沉可怕，他每一步棋，都安排伏綫，爲了打擊碧波雙仙，甚至不惜重金，建下這座莊院，爲的就是今天。

穆子游引着碧波仙子走進雁池山莊，穿過一道假山，來到一座玲瓏脫俗的小樓上！

由始至終，碧波仙子陸清琪才說過一句話，此時站在小樓上，情不自禁四下瀏覽，這座小樓建造得實在好，無論是形式結構，以及色彩的調節，全經過高人規劃，而且樓外風景，也是靈趣自然。

碧波雙仙平生最愛山水，所以寄廬君山，早晚欣賞洞庭景色。

這座小樓無疑是一座精品，當然會引起這位天性愛美的仙子興趣！

她情不自禁的留心觀賞！

「克察。」一聲輕響引起碧波仙子的注意，回頭看時，不由大驚失色，四下窗戶全落下鐵栅，兒臂的粗細，憑人力根本不容易打開。

「唉！人心太壞，江湖上的事，只要沾着點邊，就惹來麻煩。」碧波仙子到這時候，仍然是和和氣氣的說話，可見山水間的靈氣，已將她原有的粗暴化盡了！

「哈！今日得罪了仙子，罪該萬死！」一名不可一世的老者，站在園中得意洋洋的說道。

「你是甚麼人？」碧波仙子陸清琪淡淡的問道。

「在下路遠亭——連雲堡主是也！」

「我的弟弟呢？」陸清琪又問道。

「不知道。」路遠亭笑道。

「我們無冤無仇，爲何要施鬼計暗算？」陸清琪責問道。

「嘿嘿，洞庭湖一帶人物，全在連雲堡監視中，碧波雙仙是武林中頂尖人物，我如何不注意？」路遠亭笑道。

「你準備怎麼樣？」陸清琪平靜的問道。

「很簡單，待我連雲堡併吞了飛魚幫之後，再處置你們姊弟二人。」路遠亭笑道。

「看來我們姊弟與飛魚幫上代的關係，你也知道了？」陸清琪本來閉上雙眼，這時又忍不住的問上一句。

「當然嘛，在江湖上混，消息靈通，是生存的重要條件，尤其是令姊弟二人，無論是那一方面，都是出類拔萃，連雲堡門下也有人，怎麼認不出碧波雙仙！」路遠亭越說越得意。

這時候，碧波仙子陸清琪還有何話說？默默坐下，閉上雙目，她實在不願見到如此醜陋的人，清明的山水，仍然洗不去這般人的汚穢的靈魂。

雁池山莊空有外表，主人却是那樣卑鄙，蕭蕭西風嗚咽，似乎也有悲哀！

「好好休息，我們很快會再見！」路遠亭當然很忙，迅速離去！

* * *

洞庭湖南岸有座白馬寺，雖然不是很有名，但是有位武當弟子，在江湖上闖出極響亮的名頭，九霸雲龍袁子才，三湘一帶地面上，簡直成了一方之雄。

今天，他同往常一樣，帶領衆弟子在廣場上練功。

正是這時候，穆子游大模大樣走進廣場，那種不可一世的神態，立即引起許多人注意。

「甚麼人到此亂闖？」一名弟子喝問道。

穆子游仰首朝天，大聲喝道：「袁子才聽命！」

這一下將在場的人唬住了，如此大喝，祇有官府的人，或是武當掌門人的身份說的。

「閣下何事相托，袁子才在此。」一名中年大漢越衆而出抱拳道。

「袁大哥，可有隱蔽的地方，小弟拿有密令，不可輕洩。」穆子游低聲的說道。

「跟我來。」九霸雲龍袁子才不敢怠慢，立即引穆子游到書房中說話。

這地方很靜，不會有人騷擾，穆子游一言不發，從懷中取出雲台令，送到九霸雲龍袁子才面前。

九霸雲龍袁子才看清楚後，撲地跪倒，激動道：「碧波雙仙於本派有恩，掌門曾有嚴命，雲台令到，本門弟子俯首聽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很好，武當弟子到底不同常人，限你即日前赴洞庭湖，全力殲殺飛魚幫匪徒。」穆子游厲聲道。

「是。」九霸雲龍袁子才只好答應，心內實在奇怪，飛魚幫久處洞庭湖，安份守己，又沒做過甚麼壞事，碧波雙仙又怎會下令殲殺他們？

穆子游似乎看出對方的心事，又道：「袁兄，你是內行人，請看仔細點，這柄雲台令可不是假的，其他不必說，碧波雙仙爲人處事，當今六大門派，當年受其大恩，他們還會做錯事了？」

「是。」九霸雲龍袁子才是熱性漢子，聽了對方之言，頗有責怪之意，不禁出了身冷汗，連忙恭聲答應。

「如此費心了。」穆子游說完，不待對方有反應，昂然走了出去。

「十大弟子立刻行動，進攻飛魚幫，同時派人回武當報告。」九霸雲龍袁子才儼然是位發號施令的統帥，調度有方，迅速準備妥當。

穆子游呢，他拿着雲台令，又到另一指定的地方去招兵買馬去了。

飛魚幫的主力全在水上，進可攻，退可守，神鰲高天保的調度確實高明。

距離很近，十一人像陣風捲到了湖邊，遙望飛魚幫主力在湖中船上，九霸雲龍袁子才喝道：「呔，飛魚幫的人，給俺滾過來回話。」

「甚麼人？」這聲音蒼勁有力，內力充沛，正是神鰲高天保所發。

「九霸雲龍袁子才，與十大弟子同來，向飛魚幫挑戰。」

「爲甚麼？」神鰲高天保怒道。

「不爲甚麼。」九霸雲龍袁子才懶得多說。

「嗯！」神鰲高天保知道有古怪，此時無法解說，如果硬拚，與武當結下樑子，那也是後患無窮，進退兩難之間，令人眞個爲難。

「幫主，由我去會會這位九霸雲龍！」鐵獅何宗烈低聲的道。

「只可纏戰，不能勝，更不能傷人。」神鰲高天保沉吟半晌，立刻低聲吩咐。

「遵命。」鐵獅何宗烈漫應了一聲，雙脚疾蹬，人已衝霄升高三丈，雙臂一振，安穩站在岸邊。

「接我一掌！」九霸雲龍袁子才空話不喜歡說，揮掌就劈。

「來得好！」鐵獅何宗烈也不饒人，全力迎上。

「砰！」的一聲暴響，蹬蹬蹬，二人各退五步，表面看來，竟是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再來！」九霸雲龍袁子才性情暴躁，打得性起，猛衝上前硬拚！

二人在湖邊大戰，打得天翻地覆，足足拚了兩個時辰，仍然不分勝負的局面。

颼颼颼，二十幾名輕功絕佳之士如飛趕到，當頭一人相貌奇特，正是大江南北的風雲人物，天目金剛史文重，還有一人也是遠近知名，白首靈猿勞奇，其餘二十三四人，全是武林響噹噹的脚色。

他們蜂湧而來，一見何宗烈及袁子才二人大戰，忍不住問：「老袁，怎麼回事？」

這時，九霸雲龍袁子才跳出圈子，大聲道：「飛魚幫行爲不檢，危害同道，小弟奉前輩之命，前來盡力殲殺！」

「好極了，我們也是奉命而來，同一陣綫之人，大夥兒散開來，圍住別讓他們漏網。」天目金剛史文重，武功聲望在這一羣人中算是最高，所以理所當然的由他發號施令。

飛魚幫衆人見了，心內無不奇怪，怎麼會有此怪事，只怕麻煩會相繼而來！

天目金剛史文重環眼四下一望，已看到了洞庭湖中船隊，飛魚幫的高手全集中在船上，忍不住的喝道：「高天保，你們搞甚麼名堂？」

「飛魚幫安份守己，今日只求自保。」神鰲高天保朗聲的答道。

「嘿嘿，大概是東窗事發，觸犯衆怒，才躲起來吧！」天目金剛史文重冷冷笑道。

「史文重，你也是江湖上成名人物，頭腦也如此糊塗，我們飛魚幫十幾年來，安份守己，沒有甚麼不法行動，你們今日誤信人言，與飛魚幫拚得兩敗俱傷，那又何苦呢。」神鰲高天保道。

「別聽他胡說八道。」一羣人中七嘴八舌的咆哮道。

「高天保，今日三湘英雄，兩湖豪傑，到洞庭湖來拜望你老大，無論怎麼說，你也應該露一兩手給大家看看，躲在船上總不是事呀！」天目金剛史文重冷笑的道。

「如果以武會友，高天保一定接下，今日各位受奸人愚弄，拚搏之下，只會招人笑話，飛魚幫不做這種事。」神鰲高天保笑笑的道。

「好，岸上還有一人，先將他開了刀再說！」天目金剛史文重說時，已有七八人將鐵獅何宗烈困住！

這時候，鐵獅何宗烈身陷重圍，交手時，還不能殺傷對方，就算有天大本領，只怕也無法逃出重圍，但他到底經過大風大浪的人，臨危不亂，全神戒備，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神鰲高天保見了，心內暗怒，立即喝道：「史文重，你別不知好歹，飛魚幫一再說好話，只是爲了息事寧人，並不是怕了你們！」

「來呀！大夥兒等着你呢！」天目金剛史文重說時，立刻轉頭大喝道：「給我殺！」

「打！」那些人早已磨拳擦掌，等得不耐煩，此時立即出手全力進攻！

砰砰砰，鐵獅何宗烈全力阻攔，仍然中了三掌，雖打中的不是要害，那滋味也夠他受的！

「殺！」幾人打得性起，怒吼連連，齊施殺手，眼看何宗烈越來越危險！

神鰲高天保再也忍不住了，縱聲長嘯身形突的拔高三丈，雙臂振起，五丈餘寬的湖面，一掠而過，雙掌連拍，五人已給震飛老遠，鐵獅何宗烈圍困已解，其餘人紛紛散開。

天目金剛史文重一見對方衝入重圍，銳不可當，心內不由大怒，猛喝一聲，「殺！」全身縱起，往前撲去，金剛掌發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勁風向前打去。

神鰲高天保低聲叫道：「快走！」左掌往後拍去，空中立刻捲起柔和的微風，金剛掌力却不能越雷池半步！

「颼！」待衆人看清楚時，二人已回到了船上，三湘兩湖的豪傑至此只有乾瞪着眼睛的份兒。

「高天保！」天目金剛史文重一招之下，吃了個小虧，狂怒不止，厲聲喝道：「你如是個英雄人物，與我決一死戰。」

「老史，我知道你是個直性漢子，今日多有得罪，請你給我幾天時間，待眞相大白，兄弟任你處置，只要史老大認爲我誤殺，只管下手，我飛魚幫衆兄弟不會干涉。」

「史兄，我們用火箭進攻！」白

首靈猿勞奇低聲道。

「等等再說，」天目金剛史文重心內也感到不對，所以阻止激烈的殺着。

「我們可以找尋船隻，從水面攻過去。」九霸雲龍袁子才怒道。

「洞庭湖中，所有水上人家，誰不害怕飛魚幫，即使勉強找來，只怕爲數不多，根本管不了用。」白首靈猿勞奇道。

「再想想辦法。」天目金剛史文重說。

「用火箭逼他們上岸，就行了！」白首靈猿勞奇道。

「轟！」突然一聲震天價響的爆炸聲，震撼了全場。

「哎呀！」

「我的手呀！」

一陣陣慘痛的呼號聲在濃烟中高呼！

「轟！」

爆炸連續不斷的響起！

颼颼颼，各人祇好逃命走也，大夥兒施展了輕功，全力逃開去。

「飛魚幫好毒辣的手段！」

「我們與他拚了！」

怒吼聲紛紛響起，這時候，誰都認爲是飛魚幫下的毒手。

經過相當的時間，烟消雲散，已經有十幾人倒在地上，雖未死去，却也夠他們受了。

「好賊，你好毒辣的手段！」未受傷的人，全都怒發如狂，指着船上跳脚大罵。

神鰲高天保更無話可說，但他的內心更加痛苦，飛魚幫惹的麻煩越大，各兄弟也就危險越大，連雲堡早已存心擴張，各種安排別人不容易看出來，到你看清楚時，只怕已經懊悔莫及了！

「惡賊，我與你拚了！」許多人怒罵，有的脾氣暴躁，竟然縱身跳落水中，想游水過去，與飛魚幫拚命！

「你們給我站着！」天目金剛喝止道。

總有四五人，由於爆炸將他們至親好友炸成殘廢或重傷，他們心底中恨到了極點，因此不顧一切，決心拚個同歸於盡，天目金剛史文重等人的話，誰也不理。

「糊塗！混賬！」天目金剛史文重只有急得亂跳脚的份兒，他除非生了翅膀或者可以救回他們回來！

羣雄站在岸邊，睜着眼睛，望見水中載沉載浮的同伴，叫苦連天，却是無法可想。

「颼！」一條人影凌空掠出，去勢極快，水中五人全給拉起擲上岸上。

那人手勁極强極巧，只不過眨眼工夫，五人全給安安穩穩送到地上，不受絲毫的損傷。

羣豪還在眼花撩亂之際，事情已經過去了！

此時，大夥兒一齊盯着水面，想看看那位高人有此超凡絕頂輕功！

「咦？」大夥兒看清楚來人正施展登萍渡水輕功，在湖上走過來，像此絕頂輕功，今日親眼看到怎不驚詫欲絕呢？

令人更驚奇的是，來人只不過是一個十來歲的青年人，怎麼會有此數十年火候的輕功？

「颼！」青年人掠過三丈水波，輕巧的站在湖邊岸上，望着羣雄一言不發。

「你……閣下是，何方高人！」天目金剛史文重本想問：「你是甚麼人？」但對方所顯示的驚人的武功，想來一定不是平常人，所以後面盡量說得客氣一些！

「好叫你們知道，這位就是當今宇內輩份最高，武功最高的碧波雙仙的老前輩！」神鰲高天保宏亮的聲音遠遠地傳來！

「老前輩……你……」天目金剛史文重一下子還不能接受這個突其如來的事實，這兩位傳聞中的神仙人物，雖然本門長老一再說起，到底未曾見過，此時一下子要跪下叩頭，似是有點受不了！

「糊塗，你們在幹甚麼？」陸清泉厲聲問道。

「老前輩，是你叫我們來的。」天目金剛史文重苦着臉道。

「甚麼？」人影閃處，天目金剛史文重給提了起來，他根本毫無閃避餘地！

依理說，陸清泉身材矮小，無法將史文重提起來的，此時却眞的給提起來，大家親眼所見，這才相信面前的青年的確是碧波雙仙之一的人物，大夥兒可也不敢怠慢，立即跪倒地上叫道：「見過老前輩。」

「統統給我站起來！」陸清泉火氣很大，隨手一拋，史文重已經站好。

「我們是見了前輩的雲台令所召，才趕來此處！」衆人異口同聲道。

「好混帳！」陸清泉衝口而出，他知道給連雲堡主路遠亭騙了，但在場衆人不明底細，以爲他仍在罵面前各人，大夥兒只有瞪着眼睛，不敢出聲。

「我們全給連雲堡愚弄了！」好半晌陸清泉才說清楚。

「前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您老人家說清楚點如何？」九霸雲龍袁子才急急的問道。

突然，白首靈猿勞奇右手疾揚，一顆血紅色的小丸往陸清泉身上打去。

「霹靂彈！」衆人叫了起來。

「原來是你這賊子搞出來的鬼！」天目金剛史文重喝聲道，立

即縱身飛起，直撲了過去。

陸清泉見霹靂彈打到，不敢怠慢，雙手環抱一搓一揉，血紅色的小丸滴溜溜在打轉，煞是好看。

大家都知道，陸清泉此時正在以陰柔掌力將霹靂彈衝力消去，稍有一點硬勁，立即會引起爆炸，別說陸清泉自己，只怕隣近各人，也要給炸得粉身碎骨了！

另一方面，天目金剛史文重暴怒之下，揮掌擊下，但白首靈猿勞奇根本不予理會，雙手一翻，左右雙掌放着五六顆霹靂彈，只要不小心掉在地上那就不得了。

天目金剛史文重暴怒如狂，此時也只有硬生生將胸中火氣按捺下來，硬生生將掌力移向一邊，轟隆隆，地面泥土給震開一道小坑。

「爲甚麼這樣客氣！」白首靈猿勞奇笑得眞討厭，在場之人沒有不恨得牙癢癢的！

「放他走，叫他回去報訊，三日後我們一齊到連雲堡去拜候他。」陸清泉冷冷的說道。

那顆紅光燦爛的霹靂彈給陸清泉收下，立即趕來，下令放人！

「陸老兒，別太得意，你那位姊姊尚在我們手中，是生是死，全憑你一句話啦，今天失陪了，再見！」白首靈猿勞奇那種得意樣，幾乎把大夥兒氣昏了！

「告訴路遠亭，他如對我姊姊稍有不敬，我會將連雲堡夷爲平地！」陸清泉大聲的喝道。

哈哈哈……一陣令人討厭的笑聲漸漸遠去，白首靈猿勞奇原來是個奸細，當場給他炸傷不少人，有的恐怕還會致命，趁這時候，救護傷者。

「高天保拜見前輩。」飛魚幫船隻靠上岸，這位幫主上前拜見陸清泉！

「罷了，起來吧！」陸清泉心事重重，有點心不在焉。

「連雲堡到底做了何事？」神鰲高天保看出有點不對勁，忍不住的問道。

「他騙取了我的雲台令符！」陸清泉恨聲的說道。

「呀！那可危險了！」神鰲高天保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是我一時失察，害得我姊姊給他們騙去，如今仍然下落不明。」陸清泉頹喪地道。

「老前輩，我倒有一點意見。」神鰲高天保又說道。

「說吧！」陸清泉實在心煩，所以不客氣，只淡淡的說了兩個字。

「第一步，請老前輩親筆寫幾封信，傳告當今武林中有名望的人，說明眞相，並派人四處尋訪碧波仙子的下落，三日後，我們直搗連雲堡！」神鰲高天保侃侃而言，定下行動的步驟！

「對，幫主這意見很好。」衆人七嘴八舌的說道。

「分工合作，立即行動。」九霸雲龍袁子才恨聲的說道。

在江湖混的血性漢子，最恨人騙他，現在大夥兒清楚了今日之事，完全是連雲堡的鬼計，當場還給白首靈猿勞奇炸傷多人，他們如何不恨！

飛魚幫立刻變成了主人，全幫兄弟立即動員，興高采烈的招呼各人。

洞庭湖頓時熱鬧了起來。

三日很快的過去了，在陸清泉率領之下，浩浩蕩蕩向連雲堡進發。

這次不像上次，吊橋高掛，堡內如臨大敵，四方八面戒備森嚴。

靜悄悄的，附近三里內，人影絕跡，連雲堡決心與武林朋友決一死戰。

總有一百五十人，站在連雲堡的對岸望着那高聳的城堡，大夥兒正在想法子渡過。

「路遠亭，給我滾出來！」天目金剛史文重首忍不住揚聲喝道。

「我正在等待各位，有本領可以進來呀！」正是連雲堡主路遠亭的聲音。

「由我帶領十五人一齊闖過去。」陸清泉轉頭道，不待衆人反應，立即騰身而起，掠過三丈開外的護莊河翻上牆頭。

颼颼颼，連珠箭集中目標射到。

但是，陸清泉護身罡氣極强，周圍五尺刀槍不入，滿天箭雨紛紛掉下。

嗤嗤嗤，飛刀神箭、金錢鏢，由四方八面的打到，有幾個發暗器的人內勁極强，只聽到尖銳的破空聲不絕於耳！

「看我的！」陸清泉雙手疾揚，滿空砂石往四方八面循聲打人，效果極好。

「哎喲！哎喲！」之聲不絕於耳！

以碧波雙仙這樣的高手，全力施爲之下，豈是尋常人可以望其項背，只這一下，攻來的箭雨頓時少了一半，陸清泉又來三次，箭手及施放暗器的人已消滅很多！

「上！」飛魚幫主高天保知道機不可失，輕喝一聲，當先騰身躍上城堡！

這次箭手沒有發箭，二十幾人很快攻進連雲堡。

「果然不凡！」連雲堡主路遠亭笑口吟吟的由堡內走出，三十幾人跟在後面。

白首靈猿勞奇赫然也在人羣之中。

「雲台令交出來！」陸清泉喝道。

「多謝你的賞賜。」路遠亭連連拱手，立即有一壯漢雙手捧着那雲台令，送到陸清泉面前。

「慢來！」神鰲高天保大叫一聲，阻止陸清泉，所有的人一齊露出奇怪的神色，望着那位飛魚幫主。

「恐怕有毒！」高天保叫道。

「對，這種人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出，老前輩應該小心！」天目金剛史文重也高聲叫道。

「哈哈哈！」陸清泉輕笑一聲，左手虛抓，那柄雲台令緩緩的投入這位碧波雙仙之一的老前輩手中，他手中已握着絲織手帕。

「你們不須麻煩，今日來得去不得，誰也走不了！」路遠亭笑哈哈道。

「老小子，吹牛倒是天下第一，今天來的是大江南北英雄，你連雲堡有多大氣候，敢出此狂言！」天目金剛史文重大笑的說道。

路遠亭突然神色一整，道：「碧波雙仙在武林中也算是個人物，今天連雲堡可以和你打賭，三陣定輸贏，你可敢賭！」

像這樣狂妄的話，對碧波雙仙來說，的確太過份，但連雲堡主雄霸武林，他當然明瞭雙方實力，既敢這樣說，一定有他的把握。

連雲堡不知有甚麼奇人異士，難道當今武林，還有高過碧波雙仙的高人？

「各位，你們不敢答應？」路遠亭笑笑道。

「我答應你。」陸清泉莊容道。

「好，今天我服了碧波雙仙，果然不會叫人失望。」路遠亭得意的說道。

「廢話少說，有甚麼法寶趕快拿出來吧！」神鰲高天保突然喝聲道。

「你們何必這樣性急尋死呢？」路遠亭那份得意神色，令人實在有點擔心。

「哈哈哈，老朋友又見面了！」一陣笑聲響起，由後莊走出兩名形像怪異的老人來。

「天地雙魔。」羣雄驚叫了起來。

「哈……」二人笑聲洋溢無限的得意，望着陸清泉一句話不說。

說起天地雙魔，數十年前，橫行宇內，手下不知殺害了多少高手，後來却敗在碧波雙仙手中，今日又出現在連雲堡中，難怪連雲堡那樣大膽，因爲有天地雙魔撐腰，還怕甚麼人。

天地雙魔的長相極端奇特，天魔趙元武，身形像一支竹竿，又高又瘦，比平常人足足高出了三尺，但地魔胡立，偏偏又矮又胖，二人相貌是差點，但合拼起來，却不是好玩的，雖未敢視天下無敵，相信能贏得他們的高手，不會超過三人。

陸清泉見是他們二人，臉上也現出凝重的神色。

「來試試我們新練成功的天魔掌！」趙元武笑笑道。

「來吧！」陸清泉只好硬着頭皮回答。

「故人重逢，老二，得盡點力呀，別給在場朋友笑話。」天魔趙元武搖搖擺擺的出來。

「我包保他們滿意。」地魔胡立笑着答道。

陸清泉緩步走入場中，準備與天地雙魔一決生死。

本來，姊弟二人聯手作戰，可立於不敗之地，所以連雲堡施展鬼計，先將他們分開，分散其實力，借用天地雙魔之力去消滅碧波雙仙。

「老小子，小心啦！」天魔趙元武故示大方，因爲他看出陸清泉心神不屬，當然是想起他姊姊，這一提出來，反而更會騷擾思路。

人老成精，尤其是像天地雙魔這樣的人物，一生都在玩弄勾心鬥角之事，所以臨陣之時，自然會使出來。

陸清泉何嘗不明白這點，骨肉連心，怎能忘懷，如今面臨强敵，他只有暫時收拾心神，應付强敵。

蕭蕭西風，天地充滿了肅殺之氣！

敵我雙方高手環立四週，大夥兒都很緊張，在場三人的勝負，關係到全體的身家性命，如何不令人緊張呢？

「殺！」地魔胡立大喝一聲，沒有人能形容那種快法，似乎是一團黑光球在滾動，在流竄，攻向下盤！

天魔趙元武配合行動，身形拔起，足有三丈高，又再盤旋高升二丈，這高度，正好籠罩住七丈方圓地區，任陸清泉往那方閃避，都無法逃開！

這是二人苦練數十年的雙魔舞，專爲碧波雙仙而發，施展開來，果然威力無窮了！

陸清泉身形展開，在地面游走不定！

「看我的！」天魔趙元武凌空下擊！銳不可當，地魔胡立猛攻，二人配合得天衣無縫，發揮最大威力！

「砰！」陸清泉雖然武功蓋世，如今也禁受不了，肩頭中了一掌，跟蹌後退，勉强站穩了脚步。

「哈哈哈……天地雙魔今日可以揚眉吐氣，碧波雙仙命喪黃泉！」天魔趙元武大笑道。

「呀！」羣雄驚叫了起來。

「你姊姊不在，無法施展三陽

舒泰神功，看來今天你是死定了。」地魔胡立得意的說道。

「我姊姊給你們害死了麼？」陸清泉忍不住的問道。

「沒那麼容易！」忽見一條窈窕的身形，由堡牆冉冉下降，正在碧波雙仙之一的陸清琪。

「好！」羣雄掌聲雷動。

「姊姊，妳……」陸清泉大喜得幾乎掉下眼淚來。

「待我們會過雙魔，回去慢慢的再說吧！」碧波仙子陸清琪最恨雙魔，所以不想說空話。

「再來！」這回輪到了陸清泉揚聲的叫道。

「嘿嘿，數十年苦練，今天叫你知道雙魔的厲害！」天魔趙元武恨聲道。

「出手吧！」碧波仙子懶得多說，立刻挑戰。

天地雙魔立刻臉色陰沉，望着碧波仙子，目中露出怨恨之極的神色來。

碧波雙仙也是神色凝重，全神戒備望着對方。

「天魔舞！」二人同時發出怪叫聲。

場中羣雄頓時緊張起來，正邪生死存亡之戰，轉眼就可揭曉了。

「颼！」人影翻飛，天地雙魔已發揮最大威力，纏着碧波雙仙游走。

那等快法，要不是親眼看到，誰也會不相信，武功差一點的尚未可看出其中奧妙，但幾位眼光高明的，看出雙魔身形如電，雙手疾點，每一步中已點出兩百餘下，尋窺碧波雙仙的全身空隙。

享譽武林的碧波雙仙自然不是那省油燈之流，二人站的位置恰好，輕柔暢順的手式配合得極好，已將全身封閉得滴水不漏。

在場各人暗嘆今天眼福不淺，這等頂尖高手，一方面發揮威猛無窮的攻勢，另一方面佈下極鞏固的防衛網，雙方攻守大戰，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激烈決鬥！

兩個時辰過去了，雙魔攻勢愈來愈强，碧波雙仙有點守不住。

各人正在擔心之際，碧波仙子突然長嘯一聲，陣中精光爆發，有如烈陽炸裂，强烈光芒令人睜不開眼來。

「呀！」雙魔發出驚天動地的號叫，滿場人影疾收，碧波雙仙屹立場中，神色凝重，二人手中各握着一把小劍，劍尖鮮血緩緩滴下！

天地雙魔踉蹌退後，一屁股坐在地上，雙手雙脚主筋被挑斷，雖不至喪命，以後再不能以武功作惡了！

連雲堡的狂妄美夢，至此已經化爲灰了！

路遠亭神色懊喪，忍不住問道：「妳如何逃離雁池山莊，可否告訴我？」

「哈哈哈……」神鰲高天保笑着接口道：「你秘密建造雁池山莊，飛魚幫有五名兄弟參與，後來查出是你所建，我就留下了心，前三天陸前輩說出碧波仙子失踪，我就全力追查，待我們進攻連雲堡，雁池山莊防守必弱，只派了五名高手就打開機關，這答覆滿意吧！」

「唉！」路遠亭爲此萬念俱灰，頹然坐下，閉目不語，已準備束手就擒！

「兄弟，我們走吧。」碧波仙子說時，緩步往外走去！

「兩位前輩！」衆人叫道。

碧波雙仙身形極快消失在門口，他們似乎不喜歡這等江湖的仇殺，更不喜歡這塵世的煩囂與阿諛，功成之際，立即遠揚。

大家似乎也感染了二人的高風亮節，由神鰲高天保帶頭，默默走出連雲堡！

和平的結束，比施展殺戮更有效，自今以後，相信連雲堡以後不敢再爲非作多，寬恕比殺戮好得多了，最少自己方面不會有絲毫損傷，而且也消解了仇恨！

燦爛的陽光普照了大地，衆人心頭也感到了安寧。

「各位，到敝幫喝幾杯！」神鰲高天保笑笑道。

「他媽的，喝幾杯，高老大也太小氣了，俺哥兒倆今後也跟你學打魚，不走啦！」天目金剛史文重叫了起來。

「嘿嘿！」九霸雲龍袁子才有氣無力道：「打魚的本領我是不屑去學啦，喝酒吃魚的本事嗎，已經有幾十年的深厚火候，不信可以比比看。」

「哈哈哈……」爽朗的笑聲遠遠傳了出來。

「洞庭湖的魚很多，各位儘管吃吧，飛魚幫的兄弟自己有釀酒莊，大家放開肚皮喝！」神鰲高天保高興的說道。

「這樣說來，我們眞該謝謝路遠亭這個王八蛋了！」天目金剛史文重哈哈的大笑道。

「哈哈……」

（完）

普渡慈航

懲惡除奸記／凌　霄・文
可　飛・圖

功臻化境　羣兕俯首

儒俠任道遠在小酌之後，帶着六分醉意，七分輕鬆舒適，雙手背負，彳亍在幕阜山主峯左側的林蔭小徑裡。

他正在沉浸在尋詩句的雅興中，突然從左方傳來了一陣砍殺之聲，他本能地停住了吟咏與推敲。

他一直認爲在人跡罕至的雲深裡，除了一、二樵子與獵戶外，是不會有江湖人物來此尋仇搏鬥，必也終年和平與安詳的，今日居然有了如此激烈的刀來劍往的打鬥，眞叫他無法料透其原因何在？

任道遠旋身一轉向來路行去，在他說來是漫步當車，在別人看來簡直是快如脫兎，因爲他在不覺間已使出了「流水行雲」的上乘輕功，刹那間，他已鶴立在仰天峯的雙修石上，一幕以多欺少的圍毆情況便出現在他的眼前。

只見十數個江湖敗類正刀劍齊揮，惡鬥一個文秀之士，他雖然是游走有功，却是反擊無力，險象橫生，任道遠見此情況，睚眥欲裂，不禁引吭長嘯，發出了一聲佛門獅子吼，震得惡徒們均癱瘓當場，那年輕人却也定住了無法動彈。

「各位，此爲何地乎？豈容你等舞刀弄劍，以衆欺少！」任道遠臨危仍不失讀書人的本色，向他們發出了文縐縐的問話。

只因爲這批惡徒武功不弱，但却胸無點墨，任道遠的話是無異對牛彈琴，毫無反應。

「各位擅闖野叟林園，已是目無餘子，更復圍毆一個文弱書生，毋乃人性盡失乎？是可忍孰不可忍？盼速說出緣由，否則，恕野叟代天懲惡了！」任道遠再一次向惡徒發了問話。

任道遠的發話，雖然鏗鏘有聲，震人耳鼓，無奈惡徒們如聽和尚唸經，莫知所之，自然難以作答。幸好任道遠的老僕人已聞聲而至，代他轉述，惡徒始有所解說。

這一批惡徒正是橫行湘鄂漢水的十三鷹，尤以老大禿鷹方念湘，最是作惡多端，令人髮指，那個年輕人也姓方，叫念祖，是蓮塘吏部尚書方熾堂的孫兒，書香門第，不僅書讀得不錯，且拜痲布山禪師學技，匹練橫功練到九成，再加以時日，不難盡得禪師眞傳，可能青出於藍，成就更大。

「各位爲惡江湖，野叟早有所聞，今日居然在余退隱園林圍毆文士，必欲置之死地，野叟如不加聞，勢必遭人物議，野叟求得公

平，請各位自斷一臂，以施薄懲，以兩個時辰為限，到時如未各自斷臂，當命吾僕代勞，願各位好自為之。」任道遠在知道十三鷹惡行後，提出了他的懲惡決定。

十三鷹給震昏後已經甦醒，但仍疲憊不堪，幸好任道遠給了他們兩個時辰以作調息，打算在調息之後，或可倖保一臂。

「各位如依野叟之言行事，是乃上上之策，如圖反抗，必無所成。」任道遠又一次的向十三鷹道破了他們的心事。

任道遠盤坐雙修石上，不一會便恢復了心境寧靜，又開始其即景吟詩的雅事了。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雙修石下的羣惡，展開了竊竊私議，他們決定以十三對一，再來一次羣毆；適時，任道遠已睜開了雙目，他唯恐方念祖先遭毒手，張口一吸，方念祖突地飛升了十丈，然後在空中平飛，緩緩直墮在雙修石後面。

這時，場中羣兇正裝腔作勢，準備搶攻而取得先機。

「各位，欲作困獸之鬥乎？適才野叟僅吸了一口氣，便從各位身邊救走了方念祖，各位未見到乎？老僕功力固遜野叟，然敵各位猶有餘裕！强將手下無弱兵，各位豈不聞乎？」

任道遠的老僕又將主人的意思傳譯了出去。

「老子就不信邪，一人打十三人，不敗就不錯了，居然還要打贏老子們，並且要斷老子們每人一臂，做夢！」

「各位既然如此自信，任尙，爾可放手施爲。」

任尙吸氣提身飄落在十三鷹之間，抱拳向他們來了一個羅圈揖。

「各位請了，任尙討教。」他垂眉閉目，挺立當場，那一份鎭定功夫，就把他們震住了。

「我們要進攻，還不亮兵刄？」

「用手就可以，因爲我不用兵刄已廿多年了，你們不必有所顧忌，我總要你們口服心服，如在五招之內，不能各斷你們一臂，立即自行了斷，以報家主人。」

「你是吹牛不打草稿，兄弟們並肩子上，先放倒他，再找他的主子。」

話聲未落，十三鷹已自不同方位分襲任尙，任尙本是岳立當場的，這時却人身一低，從他們空隙滑身到十三人所圍成的圈外去了。

他們十三把刀齊揮，滿以爲會把任尙砍成十四段，誰知仔細一看，是撲了一個空。

「十三鷹，老夫在這兒，這是你們的第一招，我並未還手，你們再攻第二招罷。」

十三鷹再一次撲向任尙，結果人又不見了，第三次再猛撲過去，人在哪兒，又沒找着，第四次又圍攻過去，任尙却平地飛昇，一飄走在他們的頭頂上。

「十三鷹，務請留意，老夫必須在第五招上，讓你們各斷一臂，否則，老夫就無法向家主人交差了，得罪之處，敬請原諒。」

十三鷹原想在他發話之間搶攻第五招，無奈任尙游走在他們頭頂上，有刀有劍，却無法使出招數，只好瞪眼乾焦急了。

「十三鷹，現在老夫要各斷你們一臂了！」任尙話音一落，十三柄柳葉飛刀從他的袖裡激射而出，分襲十三人的左臂，十三人同時發出一聲慘叫，十三條左臂也同時落地，十三人更同時蹲在地上哀號了。

「十三鷹，你們可以走了，老夫現在斷了你們左臂，而留你們右臂，希望你們痛改前非，還可以靠右臂做事以謀生活。」

十三鷹垂頭喪氣的走了，却仍回頭向方念祖以含有極深敵意眼光，看了幾眼。

任道遠將此一情況看在眼中，他却想不透方念湘爲何對方念祖竟有如此深的恨意。

「任尙，你同該年輕人先回草堂，我隨後就返來。」

「知道了，年輕人，請隨老僕前往敝處暫息，等家主人返來後，再作打算。」

「多謝老前輩仗義救援，晚輩先行拜謝！」方念祖說完就跪下去，朝儒俠叩頭謝恩，拜畢起身，又想向任尙跪下去。任尙手一伸，便有如一堵牆擋在前面，即使用盡全身勁力，也無法將腰向前稍微一彎。

「年輕人，拜過家主人也足夠了，老奴不敢當此重禮，一揖足矣，因爲我懲罰十三鷹也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恭敬不如從命，還請老前輩撤去勁力，否則晚輩連手都舉不起來，莫說作揖爲禮了！」方念祖帶着滿臉謙敬的神色。

「不揖不亦可乎？誠心不在形式，爾其知了。」

「年輕人，隨我來吧！看來我連你的一揖也不能受了！」

「老前輩，待我走到僻靜之處，再作揖如何？」

任尙聞此憨語，不禁莞爾一笑，對這年輕人又多了幾分愛意。

「年輕人我可稱呼你爲念祖嗎？」

「老前輩，這是甚麼話，念祖之命爲前輩所救，如非身負血海深仇，非粉身碎骨圖報，否則長侍左右，也是應該的，你早就應該叫我念祖了。」

「念祖。」

「晚輩在。」

「你可知道我家主人是多麼喜歡你嗎？」

「晚輩知道。」

「那你待在敝處多盤桓幾天，陪我們兩個老人家談談說說，說不定家主人會傳你一、二招武林絕學，將必大有助你達成報仇目的。」

「固所願也，不敢請爾。」

「念祖，你怎麼也文縐縐起來了，要是老僕亦如十三鷹，胸無點墨，你豈不是對牛彈琴了……」

「老前輩又開玩笑了，說文論武，晚輩都不敢一望老前輩的項背，只盼時予教誨，則受賜良多矣！」

「當能如你所願。」

＊　＊　＊

行行重行行，方念祖陪同任尙走過了無數綠蔭小徑，最後終於走到了路的盡頭，兩山夾谷，前山又有一座高插入雲的山嶺擋住入谷路，看來是到了無路可通的絕處了，方念祖只好兩眼望着任尙，只見他抬手向山嶺的一處岩石一指、便聽得軋軋有聲，山嶺腰中出現了一個可容一人出入的山洞，任尙乃一縱而入。

「念祖，隨我來吧，進得此門，自別有洞天。」

方念祖面對該一高約三丈的洞門，施展了輕功提縱了三次，才勉强用雙手抓住了洞門爬進去。

「啊！好美麗啊，多寬敞，眞是個洞天福地，你二老在此清修，眞是令人羨慕！」

方念祖只見洞內數百丈方圓，四周都是高峯插天，縱是飛鳥靈猿，也難越此雷池一步。

「念祖，這一處地方還不錯吧？那一幢原木爲牆，削竹爲瓦的木屋，就是我同家主人棲身之所，外表看來拙樸無華，入室即琴、棋、書、畫雅得出奇，至於庭院中所羅列的木石，又全是依照五行八卦所佈置，未經指點，的確是蛇虎難入，那些棲伏木屋下的蛇虎，就是最可靠的守衛了。」

方念祖隨任尙的指點仔細觀察，才發現那庭院的木屋下和木石下的蛇虎，都是一般人無法佈置和豢養的。

「老前輩，此情此景眞叫晚輩大開眼界了。」

「念祖大開眼界的事物，我想應該是在後頭，等家主人返來之後，你看到所練的武功奇招絕技，你想不叫『大開眼界』也辦不到了。」

「老前輩，敢問你家主人尊姓大名？看看是否晚輩奉命來訪的奇才異士！」

「念祖，我家主人隱跡此間數十年矣，日與草木爲伍，不問世間事，亦忘了自己是何姓何名，娃兒此問，可等主人返後，看看你們是否有緣，到時再向他本人提出，比較妥當。」

任尙引方念祖蛇行般的走近了庭院中木屋，立見入室之處，一蛇一虎鎭守該處，大有不放人經過的架式，任尙先摸摸高昂的蛇頭，再拍拍虎的前頸，然後告訴牠們，方念祖是谷主請來作客的，牠們自始轉回木屋底下休息。

「念祖，來得此間，頭一、二日，你可要步步小心，此間一切蛇蟲鼠蟻，均爲家主人與我所養的，雖已通靈，畢竟與你仍爲初識，牠們同時又提防你，千萬不可因好奇心，在庭園週圍走動，否則會遭蛇虎或者你尙未見的蛇蟲侵襲。」

「老前輩，晚輩記下了，但不知那些地方，我才可以自由行動。」

「木屋內面，你可以任意行走，出此木屋，便必須要有家主人或者是我相偕爲伴了。」

「老前輩，可否請你家主人傳授一招半式，以增强我的武功？」

「年輕人，現在不是你該有此一問的時候。」

這是野叟在洞外以天耳通聽到了方念祖與任尙的對話後，用傳音入密的最上乘功夫，隔着音傳了進來。因此，方念祖在室內四處張望，却看不見那老前輩的影子。

「念祖，家主人尙在洞外，你怎能找得到？」

「人在洞外，不僅能傳音回來，而且，能聽了我們兩人的對話，那眞叫人難以相信哩。」

「此無可奇之處，更奇的事還在後頭哩。」

方念祖正想說話時，只見山巓之上，冉冉飄下一物，忽上忽下，在空中盤旋了數匝之後，激射而來，進入了室中，原來是此間主人回來了，看他在空中飛行的身法，比之鷹隼也毫不遜色，方念祖服了，立即兩膝一跪。

「方念祖叩見世外高人。」

「年輕人無需多禮，起來回話。」

「晚輩遵命。」

「蓮塘吏部尙書方熾堂是你何人？可詳告我？」

「蓮塘吏部尙書爲晚輩祖父，晚輩與適才追殺惡魔之首方念湘，是從兄弟，只因念湘之祖勾結倭寇，危害國族，家祖父大義滅親，將他囚禁天牢。

「念湘乃生捉拿我以爲要脅家祖的異想，晚輩奉家祖之命前來找尋一位方外友好，不想在此抵達地頭時，却遭到了他們的追殺。」

「年輕人，你所找尋的方外友好爲誰？可否見告。」

「儒俠，姓任上道下遠，聽家祖所言，儒俠隱居幕阜山中，不易找尋。」

「年輕人，你果爲老友熾堂嫡孫，野叟乃爾所尋之人，何事尋我？」

方念祖方要再行下跪叩見時，只覺得一陣輕風自對面傳來，即把他網了個結結實實，動彈不得。

「晚輩不拜也罷，還請撤出勁力！」

「叩頭蟲我最不喜歡，這種禮數少來如何？」

「晚輩認爲，禮不可廢，既然你免去了，我行此大禮，我自不拜如何。」

「念祖，不是我托大，在此段時間內，你願意以伯祖呼我？」

「晚輩遵命！」方念祖又自然的屈膝叩頭，可是前面又擋了一道牆。

「不拜算了，你別再叫我叩頭蟲！」

「念祖，你既然認我爲伯祖，任尚雖與我名爲主僕，實乃情逾兄弟，你亦宜待之如叔祖。」

「晚輩遵命。」方念祖乃轉身欲行參拜大禮，站在身後的任尚不見了。

「念祖，拜呀，我在這兒！」

等方念祖轉身而拜時，任尚又到了他的身後去了，這一幕祖孫相戲圖，看得儒俠高興極了，他認爲那是人間眞情眞性的流露，只是這樣捉弄念祖，恐怕這年輕人受不了。

「任尚，你停身受這年輕人一拜如何。」

「念祖有此存心，即便足矣，我又何必要受他一拜呢，你且不受，何必勉强於我。」

「不拜了，以後再也不拜了，免得你們笑我叩頭蟲，那你們誰陪我玩，在這裡無人陪我玩，大概不過一天，就要悶出大病了。」

「念祖，我可陪你玩，只是時間不多，任尚叔祖當能長時間陪你，尚可傳授你之武功。」

「多謝伯祖。」

「尚有我，你怎可不謝。」

「等你陪我玩時再謝不遲。」

「任尚，這年輕人交付與你，可善爲調教，看能繼我衣缽否？」

「我當悉心調護，看此子根基甚佳，內外功亦有基礎，或許能承傳你衣缽。」

「帶他去練功場，讓他先去看鶴蛇相搏，虎豹相撲之功，今晚以藥沐浴，爲之伐骨洗髓，明天再叫他練功，你看如何。」

「遵命辦理。」

「念祖我們到練功場去吧，會有不少事，讓你大開眼界的！」

「假使不能讓我大開眼界，又待如何呢？」

任尚向方念祖打量了一番，只看他天眞的臉色中帶有幾分詭異，他摸透了方念祖的心事。

「好，如果不能讓你大開眼界，我就受你一拜，你看如何？」

「君子一言。」方念祖說此話時，高興得跳了起來。

「快馬一鞭。」任尚也很高興的接上去了。

任尚偕同方念祖來到了練武場，只見蛇鶴虎豹，在場中翻騰追撲，經任尚一一指點，都成了上乘武功。

「小心，我教你一招一飛衝天！」說時遲，那時快，任尚輕托方念祖一把，方念祖即輕飄飄的飛上青天，在他冉冉下降時，一蛇一鶴同時竄上，在他的脚底再加上一擊，方念祖又回升上去，來回數次，方念祖雖嚇得屎滾尿流，却也癱瘓當場，由蛇鶴扶持，動彈不得。

方念祖倏然醒轉之後，只見一蛇一鶴伺在左右，他差一點兒又靈魂出竅了。

但在此際耳邊廂却清楚聽得任尚叔祖高興的呼叫：「好了，好了，你總算醒轉來了。」

「娃兒武功根基尚淺，一下子就叫他飛上半天，沒有嚇死，已屬萬幸了，你且注意，不可操之過急，不聞乎『欲速不達』麼？」

方念祖此時雙目雖緊閉未開，當他們主僕的對話，却字字入耳，他深感任尚叔祖愛之深，未免要求過切，恨鐵不成鋼的心情，他深深的體會到了，他不禁對任尚叔祖抱有幾分歉意，他下定決心，要認眞學好功夫！

「任尚，等娃兒完全神志清醒後，即帶他到飯堂進食，稍事休息，今晚即完成爲其伐骨洗髓工作。」

「知道了，你返書房看書吧。」

任尚待儒俠返室後，靜聽方念祖的呼吸，十分均勻，可是雙目仍然緊閉，他發現小娃兒有意撒賴，便順手拾起一根鷄毛，在他的鼻孔輕輕一掃，方念祖不禁連打了三個噴嚏，人也坐起來了。

「娃兒，你這麼一丁點道行，還想瞞過我的法眼，隨我去飯堂去吧。」

飯後，任尚吩咐方念祖在起居間陪儒俠聊天，他却偕同一隻靈猿向浴室運柴生火，並將珍藏十餘年的數十味奇藥，一齊投入一隻大鍋中，然後將一隻木桶放在鍋上。等到浴桶昇氣後，他即手持一顆天山冰球，進入起居間，將冰球交給方念祖進食後，不數分鐘，方念祖即

呼冷不止，並且，全身顫抖，任尚乃將方念祖抱入浴室浴桶中蒸洗，一個全身冷如冰的人，投入滾燙的浴桶後，整個浴桶立刻冰冷了，桶上的熱氣也不久隨之消散。

靈猿不斷向灶中投入松枝柏幹，熊熊烈火可以熔金，大約一炷香後，桶身回溫，一個時辰之後，桶頂有了熱氣，半晌時辰吧，飄散在桶頂半空中的熱氣，慢慢的凝聚在一起，若隱若現地看似一朵祥雲頂托的金蓮，約莫一個時辰之後，可見的金蓮又增了一朵。

再過一個時辰之後，那可見的金蓮又重增了一朵。

「可喜可賀，此乃五氣投元，然後三花聚頂也，任尚，娃兒伐骨洗髓成功，此後不僅身輕如燕，而且水火不侵，善爲調教，其武功不難爲天下第一人，而在我你之上。」

「有此子傳承衣缽，主人之願了矣，眞個可喜可賀！」

「娃兒出桶後，你可助其調息，我倦甚，先返室調息，少時再來探視。」

任尚自浴桶中將方念祖扶出，叫他趺坐一蒲團之上，並授其運功調息口訣，功行數週天之後，方念祖頓覺百脈舒泰，耳目聰明，可透視室外蛇蟲生息情況，也可以聽到室外蛇蟲爬行聲息。

「娃兒，此時可以停止調息了，試試你有何不同感覺？」

「妙哉，妙哉，我簡直不是方念祖了，眼可以見室外一切景物，耳可聞室外一切聲音，我是不是已經練成了最上乘的武功了？」

「此僅入門的武功根基，距離上乘武功還差十萬八千里，現時夜已過半，人獸均疲憊不堪，先返臥室小睡，練功之事，明日再說。」

第二天，東方剛露曙色，庭院便傳來打鬥之聲，他深信此一世外桃源之地，決無他人有此能耐闖入，這或許是練武過招，但他又想，此地僅主僕二人，但俱功達化境，練武絕不會有此激烈的打鬥過招，尋思至此，他乃趕緊披衣下床，向庭院中奔去，只見無數毒蛇猛獸，且有不少丹頂千年白鶴，在庭院翻騰挪跳，各以本身絕技，在那裡拚鬥不已，任尚和儒俠却負手游走場中，不時予以指點，各蛇蟲虎鶴，俱似通靈，一經指點，則迭出奇招，穩操勝券。

方念祖睹此奇景，不禁看得出神，連身體都不知如何挪動了。

「念祖，佇立觀看可也，不必來庭院中，因爲蛇獸奇招，你尚不知如何走避。」

片刻後，蛇蟲練功已畢，各自回返山林，庭院又恢復了空蕩靜寂。

「任尚，可攜念祖赴奇岩洞，令他坐於千年寒鐵蒲團上，你助其運功調息，由奇寒至奇熱，返復運行週天，或可打通任督二脈，則練功時可事半功倍了。」

方念祖距離奇岩洞尚有半里之遙，即覺寒氣逼人，所幸昨晚已伐骨洗髓成功，雖覺冷而百體舒泰，不致僵凍，緊跟隨任尚之後，逐步向奇岩洞行去。

進入洞中，又見奇景，整個洞飄浮着白霧，也到處下垂丈逾冰筍，行至洞中，却見一丈見方的鐵床停放中央，床上無冰，觸手却奇寒無比。

「念祖，登上此床，盤坐運功，我將以本身眞氣助你打通任督二脈。」

「任叔祖，你以眞氣來助我，固所願也，但有損及叔祖眞元，晚輩便不敢承受了。」

「我早就練到金剛不壞之身，對我自無損害，娃兒有此一念，足見宅心仁厚，寬慰我心，快坐上去吧。」

方念祖坐上鐵床，運功剛一週天，任尚即一手壓其天靈穴，一股熱流似天上來的黃河水，源源流入體內，與本身眞氣合而爲一，運行全身，數週天之後，即全力向任督二脈衝去，居然一擊成功，眞氣暢行無阻，氣隨意轉，無所阻碍。

任尚返回草堂後，儒俠獲悉方念祖任督二脈已通，即取出其所著「浩然神功」秘笈，交其閱讀，並加以講解，然後由任尚督其練習。

「念祖，『浩然神功沛寒蒼冥』，你首先要將人看成小天地，正心誠意，使精神合爲一體，擴佈全身，『功隨意轉，無所不能』，是說你想如何便可如何，隨心所欲，『偏則投功，邪則害身。』就是說，在行功時不可有偏心和邪心，否則不能運功，且身受其害，『十惡不赦，僅廢武功』，就是說：即是十惡不赦之徒，廢其武功便足，不可害其性命，要訣已知，現在可隨圖解練功了。」

方念祖先靜坐蒲團之上，眞心誠意，摒除雜念，然後運氣一週天，即依圖解所示練功，第一招「一氣朝元」，左手扶住右手寸關尺，右手握拳，拇指直豎，平胸高舉慢慢昇與眉齊。

第二招「童子拜觀音」，雙手瞬即下降胸際，雙掌雙合雙眼平視，盤坐改爲單膝跪地。

第三招「如來散花」，陡地飛升，拳脚齊施，快如落花飛絮，落葉滿天飛舞。

第四招「普渡衆生」，在空中平身飛行，高低起伏，有如舟行萬頃波濤中，雙掌飛舞，拯救苦海波臣。

由於方念祖在武功上已具深厚根基，循圖練習十數次後，即已熟能生巧，次序顛倒練習，亦已無碍行功。

「念祖，浩然之氣，你現已練成，唯是火候尚嫌不足，今日多看圖解，當有參悟。明天再練，自有一番新氣象也。」任尚語畢，即逕自返室休息。

方念祖靜坐蒲團之上，閉目神遊於浩然四式之間，愈想愈有發覺，招中有式，式自生招，生生不息，千變萬化，如大氣運行空中，且可以隨意施爲，無不產生制敵機先，使敵人無法進襲。

次日凌晨，方念祖又在任尚督促之下練功，循序練完四招之後，任尚令其行走庭院中，與衆蛇蟲過招拚鬥，只宜封鎖，不能打殺致死。

方念祖起先尚有怯意，舉步而不敢落足。

「念祖，大膽下去，不可有小兒女之態。」

方念祖剛下庭院，頭頂一鶴俯衝而下，地上一蛇尾橫掃而來，中有靈猿學掌橫切，上中下三盤，均遇險招，方念祖急中生變，立即提身斜飛丈餘，再陡地回升，翻飛於丹頂鶴之上，三招避過之後，立即招走如來散花，所發眞氣，盤旋飛舞空中，上下左右，十丈方圓之內，蛇蟲紛紛走避，無敢攖其鋒銳！

「念祖，以此功力，再加以磨練，當所向無敵，明日你可下山去也。」儒俠語畢，輕撫虎額而閉目不語。

方念祖凌晨即起，在庭院中勤練浩然四式，他擔心驚擾儒俠和任尚的休息，所練都是基本招式，雖未招又生招，式又生式，了無奇特之處，但他仍發現內力源源不絕，每練一遍，他便又感覺到有一層進步。

「念祖，東方已現曙色，你可在庭院中放手演練一次，我可從旁指點，以助你之進步。」

方念祖立時一躍飛身庭院，由一氣朝元第一招開始練，至普渡衆生第四招爲止，只見一艘慈航飛行於萬頃波濤的生死苦海中，不停拯救衆生證佛果而登涅槃。

「善哉，善哉，念祖，你慈悲之心已流露於所施的招式中，佛心爲心，靈慧爲氣，以此攻堅，何堅不破，以此克敵，何敵不摧，今日下山之後，首之要務在消除爲禍人間之十三鷹，次則爲行道江湖，除魔衞道，揚我武德，是爲至要。」

「念祖謹遵任伯祖之命，終生不敢或忘。」方念祖此時已雙膝跪地接受明示。

「任尚，娃兒今日下山他去，屆時你送他一程，我今日無心外出，離去時不必再來見我！」

早飯後，任尚又令念祖在庭院中再與蛇蟲對拆練招，當他練至如來散花，居然一躍竟在十丈以上，一鶴適時在其脚底下用頭一頂，又再飛升十丈有餘，如此的連續數次，居然飛升百餘丈高空，再練慈航普渡，竟然飛過了山的最高峯，前飛數十丈，始緩慢的下降，停留在洞外的雙修石上，任尚叔祖亦隨後飛至。

「念祖，你已出洞了，此地一別，相見何年？我等雖是野鶴閑雲，畢竟亦非太上，未達忘情之境，依依惜別，自是當然，盼你速了俗務，再來洞中盤桓。」

「叔祖下逐客令乎，我尚未向任伯祖拜行，豈可如此匆匆他去！」

「既已出洞，就此去吧，不必再返洞浪費時間精力！」儒俠傳音於任尚道。

「家主人已傳音話別，就此去吧，牢記叮囑，即便已足矣。」

方念祖想跪地叩別，前面突來一股勁力擋住了。

「叩頭蟲又惺惺作態也。」

「念祖告別，叔祖請回駕。」方念祖方始一揖及地，一直身便掉頭他去，因爲他正忍着快要滴下來的眼淚。

剛下幕阜山，方念祖便發現有人跟踪，行至麻塘鎮進店進食，果然發現十三鷹中最小的一個兄弟，坐在另一桌上向他直瞪眼。

「我是方念祖，與兄台睽違不過數日，何以竟如此的陌生眼光望我？」

「好傢伙，居然讓我在此等上了，不要你爬着出去，我就不是十三鷹的惡鷹李隼。」

「人生相遇，便是有緣，兄弟何必出此惡言，至於說方念湘與我有些誤會，畢竟這是我們方家的事務，與兄弟當無糾葛，應該是不要管得太多。」

「廢話太多，看刀！」李隼在身後揮出一刀，認爲一定可以砍下方念祖的半個腦袋，誰知方念祖好像腦後有眼，向後飛出一筷，李隼手中的刀飛了不說，而且高插在廳中正樑之上，竟是齊柄而沒，李隼看得呆住了。

「十三當家的，如果願意與在下交個朋友，請移駕共飲數杯水酒如何？」說完，伸手向空中一招手，那一把亮晃晃的鋼刀，居然從樑上直落方念祖手中，李隼對此情況簡直就沒轍了，方念祖却握刀走到他的面前。

「十三當家的，寶刀奉還，得罪之處，務請見諒。」

「你不殺我，後患無窮，我要

你走着看。」

「我是誠心要跟你交個朋友，你不願意，當然也奈何不得，想不致於後患無窮吧。」

「到了蓮塘方家，你就會知道，我們已經佈好了天羅地網，等着你去闖。」

「那就到我家再說吧，我會在闖過你們的天羅地網之後，再擧杯盛筵來招待你們！」

「那時候，你插翼難飛，我們會喝你的血，吃你的肉，以消心頭之痛恨。」

「這事到時候再說吧，你請先走一步好了。」

抵達家門口時，定必有場惡鬥，方念祖並未因藝高而稍有疏忽，仍是步步爲營，小心謹愼，他存心不與念湘拚鬥，只想勸說他改邪歸正而已。

「念祖，你總算回來了，把爲娘的盼得好苦。」迎耳而入的聲音却是念祖的二娘無盡的焦慮。

「二娘，孩兒拜見二娘，家中情況究竟如何？」方念祖一躍跪地，雙目雙耳都在四處找尋他二娘。

「哈哈，方念祖，你這個自命大丈夫的雜碎，今天居然向我這個粗野的不文的老子下跪了。」

「放開我二娘，方念祖在這裡向你叩頭。」方念祖聽出乃是十三鷹中李隼的聲音。

「丟下武器，自縛雙手，我就放開你二娘。」

「我未帶武器，也未帶繩子，我現在反剪雙手，勞駕你來束縛如何。」

「七哥，你看牢那婆娘，我去綑綁他的雙手，如果小賊使詐，你就先宰了這個婆娘。」

「念祖，我個人死活無關重要，現在你趕緊回家解救全家大小數十口人的生命！」

「二娘，妳雖非我生母，却是我的養母，孩兒豈能見死不救，李隼兄，你來綑綁我的手吧，決不使詐。」

李隼手拿牛皮筋從草叢中走了出來，從後面縛住了方念祖的雙手，方始招呼他的老七，一行四人向蓮塘方家走去。

進入方家大門，只見方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跪滿了一地，他的人涼了半截，他立即尋思如何解救的方法，救得了這數十口親人，也能勸化了那十惡不赦的十三個惡煞。

「念祖，我的好兄弟，你總算回來了，只有您回來，才可以解救得了這一地人的性命。」

「念湘兄，我們是一家人，有事你可吩咐，何必以他們爲威脅，我現在已是階下之囚了，要殺要剮，任憑處置，先只求你放了他們！」

「要放人不難，只要我的祖父能自京中天牢放出，這些人便可毫髮無損，你看該如何辦。」

「叔祖身犯國法，打入天牢，是皇上的意旨，這個問題，恕小弟難以作答。」

「你想用國法二字，把關我祖父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世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你不多加考慮，那我宰個人給你看看。」

「念湘兄，勿亂開殺戒，要殺就殺我好了。」

「你想死，我可捨不得，你死了，我拿甚麼人要挾吏部尚書，從天牢放我祖父？」

「只要你不亂殺人，讓我們大家一同來想辦法好了。」

十三鷹這時已羣聚在方念祖的身旁，竊竊私議，想研究出一個令人叫絕的妙招，方念祖見此良機，雙手運勁，牛皮筋便已寸斷，只見他雙手一揮，十三截牛皮筋，分向十三鷹飛去，好像有靈性的東西一樣，在他們全身要穴一撞，使那十三鷹都定在當場，動彈不得。

「念湘兄，點穴制人，只是出於無奈，少安毋躁，讓我先解開他們的繩子後，再解開你們的穴道！」方念祖又雙手一陣飛舞，地上數十口一身的繩索，均紛紛斷落在地上。



「你們大家出去吧，緊閉頭門，這裡有我招呼，不必擔憂。」

方念湘目睹此情，顯見十三鷹雖兇，却非方念祖的對手，只好立即跪地向方念祖求饒。

「念湘兄，我們是好兄弟，大家請起來，有話好說。」方念祖這時運勁，伸手向他們的天靈穴連點十三下，一一廢去了他們的武功。

「念湘兄，你們的武功已被我一一廢去了，以後你們就住在方家老屋，種田維生，不必行走江湖了。」

說完，方念祖立即帶着他們向方家老屋行去。安頓了他們之後，方念祖便帶着了慈悲之心行走江湖，大行其普渡衆生的功德，數十個武林人物都爲善爭先，少見兇惡的爭鬥。

（完）

上文提要：錢如土與白鳳仙分離三十多年才相聚一夜就走了，爲的是花牡丹與那三小王爺忽必亮的「約會」。二人到了陽曲鎮住進「太行酒店」，碰巧忽必亮招來的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住在隔鄰，他們與方管事的密談全被白牡丹聽了去。七月十五，白牡丹本不想去赴約，但錢如土認爲是弄銀子的好機會，已擬好計劃步驟，因此明知是陷阱，但仍叫白牡丹前去……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　去　病・文
可　　飛・圖

寒夜屠龍



黃粱美夢一場空　險作龍王東床婿

花牡丹心中不自在極了，她眞想找人打一架！

她咬咬牙，便大步往河岸走過去了。

有一股帶着涼意的河風迎面吹來，寒寒的却也並不太冷，河岸邊的幾排柳樹間也雜着一些槐樹與老松樹，這些樹在黃土地方是不多見的！

一輪明月天上掛，似滾動不滾動的往中天移着，七月十五的月亮也特別的亮，好像月亮裡面的兔子也可以清晰地看牠在跑跳，其實，十五的月兒都亮。

花牡丹也仍在跑跳，她越近河岸走得越快，光景她也豁出去了，鬥智鬥力，誰怕誰呀！

* * *

花牡丹注意着河岸邊，只見渡船沒有了，只有一條篷船在那兒靠着。

船頭上坐着兩個短掛打扮的漢子，好像正在喝酒吶！

兩個人似乎也發現了花牡丹，兩個人忽的站起來了，有個大個子哈哈笑，他只笑了兩聲不笑了。

這好像是暗號，因爲此刻由篷船艙中走出一個年輕錦衣大漢來。

那錦衣大漢的臂上頭上還纏着白布，便腰上也纏有白布帶！

這個人一出現，花牡丹立刻認出他正是忽必亮了。

花牡丹倒先開口了。

「嗨，小王爺呀，我以爲你開玩笑一句話，想不到你眞的不怕花銀子呀！」

原來當初雙方約定的時候，花牡丹就提示忽必亮要多帶救命銀子。

這當然是把忽必亮當成癩蛤蟆踩在足底下，上面踩，下面氣得肚子脹。

小王爺忽必亮嘿嘿一笑，道：「上船吧，銀子也好，比鬥也吧，咱們二人再當面，這一回絕不會再令妳失望了！」

花牡丹露出喜孜孜的笑道：「眞的呀，太好了吔！」

忽必亮對一個大漢，道：「搭她上船！」

「是！」

只見一個大漢打橫把一根長篙伸向岸，花牡丹一笑，道：「小王爺，不用了，這段距離我還上得去，你……派的這二人呀！」

「他們是船家，我的人不會駕船！」

「眞的嗎？」

「有必要騙妳嗎？」

花牡丹心中罵：「娘的，你以爲姑奶奶不知道呀！」

但她仍是一笑，道：「我雖女流，但是君子之風不可無，說是一人前來，就是一個人前來，而

你？」

忽必亮道：「妳也可以上來看，除了兩個船家外，就只有我一人在，妳還不上來？」

「咯咯」一笑，花牡丹道：「也罷，我既然敢來，就不怕你使詐！」

她不見閃腰低身，一個前翻便到了船艙邊，這時候她才發現艙中有矮桌，桌上備有酒，好似約人度良宵，哪像是玩命的場面！

* * *

花牡丹的人只一上了船，小王爺忽必亮沉聲吩咐兩個大漢，道：「開船！」

兩個大漢不怠慢，抓起長篙便抵河岸，於是，這條船刷的便往河中央漂去。

花牡丹冷冷一笑，道：「船放哪裡呀？」

忽的，有個撐船大漢開口了。

「稟小王爺，這女子我見過！」

忽必亮道：「在甚麼地方？」

「小王爺，就是在來陽曲的路上，當時她同一個糟老頭兒在一起！」

忽必亮雙目一厲，道：「那個一身酒臭味的老頭子也來陽曲了？」

說着，他又急問，道：「只見他們兩個嗎？」

「是的，小王爺！」

「他們尚有幾個年輕的，你沒碰見？」

「沒有！」

花牡丹吃的一笑，道：「我的幾位兄長們呀，他們沒有來，因爲對付你這小子，我一人足夠了！」

小王爺忽必亮沉聲道：「那個糟老頭子呢？他可是同妳這賤貨在一起的吧！」

花牡丹冷笑道：「你罵本姑娘賤貨？你才是個不識好歹的狗，咱們講定了，只你我二人的，你爲甚麼暗中調來他二人，想在船上聯手對付我一個呀，你無耻，你無耻，你們都不要臉！」

忽必亮反而得意地哈哈笑了！

花牡丹忿怒的就要動手，她忘了船已到河心！

忽必亮却又哈哈笑了！

「姑娘，妳既然來到了船上，就把忿怒收起來，咱們這兒備有酒，何不來個先禮後兵呀，妳說好不好？」

花牡丹也笑了。

「好呀，反正上了賊船，我也只有認了！」

「這才光棍，太好了！」

忽必亮指指天空，又道：「妳抬頭看，今夜月色多美呀，天上的大月亮，水中的也是一個大月亮，兩個月亮放光芒，今夜必舒暢！」

花牡丹道：「你還會打油詩呀，不簡單。」

忽必亮道：「小王乃七王爺之子，文才武功當然不簡單，只因爲未有提防，才上了你們幾人的當，小王不會再上你們的當了。」

花牡丹道：「我以爲你必有周詳的設計，老實說，我沒有，我只是一人前來赴約，我接下你的挑戰，是文是武，你劃下道吧！」

忽必亮一聲笑，道：「姑娘，何不入艙中呀，酒是香的，菜是熱的，咱們先禮呀！」

花牡丹一橫身便走入艙中，她坐在長方矮桌邊，那忽必亮立刻跟進來，他滿臉得意之色地坐在花牡丹對面。

他去取酒壺，却被花牡丹先奪在手中。

「妳……」忽必亮一驚。

花牡丹笑笑，道：「我要查看，因爲我不想上當。」

忽必亮大笑，道：「那是下五門人幹的，本小王是不屑於那樣做的。」

花牡丹已把酒壺蓋子打開來了。

她還眞的檢查，伸入一根指頭在壺中撥弄着，然後還放入口中淺嚐。

她的心中暗笑，且看咱們誰上當。

嚐了一下，她點點頭，道：「沒有下蒙汗藥，好，這一關你算是君子。」

她開始斟酒，當然先爲忽必亮斟上，然後她自己也斟上，舉杯一笑，道：「請！」

忽必亮舉杯一笑，道：「乾！」

他「咯」的一聲喝下酒，舉着筷子對一盤熱炒，道：「來，吃菜！」

這盤菜也奇怪，五顏六色一樣也不少，熱騰騰的香味濃，却不知是什麼肉做的。

花牡丹舉筷吃了兩口，忽然覺得心口「噗噗通通」的跳不停，嫩臉上也有了紅暈之色，她吃驚了。

就在這時候，艙外傳來粗重聲道：「稟小王爺，船在河中順流而下了。」

「哈……你二人且候着吧！」

「是，小王爺！」

於是，關鍵時刻到了。

* * *

「刷」的一聲響起，艙門上的帘子垂下來了，忽必亮一聲笑，他向花牡丹再舉杯，道：「來，乾杯！」

花牡丹的臉頰赤紅，心中拚命的強壓着那股子慾念衝動感，却又有什麼蟲子在她體內鑽動而令她難以忍受。

再看忽必亮，正朝着自己舉杯，花牡丹早把倒陽藥滲入酒中，見忽必亮把杯子舉起來，她急忙也舉杯，道：「乾！」

這二人一連乾了三杯酒，那忽必亮移動着身子，漸漸的他伸手去摟抱花牡丹。

花牡丹似經不起他的挑逗，有些難以自制，她知道這忽必亮必是把什麼歹毒的春藥滲入那道五顏六色而又香味十足的菜中，而不是滲在酒中。

這二人各動心機，各懷鬼胎，一個在酒中下手，另一個却在菜中動了手脚。

此刻，忽必亮抱住了花牡丹，他的手可就不老實了。

他的手在花牡丹身上摸起來，那種挑逗，是女人吃不消的。

花牡丹中了菜中春藥之毒，她全身火熱，唇濕口內却乾乾的難以忍受。

花牡丹這還是頭一回碰上這場面，似是陶醉了。

花牡丹只一陶醉，口中便發出囈語似的，她也回敬過去了，她反摸忽必亮。

照說這可是大好機會來了，然而就在這節骨眼上，忽必亮原已快挺起的傢伙開始在收縮了。

他一驚非同小可，立刻拉過那一盤五顏六色的大菜，拚命的往口中扒着。

他顯然的知道再要同上一回一般模樣，自己的一場遊戲安排便完蛋了。

好一盤大菜他吃了個淨光，然後抱住花牡丹運內力。

忽必亮幾乎已冒出汗珠來了，可就是挺不起他的小東西，就在情急之下，他忽的「哇」聲起處，吃下去的大菜全吐出來了。

他怎知這是兩種相尅的藥，碰在一起發生了相尅作用才會令他嘔吐。

花牡丹叫道：「你……你又是不成氣候，你這種沒有本事的東西，眞氣人啦！」

她似乎要出手了，但忽必亮厲聲大吼：「進來，她是你們的。」

就聽「轟」的一聲響，撞進來的是牛大壯。

牛大壯哈哈一笑，道：「咱們小王爺不是不行，乃是看了妳這臭女人他噁心，牛大爺不忌葷腥，牛大爺先來侍候妳。」

花牡丹並不驚慌，她提着酒杯道：「好呀，誰來也一樣，先喝一杯再說呀！」

她把酒杯送上去，不料牛大壯不聽，他接過酒杯砸在桌面上，吼道：「幹完了再吃勝利酒。」

他在脫褲子，而且抖動着下體似棒槌，這就要上馬大幹一場了。

別以爲花牡丹江湖兒女不在乎，到了此刻也吃一驚，這個韃子的東西嚇死人，難怪被遠從長安召回來。

花牡丹再是春意盎然，情緒不寧，但到了此刻她仍是清醒的，她見這牛大壯欲上馬，「咻」的一聲在後腰間拔出鐵棒來了。

忽必亮大叫：「小心她手中的棒！」

豈料牛大壯也不含糊，反手去奪棒子，如果棒子被他奪到手，花牡丹就被他壓在下面了。

牛大壯皮粗肉厚個子大，他準備挨幾棒也沒關係，只因爲這船艙小，他以爲花牡丹逃不掉。

於是……

花牡丹棒走中途，棒端上發出「卡」聲響，牛大壯一聲低呼：「哎！」

就在他呼叫中，鮮血自他的手背上標出來。

牛大壯挨了一刀才知道棒子上還有刀，不由罵了一句：「他媽的！」

他也不管那麼多，抓起一件衣衫就往花牡丹身上罩過去。

忽必亮厲叫：「馬雲飛，馬雲飛！」

他叫了兩聲才聽到馬雲飛的叫聲，道：「他媽的，船上來個老傢伙。」

不錯，錢如土來了。

錢如土早來了，他老人家就躲在船尾下方，只把個老臉露出來。

如今聽得船上面幹起來，他才由水下翻上船，正遇上馬雲飛在門下往裡看。

錢如土身上滴水聲，才引得馬雲飛回頭看，先是吃一驚，然後揮拳上。

兩個人在船面上幹起來，忽必亮一聽來個老傢伙，他就知道是錢如土，他恨死這老東西了，聞言提刀便衝出來了，他一心要殺了錢如土。

這時候，艙內又傳出一聲響，牛大壯大吼：「我的頭，操，妳逃吧，看妳往那兒逃？」

花牡丹原是孤單奮戰，聽得來了錢老，嚄，她的精神可大了。

「老爺子，咱們快收拾這小子。」

那牛大壯幾個虎撲撲了空，又挨了一棒在頭上，他幾乎火爆得要吃人了。

* * *

艙面上，馬雲飛惡戰錢如土，錢老的拳術精湛得令這韃子高手幾次未被摔下河去。

就在這時候，忽必亮自船艙外沿往船頭走，他打算突然出刀先殺了錢如土，不料……

那眞叫神來一抓，只見自河中突然伸出一手，緊緊的拖住忽必亮的一腿，忽必亮猛然一怔間，尚未反應過來，便「忽通」一聲被拉到河中去了。

忽必亮不善游水，充其量只不過能漂浮在水面上，而且兩手還得不住的打划。

蒙古人得天獨厚善騎射，他們很少有水中高手，只因爲地處天寒地凍的北國，長年棉袍加身。

忽必亮把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自長安召來，便是要借重這二人的水上功夫。

如今才剛打不久，忽必亮就被一隻不知來歷的手抓下水去，剎時間便與船分離十丈遠。

「救命啊！」

忽必亮叫救命的聲音傳過來，嚇得正與錢如土交手的馬雲飛忍不住的回望過去。

錢如土得到這一綫機會不放鬆，抖然飛起一腿，就聽得「叭」聲起處，馬雲飛那高大的身子便推金山倒玉柱似的往河中摔下去了。

水面上發出「忽通」聲，五丈外才看見馬雲飛的頭冒出水面來。

馬雲飛只一冒出水面便厲聲叫：「小王爺，小王爺，你在哪兒？」

他還眞的急躁了，他以爲忽必亮是失足落水，他要拚命救人才大叫。

只不過他叫了十幾聲，那有忽必亮的影子？回頭再看那篷船，相距已很遠了。

馬雲飛這才明白事態嚴重了，萬一小王爺淹死在汾河中，他就麻煩大了。

馬雲飛在水面上拚命的叫，拚命的找，他幾乎要大哭起來了。

* * *

篷船仍在漂，篷艙中的牛大壯仍然未抓到花牡丹，倒是頭上挨了一個大肉包，另一端還在流血。

他的手上也在流血，因爲花牡丹玩刀子了。

就因爲花牡丹的手上有刀子，牛大壯的心中有顧忌，但牛大壯以爲，不出幾下子，他就能抓住花牡丹，到時候他非拆散這女人不可。

就在這時候，他聽到附近有人喊救命，只因爲他正在篷艙中拚命，故以未聽清。

但此刻有人站在篷艙口開了腔，他聽清楚了。

「喂，大個子，別打了，你省省力氣吧！」

牛大壯一聽，擺開架式吼叱：「誰？」

篷艙外傳來聲音，道：「再晚出來，只怕那小雜種早淹死了。」

「嘩啦啦」一聲響，一團東西砸出來，牛大壯隨後也跳出篷艙外。

「馬雲飛……小王爺……呢！」

他四下看，少了這麼兩個人，心中便知道要糟，但他大馬金刀的站在船中央，虎目發出厲芒來。

便在這時候，花牡丹「颼」的一聲也跳出艙外來了。

花牡丹見了船頭上站的錢如土，不由笑笑道：「我就說嘛，老爺子怎麼會不見了，原來呀……哈……」

錢如土道：「丫頭，嚇着妳了。」

花牡丹道：「老爺子，這種場面嚇不倒我，嚇倒我也不會來了，倒是你老呀，兩日不見實在令我嚇一跳，將來叫我怎麼面對來叔呀！」

這二人似乎把發楞的牛大壯忘懷了。

牛大壯忽的暴吼，道：「住口！」

他戟指錢如土叱問：「老頭兒，你是怎麼上船來的？」

錢如土道：「我是怎麼上船的呀？哈……踏水而來呀，哈……大狗熊，你不問你的小王爺去哪兒了？」

牛大壯再看左右，吼道：「你把小王爺怎樣？」

錢如土道：「你眞的想知道？」

「快說！」

錢如土道：「我好像非說不可了。」

「快說呀，小心牛大爺撕了你這老狗。」

錢如土冷冷指着水下，道：「大狗熊，我以爲你家的小王爺如今應在這水晶宮中作客去了。」

牛大壯一聽大驚，道：「什麼？你這老狗呀，把小王爺淹死了。」

「淹死這話是你說的。」

牛大壯甩開粗臂大吼：「牛大爺要抓住你們，送往七王府去，叫你們爲小王爺償命。」

他直往錢如土撲過去了。

錢如土手一指，道：「大狗熊，你不夠格同老夫交手，你連我那小侄女兒也打不過。」

他衝着花牡丹一呶嘴，道：「過來，替老夫再教訓這個惡韃子。」

他說完，一屁股坐在船頭上喝起酒來了。

想也知道，牛大壯豈肯聽他這一套，張開雙臂就要撲上去了，不料錢如土猛側頭，「嚄」！好一口酒箭直往牛大壯的臉上吐去。

「嘩！」

牛大壯未閃過，臉上一片火辣辣，他雙手掩臉暴退中，口中還咒罵：「媽拉巴子！」

等他再把雙目張開來，只見那錢如土已與花牡丹二人併肩站着，二人還笑呵呵。

牛大壯大怒，吼道：「咱們小王爺不能白死，非抓你倆不可。」

錢如土把臉色一寒，叱道：「娘的皮，你少吒唬，不是爲了借你

的口傳個信，你早就不會說話了。」

牛大壯吃一驚，他似乎清醒了不少。

「你們害死小王爺了呀！」

「你們小王爺沒死，你咤唬個鳥！」

「沒死？」

「也許此刻已上岸去了。」

「眞的？」

錢如土道：「老夫沒必要騙你。」

牛大壯道：「在什麼地方？快說！」

錢如土道：「當然是個十分安全地方，只不過要你快快把那方管事找到河岸來，老夫自然會告訴他，至於你，你還不夠份量。」

他說着，忽的足下用力，就見漂流的篷船往岸邊攏過去，而且越攏越快，「彭」的一下子抵住岸。

這光景不但牛大壯吃一驚，花牡丹也撫掌笑了。

＊　＊　＊

牛大壯木然的站着不動，錢如土大吼一聲，震得大耳膜打响聲：「滾下去，老夫在此等方管事，一個時辰不來，你們就爲忽必亮收屍吧！」

牛大壯猛搖頭，便也搖得血滴四濺，他的頭上還在流鮮血，那當然是被花牡丹打的。

牛大壯一蹦三丈遠，他下了船。

「你們別走，老子這就去向方管事報告。」

到了這時候，他還口稱老子吶！

＊　＊　＊

望着牛大壯走去，花牡丹忙拉繩子把船頭拴牢在岸邊的柳樹根上面，她樂得笑哈哈！

錢如土也笑了，他指着船艙中的菜，道：「好酒好菜被你們打得一團糟，眞可惜呀！」

花牡丹走上船，笑道：「個忽必亮小子，我以爲他會在酒中動手腳，不料他命人炒了一盤五顏六色絕妙好看的菜，把一種叫人吃了全身不自在的藥滲入菜裡面，我差一點上他的當！」

錢如土道：「必是春藥之類的東西！」

「咯……」花牡丹忍不住的笑起來，笑得錢如土也反吃一驚。

「丫頭，妳好開心，能說說嗎，也叫我這老頭子樂哈樂哈呀！」

花牡丹道：「可笑那忽必亮，他弄了一盤坑人的菜叫我吃，而他却以爲酒是他弄的，可是他再也想不到我以手指去攪拌那壺酒，明看是檢查，實則已把老爺子送我的倒陽藥滲進去了，哈……」

「他喝了？」

「而且喝了幾杯之多，等他發覺自己有了變化，却拚命去扒吃那盤菜，而且吃得像搶食，笑死我了！哈！」

「哈……」錢如土也忍不住的大笑起來了。

＊　＊　＊

花牡丹收住笑，她向錢如土道：「老爺子，這兩天你去哪兒了？」

錢如土得意的一笑，道：「丫頭呀，你猜！」

花牡丹笑道：「老爺子叫我猜？」

「不錯，就怕妳永遠也猜不到！」

花牡丹笑笑，道：「別說是老爺子的這件事，便是精如來如聲，他甚麼事我會猜不來呀！」

錢如土道：「一個時辰咱們倆沒事幹，小船上妳且猜一猜，這兩天我幹甚麼去了。」

花牡丹笑笑，道：「還用多猜呀，你必是去找白老前輩助拳了，那小子忽必亮，也必然是被白爾壯那年輕人拉入河中的，對不對？」

錢如土幾乎把眼睛也閉上了，似乎在養足精神！

花牡丹道：「我猜中了，是不是？」

錢如土眼一瞪，叱道：「沒有！」

他似乎是生氣了，雙目瞪得好嚇人！

花牡丹吃一驚，道：「老爺子，猜不中再猜呀，你怎麼發起火來了！」

錢如土道：「我能不發火嗎？妳這丫頭把錢爺爺看扁了不是。」

花牡丹道：「怎麼啦？」

錢如土道：「還怎麼啦呀，妳若知我心，就不應該猜是去找白大妹子！」

「爲甚麼？她不幫忙嗎？」

錢如土道：「幾十年未見面的老情侶呀，怎好才見面一次就要她出馬助我，我就那麼沒出息，叫她看我不起呀，像話嗎？」

他似乎眞火了，又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路好走，話不能亂說，我人老沒糊塗，我會幹糊塗事嗎？要我怎麼說妳才是……」

花牡丹這是挨了罵，但她却吃吃笑了。

「妳……還笑得出來呀！」

花牡丹道：「我爲甚麼笑不出來？」

「妳有笑的理由嗎？」

「當然有理由了！」

「說出妳的理由來，否則我可要打人了！」

花牡丹一縮脖子，俏皮的道：「好，我說！」

她笑瞇瞇的道：「老爺子，你是女人還是男人？」

「少俏皮，我可是標準大男人，還用問？」

「那麼，我是女人還是男人？」

「囉嗦，妳當然是女人了！」

花牡丹再笑笑，道：「嗯，你老未醉，還分得淸楚男人女人嘛！」

錢如土叱道：「人說女人最囉嗦，妳年紀輕輕的就如此囉嗦，來如聲那小子慘了！」

花牡丹道：「老爺子，我是女人，我懂女人的心呀，我既知女人心，那麼也知道白前輩的心了。」

錢如土睜大眼睛聽，他很注意花牡丹要說甚麼，因爲那與白鳳仙有關！

花牡丹道：「老爺子，你們是初次再相逢，你們幾乎成夫妻，你關心她嗎？」

錢如土道：「當然關心，而且至極！」

花牡丹笑笑，道：「同樣的，白前輩更是關心你呀，你若有急難去求她，她的心中就熱呼呼的舒服，因爲在你心中有了她的存在，把她當成知心的人兒了，對不對？」

錢如土一瞪眼，道：「有道理呀！」

花牡丹又道：「反過來，你有難處不找她，她知道了以後，除了傷心之外，便也懷疑你的心中是不是有個她，你是不是把她當成你的心肝了！」

錢如土道：「嗨，妳這丫頭，怎不早說呀？」

花牡丹道：「你又沒問我……」

她想了一下，又道：「咱們在客棧分手的時候，我問你你還不告訴我吶，我怎麼知道你出外幹甚麼？」

錢如土道：「說來說去又是我的錯呀！」

花牡丹道：「你老不再生我的氣了吧？」

錢如土道：「妳說說，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花牡丹笑道：「向我請教呀！」

「個丫頭，拿翹不是？」

花牡丹道：「先說說你找何人來幫忙的！」

錢如土哈哈笑了！

張口又是三口酒喝下肚，錢如土笑得十分得意！

他放下酒葫蘆，道：「如果我不說，妳這一輩子也不會知道的！」

花牡丹不回應，她睜大眼等着聽。

錢如土道：「我老人家快十年了未在江湖上走動，想不到我的那點聲譽仍管用！」

他仰面望向天空，又道：「我的那些後生小輩們還眞給我這老頭子面子，哈……」

花牡丹笑道：「樑上君子呀！」

錢如土道：「他們却是人中之龍鳳，幹這事，也是爲環境所逼，不得已呀！」

花牡丹道：「我知道他們之中有不少人物！」

錢如土道：「我把暗記划出去，獨自一人河堤上等，眞快，沒有半天工夫，幾十個小輩奔向我朝拜來了！」

花牡丹一笑，道：「記起來了，有個矮老頭守在酒店外，他好辛苦吔！」

一笑，錢如土道：「也是我的吩咐，他爲老夫辦事，他一輩子也覺光榮！」

花牡丹楞住了！

花牡丹愉快的笑道：「老爺子，我就不懂了，你既然把工作有了交代，老爺子，你這兩天去了哪兒呀！」

錢如土帶着幾分羞怯之色，道：「不告訴妳。」

花牡丹笑道：「是不是不可告人呀？」

錢如土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只是我……」

花牡丹道：「連我你也不告訴呀，老爺子，說嘛，何必賣關子呢？」

錢如土道：「不告訴就是不告訴！」

花牡丹道：「你老眞不告訴我？」

錢如土道：「妳就別逼我了，我是不會告訴妳的。」

花牡丹道：「好，這是你老說的，我也不問你了，當我以後見了白老前輩，我就說你老不老實。」

「我不老實？」

「你找別個女人……除了這事，別的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你老就是去……哈……」

錢如土叱道：「胡說八道！」

花牡丹道：「那就快告訴我呀！」

錢如土道：「妳知道以後可不能笑我喲？」

「笑你？怎麼會呢，不會的。」

「好，那我便告訴妳了。」

他忽的猛喝兩大口酒，又道：「昨日呀，我去了一個地方，妳猜是哪裡？」

花牡丹道：「我怎麼知道，你叫我不許走出房門半步，我聽你的話直到今晚才出來。」

錢如土道：「我呀……哈……」

「說呀！你去哪兒了？」

錢如土臉露喜色，道：「我去了白姑娘住的附近呀！」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司徒英武中了正四的毒鏢後，立刻投身湖中，終於傷重暈迷漂浮到湖邊，被白小小與克大大發現，他們的師妹白冰冰及時趕來，將他帶回九玄洞中療傷，其師是遁跡江湖近二十年的高人「神奇槍手」宋業邦，他告訴司徒英武，因爲是白冰冰極力主張要挽救，所以他才能活命。第六日，白冰冰來看他，提起黃綠敎……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奪劍奇兵

風聞而至動干戈　辛苦打撈劍無踪

倏地，湖面再翻起一陣波浪。

湖水下冒出了一張蒼白，但表情愉快的臉。

那是兩個潛泳高手的其中一個。

他叫李樂。

李樂的潛泳技能，比他的伙伴何傑更勝一籌，現在，他已從湖裏把一柄東西撈了上來。

但楊萍的臉色，却並未見得怎樣開朗。

因爲這把並非奪劍，而是正四的無情刀。

* * *

湖邊有一間不大不小的木屋。

這間木屋雖然簡陋，但總算很堅固。

自從司徒英武拋劍入湖後，楊萍和正四就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這裏。

他們一方面到處派人找尋司徒英武的屍體。

另一方面，却嚴密看守着這一個湖，因爲奪劍就在湖底之下。

楊萍嚴禁任人在這裏附近經過。

任何人不得在這湖游泳、釣魚。

誰敢擅闖禁地，一律格殺勿論！

* * *

打撈奪劍的工作已進行了三十天。

自始至今整整一個月，還是沒有任何結果。

楊萍躺坐在屋中的一張長椅上，手裏拿着一個酒樽。

酒液在緩緩地自樽中流出。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

當他喝完第七杯的時候，正四突然在門外說道：「楊堂主，有人擅闖禁地！」

楊萍却連眼皮都沒有抬起，只是淡淡的說道：「正護法，請進來。」

正四走進屋中。

楊萍把無情刀遞上。

「這是無情刀，也是本敎唯一最好的刀。」

正四把刀接過。

楊萍的瞳孔忽然收縮，冷冷的道：「把擅闖禁地的人拖回來，然後高高掛在這間屋頂上。」

正四沉默着。

他殺人的時候，一向都很冷靜，絕不急躁。

楊萍的意思，他已完全明白。

* * *

在湖邊不遠，有一個狹窄的山坳。

現在，山坳外人影幢幢，火光閃動。

這個山坳，就是楊萍列爲禁地的地方。

「無論是誰，未經本堂主允許而擅闖禁地者，格殺勿論。」

楊萍雖然還很年輕，但他極狠辣！

他的說話就是命令。

他是黃綠敎中的鐵腕堂堂主。

黃綠敎以鐵腕奇功名震天下，而楊萍居然懂得一身鐵腕奇功，他與黃綠怪傑二人關係之密切，實在不難想像。

但現在，闖禁地的人來了。

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

那一羣人是叫化子。

* * *

當正四帶着無情刀，來到山坳的時候，那羣叫化子已和布達發生了衝突。

布達是鐵腕堂中的紅袍戰士。

原來黃綠敎中的戰士，共分五級。

除了兩位敎主，四大護法，四位堂主之外，地位最高的就是紅袍戰士。

鐵腕堂的紅袍戰士只有兩個。

布達就是其中之一。

他雖然在黃綠敎中的地位不算高，但在江湖上，却是鼎鼎大名的「太極劍客」。

「太極劍客」布達的「太極七星劍」，早在十四年前便已名震關東，在當年，只要提起了「太極七星劍」，又有誰不爲之退避三舍？

但在十年前，布達却交上了一個霉運。

他在三個月之內，輸了十八萬兩銀子，連十個姬妾，也被人搶走，作爲賭債的抵押。

輸了錢，只好認命。

他並不是個賴賬的人。

可惜他實在太好賭。

輸了十八萬兩銀子之後，布達早已傾家蕩產，但仍然有人不知就裏，跟他再賭下去。

不是小賭，而是大賭特賭。

結果，布達再輸八萬兩銀子。

以前，八萬兩銀子，他是輸得起的。

但當他輸了十八萬兩銀子之後，實際上已是個窮光蛋，再輸八萬兩銀子，無疑是死螃蟹再加一塊大石，又怎吃得消？

他雖不想賴債，但這時候他又能拿甚麼來還給別人？

他唯一賸下來的，就只有一條已不值錢的爛命。

贏家收不到賭賬，大爲憤怒，氣沖沖的找着布達，逼他還債，倘不還債，就得還命。

布達到了這個時候，眞是山窮水盡。

別人要拿他的命，他也無法抵抗。

因爲他唯一的寶劍，也已在賭場上輸掉。

然而，他還未死。

贏家既收不到賭賬，也拿不走布達的性命。

他和他的一羣手下，每人的臉上各捱了一拳。

布達忽遇救星，一個蒙面人突然出手，把想逼死布達的人全部打個不亦樂乎。

自此之後，太極劍客布達，也從此在江湖中失踪。

* * *

布達以前所用的劍，名爲雪鐵。

雪鐵是好劍，也是寶劍。

這把寶劍的劍柄有三塊罕有的白玉，這三片白玉是在終年冰封的寒冰山上掘出的，十分罕有。

他早已把雪鐵劍輸掉。

但現在，他手裏握着的，仍然是那柄雪鐵劍。

劍出鞘，連黑夜中的火炬都彷彿爲之黯淡下來，抵敵不住它的寒光。

那羣叫化子爲數約二十餘人。

其中年紀最大，身材也最高大的，是一個禿頂缺鼻、鬍子花白的老乞丐。

布達雖然從未見過他，但從對方臉上的特徵，他已認出了這個老乞丐，就是丐幫八大長老之一的魯成。

魯成有個外號被稱爲「鐵手神丐」。

這一隻手，現時就在魯成的左手。

那是一隻用海底海鐵鑄成的鐵手，也是魯成自出道以來唯一使用的武器。

這一隻鐵手，不但是魯成的武器，也是魯成的酒樽。

酒就在鐵手的上半截。

但現在魯成並不想喝酒，他只想把攔住自己去路的人踢開。

但布達却一劍橫胸，冷冷的說道：「長老欲擅闖禁地，最少還得問問在下的劍。」

魯成臉色一沉，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你手裏的可是雪鐵劍？」

布達道：「不錯。」

魯成瞪視着他，緩緩道：「十二年前，你已經把雪鐵劍輸掉，想不到那間賭場的老闆反而因此劍而惹下殺身之禍！」

布達道：「那是他不識時務，自招惡果，倘若他乖乖的把雪鐵劍交出來，本敎絕不會把他斃於亂箭之下。」

魯成冷冷一笑，想不到昔日名震關東的武林大豪，現在竟變成了黃綠敎中的一個惡棍無賴！」

布達好像忽然被人在背後重重的抽了一鞭，立刻變得面如土色。

就在這一剎間，他向魯成衝了

過去，揮劍一刺。

魯成一聲冷笑，鐵手一揮，把雪鐵劍震開。

布達目露凶光，忽然跳起來，連環擊出十一劍。

這十一劍一出手，就再也沒有給對方留下還手的餘地。

只可惜他這十一劍，每一劍都總是慢了一點點。

慢得不多，只差一點點。

換而言之，他的劍還不夠快。其實，布達的劍已不能算慢。

不但不慢，在一般劍手來說，他這十一劍簡直已快得令人有眼花撩亂之感。

但魯成的左鐵手比布達的劍更快。

快得不多，只是快一點點的差別，布達這十一劍，全都衝不過魯成的那隻大鐵手。

「叮！叮！叮！……」

一連串鳴金撞擊聲響，劃破了長夜的靜寂。

布達的太極七星劍已使出了第五式，非但沒有佔到絲毫上風，反而被魯成逼得氣喘氣吁吁！

但他畢竟是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在劣勢之下仍然能夠再度發出極具威脅的反擊。

第六劍之後，他被魯成逼退六丈。

但他隨即又再抖動雪鐵劍，再次攻出最後一式「君臨天下」。

這一招，是布達經過多年艱苦磨練才練成的劍招。

只見布達手筋暴現，全身運勁在劍鋒上，就像一隻十分饑餓的雄獅見到獵物，十分兇悍！

魯成的大鐵手，彷佛已被劍影所吞噬。

但大鐵手並未眞的被吞噬，魯成仍然無恙。

七劍之後，魯成突然一聲暴喝：「還不撤劍！」

這一喝之威，彷如晴天霹靂，震人心弦。

又是「鏗」一聲巨響，雪鐵劍冲天飛起。

布達臉色發黑，連連急退。

他的右手不住地在發抖。

他這隻手掌虎口竟然裂開，鮮血汨汨流出。

魯成大步上前。

八個黑衣劍士立刻擺出一個陣勢，嚴陣以待。

＊　＊　＊

雪鐵劍被大鐵手震飛，一飛冲天。

劍飛起。

但却沒有劍落地時所發出的聲音。

丐幫弟子已有一大半人爲之楞住。

它只是一柄劍，而並非一隻鳥。

它當然絕無可能一飛冲天，一去不返。

這柄劍就算震飛得更高、更遠，也總有跌下來的時候。

但很奇怪，沒有人聽到雪鐵劍從半空跌下來所發出的聲響。

他們只看見布達的臉，簡直就像個死人一樣難看。

過了半晌，布達的背後，突然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魯長老果然功力深厚，佩服！佩服！」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在發亮。

黑暗中，一個青袍人緩步從一片矮樹林中出現。

他只有二十來歲的年紀，衣裳很華麗，笑容雖然冰冷一點，却很蕭洒。

他的手裏，有一把劍，赫然正是雪鐵劍！

＊　＊　＊

青袍人一出現，布達的頭，就垂了下去。

山坳間局勢，一片緊張。

青袍人把雪鐵劍交回布達手上，然後又淡淡的笑道：「這是一把好劍，不要亂拋亂丟啊！」

布達的頭垂得更低。

「屬下無能失職，甘受堂主處分。」

青袍人搖搖頭，道：「你已盡全力，雖敗猶榮，何罪之有？」

布達鬆了口氣，緩步退下。

青袍人忽然嘆息一聲，目注魯成，緩緩的道：「魯長老今年貴庚？」

魯長老不假思索，立刻道：「老夫今年剛好七十歲。」

「七十歲？」青袍人又是一聲長嘆：「你已活了七十歲，應該比任何人都更精明一些，何以竟會愚蠢至如斯田地？」

魯成冷哼一聲：「老夫有何愚蠢之處？」

青袍人背負着手，忽然目中精芒暴射，冷冷的道：「丐幫算是甚麼東西？你以爲憑着丐幫的勢力，就足以與本教作對？」

魯成怒喝一聲：「狂妄！」

青袍人冷冷一笑：「這裏已被本堂主劃爲禁地，爾等匹夫不知好歹，居然要硬闖進來，就單憑這一點，已有足夠的理由讓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魯成怒道：「你就是楊萍？」

青袍人道：「不錯。」

魯成道：「楊丹是你的甚麼人？」

楊萍臉色一寒，突然左手輕輕地一抬。

一陣寒光亂閃。

三四十件暗器飛蝗般一起向魯成的臉上撲去。

魯成側身一閃，那些暗器全部

從他的臉側飛過。

他避得快，但站在他背後的兩個丐幫弟子可倒霉了。

他們簡直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臉上便已釘滿了暗器。

突如其來的暗器，使這兩人同時一呆。

他們甚至還沒有覺得疼痛。

因爲這些暗器已使他們臉上的肌肉完全痲木。

魯成大吼。

他整個人看來就像一頭怒獅。

「好毒辣的暗器手段！」

魯成一面高聲喝罵，大鐵手已同時向楊萍的臉上砸去。

大鐵手是極沉重的兵器，一經揮動，呼嘯生風，氣勢極爲淩厲。

楊萍連聲冷笑。

他不閃不避，竟然伸手向大鐵手的下半截抓去。

魯成勁力倏增。

但楊萍的手，彷佛是一塊强力的磁石，竟把大鐵手硬生生的吸過去。

大鐵手已被楊萍的右手抓住。

魯成暴聲一喝，要把大鐵手從楊萍的手中抽出。

但楊萍雖年紀輕輕，腕勁之强，居然猶在魯成之上。

這還罷了，更令人大吃一驚的事情，接着發生。

那隻大鐵手，竟然被楊萍以單手之力，漸漸扭曲！

魯成的額上急劇冒汗。

大鐵手原本是伸直形狀的，但楊萍却把它扭曲，變成爲彎刀之狀。

那根本就不像是一隻手。

楊萍冷冷一笑，道：「魯長老，這究竟是一隻鐵手，還是一隻發霉的爛手？怎麼如此不中用？」

魯成臉色灰白。

大鐵手是他生平最引以爲榮的外門兵器，想不到今天竟然毀在楊萍的鐵腕奇功下。

魯成索性放棄大鐵手，準備與楊萍放手一搏。

楊萍把大鐵手拋在一旁，冷冷的道：「魯長老何以甘冒奇險，要與本教作對？」

魯長老的臉色和大鐵手一樣，扭曲得異常難看：「奪劍是雷大俠賜贈給司徒英武的寶物，除了司徒英武之外，誰都不能妄動奪劍的主意。」

楊萍似是有點意外。

「你居然知道這件事？」

魯成冷冷道：「雷大俠是天下蒼生的救星，雖然他現在已退隱江湖，但那柄奪劍，絕不能讓爾等無恥之徒奪得！」

楊萍冷冷的瞧着魯成，半晌才道：「聽說丐幫之中，有三個水底功夫極佳的高手。」

魯成不答。

楊萍嘿嘿一笑，道：「想不到堂堂丐幫，也來打奪劍的主意。」

魯成板着臉：「楊堂主，你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楊萍語聲平靜，緩緩的道：「無論誰是君子，誰是小人，你們既已擅闖本教劃下來的禁地，恐怕再也沒有機會能夠離開這裏。」

魯成的臉沉下。

他的拳頭忽然筆直伸出，打在楊萍的胸膛上。

但他的拳頭剛打出，楊萍已側身躍起，足尖反踢在魯成的右腕上。

魯成的拳已很快。

但楊萍的脚更快。

「察」一聲，魯成的右腕一痲。

他猝然一驚，右拳撤回，改拳爲指，直取楊萍的「百滙穴」！

楊萍冷笑，身形左右飄忽閃動避過，突然連環劈出五掌。

這五掌快如閃電般，而且動作一氣呵成，絕無半點緩滯。

魯成勉强接了四掌。

但第五掌楊萍直劈他的左腰，他已萬萬避不開去。

楊萍的武功，果然並非泛泛之輩可比！

「砰」一聲悶响，魯成中掌，身子踉蹌向後連退八尺。

他退到了一個人的面前。

這人缺臂。

他少了一條左臂，正是臉上經常木無表情的正四。

但當魯成跟蹌退到他身後的時候，他笑了。

這種笑，絕非友善的笑。

別忘了，正四的外號。

——斷魂七刀，

——一笑奪命！

正四發笑之際，往往也是他的敵人倒霉的時候。

魯成捱了一掌，脚步已很虛浮。

但他仍然察覺到背後一陣破空聲响。

他看見了一蓬刀光。

這一蓬刀光，向他迎頭洒下。

魯成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他已面臨到生死關頭！

他咬緊牙關，拚盡全力，向後揮出一掌。

雖然他已身受重傷，但這一掌向後揮出的勁力，仍然相當厲害。

他深信對方必然閃避。

魯成的估計，沒有錯誤。

正四果然向右一閃。

魯成反身施展擒拿手，向正四的左臂抓去。

一抓就給他抓中。

但刹那間，魯成的臉更蒼白，臉上充滿着一種驚訝的神色。

他明明已抓着了正四的左臂，

但忽然間又好像甚麼都沒有抓着。

直到正四的刀鋒，已砍在他的脖子的時候，他才驀然驚覺，正四的左臂早已被卸去。

他抓着的並非對方的左臂，而是一截空蕩蕩的袍袖！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魯成出了錯。

但正四的刀卻沒有砍錯。

這一刀，他砍得準、狠、快。

一聲絕望的驚呼，隨即鮮血飛濺。

魯成的頭顱，就給正四這一刀劈了下來。

刀無情。

人更無情。

斷魂七刀，一笑奪命！

人頭已落地。

但正四的笑容，仍然掛在他那張平時木無表情的臉上！

＊　＊　＊

丐幫的弟子，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紅了。

無情刀的刀光在閃爍。

楊萍臉上的獰笑深深印在他們的腦海裏。

山坳的路口，已被楊萍的手下完全封死。

他們唯有死戰。

事實上，除了拚死一戰之外，他們已絕對沒有別的路可走。

誰也料不准，在這一個被劃為「禁地」的地方上，究竟有多少個黃綠教高手？

現在這二十幾個丐幫弟子，已有人開始在發抖。

包圍着他們的黃綠教武士，竟然超逾二百人以上。

這實在是太懸殊了。

眞正不怕死的人，本來就並不多。

楊萍淡淡一笑，目注這二十幾個丐幫弟子，他們都很年輕，除了魯成之外，其餘的人居然沒有一個超過三十歲。

「你們若想死得舒服一些，最好就自己動手。」楊萍慢慢的說道：「自己動手，自行了斷，最少還可以保個全屍，否則……」

說到這裏，聲音突然中斷，他沒有繼續再說下去。

因為他突然看見，在黑暗的湖面之上，出現了五艘白色的小船！

＊　＊　＊

五艘白色的小船。

五個白袍鐵臉的不速之客。

他們的臉像寒鐵一般，那是因為他們都戴上了一個鐵色面具。

一般的面具，都是表情呆滯的。

但他們臉上的面具，卻製作得十分精巧，居然有一種很深刻的表情流露着。

只不過這種表情並不愉快，而是充滿怨毒和仇恨。

無論是誰都能一眼看出，這五個人的仇恨之心極重。

他們仇恨的是誰？

他們又是誰？

沒有人知道。

楊萍和正四都不知道。

這五艘白色的小船，從湖面遠處出現之後，好像一直再未曾移動過。

但它們的影子，卻在每一個人的瞳孔中逐漸擴大，越來越近。

只不過一盞茶的時光，這五艘白色的小船便已經無聲無息的靠近了湖岸。

五個白袍人同時躍起。

他們的身材並不矮小，但他們從小船躍起的時候，那五艘小船居然紋風不動，仍然平平穩穩的靠在湖面之上。

任何人總有他本身的重量。

但這五個白袍人彷彿比一張紙還輕！

他們從船中飄然來到湖岸，就像五條羽毛隨風而來一樣。

他們當然不是五張紙，也不是五條羽毛，而是五位武功極高的武林高手。

＊　＊　＊

夜已深，遠處一片黝暗。

楊萍的臉色，彷彿也在瞬息之間，黯淡了不少。

他是鐵腕堂的堂主，而且早已把這個地方已劃為禁地。

「無論是誰，未經本堂主允許而擅闖禁地者，格殺勿論！」

這是他自己發出來的命令，他當然還沒有忘記。

那五個白袍人已犯了死罪。

但他們是否也像魯成般容易對付呢？

這五個白袍人的銀槍，忽然向地上插去。

楊萍冷冷一笑：「這裏已成為本教的禁地，五位擅闖進來，恐怕也難有機會離開。」

站在中間的一個白袍人木然道：「在奪劍未曾被撈上之前，咱們絕不會離開。」

楊萍的臉色一變。

白袍人沉默片刻，忽然又一字字緩緩道：「你就是黃綠教鐵腕堂堂主楊萍麼？」

「不錯。」楊萍神情肅殺，冷笑道：「閣下有何遺言，最好快點說出來。」

白袍人冷冷道：「你可認得這一面金旗？」

他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取出一支金光閃閃的小旗，旗面之上，赫然鐫刻着一隻蝴蝶。

楊萍搖頭道：「這算是什麼東西？」

白袍人淡淡道：「這是本幫的逐客令旗。」

楊萍道：「逐客令旗？」

白袍人道：「不錯，本幫已正式下逐客令，無論是誰，在半個時辰之內還敢逗留此處，一律格殺勿論！」

正四一直都沒有開口說話。

但此刻他忽然亮刀，直指着白袍人的胸膛，然後緩緩地說道：「我要你把剛才所說的每一個字，都吞回到自己的肚子裏去！」

白袍人冷冷道：「你是誰？」

正四慢慢的說道：「你不必理會我是誰。」

白袍人沉默半晌，忽道：「你手裏的是無情刀。」

正四道：「不錯。」

白袍人道：「無情刀本是武林大豪黃魁的兵器。」

正四點點頭道：「也不錯。」

白袍人道：「但你並不是黃魁，你究竟是誰？」

正四忽然笑了。

他的笑容剛綻開，無情刀已向白袍人的胸膛上刺下去。

白袍人向後退三步。

插在地上的銀槍忽然又已回到了他的手中。

白袍人的眸子，從鐵面具之內透射出一種肅殺的光芒，冷冷的望着正四。

「斷魂七刀，一笑奪命！」

正四又再劈出三刀。

白袍人銀槍抖動，把這三刀化解，然後又淡淡的說道：「正兄的三刀，亦不外如是！」

正四一聲冷笑，刀如急雨般瘋狂地向白袍人進襲。

但白袍人一槍在手，神態鎮靜，槍下的招式更是精奧絕倫，正四的刀法雖快，卻始終無法把那白袍人傷在刀下。

白袍人忽然一聲大喝，反攻七槍。

槍尖兒從正四的刀雨間穿過。

正四的鼻尖已開始滲汗。

倏地，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把白袍人的銀槍抓住。

正四再急退五步。

夾住白袍人銀槍的手正是楊萍。

＊　＊　＊

白袍人淡淡一笑，「能夠把我手中銀槍抓住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楊萍冷笑兩聲，道：「敢在本教禁地之內，反施逐客令的人，閣下也是第一個。」

白袍人道：「世間上任何的事情，都總會有第一次的時候。」

楊萍靜靜的聽着。

白袍人又道：「例如任何人的死亡，都會有他的第一次，只不過第一次的死亡，也就是最後的死亡。」

楊萍淡淡道：「這種哲理不太深奧，本堂主還聽得懂。有些人死得早，有些人死得遲，其實每一個人的死亡，都沒有什麼分別。」

白袍人搖頭，道：「錯。」

楊萍道：「對於這一方面，閣下又有些怎樣的見解？」

白袍人沉默半晌，忽然說道：「有些人死得舒舒服服，就和睡着了覺沒有多大的分別，但有些人卻會死得很痛苦，很悽慘。」

楊萍長長的吐了口氣。

他不能否認對方所說的是事實。

白袍人忽然嘆息一聲，道：「閣下看來並不像個笨人，總不會選擇後面的一種死法吧？」

楊萍聳聳肩，「當然不會。」

白袍人點點頭，道：「那很好，既然你不想痛苦地、悽慘地死在這裏，那麼最聰明的做法，就是立即離開。」

楊萍一笑，笑得有點蒼涼，道：「眞的？」

白袍人的說話好像很認眞：「當然是眞的，看在黃綠怪傑兩位的臉上，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但從今以後，再也莫讓我碰上了你。」

楊萍的臉色忽然沉下。

他額上的青筋已微微凸起。

他輕輕揮手，立刻就有五十個黃袍武士把這五個白袍鐵臉人重重圍困着。

中間的那個白袍人嘿嘿一笑，目注楊萍道：「你若還有半點同情之心，就該馬上帶着這羣兔崽子遠遠離開。」

楊萍冷冷一笑，接道：「不錯，他們的確是送你們五人去死。」

五個白袍人突然同時把銀槍伸前。

楊萍一聲冷喝。

「上！」

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幫大混戰終於開始。

＊　＊　＊

五十個黃袍武士，五十把劍。

白袍人只有五個，也只有五桿銀槍。

在數目上來說，這可算是衆寡懸殊的一戰。

在另一個戰圈裏，丐幫的二十多名弟子也陷入苦戰之中。

這裏原本是一片謐靜的地方，而且景色美絕。

但現在，這裏已變成了屠場，人間地獄。

死亡之神將要降臨在這個地方，浩劫，自然無可避免。

＊　＊　＊

這是一個黑暗之夜。

但無論黑夜多漫長，黎明終於

還是要來到。

宋業邦今天起得很早。

他住在九玄洞的「歸隱樓」。

「歸隱樓」這個名字是他想出來的。

他已歸隱江湖，希望自己能平平靜靜的渡過晚年。

他更希望自己的未來，可以安枕無憂。

但他是否眞的已安枕無憂？

不！

絕不！

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而他現在的心情，却是既有遠慮，復有近憂。

他臉上的皺紋，隨着歲月的消逝而變得更深、更多。

尤其是近個月來，他又好像蒼老了不少。

他並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

相反地，他對任何事都看得很豁達，眞正能夠令他發愁的事情絕對不多。

但絕對不多，並非等於絕對沒有。

他也有發愁的時候。

幸好他畢竟還是個自信心相當强的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他絕不會認輸。

有時候他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

別的不提，就拿他的幾個徒弟來說：大弟子叫白小小、二弟子叫克大大、三弟子叫侯高高，年紀最小的一個女孩子叫白冰冰。

除了白冰冰這個名字尚好之外，其餘三個徒弟的名字，都令人有不倫不類之感。

他們原本都有自己的名字，但自懂人性之後，他們原本的名字，就消失了，換上了小小、大大、高高這些不倫不類的名字。

這四個徒弟當然也有他們的一段身世，但宋業邦却從未向他們透露。

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父母是誰，現在已經逝世？還是仍然活着？

幸好白小小、克大大都是渾人。

而侯高高雖然資質聰明一些，但也聰明不到什麼地步。

但白冰冰呢？

她又怎樣？

* * *

每一個人都總有他自己的寵物。

有些人的寵物是一隻狗或一隻貓。

有些人的寵物是一條蛇，或者是一尾魚。

但宋業邦的寵物却是一頭老虎。

一頭比宋業邦的身體更龐大兩倍的老虎。

吊睛白額虎，是世上最兇悍的老虎。

牠也有個名字，而且比白小小、克大大、侯高高之類的名字威風得多。

牠的名字叫「無敗」。

無敗是頭很聽話的雄虎。

牠並不是任何人的話都聽，牠只聽宋業邦的命令。

沒有宋業邦的命令，牠絕不會傷害任何人。

這是一條極忠心的老虎。

不但忠心，而且勇猛。

曾經一次牠面對三條黑豹，結果三條黑豹都死在牠的利爪之下。

宋業邦並不喜歡把無敗禁錮在鐵籠裏面。

所以，無敗經常都在外面活動。

牠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沒有宋業邦的命令，絕不會向人類攻擊。

這並不是老虎的天性。

但宋業邦却把牠訓練得像一條狗，不但忠心，而且不會隨便傷害人類。

牠只吃其他的野獸，絕不吃人。

昨夜，牠不在九玄洞中。

無敗經常深夜外出，獵取麋鹿、山豬等野獸作爲食物。

牠通常在黎明之前，便會回到九玄洞來。

現在，陽光已照在宋業邦的臉上。

但無敗踪跡杳然。

沒有人知道牠去了什麼地方。

也沒有人知道，牠是否遭遇到什麼意外。

* * *

近來，値得宋業邦擔心的事，越來越多。

無敗到現在還未回來，固然令他忐忑不安，而司徒英武的傷勢，也令他感到束手無策，不知從何入手。

他的醫術很不錯，那是事實。

然而，他並不是個神醫，司徒英武傷上加傷，已到了生死邊緣。

目前，他還可以勉强活下去。

但他的傷勢若再惡化，宋業邦將會有無能爲力之嘆。

爲了這件事，他再三責罵白冰冰。

但白冰冰連眼睛都已哭到又紅又腫，不錯已錯了，痛罵她也於事無補。

他忽然想起了一個老朋友。

這個老朋友，是他最信任的一個江湖郎中。

江湖郎中有很多種。

有些郎中並無實際的本領，只

靠招搖撞騙混飯吃，欺欺騙騙。

這些不學無術之徒，不知害死多少病者。

但有些郎中，却是本領非凡，其中更有再世華佗之術，每每能妙手回春，藥到病除，絕非普通庸手大夫可比。

但此人有如輕煙雲霧，肩上掛挑着兩個又殘又舊的藥囊，到處行醫，居無定所。

只有此人，才有把握治療司徒英武傷毒。

但宋業邦已整整二十年來未曾見過他，也沒有聽過他的消息。

他就像天邊的一朶雲，又像無涯大海中的一葉孤舟，想找他，實在不容易。

宋業邦獨自喃喃道：「老跛子，你在什麼地方？如果你現在來到九玄洞，老夫就算叫你三聲祖爺爺，却又何妨？」

他嘆息着，也在懷念着。

老跛子就是那個郎中。

以前，他們經常一起大吃大喝，也經常大吵大罵，甚至大打出手。

然而，無論他們吵罵得多兇，斷打得多麼兇猛，都絕不妨礙他們之間的友誼。

眞正的友誼，本來就是經得起任何波折和時間的考驗。

忽然間九玄洞外來了一個老蒼頭。

他並不是跛子，却是個瞎子。

瞎子的背後，拉着一輛拖車。

拖車上俯伏着一隻巨獸。

那是一隻老虎。

吊睛白額老虎無敗！

* * *

當宋業邦看見無敗俯伏在拖車上的時候，他臉上所露出來的表情，很是奇特。

他像是笑。

但也像哭。

無敗回來了，該是一件可喜的事。

但無敗若是平安無恙的話，牠又怎會在別人的拖車上俯伏着呢？

宋業邦凝視着老瞎子。

他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

九玄洞還有其他人，他們都是宋業邦最忠心的手下。

但他們沒有上前，因宋業邦早已揮手，示意他們離遠一點。

宋業邦盯着老瞎子。

老瞎子的眼睛雖已瞎掉，但他那雙空洞的眼眶，彷彿仍在看着宋業邦。

他們彼此沉默着。

良久，宋業邦才道：「這位老先生，敢問閣下高姓大名？」

老瞎子不答，反問：「你是不是宋業邦？」

宋業邦道：「正是宋某。」

老瞎子又緩緩的道：「車上的老虎，是不是宋兄的寵物？」

宋業邦點點頭。

但他忽然覺得可笑，對方是個瞎子，自己點頭的動作，他又怎可能看得出來？

但老瞎子居然像是看見了他在點頭一樣，長嘆一聲道：「你的寵物已受了傷，而且傷得不輕。」

宋業邦忽然看見無敗的左背上，包紮了一塊紫色的布。

「牠的確受傷不輕，」宋業邦點點頭，道：「牠受的甚麼傷？」

老瞎子緩緩道：「牠被一桿槍刺了一下。」

宋業邦臉色一變：「是誰的槍？」

老瞎子搖搖頭道：「老朽不知道。」

宋業邦眉頭一皺。

老瞎子雙目失明，當然看不見刺傷無敗，究竟是誰人。

倏地，宋業邦心中一動。

老瞎子既然看不見刺傷無敗的人是誰，又怎會知道刺傷無敗是一桿槍？

老瞎子忽然一笑。

他居然知道了宋業邦心中想着的事，道：「老兄大概正在懷疑，老朽是不是瞎子。」

宋業邦沉默着。

他想聽聽老瞎子怎樣解釋。

老瞎子輕輕一笑，緩緩接道：「看見老虎被人用槍刺了一下的，並非老朽，把老虎性命救回的人，也並非老朽，而是另一個人。」

宋業邦沉默了很久，才道：「那人是誰？」

這時候，無敗突然張開巨口，露了白森森的利齒大聲道：「那是我！」

站在宋業邦背後的人，全都呆了。

那頭老虎，竟然會講人類的話！

* * *

除宋業邦外，每一個人都目瞪口呆。

宋業邦却忽然嘆了口氣，淡淡的道：「如果天下間只有一個人能爲一頭老虎治傷，那麼這人當然就是獨腿怪醫何百爲。」

「何百爲」這三個字一出口，站在宋業邦背後的人又是一呆。

他們知道，何百爲非但是武林的暗器專家，也是醫術極高，有賽華佗美譽的「妙手神醫」！

同時，他更是九玄洞主宋業邦的老朋友。

宋業邦說這兩句話之後，無敗又再張開大口，哈哈大笑。

（未完・三）



五彩傳奇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狡騙總督親筆函　殺人滅口扮軍爺

上文提要：「死要錢」嬌嬌教小彩練功，說是練功得先練挨打，小彩被打得抱頭尖叫，嬌嬌却不讓老禿子幫她療傷……七惡之一的「屠夫」金太保向小五子灌輸殺人的歪理，並要小五子用手捏死一堆螞蟻，見他沒有進入情況，又把他騙到狠窩前，生死關頭，小五子只好與三隻惡狠搏鬥，體驗出殺人的狠心。羅老大帶着錢一串、白爾艷、小五子上西京幹「買賣」……

雞公車吱吱呀呀的往前推！

推車的是個瘦漢子。

跟在雞公車後面的壯漢，忽然嘿嘿笑道：「快到了，來福鎮快到了！」

車上面，頭上插滿珠花的女人睜開眼來，笑道：「今晚上洗個熱水澡，好好的睡一覺！」

推車的瘦子道：「萬人迷，你就是找上我也免了！」

另一面，小五子跳在車中央站起來，他驚喜的道：「唷，這兒住了不少人吶！」

小五子從未離開過天山不老峯，這是頭一次來到來福鎮，當然，等他到了西京，那地方更會令他吃一驚！

一掌打在小五子屁股上，錢一串道：「坐下來，你小子站在中間，我怎麼推車？」

小五子喜孜孜的坐下來，那模樣就好像吃了滿嘴歡喜糖似的！

錢一串推著雞公車，匆匆的來到一家客棧前，羅老大抬頭看，不由笑笑道：「今晚就住在這家高陞店吧！我記得這家客棧的羊肉湯最好吃！」

雞公車靠放在棧外面，羅老大正要領著白爾艷三人走進去，忽見附近的場子上停了一羣馬！

那些馬全是口外的健馬，馬鞍子就放在廊簷下！

羅老大嘴角一牽，笑笑……

錢一串道：「這些馬好像都是官家的！」

白爾艷當先走進客棧裏，忽然傳來一陣口哨與尖笑聲，小五子跟在後面看，客棧裏坐了十幾個身穿一樣衣衫的大個子！

「萬人迷」白爾艷把身子靠在櫃枱邊，她回頭拋了個不大不小的媚眼！

「哇呀！」

「哈好！」

引起一陣騷動，白爾艷已雙肩聳著笑！

便在這時候，有兩個伙計已匆匆的迎上來，道：「對不起，對不起，客房已住滿了，幾位去別家問問！」

羅老大看了錢一串一眼，二人俱露出可憐相！

白爾艷俏聲道：「我好累，要找地方洗澡哇！」

伙計哈腰道：「對不起，房間眞的沒有了！」

便在這時候，忽聞一人怒吼，道：「爲甚麼沒有房間了？你們兩個在胡說！」

兩個伙計猛回頭，一個官爺瞪著一雙色瞇瞇的眼睛站在白爾艷面前。

「軍爺，你交代的，房間不許別人住！」

另一伙計道：「而且房間也住不下他們四個人！」

那軍爺手指頭搔著鬍子叱道：「我問你們兩個豬，要是你二人的親娘來了，你有沒有房間給她住？」

兩個伙計一楞！

這軍爺眞會找麻煩，見了騷女人，他魂兒也飛上了天，找個歪理由叫人無法回他的話！

那軍爺臉皮一緊，又道：「嗯！說話呀！你們到底有沒有房間哪？」

一個伙計期期艾艾的道：「東邊還有一小間，祇是他們兩個……」

伙計指的是羅老大與錢一串！

羅老大仍然現出一份苦兮兮的樣……

錢一串站在一邊好像還在打哆嗦，光景就像個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

那軍爺冷冷看了羅老大與錢一串一眼，道：「他們兩個睡外面！」

不料，白爾艷已笑道：「祇要有張床睡覺就好，伙計，先替我燒上一大桶熱水送過來！」

兩個伙計點點頭，立刻領著白爾艷往後院走！

羅老大要跟著走，却被那官爺伸手一攔，道：「沒聽見我的話？你二人今天睡外邊！」

羅老大忙哈哈腰，笑道：「是是，我二人睡外邊！」

軍爺笑哈哈的道：「那女人是你們甚麼人？」

羅老大道：「她是我老婆。」

軍爺雙眉一揚，道：「原來你還有一位美嬌娘，眞是好命，你……艷福不淺哪！」

羅老大嘆口氣，道：「老婆美並非一件好事情，軍爺，我也有苦的時候！」

軍爺哈哈笑道：「女人我見得多了，你老婆的眼睛水汪汪，嘴巴紅又亮，這種女人一上了床，就好像發了情的母老虎，我呀，我還眞的同情你！」

他拍拍羅老大的肩頭，又道：「今夜我算幫了你的忙，你二人就睡在外邊吧！」

伙計送上吃的，羅老大與錢一串二人對坐著，小五子就坐在羅老大一邊，他低聲的對羅老大道：「有個大個子，爬在窗外面偷看阿娘洗澡……」

羅老大低聲道：「依你的，小五子，你說怎麼辦？」

小五子道：「我也不知道，好像阿娘喜歡別人看，虧得她不是我眞的阿娘！」

錢一串嘿嘿笑，道：「別說了，吃飽了睡大覺！」

半晌，一個伙計端了個大木盤，盤中有酒有肉，匆匆的往後院裏端過去！

前面的十二個大漢有一半已哈哈笑起來……

錢一串淡淡的對羅老大道：「萬人迷眞有本事，佩服，佩服！」

羅老大沒開口，雙目却瞇了起來。

小五子低聲道：「羅叔，別生氣，小五子一定替你出這口氣！」

羅老大忙搖搖頭，道：「等一等，八成是你的阿娘發現了甚麼。」

錢一串喝完一碗羊肉湯，又喝了半斤二鍋頭，拍拍肚皮，道：「山野地方，忽然冒出這些狗腿子，羅老大，你不覺得奇怪？」

羅老大拍拍小五子，道：「吃飽了找地方睡覺去！」

外面傳來野狠尖嗥聲，有幾股風吹進屋子裏，老掌櫃忙把門關緊。

便在這時候，忽聞後院傳來一聲「哎唷！」

這聲音立刻引起一陣哄堂笑……

有個大漢笑道：「李爺嘗到甜頭了，哈……」

他的話聲甫落，便見那位軍爺從頭到脚濕淋淋的衝出二門來，就好像他剛從水塘裏爬上來一樣……

「這臭婊子，眞可惡！」

幾個大漢迎上去，問道：「怎麼了？軍爺？」

這位李爺戟指後院高聲吼道：「媽的，她隔著窗子把一盆洗澡水倒出來，眞他媽霉氣！」

又是一陣大笑聲，羅老大忙上前賠禮，道：「眞對不住，她一定不知道你在窗子外面，否則……」

「吧」的一聲，羅老大挨了一嘴巴，軍爺吼道：「老子是從她窗前經過，你想到甚麼地方去了！」

羅老大摸著半張面又露出一副可憐樣！

白爾艷這時候擺動柳腰走出來，她扭呀扭到羅老大面前，俏聲道：「是你要伙計送了吃的東西？你怎麼不來吃？」

羅老大未開口，那軍爺濕淋淋的指著自己的鼻尖，低聲吼道：「是我，我要伙計送去的，可是你……」

白爾艷立刻走到姓李的面前，她那對會勾人的大眼睛滴溜溜的轉動著，聲音就好像山泉流水聲一般的道：「喲！是你這位好心腸的軍爺呀，你……你怎麼全身濕透了？」

姓李的立刻骨頭酥一半，苦笑道：「算了，算了，本想同你一間屋子喝幾杯，如今……」

白爾艷立刻笑道：「那好呀，你換件衣服過來嘛！」

姓李的搖搖頭，道：「我們有任務，那會多帶衣衫？」

白爾艷道：「你們是……」

「西京總督衙門的。」

羅老大看了錢一串一眼……錢一串却看向白爾艷……

兩個人的神情却一樣的緊張……

白爾艷立刻笑嘻嘻的道：「原來是總督衙門的軍爺，眞是有眼無珠，失敬了！」

姓李的軍爺道：「這要是我們迎接的人這時候來到，我可就太不好意思了！」

白爾艷道：「你們要迎接那一位？這人一定是個大官，要不然西京離此千里地，怎會派你們幾位……」

姓李的用條布巾擦著身子，道：「這人不是甚麼官，他是江湖人物，說了你們也不知道！」

白爾艷一笑，道：「軍爺，是我弄濕了你衣衫，走，我陪你喝幾杯去！」

白爾艷眞大方，她伸出雙手就去拉，好像拉的人是她的丈夫。

他回頭看看羅老大！

羅老大正低下頭，光景是默許了！

姓李的跟著白爾艷又回到了後院裏，前面的大夥兒又是一陣笑……

有個大漢走近羅老大，笑呵呵的道：「我發覺你這老小子滿喜歡當王八，眞新鮮！」

羅老大道：「不是新鮮，是無奈，你若有這麼個老婆，怕比我還要慘，你不信？」

那大個子吃吃笑道：「我替你拿個好主意，你要不要聽一聽？」

羅老大道：「你有好主意？甚麼好主意？」

大個子低著頭，但却瞪著羅老大，道：「我們等著大人物到來，你走你的，把你的老婆留給我。」

羅老大立刻問道：「大人物？誰？」

大個子不加思索的道：「我們在等石成玉石大使，石大使有個外號叫：……」

「叫大漢黃風。」

「對，對，大漢黃風，你……你也知道？」

羅老大哈哈笑道：「我知道，不但知道，而且還認識，那小子是我老婆表哥的親兒子！」

大漢一驚，道：「眞的？」

羅老大笑笑，道：「你若不相信，可以問我老婆去！」

那大漢一聲怪叫，道：「不好了，李爺惹上麻煩了，他在捅馬蜂窩了！」

大漢叫著往後院跑！

客堂上燈光下的十一個大漢也怔住了！

羅老大看了一眼錢一串，小五子却問道：「羅叔，誰是大漢黃風？」

羅老大臉皮一緊，道：「是個老頭兒！」

小五子一楞，他心中嘀咕，羅叔老婆沒見過，羅叔的老婆有多大？羅嬸表哥的兒子……

小五子終於想通了。

是的，羅叔是在罵那姓石的了！

他一旦想通了，便哈哈笑道：「羅叔，我想起來了，你是有這麼個拐彎抹角的遠親。」

十一個大漢聞得小五子的話，一個個還眞的面面相覷，小孩子不說假話，李爺的紕漏捅大了！

就在這時候，跑向後面的大漢又匆匆走回來，他那臉上的表情透著古怪。

十一個大漢又圍上去，七嘴八舌的問起來……

這大漢結結巴巴說不出話，忽見姓李的軍爺走出來，白爾艷就跟在他身後面。

白爾艷吃吃笑道：「羅老大，我們是來幹甚麼吃的？」

羅老大道：「不就是去接你表哥的兒子石成玉？」

白爾艷哈哈笑道：「羅老大，原來他們就是派來迎接小石的，你說這事巧不巧？」

錢一串已哈哈笑道：「巧，眞是巧！」

七惡八邪各人相處的久了，不論甚麼話，祇要有人一點，對方立刻就明白。

白爾艷問不出這些人是在此迎接「大漢黃風」石成玉，因爲姓李的也是個老江湖。

白爾艷却認爲，羅老大一定有辦法。

果然，羅老大已點明這批人是來迎接石成玉的。

白爾艷拍拍姓李的肩頭，笑道：「你們原來是接小玉的，怎不早說，大家一家人嘛！」

姓李的乾澀一笑，道：「一家人？」

白爾艷道：「小石眞有出息，竟同官府的人勾搭上了，他這『大漢黃風』的字號，眞是永久不衰呀！」

姓李的道：「總督大人力邀，祇因有一批很貴重的東西要往京裏送……」

姓李的看看羅老大幾人，又道：「幾位眞是石大俠的親戚？」

他的眼神中有著狐疑，不用猜便知道他在想甚麼。

白爾艷道：「眞的假不了，假的也眞不了，小石的眞本事你可知道？」

姓李的道：「聽說過！」

白爾艷是想知道這姓李的認不認識石成玉，如今姓李的祇是聽說過，便笑笑道：「我告訴你吧，石成玉我那表侄子，穿的是黃大衫，輕功最了得，施展起來，就好像大漠刮起一陣黃風，他的刀法雖不比當年的刀公子，但也是傲視塞外！」

姓馬的立刻點頭，道：「對，對，你說對了，大俠就是這模樣。」

白爾艷俏笑一聲，道：「好了，好了，我們也累了，軍爺，你要不要同我回房去睡大覺？」

姓李的立刻雙手搖，道：「不，不，不，石大俠知道砍我的頭！」

白爾艷走近羅老大，抱怨道：「怎麼辦？房間小了些，你們三個……」

羅老大道：「兒子跟你睡，我們睡外面！」

姓馬的軍爺忙上前笑道：「這是甚麼話？既是一家人，怎好叫你們睡外面！」

他對兩個伙計吼道：「快把中間的大房間打掃乾淨，由他們一家四口睡裏面，要吃要喝替我送上最好的，我要是發現你們怠慢了我的客人，小心要你們好看！」

兩個伙計忙往後院跑，白爾艷已笑嘻嘻的道：「軍爺，這怎麼好意思？」

姓李的忙哈腰道：「中間那個大房間，原是替石爺留的，既是一家人，你又是石爺長輩，你們住，石爺一定會很高興。」

白爾艷笑道：「聽你的口氣，我那表侄兒就快到了？」

姓李的道：「就是這一半天吧！」

白爾艷道：「眞好，他一到準熱鬧。」

白爾艷回過頭來對羅老大道：「我那表侄兒的架子可眞大，還要派人來接他，像話嗎？」

姓李的忙趨前笑道：「我帶著總督大人的邀請函，這件事原是有人在中間撮合，敲定了的。」

羅老大道：「不如這麼辦，我快馬去找他，別叫大夥在這兒等他一個人，不像話！」

姓李的搖搖手，道：「怎好勞動兒台？」

羅老大一笑，道：「出這點力沒關係，往後別把我羅老大當成活王八就感謝不盡了！」

拉來一匹馬，羅老大騎著馬就走！

羅老大一馬衝出來福鎮，灰濛濛一片荒原裏，傳來的不是馬蹄聲，而是嗥厲的狠聲。

高陞客棧內，白爾艷拉著小五子對錢一串道：「你也去睡吧！沒精神怎麼辦？」

錢一串道：「你放心，老闆娘，我的精神大得很。」

錢一串仍然跟在白爾艷的身後面，三個人走到後院裏，便在這時候……

高陞客棧外面，傳來一聲雷吼：「店家！」

聲音並不高，但却令人聽的耳膜發痛。

有個伙計拉開門，便見一個身穿黃大衫的壯漢大步走進來，這人肩頭上還拿了一把用黃布裹著的刀。

伙計哈腰笑道：「客官，你來得不巧，我們這兒……」

「我不是來住店的，我問你，可有西京來的人嗎？」

伙計指著後院道：「有，有，他們在後院子裏住了三日，剛剛睡了，你是……」

「去把他們的頭兒叫來！」

伙計聞言，拔腿就往後院子裏跑，黃衫客已拉過一張椅子坐下來！

不旋踵間，姓李的軍爺匆匆的走出來，就在燈光下，他雙眉一揚，忙抱拳道：「請問你就是石大俠吧？」

黃衫客點點頭，道：「不錯，石成玉就是我！」

姓李的軍爺立刻自懷中取出一個信函，雙手恭敬的送到黃衫客面前，道：「這是總督大人的親筆函，石大俠你請過目。」

黃衫客接過信函，大剌刺的拆開來，祇輕瞄幾眼，便笑笑，道：「應該的，能爲總督大人效勞，無上光榮！」

姓李的軍爺忙道：「謝謝，石爺今夜在此稍歇，明日一早我們起程。」

他忽然又低聲笑道：「原是替石大俠備了一間大客室，巧的是石大俠的親戚也來了，石大俠要不要見見？」

黃衫客一瞪眼，道：「誰？他們在那裏？」

姓李的指著後院，恭敬的道：「就在後院，我帶石大俠前去。」

黃衫客道：「不必了，你叫他們出來，大家見個面，我們連夜上路！」

姓李的怔了一下，道：「石大俠不歇息？」

燈光下他看著這位黃衫客，心中充滿了奇怪的感覺。

但他還是不相信，這位石大俠竟要連夜上路。

十二個大漢都在後院子裏睡下了，如果要上路，當然要把他們全叫起來。

黃衫客瞪了姓李的一眼，吼道

:「怎麼還不快去?」

姓李的立刻往後院子裏走，他在二門還回過頭來看，看著這位怪怪的黃衫客!

白爾艷走出來了。

她笑得十分媚人的叫道:「喲，我的乖表侄子，這幾年你可發跡啦，你發達，姨媽我沾光，你吃瘦我吃肥，姨媽這裏先謝啦!」

黃衫客打個哈哈道:「姨媽愛說笑，你們也來了!」

白爾艷坐在黃衫客旁邊，笑道:「眞要替西京總督大人辦事?」

黃衫客點點頭，道:「即刻起程!」

姓李的站在一邊打哈哈，眞怕白爾艷在黃衫客面前告他的狀。

小五子便在這時候暗中拉過姓李的，低聲道:「軍爺，你帶有銀子嗎?」

姓李的一楞，道:「小兄弟，你要幹甚麼?」

小五子伸手，道:「我要銀子。」

姓李的一笑，摸出一塊碎銀子，道:「夠你買一大把糖吃的。」

小五子搖搖頭道:「你的銀子我都要。」

姓李的臉色一寒，道:「你說甚麼?」

小五子指指黃衫客，道:「你不給，我就說你欺侮我阿娘，叫他整你。」

姓李的雙眉一挑，驚訝的沉聲道:「小小年紀，也會敲詐，你……」

小五子淡淡的道:「因爲你的作爲，給我製造了敲詐的機會，要不然我爲甚麼不去敲別人的銀子?」

姓李的暗中在咬牙，却又不敢得罪面前這小傢伙，當然他更不敢得罪那位黃衫客。

於是，他把腰上塞的銀包全送到小五子手中。

銀包塞入懷中，小五子笑嘻嘻的走出店門外，祇見錢一串已等在大路邊。

白爾艷與黃衫客也走出來。

十二名大漢雖然來自西京總督衙門，但十二人都是穿著便衣，祇有姓李的穿官服。

三匹大馬也已備好，小五子飛身與錢一串共乘一騎，他笑嘻嘻的低聲對錢一串道:「羅大叔眞有本事，他扮得還眞像。」

錢一串暗中擰了小五子一把，捏得小五子一聲「哎唷」。

便在這時候，黑暗中衝出兩個漢子，其中一人指著小五子怪叱，道:「好小子，原來你們是一夥的，騙了我們的推糧車，還把糧袋扎了幾個洞!」

另一人已對穿官服的軍爺叫道:「官爺，他們都是强盗啊，那車子還靠在牆邊上。」

姓李的一瞪眼，叱道:「大黑天，你一定看錯人了，快滾!」

小五子指著兩個漢子，道:「這兩個人一定是瘋子，祇有瘋子才不認識人。」

那漢子伸手去拉小五子，沉聲道:「我看你往那裏跑。」

小五子坐在馬背上，右足挾鈎，尖聲大叫道:「瘋子打人了!」

「彭」的一聲，那漢子的脅下一陣痛，退了三步彎下腰，如果此刻是大白天，一定會看到他的臉皮灰慘慘。

這是一招「葉底偷桃」，也是辰州陶家拳法，「瘋狗仔」陶民傳授他的，祇不過小五子把拳改做用足踢。

用足踢的力量當然比拳重，那漢子半天未站起來，但他還是喘著大氣叫强盗。

另一個漢子指著白爾艷叫道:「還有這女人，我認得她，她就坐著車，由這人推……」

他好像想起還有另一人，便在這十二人中仔細找，半天，他期期艾艾的又道:「還有一個傢伙呢?那傢伙還拿著刀，個頭也很大……」

姓李的心中在嘀咕，另一人不是去接石大俠去了?

他重重的看了一眼白爾艷未開口。

姓李的在等事情的發展，他要證明這幾個人是不是眞的强盗。

也許那個去接石大俠的人快回來了。

大夥在這兒，就是要等那人。

黃衫客沉聲道:「有人說我的親戚是强盗，你怎麼不表示些甚麼!太令我失望了!」

姓李的立刻對兩個漢子叱道:「他們搶了你們甚麼?」

漢子指著一輛雞公車，道:「這車子就是。」

姓李的怒道:「胡說，强盗祇搶錢財，要一輛雞公車作甚麼，快滾!」

白爾艷笑嘻嘻的道:「怪可憐的，我送你們一兩銀子，拿去吧!」

一錠銀子拋在地上，兩個漢子都怔住了。

黃衫客猛的挾馬急馳，他還發出沉重的怒哼!

姓李的一揮手，一行人便出了來福鎮。

前面一道山溪，怒馬躍溪而過，轉眼之間便到了大山邊，前面的黃衫客忽然停下來。

姓李的跟在他身後面，便也攏緊韁繩。

半圓的月亮剛剛自山頭冒出

來。

月光雖然不夠亮，但姓李的還是看清楚黃衫客的臉。

黃衫客在笑，微微笑得很動人。

他的話也很動人，淡淡的，文靜的道:「你知道，總督大人還請了些甚麼人?」

姓李的心中納悶，石大俠怎會突然問起這件事來了!

他回報個微笑，道:「除了石大俠之外，我知道大人還請了『絕一鏢』劉言劉大俠，至於別的，在下就不清楚了。」

黃衫客又是一個動人的微笑，道:「我說你們根本不該到這裏來!」

姓李的發覺黃衫客的微笑變成冷笑。

他却又開口道:「奉命行事，不能不來。」

黃衫客的笑容已失，他伸手摸去臉上的一層灰皮，露出本來面目。

他的本來面目却正是羅老大。

姓李的憤怒起自心田，怒吼一聲道:「你不是石大俠?原來你們……」

羅老大嘿嘿笑道:「當你認清楚我們的時候，也就是你們的死期到了!」

姓李的怒道:「就憑你們幾個?」

羅老大道:「足夠了。」

姓李的怒道:「你爲甚麼要扮成石大俠來欺騙爺們!」

羅老大道:「因爲我們不希望姓石的礙事!」

姓李的道:「原來你們是想奪寶的土匪呀!」

羅老大嘿嘿笑道:「我們等這批寶物已經有年了，東西終於要運出西京了，哈……」

姓李的當先拔刀，他怒吼道:「土匪，你們難以得逞的，你們休想……」

白爾艷尖笑道:「得不得逞，你永遠不會知道了!」

錢一串道:「羅老大，你們站在一邊去，由我一人就夠了!」

小五子笑道:「我幫錢叔幹!」

白爾艷笑道:「小五子，你可得用心學呀，殺人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記住我平日教你的口訣，要狠，要準，要快!」

小五子已躍下馬來，道:「白姨放心，我這就動手給你們看。」

羅老大冷冷的面對姓李的，道:「錢一串，你對付那十二個傢伙，這人給我了!」

白爾艷拍手笑道:「原來羅老大吃醋了，我好高興。」

姓李的一聲怪吼，道:「弟兄們，給我狠宰啊!」

「殺!」

錢一串一躍落地，他身子虛幻的左右閃掠，快不可言的迎向十二個大漢，那身法就好像一個幽靈。

小五子踩著錢一串的步伐，緊緊的跟上去。

迎面四把刀未砍下，也已被撥上了天，緊接著傳來幾聲慘呼:「啊!」

果然「八隻手」，錢一串祇要撲近那人身前，雙掌便花蝴蝶也似的一陣疾閃，劈來的砍刀便立刻被他拍上天。

小五子的尖刀便及時的捅入那人的肚皮裏。

那人在冒血，小五子也染了滿身鮮血。

「啊!」

姓李的被羅老大一指頭戳進喉管裏，他還硬起脖子，白著眼珠道:「你們……難道……就是傳言中……的……惡人……」

羅老大拔出兩根手指頭，熱呼呼的鮮血從姓李的脖子上冒出來，他却把兩根指頭在嘴巴上舐著，笑道:「你怎麼這時候才知道!」

姓李的道:「祇有……惡人……才叫……小孩子學……殺人……」

姓李的倒在地上死不瞑目，兩隻眼睛更大了。

大得幾乎走出眼眶外。

羅老大忙把姓李的衣衫脫下來。

脫下的衣衫他穿上，搖搖膀子笑道:「老婆，像不像個當軍吃糧的?」

白爾艷笑道:「你要是像個吃糧當差的軍役，我白爾艷就是你的娘!」

羅老大道:「別管像不像，唬唬石成玉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那面，小五子已跟著錢一串走過來，小五子可眞得意，他嘻嘻笑對白爾艷道:「阿娘，殺人眞簡單!」

白爾艷道:「學殺人簡單，學著不被人殺就不簡單，小五子，你懂我的話嗎?」

小五子一笑，道:「我懂，小五子一定要學會你們七位教我的武功!」

錢一串笑道:「而且還要發揚光大。」

羅老大連姓李的靴子也換穿上，不料月光下有兩個人影走過來。

其中一人推著個車子，車子是空的，所以沒有車聲傳過來。

也算是狹路相逢，四匹馬到了兩個漢子面前停下來。

「咳，山不轉路轉，我們怎的又碰面了。」

兩個漢子一見，立刻感覺不對勁。

小五子翻身躍下馬，大刺刺的走近兩個漢子前面，他冷笑道：「祇是用用你們的車，你就一口咬定我們是强盜，二位，强盜有我這麼小的？」

兩個漢子說不出話來，因爲馬上的軍爺已經換了個人，這個人正是搶去他們雜公車的人。

這些人一定不是善類，那批軍爺一定吃了他們的虧。

既然那麼多軍爺也吃他們的虧，他二人自然也知道面前的幾個人不好惹。

其中一個漢子抱拳施禮不迭，道：「小爺，算我們錯了，我二人有眼無珠！」

小五子回頭看看白爾艷道：「阿娘，你要他們活呢，還是要他們死呀！」

他的口吻就像面前的兩個漢子比狗也不如。

六七歲的孩子會說出這般話，眞難令人想像，將來有一天他長大了，是個甚麼樣的冷酷殺手？

白爾艷臉色一寒，道：「這種事情還要問？剛才幾乎被他二人把事情弄砸！」

她的話就像一道殺人令，執行命令的人就是小五子。

兩個大漢對望一眼，腿一軟便跪下來。

小五子冷冷道：「沒出息，怕死！」

他走近二人，又道：「怕死的人沒膽子，你二人就沒有膽子，便祇有任我宰殺了！」

尖刀已拔在手上，刀芒散發出冷焰激閃著。

兩個大漢對望一眼，立刻拔腿便逃……

小五子仰面哈哈笑起來……

白爾艷叱道：「怎還不動手？」

小五子道：「阿娘，這種人還用得著殺？」

白爾艷沉聲道：「你想做好人，發善心？」

小五子道：「我也是你們幾位調教的人，如今我已覺得身份不同，要我去殺這種可憐人，有失身份，也弱了你們幾位的盛名，還是算了！」

羅老大點點頭，道：「小五子說的有理，殺死這種人，沒得倒失了身份。」

錢一串笑道：「走吧！去對付石成玉要緊。」

四匹馬又進了來福鎮。

四個人拍開高陞客棧的大門，兩個夥計齊瞪眼。

白爾艷沉聲道：「看甚麼，快把馬匹拉上槽，我們幾個回房睡覺去。」

羅老大指著一身官服，道：「怎麼，你二人看著不順眼，是嗎？」

有個夥計笑道：「順眼，比剛才的那位軍爺還神氣。」

羅老大一聲笑，大步走進後院裏。

白爾艷站在房門口，道：「小五子，去跟錢一串睡一間屋子，可別尿濕了床。」

羅老大走近白爾艷，笑道：「扮甚麼像甚麼，咱們不是夫妻嗎？就睡在一間房吧！」

白爾艷道：「那有出差的軍爺帶著老婆的，我看你還是睡另一間吧！」

羅老大眞聽話，低頭便進了另一間房。

羅老大正要走進另一間房，忽聞前面傳來拍門聲。

楞了一下，羅老大順著燈光望過去，隔著二門，祇見大門外的燈籠下面站著一個人，一個身穿黃外套披風的人，這人的臉貌尙未看清楚，但聲音却十分洪亮：「店家，可有人在此等人？」

那夥計先是往後院望了一眼，正要開口回答，羅老大急忙高聲道：「外面來的莫非是石成玉石大俠嗎？小人在此久候數日了！」

夥計臉色疑慮，但見羅老大走出來，便祇得過去，道：「客官，我替你的坐騎送上槽。」

抖了抖披風上面的風沙，那人約四十出頭吧，身體粗壯，兩眼烱烱，厚厚的嘴巴四週長了一圈粗鬍子，但却修剪得不到半寸長——有些威猛相。

大步走進屋子裏，燈光之下，那人雙手一抱拳，似笑非笑的對羅老大道：「兄台大概就是西京總督衙門的官爺，在下石成玉，應邀而來。」

羅老大忙伸手讓，笑容可掬的道：「總算等到石大俠了，快請坐。」

石成玉拉把椅子坐下來，一副僕僕風塵模樣，顯然他是趕了不少的路程。

淡淡的，石成玉道：「原是去年就與總督大人約好了的，訂的就是這個月。」

羅老大心想：「難怪你們會在這來福鎮上碰面，算你們倒霉。」

哈哈一聲笑，羅老大道：「這是西南七省三年累積的貢品，其中不少奇珍異寶，祇靠我們官差護送，總督大人實不放心，所以……」

石成玉伸手一搖，道：「這種事情少在外面提及，人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羅老大忙點頭，還機警的四下望著，道：「是，是，石大俠的話不錯。」

夥計走進來，羅老大吩咐快送上酒菜。

石成玉四下看看，遂又問道：「西京來的祇有你一人？」

羅老大點點頭，道：「人多礙眼，容易引起道上人物的注意。」

石成玉笑得十分怪異，他上下看了羅老大一眼，道：「你是……」

羅老大忙抱拳，道：「倒忘了介紹我自己了，在下羅二，總督衙門的小官。」

羅老大小心翼翼的自懷中取出那封信函，恭敬的遞向石成玉，笑道：「這是大人的親筆函，石大俠請過目。」

石成玉拆開信函看了一遍，他隔著信函望向羅老大，道：「羅兄，你以爲何時上路？」

羅老大道：「在下信已帶給石大俠了，以後的行動就憑石大俠一句話了……」

笑笑，石成玉道：「那麼，等我吃過東西之後，連夜上路吧！」

羅老大道：「不等明日一早走？」

石成玉冷冷道：「你忘了你剛才說過的話了！」

羅老大忙笑道：「是，是，一切要聽石大俠吩咐，我們連夜走。」

夥計送上酒菜，石成玉吩咐馬不卸鞍，吃完就走。

羅老大摸出一錠銀子，大方的放在桌子上，對夥計道：「把我的馬也牽出來。」

夥計一楞，正要開口，羅老大當然明白夥計要問他甚麼話。

問的當然是後院住的還有三個人，他們的馬要不要一齊牽出大門外。

羅老大沉聲道：「快去！」

石成玉喝著酒，眼睛也不看向羅老大，宛似突然間不認識面前有這麼個人。

羅老大還以爲石成玉的架子大，看不起官家的人。

穩穩站起身來，羅老大笑道：「石大俠，你慢慢的喝酒，我回房去把隨身帶來的東西綑好了，我們便立刻上路。」

石成玉仍不看羅老大，祇把左手一揚，道：「請便。」

羅老大匆匆來到後院裏，白爾艷已在暗處低聲道：「羅老大，我看有點不對勁！」

羅老大道：「萬人迷，你看出甚麼不對了？」

白爾艷道：「姓石的模樣令我心神不寧，你看他那副篤定的樣子，像不像個握刀準備殺人的？」

忽聞錢一串道：「我看他像是要挨刀的。」

羅老大道：「我們暗中先走，快！」

白爾艷道：「錢一串，快把小五子叫起來！」

錢一串道：「那小子上了床就睡著了，這時候怕是叫不起來了！」

羅老大道：「別叫他了，你二人快走吧！」

白爾艷道：「還在老地方等你？」

錢一串道：「羅老大你可要小心吶，這小子可不比姓李的軍爺，你出手可要俐落呀！」

羅老大哈哈笑，道：「如果連一個姓石的我都制他不住，西京也就別去了。」

白爾艷低聲道：「快去吧，久了會令他起疑！」

羅老大沒有甚麼可帶的，除了一把刀之外，就是個小包袱，那是裝給別人看看的。

於是，羅老大走進前面來，他是裝甚麼像甚麼，走近石成玉身邊，恭敬的一抱拳，道：「石大俠，卑職侍候你！」

石成玉不抬頭，却挾了一口菜塞進嘴巴裏。

兩匹健馬正披星戴月的往山道上奔馳，蹄聲如雷，却又比雷還令人震動。

陣陣山風吹來，空氣中飄散著如泣如訴的哀怨之聲，淒慘中透著厲烈，宛似無數巨大的石頭，正自高山之上滾下來一般。

怒馬已快到大山邊了，前面的騎士突然拉緊馬韁繩，他的人已自馬背上倒翻下來，一把精光閃亮的刀，也已橫在這人的胸前。

後面的健馬及時刹住，馬背上，羅老大古井不波的道：「石大俠，怎麼不走了？」

地上橫刀之人，不錯，正是「大漠黃風」石成玉，他的神情是嚴肅的，雙目睜得比天上的星星還要亮，他的語音，就好像馬蹄聲一般的有力量：「朋友，戲該演完了吧？難道你忘了這是甚麼地方？」

羅老大四下看了一眼，他已心中明白，這地方是他們殺死姓李十三人的地方。

他在這兒殺過人，當然知道石成玉問這話的用意。

但羅老大仍然裝糊塗。

他裝得還眞像，因爲羅老大號稱「千面人屠」，一個精於易容術的人，當然也精於各種人物的仿效。

這也是羅老大的天才。

坐在馬上的羅老大，他好像不瞭解石成玉在說甚麼，楞然中帶着微笑的道：「這是甚麼地方？」

石成玉指著附近的荒林邊，道：「殺人場！」

羅老大臉色一緊，道：「甚麼殺人場？」

（未完・十）

上文提要：小子艾慈解散了「怡紅院」，得到差一千就有十萬兩的銀票，便帶着白小娟來找小三，原來小娟是白小三小叔的女兒。艾慈告訴勞克，在赤陽城碰到八方鏢局送「龍珠」的其中二人，老小二人商量，決定再一探「飛龍堡」，因爲要解開護送龍珠的人爲何三人剩二人，龍珠究竟落在誰手上的謎團，定要去龍潭虎穴探險……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　士・文
可　飛・圖

小子統吃



胸有成竹誘敵出　懸崖邊上賣消息

一閃而掠在堡牆上，只稍一提縱，便到了堡的一側。

那兒有一排廂房，看樣子總有十幾間，除了正中間有燈光之外，餘下的全部黑漆漆一片。

艾慈摸近廂房右窗下，正聽到有人談話聲，而且這聲音並不陌生，不由趴着窗口看進去。

於是，他竊竊地笑，心裡却又暗罵道：「娘的皮眞是巧，幾天光景，兩個人湊在一間房子裡養傷話舊了，看那模樣兒，『黑蝙蝠』卜在冬與『飛刀手』齊中岳二人傷得還眞不輕，二人還躺在床上不能動。」

艾慈又細看一眼，他發覺卜在冬的右肩頭纏着一層層厚厚的白布條，右手側吊在脖子上。

齊中岳攔腰也纏着白布帶，他的肚皮傷得可夠嗆。

突聽卜在冬道：「賀天鵬與于上雲二人也眞是的，這種事怎麼可以讓別人家知道的呢？」

「于上雲應該有下手的機會，也不知他顧慮什麼名堂。」

卜在冬忽又開口罵道：「都是他娘的黑桃愛司攪的局，要不然堡主也不會把藍寶石失掉，咱們也有力量去奪那對寶珠了。」

艾慈聞言，全身肌肉緊繃，兩隻耳朵直不楞的立刻豎了起來。

他的耳朵還會動，他急着要再聽……

好一陣子，屋子裡沒有了聲音。

艾慈急得心中罵道：「兩個傢伙怎麼變成啞巴了。」

他又焦急的等一陣，以爲二人睡着了，正準備往裡面摸進去。

突又聞得廂房裡卜在冬道：「賀天鵬把姓熊的帶回來，這件事我實在覺得不對勁，姓熊的不是省油的燈，關洛道上那一個不畏他三分。」

「也許堡主有應付之道，晚上聽說他們商量着要找神偷『紅心老克』，眞是令人啼笑不得。」

艾慈咧嘴暗暗地笑，心想：「勞克如今正在三道灣的河岸邊，我們就要去汴梁城了哪！哈哈！」

艾慈心中在琢磨，姓熊的又是那號人物？他會不會就是那……

一想起寶山城，便也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一方面屋中的談話似是告一段落，因爲二人在講飛龍堡中的雜物事，引不起艾慈的興趣。

另一方面，艾慈要去瞻仰那姓熊的是個什麼樣的黑道梟雄。

於是，他一翻身，縱上兩丈餘高的廂房頂，溜過房頂後坡簷，竄到連接大廳的一堵高牆上。

側着臉兒，他已看淸楚大廳上那種金碧輝煌的擺設。

那確實是夠派場的。

大廳前面的寬廊上，四根朱漆的大紅柱子，簷上各掛着兩盞琉璃宮燈，照得附近一片紅。

也把門楣上掛的一塊「飛龍堡」匾額照得一清二楚的。

大廳上，「飛天蜈蚣」丁百年大馬金刀的坐在中間一張太師椅子上。

在他的右面，正坐了一位臉皮黑溜溜的漢子，他的那張鍋底也似的大臉盤，幾乎與嘴巴上的鬍子都分不清了。

如果不是有幾根白的鬍子摻雜着，露出滿口的黃板牙，光景還眞像畫上畫的鍾馗爺爺呢。

坐在黑漢右面的，尚有個六十左右的老者，他笑瞇瞇的坐着，滿臉和氣氣的望着丁百年。

丁百年的左邊，一溜的坐了四個漢子，其中兩個他曾照過面，正是「俏郎君」白中虹與「無影脚」宮雄。

但那靠近丁百年的另兩個，他可沒有見過。

艾慈遠遠的望過去，見這些人正指手劃脚的談論着，幾個堡丁可眞忙，不時的送菜、送點心。

艾慈眞想溜近一些，聽一聽這些黑道人物在陰謀些什麼，但廊上的燈太亮了，很難接近。

他四下探了探，便不由得咧嘴笑了起來。

掠過一道短牆，沿着大廳屋簷，越過屋脊到了大廳後面，便一個「珠簾倒捲」，雙手便抓緊屋簷下方的龍頭橫樑。

他「噗」地一聲，便坐在橫樑上了。

却不料就這麼一點丁的衣袂飄聲響，早引來了三頭巨犬從暗處汪汪地直叫着，還奔了過來。

艾慈暗罵一聲：「畜牲！」

不得已只好再攀上屋頂，幾個起落便到了正廳前面的廂房上。

原來他的打算，是自己的來路也是退路，如果不把退路先認準，一旦招架不住，麻煩可就大了。

艾慈已知道飛龍堡中聚了一窩比老虎還凶的魔頭，一兩個也許有把握，多了可就說不定了。

有道是：「能狠難敵衆犬，好漢架不住人多。」

此刻，大廳後面的狗叫聲，早驚動了大廳裡的幾個惡煞。

沒有人呼叫，更沒有人稍停，自然的反應中，幾個凶神已快不可言喻的飛撲向大廳的後面。

但艾慈早已到了側面的廂房上。

艾慈看着一羣人湧向大廳後面，不由得意地冷冷笑。

却想不到廂房下面有人指着他高聲地吼道：「好小子，黑桃愛司呀！你好大的狗膽，竟然又闖來了。」

艾慈哈哈地笑。

因爲他看到在下面的卜在冬，正吊着右臂在地面上指着他罵。

立刻，撲向後面的人被他的罵聲引了過來。

三隻巨犬也撲過來了。

艾慈眞夠豪情萬丈，他也許有意如此。

只見他縱身登上了堡牆，飛落在堡牆的外面，沿着山路的小徑奔馳，還一直的狂笑不已。

顯然，他不在意後面追他的那些狗、那些人，有時候，他甚至還會故意的慢上幾步來瞧瞧。

艾慈朝向飛龍嶺下狂奔，一路上山石林立，荒草漫徑，有幾處還是原始荒林，他並不掠入林子裡。

當然，他的笑聲也令後面追他的人不必擔心他會躲在暗處偷襲。

就在荒林附近，「飛天蜈蚣」丁百年對後面追的幾個人高聲吩咐：「你們快回去，防着那個老偷兒，記住了，我要活的。」

這就叫吃一次虧，學一次乖。

丁百年上一回就吃了一個大虧，他被引出了飛龍堡，老偷兒却盜走了他心愛的藍寶石呢！

直到目前，丁百年還以爲是這種情況，他不知道自己上了艾慈的當。

此刻，他自然想起這一段，便忙叫其餘的人快回去。

艾慈聽得淸，看得也明白，後面追的人部份回頭跑，只有兩個人對他還是窮追着不放。

其中一個是丁百年，另一個又是誰呢？

於是，他又繞着荒林跑，一路還在尖笑着，直到他確定身後二人正是丁百年與那個黑溜溜的漢子後，他不跑了。

他騰空登上一道懸崖。

舉首看，頭上的岩石好像就要砸下來。

往下看，深淵不見底，黑咕隆咚的好嚇人。

這地方顯然是個絕地。

艾慈心中在笑，絕處才能逢生，就在這兒拚了吧！

丁百年已堵住崖的出口，黑溜的漢子適時撲了過來。

艾慈雙手叉着腰，咧着嘴，哈哈的笑道：「我偉大的丁堡主，這幾天過得還好吧？還稱心吧？」

丁百年咬牙咯咯響，眥目欲裂好嚇人。

月光下，他就好像林中溜出來的虎一般，冷冷地道：「黑桃愛司，你已跑不掉了，終被我們堵在絕路上，這一回你還有什麼絕招能逃出本堡主之手。」

黑溜溜漢子「嗆」一聲掣出背上的金刀，嘿嘿笑着問一邊的丁百年道：「原來這小子就是最近道上傳

言的黑桃愛司小雜種！」

點點頭，丁百年道：「不錯，正是這小東西，他與神偷扭成股，二人一搭一檔，把我飛龍堡好一陣折騰，就好像他娘的吃定了我丁百年了，今夜竟然不知死活的又跑到我飛龍堡來了。」

黑溜溜的漢子沉聲道：「奶奶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嘿嘿……」

丁百年愣然問：「他也與你有轇轕？」

黑溜溜漢子冷然道：「我手下大將張豹、朱八就是傷在這小王八蛋手中。」

張豹與朱八是被馬痲子邀上三官廟，那天艾慈若非老禪師嚷着不許他殺人，張豹與朱八準定活不成。

艾慈不開口，他心中可不停的在思索……

丁百年道：「今夜我二人聯手殺。」

黑漢子道：「這小子出現，老偷兒必在附近了。」

丁百年道：「我料準他們故技重施，這小子仗着手脚俐落，把咱們引開，好叫那勞克乘隙扒我的箱子底，娘的，合着把丁大爺當成驢呀！」

突然，艾慈指着黑漢子叫了起來：「喔呀呀！看你的模樣，再看你手上的刀，八成你就是關洛道上傳言的『金刀』熊天剛吧！」

「金刀」熊天剛一聽，甚爲舒坦得意，覺得自己的名聲眞響亮，連自己不認識的人也猜出自己是何許人。

熊天剛不禁哈哈的笑道：「不錯，寶山熊天剛就是老夫，有道是『人的名兒是闖出來的，樹的影兒是照出來的』，你他娘的既然猜中了本爺的名，何不束手就縛，還站在那裡人模人樣，眞要本爺動手劈了你小子呀！」

艾慈哈哈地笑，說道：「以我看哪！熊老爺呀，你就是屎殼螂隔着門縫吹喇叭——臭『嗚』在外了。」

熊天剛怒道：「你他娘才是屎殼螂爬糞堆——找屎(死)！」

艾慈收住了笑，道：「今晚二位把我艾慈堵在這危崖前面，準備如何對我生剝活劈？還有我那老搭檔，不知大堡主又是怎麼個發落，可否見示？」

丁百年惡狠狠地道：「一死一活，如此而已！」

艾慈道：「怎麼叫一死一活？」

捋着長鬚，丁百年道：「你死，勞克活着！」

一聲苦笑，艾慈道：「我年紀太輕，閻王老子不一定會收留，勞克已六十，死了不算夭壽，這個年頭人活得太長，也是一樁十分辛苦的事兒，你還是成全勞克吧，讓我來多活幾年吧！」

丁百年道：「老偷兒我有用，你却是個討厭鬼。」

艾慈笑笑道：「唔！我明白了，你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到這節骨眼我他娘的才算明白了你的意思。」

丁百年緩緩的在拔劍，冷冷道：「能在死前明白，總比糊塗死要好得多，你說，你明白的是什麼？」

艾慈一副無可奈何地道：「你不殺我的老搭檔，是因爲你想利用他，明白一些說，你還想利用他替你盜取江湖上傳言已久的一對『龍珠』，是也不是？」

熊天剛一掄金刀，「娘的皮，這小子怎麼也知道這碼子的事？」

丁百年道：「這小子死定了。」

艾慈道：「丁大堡主，你眞的要殺我？」

丁百年冷哼道：「你說呢？」

艾慈道：「殺了黑桃愛司，你會後悔一輩子。」

這時候艾慈已乾脆以「黑桃愛司」自居了。

勞克就會說過，撲克牌中黑桃愛司最大。

丁百年沉聲道：「殺了你這王八蛋，我會每餐多吃一碗飯。」

艾慈道：「我尊敬的丁堡主，我不說你還不知道呢！你們以爲我黑桃愛司把你們引出來，我那老伙計就會重施故技乘虛而入的摸進你的鱉窩裡？告訴你，你錯了。」

丁百年吃驚地道：「難道不是？」

艾慈道：「當然不是，他老小子的地方，普天之下大概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熊天剛戟指艾慈，罵道：「小狗操的，油嘴滑舌，依我看你沒有一句眞心話，先剁了你，再去找老偷兒。」

搖搖頭，艾慈冷然一聲笑，道：「我說熊老爺，你最好站到一邊調息調息，做幾次深呼吸，鬆散一下你那一身老骨頭，我這裡還有一件消息，等會兒要『賣』你的。」

熊天剛吃一驚，道：「什麼消息？」

艾慈道：「慢慢來，事情總有個先來後到的，咱們先談談老偷兒的事，那也最要緊，如果想得到一對龍珠，天底下大概只有他老人家可以弄到手，你們如果想要找到他，也只有我知道他躲在那裡，因爲他老人家得了丁堡主的那顆藍寶石之後，馬上以十萬兩銀子脫手，如今正在享用他的成果哪！」

丁百年聞言，怒聲罵道：「我操死他老親娘，他竟然把價值五十

萬兩銀子的藍星寶鑽來個削價求現，我要不拆散他一身酸骨頭，我就不是飛龍堡的丁百年。」

艾慈一聲笑，道：「不管你利用他盜取一對龍珠也好，甚至你把他碎屍萬段也罷，這都不關我的事，只是要想找到他，也只有我一句話。」

熊天剛一邊直跺脚。

他還在擔心艾慈那消息。

他預感一定不是什麼好消息。

他看着艾慈那表情，這頑童是個報憂不報喜的搗蛋鬼。

丁百年已沉聲道：「快說，老偷兒今在何處？」

艾慈一笑，道：「我的丁堡主，你怎麼又來了，請問你，我可曾吃了你飛龍堡的糧？還是拿過你飛龍堡的餉？我憑什麼要告訴你？」

丁百年愣然道：「什麼意思？」

艾慈笑笑道：「咱們彼此之間已有過一次交易，而且也都十分順理成章，想一想，我幾會說過謊？」

丁百年道：「你沒說謊，但攏總加起來，你們在騙，而且騙得我死脫。」

艾慈道：「這就有欠公理了，丁堡主，那次我告訴了你勞克摸進你堡裡了，你却在大石前面耗去寶貴時光，你上回沒抓到老偷兒，我心中直對你大表不滿，因爲你辜負了我送你的情報。」

他一頓，又把聲音放低，道：「就拿這一次吧！我說老偷兒沒去飛龍堡，你却又不信，難不成再一次辜負我送你的情報？」

丁百年氣得直咬牙。

但，他就是沒辦法。

他猛一瞪眼破口罵道：「王八蛋，你眞不是好東西！」

艾慈道：「好東西這時候早上床睡大覺了。」

丁百年氣得又罵：「你奶奶的！」

艾慈無奈地道：「丁堡主，生意不成仁義在，何必開口罵人呢？」

熊天剛已忍無可忍，厲喝道：「丁兄，我們還等什麼？砍了他咱們再去找那老偷兒，別聽這小子嚷嚷，就好像他是聖人萬能，眞的抓住了咱們的尾巴似的，我不信你出動全堡的人，我再派出寶山好手，咱們會抓不到老偷兒。」

艾慈不等熊天剛說完，他已連拍手，道：「好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不過眞的我完蛋操，你姓熊的第一個會後悔不迭，因爲，我若把你老哥想要知道的，你渴望了解的，甚至你意想不到而又大出所料的切身問題抖出來，我的兒，你如果不當場泣血嘔血咯血，抱頭痛哭，娘的，我就是你襠裡的鳥製造出來的。」

艾慈眞的賭上了。

他面對兩個魔頭，不能不賣小命一賭。

他總得設法算計些銀子吧！

當然，艾慈總想弄個本錢。

他的本錢就是把大好的時光上了一層心驚膽怕的顏料，白白的耗費在這大荒山。他只要有機會，就想到他的包袱，就得弄銀子。

艾慈在表面上連唬帶騙，那樣子還有些眞實感。

熊天剛第一個當場楞住。

如果這時候丁百年出劍，保準他也會出手攔。

丁百年當然不會出手，因爲他也急於想知道老偷兒勞克，今在何處？

雖然他不會出手，但艾慈發覺丁百年的模樣像毒蜈蚣，一副專橫霸道的樣子。

熊天剛抖着手中的金背砍刀，黑蒼蒼的臉上，已是充血泛紫，雙目灼灼似將吐出一團火。

只見他沉聲地道：「娘的，我有什麼可以叫我呼天搶地的大事情，你小子快快說出來，如有一句不實，看熊老爺宰了你小子。」

淡淡地，艾慈說道：「老話一句，舊事重提，如果二位想知道心中想知道的事情，哪！」

艾慈把手伸出去，又道：「銀子拿來。」

熊天剛哇哇怪叫，道：「王八蛋，你可是想銀子想瘋了，熊大爺一生專吃他人，從來也沒有人敢啃吃到熊大爺的頭上來，小子，你應該打聽打聽再伸手，你以爲你小子是個什麼東西？」

艾慈道：「沒銀子那就一邊涼快去，我還要同丁堡主談買賣呢！」

丁百年沒表示什麼。

熊天剛握刀走近丁百年身邊，道：「丁兄，咱們眞聽他？」

丁百年上過一次寃枉當，認眞的說，姓艾的並沒誆他，只是這種糗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否則，飛龍堡的字號算砸了。

思忖間，當即道：「黑桃愛司，如果我把銀票塞給你，你自信我們會放你走？你有沒有想到合我二人之力，你會在這場搏殺中有個什麼樣的結果？」

冷冷一聲笑，艾慈道：「娘的，世上多少人不是爲財死？這號人物就如同淡水河上漂的垃圾那樣多，今晚拿到二位當家的銀，如眞的死在二位手裡，那也該含笑而終，丁堡主又何必爲黑桃愛司操這種連我自己也懶得操的心事？」

丁百年夜梟般的一聲狂笑，道：「好！你小子這種表現，雖然不

算什麼後生可畏，可也確確實實，地地道道的後生可惡，好吧，老子只要聽聽老偷兒在何處，你小子現在開個價吧！」

艾慈雙手連拍巴掌，愉快的笑道：「好！好！好！這是小子今夜最愛聽的一句話，哈哈……」

他突然打住笑。

他的兩隻眼兒連連眨個不停，道：「丁堡主，你老的這筆生意可分成兩個部份。」

一楞，丁百年道：「少玩花樣！」

艾慈不以爲然地道：「唉！丁堡主啊！咱們不是第一次交易，再說我愛司早就把你丁堡主當成了我的衣食父母，知心的朋友……」

丁百年暴叱道：「去你娘的，誰是你朋友，乾脆快點說吧！」

艾慈道：「算我高攀不上，嘖嘖！你又何必上火？好，我這就說，娘的，這年頭有銀子的爺們總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看到別人就好像看到一條毛毛蟲。」

一頓之後，艾慈又道：「言歸正傳，話分兩途，第一件說的是老偷兒並沒摸進飛龍堡，十天半月你丁堡主儘管高枕無憂過那坑別人的快樂日子，我這個情報，丁堡主啊！你自己願意出多少？」

丁百年恨恨地道：「娘的皮，他若來我就捉活人，他不來就發他走狗運，這件事一文不值。」

艾慈搖搖頭道：「丁堡主，你是善財難捨，我這裡翻動半天的舌頭，你那裡一個蹦子不出，這算談生意？」

丁百年怒吼道：「老子的銀子自然是要花在刀口子上，你懂嗎？」

艾慈道：「好，我問你，老偷兒如今窩藏在什麼地方，這件情報算不算你說的刀口上？如果也不算，娘的，銀子我也不要了，任你們修理吧！」

「你開價吧！」

艾慈點點頭道：「算是刀口上了？」

「少囉嗦！」

艾慈笑笑道：「我這裡開價了。」

丁百年氣得一瞪眼。

艾慈輕聲地道：「丁堡主上路了，好，既然叫我開價，我也早琢磨過，說的價碼低，你一定以爲我小子看不起你，如果開價高，又會罵我黑心的，我可敬可愛又可親的堡主，你老湊和着樂捐這個數吧！」

艾慈伸出個指頭來。

丁百年冷笑道：「老子猜，那絕不是一百兩。」

冷冷一笑，艾慈道：「不錯，當然不是一百兩，丁堡主想到沒有，除了情報價値外，我小子還擔着挨掌的風險，一百兩誰也不會幹！」

「好！一千兩就一千兩吧！」

艾慈搖搖手道：「不！不！一千兩才夠花幾天？我要一萬兩，不二價是我一慣的作風。」

他的口氣就好像結的冰一樣，又冷又硬！

丁百年怒得破口罵道：「狗東西，你難道每天煮銀子吃，這才幾天，又要敲老子一萬兩銀子，你小子還拿老子當龜甩呀！」

艾慈淡淡地道：「據我打聽到的消息，那對龍珠上面刻着武林人人欲得的一套絕世武學秘笈，那玩意兒可是無價之寶，江湖上誰不想據爲己有？有了上面的武功，便一定能領袖武林，丁堡主！難道不値這個數？」

艾慈如此說，丁百年和熊天剛二人直嚥口水。

一狠心，一跺脚，丁百年粗聲地道：「好，一萬兩銀子我出了。」

艾慈又把左手伸出來，道：「眞爽快，你爽快我就爽快，大家樂陶陶，丁堡主不愧領袖一方的大當頭，拿來吧！」

丁百年伸手入懷好一陣子摸又掏，總算從他的內衣裡面摸出一個軟叭叭的紅緞包來。

他就着月光打開來了，從裡面抽出一張銀票，迎着月光看了又看，先把緞包包好了塞入懷中，這才抖抖手把銀票擲向艾慈，道：「拿去買棺材吧！」

就在這時候，一陣山風吹了出來，銀票忽然在空中打個轉，眼看着那張銀票疾若流星的往崖邊飛去了。

艾慈嘿然一聲拔身起，他貼着地一個斜縱，半途中左掌拍地，陡地一個雲裡翻，看來他快要落下深崖了。

然而，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他好像生了一對無形翅膀一般，半空中腰身猛一抖，頭下脚上倒翻着抓住那張即將被風吹落崖下的銀票，右手暴伸崖邊，一攀又一彈，人已站在崖邊上。

艾慈回頭往深處看，不由一咧嘴笑道：「我的乖乖，這一萬兩銀子可眞是玩小命換來的。」

就着月光一陣看，伸出指頭彈了彈，小心的把銀票塞在口袋裡。

丁百年與熊天剛二人對望一眼。

二人心中明白，這小子露了這麼一手「龍騰虎躍」絕學，只這一手絕學就夠他二人瞧的。

那熊天剛突然吼道：「小子，我問你，趙老怪是你什麼人？」

艾慈一瞪眼，道：「想攀交情，是不？」

熊天剛全身猛一抖，道：「奶奶的，這些年沒再遇上嵩山老怪趙光斗本人了，想不到他竟然暗地裡弄了個小妖怪，吾道不太平了。」

艾慈冷冷的笑了笑，沒說什麼。

丁百年道：「你小子該口吐眞言了吧！」

艾慈神秘兮兮地道：「我不能說！」

丁百年大爲氣惱，手中劍走輕靈，正欲撲上。

艾慈忙搖了搖手，「我說丁堡主啊！你怎麼像個毛張飛，我可是爲你好呀！」

丁百年怒叱道：「你放屁！」

艾慈道：「我之所以不說，還不都是爲你丁老爺着想？這時候可得要敵我分明，一對龍珠不分開的人，你自然有權利知道，可是這現場還有個沒出銀子的人，我不能叫人罵你堡主是肉呆，這要是傳揚出去，豈不叫人家笑你丁堡主是一個……」

丁百年怒吼一聲，道：「住口，老子出價買你一句話，有沒有人在一旁聽，關你小子什麼事？老子願意讓熊當家的聽到，何用你操心？」

丁百年不是傻瓜，如果這時候表現出不信任朋友的樣子，熊天剛一定不高興，大敵當前，只要不是敵人，全都得看成是好朋友。

江湖上朋友常會彼此暗流激盪，「利」字當頭六親不認，但此刻不一樣，此刻不能勾心鬥角，最少也不能表面化。

熊天剛聞得丁百年這聲吼，「霸」心大悅，捋鬚冷笑着望向對面站的艾慈，那樣子正暗示：「看你小子說不說！」

其實，艾慈還眞的有話說。

只見他厚實的大嘴撇了撇，道：「丁堡主既然一廂情願要把好處示人，黑桃愛司無話可說，做朋友也只能提醒對方一下，僅此而已，不過我拿的是你丁堡主的銀子，可並沒拿姓熊的一根鳥毛，所以說我也只能對你丁堡主一人說，所以我以爲你丁堡主稍候一時，叫另一人退一邊，否則熊當家的也出銀子，小子就當二位的面說。」

丁百年氣得怒罵道：「個龜孫子王八蛋，不折不扣的小潑皮。」

熊天剛不會出這種寃枉錢！

他也是一個精明的人，否則他不會開上一家怡紅院。

他看有點兒僵，只有識趣地道：「好小子，算你精，老子暫退一邊去。」

他邊退邊罵：「娘的，趙老當年就是你小子這個模樣，專門摸吃道上朋友身上的肉。」

丁百年不好意思地道：「熊兄你……」

艾慈笑着一揮手，說道：「熊當家的，千萬不要走得太遠，咱們之間還有一筆生意要談哪！」

丁百年粗喝道：「小子，快說吧！」

艾慈神秘兮兮地說道：「一對龍珠去了長安城，勞克業已束裝上道了，我的丁堡主，小子就是爲這件事才又摸進了飛龍堡，爲的是想在堡主面前醜表功，却不料……唉！這年頭好人難做啊！」

丁百年猛一怔，道：「你可是說老偷兒他也知道龍珠的事，他現在已經打道上長安城了？」

「假不了。」

「娘的，老偷兒怎會知道這件事？」

艾慈笑笑道：「他不但知道這件事，更知道八方鏢局曾保過這趟鏢。」

丁百年沉聲道：「個老渾帳！」

艾慈道：「所以說，這種事我就不願插一手，東西太惹眼，我沒有力量擁有它，不像你丁堡主，一張方嘴吃八方，江湖上沒有幾個敢惹得起你的，我曾一而再的勸老偷兒別去長安城，娘的，他竟罵我是膽小鬼，一輩子發不了財，是個沒用的東西，提不起的阿斗，他罵過了癮便棄我於不顧的拂袖而去。」

他喘了一口氣，又道：「事後我越想越不對勁，我他娘的被他當成了驢肝肺，他既不仁，我就不義，一衝動，我就想到了你老。」

丁百年哈哈一聲笑，道：「龍珠之事，江湖上知者甚少，勞克那老偷兒知道，而我却需要他去爲我盜取，而你却不應該也知道，既然我已知道老偷兒的下落，現在留你何用？再說我丁某人的銀票，也是你這種下三濫的東西可以隨意花用的？」

艾慈一楞，高聲道：「丁堡主你要殺我滅口？」

聲音很高，遠在樹林邊的熊天剛也聽到了。

他急急的高聲叫：「丁兄，刀下留人。」

他一邊叫，一邊跑，眞怕丁百年一劍劈了艾慈。

他奔到斷崖前，指着艾慈道：「小子，該談咱們之間的交易了吧？」

輕鬆一笑，艾慈道：「丁堡主，咱們之間已成交，在我與熊當家談生意之前，還需勞駕你靠邊站。」

丁百年氣得兩眼直瞪，眞想撲上去吃艾慈一口肉，喝他的血，他怒罵道：「狗娘養的，眞不是東西！」

艾慈微微一笑，並不生氣，道

：「花銀子的爺們偶爾罵罵人，那也是無可厚非的小事情。」

熊天剛已怒聲道：「王八蛋，該你說了吧！」

「說什麼？我的熊當家？」

他的手插在兩脅下，眞像個小太保。

他氣得熊天剛哇哇叫，叱道：「娘的，三對六面才那麼一會兒，難道你眞的全都忘了不成！」

艾慈笑笑道：「不是我忘記，而是熊當家年老了，可能你的記性不佳了。」

熊天剛怒道：「老夫怎麼記性不佳？」

艾慈道：「我已再三强調過，如想要情報，先把銀子送上來。」

「娘的皮，說了半天你還是要銀子。」

艾慈冷冷笑道：「笑話，我黑桃愛司如果不要銀子，那個王八蛋才願意成天在外吃風喝沙，跑東跑西，受那風吹雨淋之苦，冒那淌血掉肉之危！」

「眞敢敲你熊老爺的銀子？」

「沒銀子，我他娘的甭說了。」

一咬牙，熊天剛道：「好小子，你開價吧！」

艾慈一聲笑，道：「要得少，丁堡主會罵我不公平，要得多，熊當家的出門在外，身上一定不方便，這麼辦，你老也來這個數吧！」

熊天剛雙目暴睜，道：「娘的，什麼事，你竟也開價一萬兩！」

艾慈笑笑道：「對旁人而言，這可能是不痛不癢的小事一件，但對熊當家而言，老天爺，那可是天大的事情，說不定比那龍珠還令你老吃一驚！」

熊天剛想不通什麼事情。

艾慈却又說得他心驚肉跳。

半天沒開口，他眞的迷惘了。

艾慈催着道：「時辰不早了，該說的我也全說了，該來的也要來了，我偉大的熊當家，你倒是說話啊！」

熊天剛伸手了，他心裡在琢磨着：「老子暫時先哄哄你，等你話說完，我狠狠的就是一刀砍。」

他在關洛道上砍習慣了，他以爲艾慈那麼一點點，值不住他的金刀斬。

齜着牙，咧着嘴，就好像他在掀自己的皮一樣。

熊天剛抽出一張銀票來，道：「小子，熊老爺一生只知道進帳，從來未曾把銀子捧給他人的，你小子算是第一人，如果你的情報只是博取老夫不痛不癢的一笑，那你今天就沒有什麼希望了。」

艾慈道：「在這荒山野地裡，不要說拿了二位的銀子，就算不小心被二位兜上，小命不丟也得脫上幾層皮，所以我也卯上了，誰叫我急需銀子呢！」

「颼！」一聲。

一張銀票朝着艾慈飛射過來，有一股勁力，就附在銀票上，如果前面是一堵牆，銀票也會深深的插在牆壁上。

艾慈看得很是眞切，他的身子稍稍一側，右手食中二指一閃，那銀票已軟叭叭的落入他手中。

老樣子，一樣的表情認眞。

艾慈把銀票迎着月光看得仔細，小心翼翼的放入懷中。

他拍了拍雙手，清了清喉嚨，緩緩地道：「熊當家的，要說你可眞是個老渾蛋呀！老糊塗呀！」

熊天剛破口罵道：「我他娘的，一萬兩銀子買你一句罵呀！」

艾慈道：「不是我罵你，是你自己太不顧你的家了，你是個不回家吃晚餐的『臭』爸爸。」

熊天剛忿然道：「到底出了什麼事，小子快說。」

艾慈笑了笑，說道：「熊當家的，你老想一想，寶山城你老開了一家最賺錢的怡紅院，還有別的商號在那邊，家大業也大，親人故人也最多，放着老太爺你不想當，還要放蕩在關洛道上興風又作浪，你以爲你眞的能夠活上兩百餘年啊！哈哈……準備再享享福到陰間去吧！」

熊天剛怒道：「你有完沒完？」

艾慈道：「這下子你可完蛋了，你的怡紅院被人抄翻了天，那些鶯鶯燕燕也全被放鴨子了，唉，還有……這可叫我怎麼說下去，不得了啦！」

熊天剛在跺脚，氣咻咻的，弄得臉色鐵青。

只見他指天罵地道：「你非給我好好的說清楚不可，把你知道的全抖出來，別忘了，老夫花了一萬兩銀子。」

「我怕再說下去，你會暈倒的。」

「老夫挺得住，你說！」

「唉！誰聽了也會爲你老一掬同情之淚。」

熊天剛一掄金背砍刀，欺向前一步，冷冷的說道：「你小子要是再不說，老子就動手在你嘴裡掏。」

艾慈陰陰地笑了笑，好！好！我說，既然你老一定要聽，少不得我這裡狠着心腸直言了。」

他清了清喉嚨，又道：「聞得人說，你的獨子調戲良家婦女，被人挖了一雙眼珠子，如今是死是活我就不太清楚了。」

熊天剛眞的要瘋了。

他拚命的搖着頭。

他有一大半的不相信。

只聽他暴吼如雷，掄刀就往艾慈砍。

只聽他口中厲喝道：「放你娘的屁，老子一點兒也不相信，你這小子滿嘴的胡說八道，先吃我一刀。」

他是有理由不相信的。

因爲他才離家上了一趟長安城而已，才沒幾天，怎會有這種事？

熊天剛的名字在寶山城就像閻王爺的代名詞，關洛道上一梟雄，誰又敢來惹這馬蜂窩，不想活了。

此刻，他急怒交加，一心要劈了艾慈。

他更要收回他的銀票，就算是家裡眞的出了事情，也不能便宜了這個油嘴滑舌的臭小子。

就在這時，丁百年也掄劍攻了上來。

艾慈冷冷一聲笑。

只見他表情十分痛苦地道：「何必一定要我的命，銀子對二位來說，你們也是黑着心、昧着心，連搶帶騙弄來的，我黑桃愛司只不過在你們指縫裡撿拾那麼一點點漏出來的而已，何必如此暴怒。」

丁百年劍指艾慈，道：「這事你該弄明白，你小子太精了，今日不除掉你，他日是禍害，道上朋友有得被你折騰的！」

熊天剛一聲怪叫，道：「黑桃愛司小雜種，你今天認栽了吧！」

艾慈仍然搖手不斷，道：「二位大人物，黑桃愛司眞的不以爲事情會那麼嚴重，嚴重得二位非要我的命不可。」

他拍了拍口袋，又說道：「只不過那麼一點點的銀子而已嘛，就要我黑桃愛司在這兒淌血掉肉呀，何必呢？」

丁百年冷冷笑道：「這是你小子犯賤，賤到不知死活的來招惹我們，此刻正要掂一掂你的份量，同時也是送你小子上路的時候。」

艾慈苦哈哈地道：「二位當家的，再打個商量如何？」

熊天剛陰惻惻地道：「話全擺在台面上了，已經沒有什麼好商量的，你敢伸手要銀子，你就沒有拿我二老的話當回事，你的嘴皮子功夫已經起不了作用了，現在再說什麼也都沒有用了。」

「甚至我退銀子也不行嗎？」

說着，艾慈似在掏銀票了。

於是，動手了。

熊天剛當先出招，他口中還在吼：「娘的，你死了之後，爺們自己掏。」

丁百年更不慢，劍光如同月光似的已到了艾慈的頭頂三尺遠的地方。

那股子銳利的冷芒，還眞夠人瞧的！

艾慈大叫一聲：「厲害！」

就在「厲害」二字甫一出口，動作閃掣如虎，瘋狂而又詭異的看上去有如一頭撞進一層層刀光劍影之中。

却料想不到的，他在半空中突然翻了個空心觔斗，看去他就要反彈而落入萬丈深淵去了。

但，就在他的身子看似往下墜的瞬間，半空中「嗆」一聲響，他的利刀已握在手中了。

在刀芒的畢露中，他的身子反力道的空中打了個旋轉，「平沙落雁」般，巧妙至極的又落在山崖上。

他躲過了兩股兵器的攻擊。

也使丁百年和熊天剛二人楞然一瞪眼。

沒等二人聯手再攻，艾慈長嘯一聲，手中利刀一片碎裂而又窒人的冷焰，勁氣如刃，寒光懾人的席捲而上。

那光景就如同一頭花斑豹在對付兩匹老野狼。

丁百年忽然灰髮拂動，他雙手握劍，劍尖指天，看似在緩推劍把，却陡然間一股子勁風中結合了一道巨傘刃芒，交叉劈刺着圍向艾慈。

這老兒的成名殺着——「大劈棺」出手了。

同時間，熊天剛的「金刀十八砍山斬」打橫也送了上去。

二人一攻一封，封的是艾慈的退路。

這二人誠心是要艾慈的小命了。

二人非把小子碎屍萬段在這斷崖前不可。

艾慈十分識貨。

他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放倒他二人，或者將其中一人給弄倒，自己也難逃對方那要命的一擊。

如是單挑獨幹，他絕對不會含糊的，而且，他也絕對地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來放倒對方的。

但此刻，兩個魔頭配合的天衣無縫，這種仗還是少去碰他爲妙，只有驢蛋才會去硬幹的。

同時，艾慈心中也明白。

即使不爲自己着想，也得爲那上百口人想一想，自己一旦躺了下去，那一百多口人也得完了。

於是，他不幹了。

就在丁百年與熊天剛刀劍快要結合成一體的時候，艾慈狂吼如豹，利刀如天外流星般直穿入熊天剛的刀幕中。

就在一聲的脆響與火花爆裂裡，他突然壓身貼地，利刀在他身下回刺，指的是丁百年的褲襠。

他招式的詭異，演變之快捷，令兩個魔頭也不得不迅速的閃跳一邊。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康少峯中了「錯骨分筋散」後，奪路狂奔，見光滑如鏡的石壁上現出三尺來寬的石縫便一頭鑽入，小峯發現洞中一白髮老人肩骨手脚均被鐐上鐵鍊，原來此人竟是宇內一聖張子漁，是小峯的師祖，被楊威關在此，小峯便將認賊作父，失去銀圖玉符諸事詳告……老小二人想脫困不成，楊威用抽籤方式來決定二人之中誰死誰生……



鬼谷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天降救星出生天　絕望深淵得解藥

張子漁怒火中燒，大罵不止，挨了追魂手傅仲的一陣毒打，也暈過去了。

楊威瞧瞧張子漁，望望康少峯，對鬼見愁傅宏道：「這一老一少都變成活死人就不好玩了，去提兩桶水來。」

鬼見愁傅宏應了一聲：「是！」去沒多久，便提回來兩桶水，放在楊威面前。

嘩！吸血鬼王提起一桶，澆在張子漁頭上。

嘩！攝魂判官提起另一桶，澆在小峯頭上。

冷水澆頭，神智頓清，張、康二人立告醒轉。

楊威緊握兩根肋骨，往康少峯面前一送，道：「小子，抽一支吧，是死是生就在此一抽。」

「呸！」

康少峯置之不理。

幽冥秀士轉而遞至張子漁跟前，道：「小的不抽，老的也可以。」

宇內一聖張子漁早有定見，道：「不必抽，我老人家情願先走一步，你可以動手啦。」

楊威搖頭道：「不行，是死是生，全憑手氣來決定，不能私相授受！」

一方決心不抽，一方堅持己見，事情僵在那裡，攝魂判官忽道：「敎主，我看這樣好了，由小弟替糟老頭抽一支吧，別中了這一老一少的緩兵之計。」

楊威聽他說得有理，馬上滿口答應下來，果然讓攝魂判官抽了一支。

結果，楊威手中的長，攝魂判官手中的短。

長者是生，康少峯當生！

短者是死，張子漁當死！

康少峯一心想死，以保全師祖一命，不料適得其反，令他大感悲痛，大聲呼喊道：「你們作弊，不算數，讓我來死！」

楊威扔掉手中肋骨，獰笑道：「長者爲生，短者爲死，本敎主早已有言在先，這可由不得你！而且，死者一了百了，活着的人可比死更痛苦！」

臉色乍然一變，臉部殺機轉濃，嘴角冷笑如故，楊威扭頭對張子漁道：「師父，你老人家雖然偏袒左師兄，不肯傾囊相授，不肯將掌門一職傳給本敎主，徒兒還是感恩在心，亟思圖報，今天總算找到一個報恩的機會。」

康少峯道：「姓楊的，你是不是天良忽發，打算放過師祖？」

幽冥秀士充耳無聞，繼續冷言冷語道：「收徒授藝之恩，如山高，似海深，徒兒願意給你片刻的時間，有甚麼遺言後事趕快料理，

以免在閻王爺面前怪本敎主不念舊情。」

張子漁怒溢雙眉道：「老夫沒有甚麼遺言後事，唯一遺恨者是未能親眼目睹你血流五步，橫屍荒郊！」

楊威道：「師父既然沒有遺言後事交代，徒兒就成全你，恭送你老人家盡早上路。」

取出一粒紅裡透紫的藥丸，放在張子漁手中，又道：「幽冥敎殺人的規矩，一向是以白骨劍穿心而亡，但武林人物素重師道一倫，小徒於心不忍，我這裡有一顆『靈丹妙藥』，保證『三轉奪命，五轉亡魂』，只要一瞬工夫，便可神遊太虛，到達極樂世界。」

張子漁將藥丸投擲於地，用脚踩碎，惡狠狠地道：「逆徒休再多言，老夫會自作了斷，用不到你來假慈悲！」

餘音未落，異事已生，一振手中斷劍，插入自己的心口中。

本想一劍畢命，豈料身中劇毒，功力全失，僅僅插入三寸多深，便痛暈過去，再也沒有力氣了。

楊威大爲不快道：「媽的，老頭兒好快的動作，不願服毒自盡，就讓你嚐一嚐白骨劍的滋味吧！」

從吸血鬼王背後拔下白骨劍，刺入張子漁腹中。

康少峯耳聞目見，簡直要氣瘋了，罵不絕口道：「惡魔，你好狠的心，居然對自己的恩師下這等毒手，普天之下，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像你這般惡毒野蠻的人，我康少峯他日但能活着離開五虎嶺，我發誓要以更野蠻更惡毒的手段對付你！」

鬼見愁傅宏臉一沉，道：「王八羔子，你他媽的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少在這裡作黃粱美夢，今生今世休想再走出此牢一步。」

見康少峯仍叫罵不休，不由心火大發，翻腕一個耳光子，小峯再度昏厥。

約莫過了一頓飯的工夫，才清醒過來。

四下一望，楊威、二鬼、傅家兄弟仍在，師祖張子漁則已皮脫肉枯，剩下一副乾巴巴的骨架。

地上，乾皮枯肉成堆，雪白的銀髮散落滿地，將那把削鐵如泥的斷劍也掩沒在裡面。

於是，這一位創設龍虎門，大戰血女，號令八荒，威震四野，蓋世無雙的風塵奇俠張子漁，就此長眠不醒，魂歸離恨天。

楊威神采飛揚，好不得意，自言自語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本敎主慘澹經營二十年，總算沒有白費，二十四張銀圖秘籙業已合璧，龍虎門的掌門人也一死一亡一擒，天下武林將盡在我楊威掌握之中。」

康少峯聽得刺耳，張嘴就罵：「魔鬼，你少得意，像你種忘恩負義，毒辣無情的狗賊，遲早會得到報應的，將來一定不得好死！」

楊威哈哈大笑道：「無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心腸不狠，手段不毒，如何成大功，立大業？小兔崽子乃井底之蛙，如何懂得這些大道理！」

「哼！」

康少峯冷哼一聲，懶得再跟他浪費口舌。

幽冥秀士楊威道：「今後，這一間石牢就是你的家，吃、喝、拉、撒、睡全部在此，一日三餐，自會有人準時送達，飲食之中摻有少量解毒藥，換言之，你可以苟延殘喘的活下去。」

康少峯嗤之以鼻道：「哼，狗賊陰險毒辣，天曉得你在玩甚麼陰謀詭計。」

楊威聳一聳雙肩，把白骨劍還給吸血鬼王，道：「不錯，本敎主留你一條命在，的確另有妙用，左師兄的那個丫頭未死，是一條禍根，左慧姑在楊某眼中看來，固然不堪一擊，但你那位丈母娘——鬼谷谷主却頗有點修爲道行，萬一在老夫尚未將二十四幅寶圖悟透之前，聯合各大門派，找上門來要女婿，有一個人質在手，他們就不敢輕舉妄動。」

康少峯怒氣衝天道：「狗賊，你想得倒美，本掌門現在就死給你看！」

他四肢被縛，根本無法動刀動劍，想死只有咬舌自盡一途，早已被楊威看穿，夾住小峯的下巴，滿臉奸笑道：「好死不如賴活着，自殺多丟臉，小子年紀太輕，火氣太大，好好的睡一覺，仔細的想一想，就會安靜下來。」

話完一伸手，立將小峯的睡穴點住，一霎時便鼾聲大作，進入夢鄉。

這一覺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過來。

幽冥秀士楊威已不知去向。

吸血鬼王與攝魂判官走了。

追魂手傅仲、鬼見愁傅宏也不見蹤影。

石牢之內，僅孤孤單單的留下一個仇比山高，恨比海深的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以及師祖宇內一聖張子漁、跟四位師叔的骷髏白骨架。

另外，面前鐵鍊上，吊着一隻桶，是前不久才送來的午餐。

母親命喪飛雲堡外，師父亡魂絕命谷內，如今師祖又撒手西歸，康少峯何其苦命，幾乎連一個至親之人也沒有了。

左慧姑是他的未婚妻，呂盈盈亦會有百年之盟，小峯感覺得出，許心影對他也同樣情意綿綿。

鬼谷谷主是他的師娘，神州一奇呂松林一直把他當作乘龍快婿，病叟龍雲對他也恩重如山。

然而，不論是左慧姑母女，呂盈盈父女，或者血女許心影，跟小峯的關係俱皆複雜而又微妙，恩義情愛之外，又另有一層仇恨的陰影，當某一件事發生之時，不是康少峯必須跟他們拚命，就是對方無法放過他。

譬如血女許心影，如果曉得他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一場生死之搏，恐將無可避免。

爲了報殺母之仇，康少峯遲早會與鬼谷谷主決一死戰，跟左慧姑的關係必然會發生變化，甚至兵戎相見。

斷了呂松林的一條腿，令呂盈盈懷恨極深，因而離家出走，拜在楊威門下，雖然前不久似已前嫌盡釋，舊情復燃，但她人在魔敎，身不由己，是敵是友？實在很難逆料。

小峯含恨離開左慧姑母女時，一心一意想要置幽冥秀士於死地，萬萬沒料到，楊威會設下連環計，擺出假臉孔，把他騙得不亦樂乎，成爲楊威的俎上之肉，甕中之鱉，白白的失去十六幅寶圖，與龍虎門的掌門信物，以及自己的自由，外加師祖宇內一聖張子漁的一條命。

「娘，我太愧對妳老人家了，記得母親曾清清楚楚的告訴孩兒楊賊諸般惡行與伎倆，結果，一個不小心，還是上了他的惡當，自誤誤人。

「師父，徒兒也愧對恩師，你老人家亦曾告誡於我，姓楊的詭計多端，花樣百出，必須處處提防，最後還是遭了他的算計，身陷囹圄。

「師祖，小峯不來，你老人家不會死，是我害死你的。

「楊威！我恨你，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康少峯重見天日之時，就是你亡魂喪命之日！」

幾次三番，他曾想以死來解脫。

但是，經過一陣思考後，決定要堅强的活下去。

因爲他死之後，這一連串的血海深仇將無人催討。

任令楊威逍遙法外，作威作福，他死不瞑目。

如此一想，心情反而開朗一些，將桶裡的飯菜一掃而光。

接着，靠在壁上，緊閉雙目，打算小睡一會兒。

就在這個時候，石牢外面傳來一陣步履聲。

康少峯睜眼一看，只見並肩走進兩個身穿黑色勁裝，一臉橫肉，面目可憎，手握長劍的漢子，急忙查問道：「兩位來幹甚麼？可是姓楊的老賊派你們來取本掌門的性命？」

其中一名身材高大的漢子獰笑道：「娃兒別瞎猜，我們是奉了敎主之命，特來陪伴康朋友的。」

所謂陪伴，就是監守，康少峯心知肚明，沒再多言，繼續閉目養神。

兩個黑衣漢子亦未多言，互望一眼，分站洞外兩側。

牢洞幽僻，黯無天日，幾乎晝夜不分，只能從洞頂隙縫中灑下來的光線分辨時日。

負責監視的幽冥敎徒換來換去，不知道已經換了多少遍，所有參予監守的二十幾個人，小峯已耳目能詳，看背影，聽聲音，就知是誰。

小峯大仇未報，復仇之心未減，儘管四肢被縛，無法修練武功，仍不忘細心琢磨銀圖的經文玄奧，尤其是楊威所有的那八幅寶圖上的武學，憑記憶所及，反覆推敲。

時間，就在黑衣人來往交換，康少峯沉醉絕世武學中，悄悄地溜走三個多月。

所幸，飲食無缺，飯菜之中又加了少量解毒藥，情況未再繼續惡化。

這當然不是楊威有意施仁，而是將小峯當作人質，打算在必要時候牽制天下英雄。

黑衣守衞來了一對，換走一雙，顯得格外單調貧乏。

日落西山，玉兔東升，晝夜在有規律的默默運行。

時間的脚步，則如東流之水，在不停的向前推進。

星移斗換，春去秋來，康少峯已整整的被囚禁半個年頭。

沒再見幽冥敎主楊威。

亦未見有人前來搭救。

直至有一天，從夢鄉醒轉時，不禁爲眼見之事看得呆住了。

石牢門口，面對面倒着兩個人，正是奉命監視他的幽冥敎魔徒，身上並無明顯的刀傷劍痕，嘴角則掛着一絲血線，雙目暴睜，眼珠彷彿要跳出來似的，根據小峯的經驗研判，這二人八成是猝然受襲，被一種絕毒無比的內家陰掌擊中，一擊畢命，震碎五臟而亡。

展目四顧，牢內再無別人，忽然覺得四肢已可轉動自如，細一察看，這才發現雙手及肩上的鐵鍊已經被人弄斷。

這事非同小可，一陣突來的驚喜，令他精神大振，拔足就往前衝。

右脚一邁，舉步自如，左脚却

動彈不得，俯身一看，始知尚有一條脚鐐未斷。

從眼前的種種跡象觀察，無疑曾有人前來搭救，當來人擊斃守衞，弄斷四條鐵鍊，尚餘最後一條時，可能有意外之事發生，故而匆匆離去。

如此推斷，自是合情合理，但此人究竟是誰？發生了甚麼意外？康少峯却一無所知。

是神州一奇呂松林？

鬼谷谷主、左慧姑？

血女許心影？

病叟龍雲？

仔細一想，認爲可能性不大，因爲如果上述諸人，即使被幽冥敎的人撞見，或者楊威及時現身牢洞，必然會動手相搏，最低限度也會把他叫醒，絕無秘密行事之理。

既然不願曝光，康少峯有理由相信，十之八九是楊威熟悉之人。

心念電轉，第一個就想到呂盈盈。

但又覺得疑點甚多，憑呂盈盈獨自一人，似乎不可能在一瞬間連殺二人，她的功力修爲尚未達到這種境界。

那麼，又會是誰呢？幽冥敎中誰會暗中相助？

左思右想，疑團難解，施救者身份如謎，所做的事更叫人諱莫如深。

「哎喲！」石牢外面乍然有異響傳入，接聞叭噠！叭噠！兩聲響，想係有人倒了下去。

康少峯聽得渾身一顫，暗想：「糟啦！許是救我之人遭了楊賊的毒手。」

心語甫畢，忽見牢門外有一條黑影一閃而入，還沒有來得及看清來人臉貌，但覺迎面飛來一物，正中暈穴，立告昏迷不醒。

當他醒來之時，來人早已踪跡全無，手中則多了一個黃色紙團。

毫無疑問，這個神秘人物就是早先出手相救之人，離去之後，發覺忘了將黃紙團交給小峯，是以掉頭返轉，正巧與兩名前來換班的幽冥敎徒相遇，於是下手殺害，以杜後患。

可是，爲何來去匆匆？不肯露面相見？

康少峯百思不解！

正想打開黃紙團一看究竟，石牢外傳來一陣步履之聲。

康少峯大吃一驚，急忙收起紙團，抓住一條鐵鍊，以防萬一。

來人想係心存顧忌，步履輕而慢。

情勢却似繃緊了的弓弦，緊張萬分。

驀然，呼地一聲，牢門口出現一個人。

左掌護胸，右掌蓄勢待發，眼珠子轉來轉去，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不是幽冥敎主楊威。

亦非鬼谷谷主母女或呂松林。

而是鬼谷三叟之一的病叟龍雲。

病叟龍雲的出現，令康少峯大喜過望，二話不說，就要迎上去。

匆忙中忘了尚有一脚被縛，甫進一步，便被絆住，差點栽倒下去。

龍雲卓立洞口，睹狀暴退三步，驚極而呼道：「你是甚麼人？」

康少峯聽得一呆，道：「龍老前輩，我是小峯呀，怎麼？你老人家不認得了？」

病叟望着他枯瘦蒼白的臉色，以及滿頭亂糟糟的長髮，辨識清楚後才慨然長嘆道：「啊，果然是康賢侄，要不是你自己說出來，我病老頭還眞不敢認哩！」

話說一半時，人已衝進洞內，上下一打量，淚已盈眶，哽咽道：「康賢侄，你……你怎麼會落得這般狼狽模樣？」

康少峯未語淚先流，以最快的速度，最簡捷的言詞，將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

當他說至認賊作父，被誆騙來此時，龍雲忽然伸手一拉，道：「此非善地，不可久留，以後的事龍某已略有所知，咱們趕快離開，若被楊威那老賊撞見，事情就麻煩了。」

小峯根本動不了，忙道：「前輩且慢，在下的脚鐐……」

一句話提醒了病叟龍雲，自責一聲：「糊塗！」

原想以他剛猛的掌力震斷鐵鍊，當他發現鐵鍊太粗，掌力無濟於事時，可慌了手脚，道：「這……」

康少峯及時說道：「左邊那一堆腐皮枯肉中有一把斷劍，削鐵如泥……」

話還沒有說完，病叟已付諸行動，很快便找到斷劍，也看到牢洞之中另外還有五具骷髏白骨架，道：「這幾位是何方神聖？」

康少峯道：「右面四位是晚輩的師叔，亦即先師左玄的師弟，左面之人是先師祖宇內一聖張子漁，全部都是被姓楊的魔鬼害死的，小峯在此之時，師祖他老人家尚健在，今天却已變作一堆白骨。」

說至傷心之處，淚如泉湧而出。

宇內一聖張子漁乃武林泰斗，名滿江湖，病叟龍雲面對這位前輩的遺骸，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禮，道：「此處危機四伏，隨時都有發生意外的可能，此時甚麼也別談，愈快離開愈好。」

心急手也快，揮劍猛斬。

執料，斷劍尚未觸及鐵鍊，牢洞外有一個粗獷的聲音喳呼道：「他媽的，這是怎麼回事？難不成有人闖進五虎嶺，想要劫囚？」

另一個聲音接口道：「可不是嗎，咱們是來換班的，老張小王却橫屍在此，事情的確透着古怪，快進去瞧瞧。」

龍雲嚇一跳，忙收回斷劍，未敢貿然斬下，以免驚動來人，康少峯靈機一動，在病叟的協助下，將五條鐵鍊假裝繫好，故作酣睡狀。

龍雲則手握斷劍，隱身入口處內側，嚴陣以待。

剛剛準備就緒，洞門口已如幽靈鬼魅般出現兩名黑衣大漢。

左面一人高大魁梧，右面之人臉黑如炭，手握鬼頭刀，賊眉賊眼。

黑臉漢子一眼瞥見洞口又橫屍二人，驚叫道：「怎麼搞的，老陳跟小李子也躺下了，咱們一個時辰換一班，出事的時間定在一個時辰以前。」

高大漢子鼠目一翻，道：「可是，姓康的小子仍囚禁在此，眞是怪事。」

黑臉漢子望着康少峯，道：「管他的，只要這小子沒逃走，事情就好辦，諒來人本事再大，插翅也飛不出五虎嶺！」

橫刀在前，小心翼翼的走進牢洞來。

病叟蓄勢已久，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斷劍寒芒暴閃，疾取黑臉漢子的後心。

情急事危，出手既快且猛，黑臉漢子還沒有弄清楚狀況，連一聲慘叫都來不及，斷劍已從後心刺到前心，當場氣絕身亡。

與此同時，康少峯亦以鐵鍊出擊，欲助龍雲一臂力。

詎料，根本無力可用，連抖動鐵鍊都感到十分困難，這才想到自己中毒之後，功力已廢，除非服下楊威親手煉製的解藥，今生休想再談武事。

想到傷心之處，不禁心痛如絞！

通！病叟好快的動作，揚腳踢倒黑臉漢子，拔出斷劍，回頭追殺另一名黑衣人。

一招絕技，嚇壞了高大漢子，不等龍雲攻到，佯攻三刀，掉頭就逃。

康少峯驚極而呼道：「前輩快追，千萬不能讓他脫逃！」

這話純屬多餘，早在小峯發話之初，病叟龍雲已以電閃雷奔之勢追出。

康少峯在緊張中苦候片刻，見龍雲去而復返，迫不及待的追問道：「怎麼樣？」

病叟搖頭嘆息道：「此處地形複雜，魔徒又極狡猾，一個不留神被他溜掉了。」

「這廝一逃，大事不妙，幽冥教的人說不定很快就會大批湧到。」

「不錯，眼前的情勢的確萬分緊急，爲今之計，還是早離險地爲宜。」

劍光乍閃，但聞金鐵交鳴之聲大作，火星四濺中小峯脚上的鐵鐐已應聲而斷。

取回被楊威丟棄牆角的殘琴，收好斷劍，康少峯立與病叟龍雲奔出囚居半年多的牢洞。

來至洞外，見無異狀，病叟龍雲這才吁了一口氣，道：「小峯，剛才好像有人前來救過你？」

「是啊，在下還以爲是前輩呢！」

「不是老夫，另有其人，可知此人是何來路？」

「晚輩也一無所知。」

「奇怪，有人救了你，竟不知是誰？」

「這位神秘人物至少來過兩次，一次在我酣睡之中，一次故意把我弄昏，是以身份不明。」

「如此說來，此人似在有意迴避？」

「在下也是這樣想，恩人的身份可能很特殊。」

「會是那位呢？」

「這就不得而知了。」

忽然想到一事，康少峯又道：「龍前輩怎知晚輩囚禁在此？」

「是神州一奇呂松林呂大俠告訴老夫的。」

「呂老前輩又怎會曉得小峯被困五虎嶺？」

「呂兄是從他女兒盈盈姑娘的一張信箋中得知此事。」

康少峯驚「哦」一聲，道：「盈盈姑娘現在何處？」

病叟長嘆一聲，道：「唉，這孩子可能有甚麼難言之隱，許多事皆交代不清，呂大俠僅從信箋上得知她認賊爲師，你誤入虎穴，囚禁石牢中。」

「前輩的意思是說，呂姑娘沒跟她爹打照面？」

「正是這樣，盈盈夜入集賢莊，呂兄驚醒後起身查看，她丟下一封信後已悄然離去，呂大俠爲此不知曾流了多少眼淚。」

小峯聽到這裡，集賢莊那一幕血淋淋的往事，以及楊威欲姦污盈盈的醜事，又一齊湧上心頭，自責道：「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害的，當時晚輩如果不一意孤行，非要斷呂前輩的一條腿不可，事情也許就不會這麼糟，小峯愧對盈盈姑娘，愧對呂老前輩，也愧對你老人家！」

龍雲振振有詞道：「此事已成過去，還提它作甚，我病老人家當時的確很火，恨不得將你一掌劈死，但事後仔細一想，呂兄的處置可謂明智之極，你身爲龍虎門弟子，有師命在身，責無旁貸，自然不能徇私違命，所作所爲並無不妥。

「如今已事過境遷，勿須再斤斤計較，只要你能作一番造福武林的事，就不辜負呂大俠的一片苦心，至於盈盈姑娘，咱們急也沒用，只能隨機應變。」

康少峯深受感動，肅容滿臉道：「前輩教訓得是，小峯定當全力以赴，雖萬死不辭！」

談話至此，二人已走出狹長的石縫，康少峯忽發奇想道：「我忽然覺得，那位救命恩人很可能是鬼谷谷主，她老人家是慧姐的母親，也是小峯的師娘。」

龍雲道：「有關鬼谷谷主的事，老夫也有個耳聞，但她爲何避不見面？」

「鬼谷谷主既是我的師娘，又是我的殺母仇人，我們曾爲此發生衝突，她老人家可能因此而有意迴避。」

「嗯，這話言之成理，照這樣看來，她們母女說不定仍在附近不遠。」

「另外，或者是盈盈姑娘也不一定。」

「是啊，她乃幽冥教主楊威之徒，行事更方便，但有一點不對勁。」

「那一點不對勁？」

「如果是她，爲甚麼避不見面？」

康少峯想了想，道：「許是她仍在恨我，又怕暴露行藏，惹來殺身之禍，故而來去匆匆。」

這只是猜測之詞，事實究竟如何，誰也難下斷語。

二人邊走邊談，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並未發現有人在附近潛伏。

沒有找到那位神秘人物，却聞「噹！噹！噹」鐘樓上響起一陣警鐘。

龍雲神色一緊，道：「一定是那名守衛將牢洞中的事報告了楊威，幽冥教主正在召集教中魔徒來對付咱們，好漢不吃眼前虧，走爲上策。」

見小峯舉步維艱，忙伸手抓住他的臂膀，沿絕壁朝右方奔去。

一口氣緊走五六十丈後，康少峯見四下仍無動靜，這才小聲說道：「呂老前輩來了沒有？」

「來啦，呂大俠除了約來病老頭外，還有幾位望重一方的老英雄。」

「他們此刻何在？」

「在莊院後面的桃林內，一方面爲老夫斷後，好便於救你出險，另方面看能否俟機將盈盈姑娘也一併救出去。」

康少峯想了想，道：「龍前輩，你老人家快去幫呂前輩救盈盈姑娘去吧，在下能逃出魔窟，固是小峯之福，萬一葬身五虎嶺，也無足輕重，倒是呂家只此一女，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病叟不以爲然，道：「小峯，不許你說這種洩氣話，事實上以你今日的功力修爲，放眼當今武林之世，絕不作第二人想，況且你身爲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日後還需要你來號令羣豪，興師滅魔教。」

小峯仰天長嘆道：「唉！前輩有所不知，楊賊心黑手辣，在飯食中下了毒，在下功力已廢，連一個普通的江湖武師都不如，就算逃得出去，也是廢物一個，除非服下老魔的特製解藥，否則今生今世無法跟他一爭短長了。」

龍雲聞言，一顆心猛往下沉，驚得說不出話來，許久始道：「小峯，切勿過分悲傷，天無絕人之路，事情也許不像你想的那麼糟，說不定另有解救之法，一切等你離開五虎嶺之後再行計議。龍某先送你走，然後再回頭助呂兄一臂力。」

康少峯一臉愁容道：「此處關防甚嚴，機關圖陣星羅棋佈，出入孔道又是一個天險之地，派有重兵把守，憑前輩一人之力恐怕很難成功。」

病叟笑道：「如從正面潛入，根本不可能，我們另有通路。」

小峯正欲一問究竟，龍雲及時止步停了下來。

停身之處位於絕壁下方，康少峯馬上注意到，有一條粗逾兒臂的麻繩，從絕壁頂端垂下來，這才恍然大悟。

病叟龍雲道：「我們就是從這裡下來的，只要登上絕壁，便算脫離險地。」

「噹！噹！噹！噹」一語甫畢，鐘聲又起，比前一次更急，更長，更響亮。

鐘聲中，遠遠望去，幽冥教總壇內外人頭鑽動，亂作一團。

龍雲更驚更急，不敢躭擱，忙不迭地將康少峯背在背上，雙手緊握麻繩，游壁而上。

此老功力深厚，動作又快，片刻工夫，已攀上五十多丈高。

居高臨下，視線更廣闊，只見幽冥教內燈火通明，人來人往，已有一批人越過桃林，往牢洞方面奔去。

龍雲全力施展，手脚並用，攀繩游壁，過沒多久，已安然到達崖頭。

將小峯放在地上，喘了一口大

氣，隨即引吭長嘯三聲。

病叟內力深厚，嘯聲響亮有力，羣山迴鳴，直傳出數里之遙。

康少峯疑雲滿腹道：「此處距魔頭腹地不遠，前輩展喉一嘯，等於自露行藏，這……」

龍雲凝神俯視，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分手之時，便與呂大俠約定，以嘯聲聯絡，救你出險成功，應長嘯三聲，如有救出盈盈侄女的機會，呂兄長嘯三聲，老夫前去接應，否則，長嘯一聲，即行撤離。」

康少峯道：「哦，原來如此！」

二人凝神靜氣，屏息以待，極目遠眺，如臨大敵。

可惜，下面人聲吵雜，震耳欲聾，沒聽到任何嘯聲。

亦未見神州一奇呂松林等人的一影半踪。

小峯心急如焚，好似熱鍋上的螞蟻。

病叟龍雲忍不住又長嘯三聲。

不幸，沒得到呂松林的回應，卻把幽冥教的魔徒給招引過來，有十幾條人影奔來絕壁下方。

龍雲心急口快道：「不妙，這羣魔崽子發現咱們的所在了，龍某必須設法把他們解決掉，萬一繩索被他們弄斷，呂大俠就上不來了，你最好立刻離開此地，以防不測。」

康少峯道：「晚輩歉難從命，小峯雖然已是廢人一個，無法舞刀弄劍，起碼可以在此看守這一條繩索。」

病叟不同意，道：「錯！咱們的行踪既然已經被人發現，要不了多久就會有人前來搜尋，你功力盡失，無法自保，會白白的丟掉性命，逃走是你唯一的選擇。倒是你身中劇毒，實在使老夫放心不下……」

見小峯手中拿着一個黃色紙團，接口道：「你曾說那位神秘人物第二次來的時候，塞給你一個紙團，可是這個？」

康少峯頷首道：「正是此物！」

「那就快點打開看看吧，說不定正是解毒妙方。」

小峯亦有此同感，立將黃色紙團打開。

只見黃紙內有一層白綾，白綾內緊緊包着一粒翠綠間紫紅，黃豆大小，色澤晶瑩的靈丹妙藥。

靈丹上散出一股馨香之氣，入鼻生芳，爲之心曠神怡，二人俱皆笑逐顏開，喜不自勝。

病叟龍雲道：「此丹氣味芬芳，定是絕世妙品，解毒靈藥，服下之後趕快走吧。」

康少峯尚未決定是否該盲目服用，忽然發覺繩索有抖動的跡象，俯首一望，嚇了一跳，見有一個黑衣大漢攀索爬上來，眼看就要登上崖頭，大聲嚷嚷道：「有人上來了，快把他幹掉。」

龍雲動作飛快，康少峯發話之初，他已一躍而出，拾起一塊石頭，照準那人的天靈蓋打下去。

病叟眞不愧爲是一等一的頂尖高手，出手一擊，奇準無比，但聞彭！的一聲響，正中目標，登時頭碎骨裂，腦漿四濺，可憐那黑衣人連一聲慘叫都來不及，便急忙忙的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通！黑衣大漢疾墜而下，摔落實地時已變成一堆肉泥血漿。

康少峯方自一喜，忽見亂石叢中又竄出來二十多條黑影，齊向黑衣大漢倒地之處攏來。

這事不妙，繩索一旦被人弄斷，神州一奇呂松林等人便無退路可走，插翅難飛。

小峯見此情景，驚惶不已，偏偏自己功力已廢，又幫不上忙，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適在此時，從另一邊又冒出數條人影，將那一羣黑衣人的去路堵住，大打出手。

康少峯審視片刻，道：「後來出現的幾人之中，有一位好像是呂前輩。」

龍雲定目一看，認爲小峯所說不差，再度引吭長嘯三聲。

下面很快就有了反應，傳來四聲長嘯。

弄得康少峯滿頭霧水道：「四聲長嘯又是甚麼意思？」

病叟一臉凝重，拉住繩索，準備下滑，道：「呂兄他們發生意外，老夫必須下去接應。」

話完，人已向下滑行三尺。

小峯趨前道：「發生了甚麼意外？」

「龍某也不清楚，下去之後才可見分曉。」

昂首望着康少峯，又道：「小峯，我病老人家此去，吉兇未卜，不論如何，你應即刻遠離此地，等你功力復元之後，再邀約天下英雄，興師五虎嶺，討伐幽冥教。」

康少峯知他用心良苦，不忍拂逆，含淚道：「好吧，小峯恭敬不如從命，但盼龍前輩也能答應我一件事。」

龍雲本已滑下一丈多，聞言收勢道：「有甚麼事但說無妨，只要老夫能力所及，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康少峯道：「姓楊的老賊得到二十四張銀圖後，功力一定大有進步，你們幾位前輩皆非此獠之敵，此去如能救出盈盈姑娘，當然最好，萬一事情棘手，千萬逞強不得，必須及時脫離險地，再從長計議，我想呂姑娘在楊賊的心目中或許還有利用的價値，不會立刻加害

於她。」

病叟龍雲頷首稱善道：「龍某理得，你不必多慮，快去吧，老夫也不能躭擱，呂兄他們身陷險地，分秒必爭。」

最後一個字出口，人已一瀉而下。

康少峯一直目送龍雲安然落地後，這才懷着一顆沉重的心，悄然離去。

一路上思潮洶湧，心波澎湃，往事又一幕一幕的重現腦海。

他想到鬼谷谷主母女。

想到死去的師祖、師父。

也想到自己苦命的親娘！

記得，曾在母親與恩師的面前，信誓旦旦的發下重誓，要手刄楊威，報仇雪恨，萬萬沒料到，事情一波三折，報仇不成，反被仇人玩弄於股掌之上，丟了寶圖玉符不算，還落得一身是毒，功力全廢，險些丟了性命。

思緒一轉，又爲神州一奇呂松林、病叟龍雲等人揑了一把冷汗，覺得人家對他恩深情重，義貫日月，自己却一度曾惡語相加，動手相搏，硬是逼呂松林自斷一腿，進而氣走呂盈盈，誤入賊窩。

越想越難過，自責甚深，暗中下定決心，日後一定要好好報答人家的大恩大德。

可是，一想到自己身中劇毒，功力盡失，他又茫然了，心中一陣絞痛。

忽然想到一事，自語道：「我眞糊塗，手中還有一顆靈丹妙藥，至今尚未服用，如果眞的有效，能馬上恢復功力，就立刻返回去，跟姓楊的大幹一場，把呂姑娘救出來。」

打開紙團，拿起靈藥，見白綾上面還寫着幾行小字，是：

此丹係幽冥教楊威親手特製妙品，可解汝體內劇毒，恢復功力！但你中毒太深，不可操之過急，非覓地調息一月以上不可，如不聽忠告，功力必難復元如初，切記！切記！

看畢留言，康少峯駭異不已，顯而易見，這位救命恩人對自己的遭遇瞭如指掌。

事先在白絹上留言，無疑出是自預謀，能夠取得楊威的特製解毒藥，更令他萬分驚訝。

這個人會是誰呢？

幽冥教內戒備森嚴，憑甚麼能夠取得楊威特製的解毒藥？

翻遍黃紙白綾，除留言之外，並未留名，根本無從判斷出手相救之人是那一位？

原想服下解藥，功力一恢復，便重入虎穴，鬧個天翻地覆，如今却非要調息一月以上才行，驚喜之餘，又不免有點悵惘。

「不管怎樣，能夠死裡逃生，得到一粒解毒藥，已是不幸中之萬幸，先服下再說，事情也許不會那麼悲觀。」

心意一定，隨即張嘴吞下，靈丹化作一股芳香津液順喉而下，如飲醇酒，如啜香茗。

不大工夫，靈丹神效立現，體內有一道暖流緩緩流向奇經八脈，乃至四肢百骸。

他練武已久，知功力復元有望，忙盤膝坐定，閉目行起功來。

平常行功一次，便可見效，康少峯格外愼重，連續行功三次才站起來。

氣提丹田，功行右臂，朝面前的一棵三寸多粗的小樹連劈三掌。

若在過去，早已一斷爲二，甚至連根拔起，此刻却僅僅搖晃了幾下，震落三四片樹葉而已。小峯知距理想相去甚遠，心已涼了半截。

不過，體內血氣暢行無阻，眞力亦可稍稍提聚，足證毒性大體已解。

至此才對救他之人的話深信不疑，想要回復昔日雄風，必須作較長時間的調息修練才行。

然而，自己仍身在五虎嶺，潛修月餘，很難不被幽冥教的人發現。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山神廟裡，徐大牙說藍寶石在玉眞子手上，要搜他的身，老道心虛不讓搜，帶着卜道等三人跑到幾十里外的火星眞君廟避雨，老道殺了卜道等三人滅口，還殺了一個過路人，他換上路人的衣服還俗了。徐小七等三女四男追趕玉眞子到了廟中，發現死了的四人，便僱牛車準備將卜道等人的屍體運回武當山，豈料被來人認出死了的過路人是他的兄弟……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奪魂血咒

浩浩蕩蕩上武當　引起衝突搜元兇

兩個大漢自岸邊躍上船道：「老爺子，你吩咐。」

「大船移過來，跟我去湖北！」

老太太道：「少卿，不必了，只需你派個快船。」

老爺子一聽又單膝點地，道：「嫂子，這多年來妳躲得咱們到處找妳，自從大哥不幸落難以後，妳便帶着大哥的兩個半大不小的娃兒一夜之間失踪了，咱們組合這麼大的一個爛攤子，就只好由兄弟撐着，眞是託大哥在天之助，如今成立藍衣社，也有了根基了，大嫂，妳老就叫小弟爲妳辦這件事吧！」

老太太道：「不可假公濟私！」

老爺子道：「這是什麼話，妳若不答應，我謝少卿有何面目去見地下的大哥呀！」

老太太黯然一嘆道：「曲從直啊，你總算還有個有良心的好兄弟啊，嗚……」老太太忍不住又哭了，她想到了丈夫曲從直。

老爺子也抹淚了，這是義氣，江湖上有什麼比義氣更能熱人心肺的。

* * *

眞快，江面上打橫移來三條大船，全是三尾大快船，主桅上飄着藍天大旗，一瞧便知道是水陸大組合藍衣社的大江船。

小快船上的老太太抬頭看去，便對藍衣社老爺子道：「少卿，你勞師動衆啊！」

老爺子謝少卿道：「嫂子，咱們是去興師問罪，對方又是武當門，咱們如果氣勢不夠會受反制的。」

曲老太太道：「就是他們武力大，也抗不過個理字來。」

謝老爺子道：「嫂子啊，就叫兄弟爲妳辦這件事吧，妳夠孤苦的了。」

曲老太太忽的雙目一厲，她大叫一聲：「長生！」

曲長生——那個趕牛車的漢子忙上前道：「娘！」

曲老太太重重的道：「爲你兄弟長根，過去給你謝大叔叩三個響頭。」

謝老爺子抬頭看這三十過頭的漢子，他並未出手攔，這是應有的禮貌，禮是不能少的，受了禮，這件事他就接手辦了。

曲長生雙膝跪在地上，他抱拳不以手撐地，「咚咚咚」的就是三個響頭。

謝老爺子這才雙手扶起曲長生，點頭道：「好，好，這件事你放心吧！好生侍候你娘！」

曲長生道：「是，謝大叔。」

於是，大船靠上來了，十幾個藍衣社大漢，便在兩位大護法的指揮下，把四具死屍全部抬上了大船。

徐小七幾人也一齊上了大船。

小船上的船老大過來了，他把收的銀子要還給徐小七，却被徐小七拒絕了。

* * *

三條大船逆江而上，直往三江口駛去，所謂三江者乃是長江、漢江與丹江滙流的一段水道。

大船上，謝老爺子與徐小七等人圍坐在大船艙中，老爺子便開始仔細的問起曲長根是怎麼死的事情。

徐小七便把自己南來尋找滿天星藍寶石之事，從頭到尾的說了一遍。

徐小七也特別强調，藍寶石乃是洛陽石窟第七個洞中火星眞君之神物，人間不應有人私吞，那會招來殺身之禍，因爲這一路下來，凡是掠去藍寶石的人，都遭了無情的災難而死得十分淒慘。

謝老爺子冷冷道：「人吶，太貪不是好事，想這玉眞子老道，以爲自己做得天衣無縫了，他怎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句名言呀！」

謝老爺子見這徐小七身材過矮，雙目精矍，不由問道：「小兄弟是什麼門下。」

徐小七道：「家父是白眉徐艮！」

「啊？你是中原大俠徐艮之後嗎？」

徐小七撫摸着魚鱗紫金刀道：「此乃家父遺刀，家父爲尋這藍寶石，得了一場大病鬱鬱而去世了。」

謝老爺子道：「當年北地老父走過鏢，認識令尊乃一代大俠，眞想不到已作古了！」

徐小七道：「已作古十多年了！」

謝老爺子道：「小友的武功師出何門？」

徐小七正在心中嘀咕着，因爲剛才曲老太太聽得尤大叔之名，一聲黯然長嘆便不多言了，爲了想知道內情，他故意大聲的道：「傳小子功夫的乃是在下的尤大叔。」

「尤大叔？大名是……」

「尤大川！」

謝老爺子雙目一亮道：「甚麼，飛花掌尤大川？」

「是的，老爺子！」

謝少卿忽的看向曲老太太，他發覺老太太又在抹淚，忍不住的向徐小七道：「尤大俠今在何處？」

徐小七搖頭道：「我不能說！」

「爲甚麼不能說？」

「尤大叔交代，未經他允許不能說。」

謝老爺子道：「我們都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好兄弟呀，有甚麼不可以對自己兄弟說的？」

徐小七道：「老爺子，你擔待了！」

謝老爺子道：「眞有你的，同老尤的脾氣一個模樣！」

忽聽曲老太太道：「必是把他自己封閉在甚麼地方了，他……是很苦的！」

徐小七道：「尤大叔一生未娶，孤獨的很少同外人交往，倒是釣魚令他快樂！」

「釣魚？」

「是的，釣魚打發日子！」

曲老太太木然了。

「大川呀，你這是何苦呢？大丈夫何患無妻，這句話是你親口告訴我的，可是你却又孤獨一生，爲甚麼？」

謝老爺子道：「嫂子，這當年的情孽還提他作甚？」

曲老太太道：「我以爲他早已成家立室兒女成羣了，唉，三十年一覺黃粱夢，他……」

謝老爺子道：「他是情有獨鍾啊！」

一邊的丁氏兄弟早在北地便聽說南方有個藍衣社，乃是道上的大組合，如今見謝老爺子的威儀，他兄弟心中由不得起了敬意。

* * *

就在船行江中半夜三更天，那位姓卓的護法悄悄的把徐小七自艙中叫起來。

「少俠，請出來一下。」

徐小七道：「有甚麼事？」

「咱們當家老爺子想見見你！」

徐小七走出艙外道：「有甚麼事嗎？」

姓卓的護法指着對面大艙道：「咱們老爺子候教！」

徐小七也不多言，跟着姓卓的走入那間大艙中，謝少卿衝着進來的徐小七點點頭。

「坐！」

徐小七道：「老爺子，你有指教？」

他歪身坐在一邊，立刻有人送上點心茶水，全是南方精點，一看便知道好吃。

徐小七淡淡的道：「老爺子，你請說吧！」

謝少卿道：「你是聰明人，有些話你必猜得中！」

徐小七點點頭，但他並不多言！

謝少卿道：「提起當年事，我可以告訴你，當年尤大川是早先一步認識我這位大嫂的！」

徐小七心中一緊，他有些爲尤大叔悲哀。

謝少卿道：「我這位大嫂當年在無錫遇到我大哥曲從直，他們相遇得十分偶然，只不過半個月相處，我這位大哥誓娶到我大嫂不可，他的誠意也感動了我這大嫂，

唉，你當知江湖兒女不纏足，我大哥喜歡她的天足呀！」

徐小七心中想，大脚娘子原來是這麼傳開的。

謝少卿又道：「可是半月後從中原趕來的尤大川看出事情不妙，他是君子，他讓位，他不爭的只祝福一聲『幸福美滿』便走了，走得十分坦然，也走得叫我們放心，不要金不要銀，兩袖抖得很瀟洒，這一去不回頭，却不知他去了那裡。」

徐小七總算明白了。

他嘆口氣道：「我尤大叔已殘廢了！」

謝少卿吃一驚道：「殘廢？怎麼殘的？」

「在一場搏殺中殘的，只不過如今敵人也已死了！」

謝少卿道：「尤大川今在何處？」

徐小七搖着頭道：「老爺子，容我見了我叔，聽聽他的意思，如何？」

謝老爺子嘆口氣道：「成，我早晚等你消息！」

徐小七往艙外走，聽得謝老爺子一聲嘆道：「問世間情爲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癡情啊！」

＊　＊　＊

常言道得好，「逆水行舟看風向，順水而行掌穩舵！」

三艘藍衣社大船在江中行駛半個月，才到襄陽附近北面的老河口對岸泊岸，這兒已是漢水界內了，這兒距武當最近。

三艘大船來了將近四十人，可全是功夫不錯的，這些人在卓護法與成護法二人指揮下，立刻用擔架把四具屍體抬上，那曲老太太手扶兒子屍體道：「長根呀，娘爲你討公道來了，你瞧老娘怎麼對付他們。」

她另一手上的拐杖隨着她的沉吼而搗得地面咚咚响。

這一行人幾乎接近五十人之衆，抬着四具屍體直往武當山而來。

藍衣社老爺子的聲威果然了得，沿江就有不少門派的當家頂禮上船求見，却被船上人一一拒絕，只因爲這是爲了上武當討公道，實不宜驚動四方羣豪。

＊　＊　＊

已經到達武當前山的洞賓谷口了，那兒有幾個道士還設了香攤賣香紙。

朝山的人們都在那兒買了香紙再上山的。

幾個道士見來了這麼多人，以爲來朝山進香客，立刻迎上前來。

「各位施主，香燭在此，各位需要多少有多少！」

這一路上余大牙憋了一肚皮的不愉快，半個月的行船他已把傷養好了，今見這些道士們上前推銷香紙，他火了，大吼一聲：「老子不上香，老子來殺人！」

「轟」的一聲他出腿把一攤的香燭踢了個四散飛落。

幾個道士也火了，立刻拔劍把余大牙圍上了。

有個道士指叱余大牙，冷冷道：「好可惡啊，敢在武當山前撒野呀？你找錯地方了！」

隨之謝老爺子一行也到了，老爺子把手一指道：「別動刀子，還不到時候。」

一見是個紅臉錦衣老人，幾個道士便往一邊閃開，有個道士對謝老爺子道：「你們見面就動粗，非是小道士們不知禮數，這樣實在欺人太甚了。」

謝老爺子把手指着幾具屍體道：「過去瞧瞧，可認識這幾個道士嗎？」

一聽謝老爺子說死了道士，幾個道士立刻奔過去，幾個人一瞧，齊聲大叫：「哎呀，是大師兄他們呀……還有師叔……他們怎樣死的？」

徐小七走上前道：「別問那麼多，快上山，咱們這就上武當！」

有個小道道：「人死了，你們也把屍體送回來，好，跟咱們上山去。」

徐小七冷笑道：「帶路！」

幾個小道士不賣香燭了，一齊往山道上奔去，有人還叫：「不得了啦！」

從山脚下走到山上那五進道觀山門前，一行人足足走了兩個時辰之久，才看到山門前已站了黑鴉鴉的六七十個道人，這些人有的還在指手劃脚的道：「來了，來了！」

這時候藍衣社的兄弟們把四具屍體抬到了山門前，一排的放在山門下，便退到一邊。

就見以謝少卿爲首的一行人，大步走到山門前，老太太頓着拐杖厲吼：「快把你們掌門的叫出來！」

老太太發火了，她好像早已急不及待要出手了。

謝少卿道：「老嫂子，別氣壞身子，咱們總是要討回個公道的。」

忽的，山門內走出兩個白髮蒼蒼的老道來，爲首的一人正是武當掌門全眞子，隨在全眞子身後的也是白髮老道，乃玉眞子的二師兄元眞子是也。

那全眞子一到山門下，他吃一驚，立刻衝着謝少卿深深稽首道：「甚麼風把藍衣社當家的吹到武當山來了，眞是稀客呀！」

笑笑，謝少卿道：「是全眞子道長嗎，謝某冒昧的找上你武當來了。」

忽聽曲老太太叱叱道：「少說

客套話，老道士，你不先看看四具死屍嗎？」

全眞子與元眞子二人對望一眼，立刻走到山門前四具屍體前。

元眞子已掀起錦緞仔細看，不由驚怒道：「這是誰下的毒手？」

全眞子也低沉的道：「殺了我武當的人，你們還找來一副討債模樣，這是甚麼道理！」

忽又聽元眞子道：「四師弟呀，你死得好慘！」

山門內又奔出個老道士，此人乃是玄眞子，排行在第三位，平日與玉眞子老道最好不過，聽得玉眞子被害，立刻跳出來了。

「四師弟怎麼了？」

他走近曲長根屍體邊只一看那穿着打扮，便大叫一聲：「師弟，你是被何人所害？」

謝少卿這邊每個人不開口，每個人心中冷笑。

全眞子逼近謝少卿道：「謝當家的，這是怎麼回事？」

謝少卿嘿嘿冷笑不回答。

曲老太太頓着拐杖叫道：「雜毛老道，你再仔細看一看那具屍體是不是你的師弟。」

她此言一出，一衆道士齊吃驚，一邊的玄眞子已拉開了裹屍的錦緞仔細的看，正在看吶，曲老太太已不耐煩的走上前，她老人家伸手舉起屍體的一臂，抖着叫道：「看，看清楚了，你們的玉眞子老雜毛是不是也少了兩根斷指頭呀，看，看清楚！」

全眞子、元眞子與玄眞子三人低頭看，不由一齊吃驚，那玄眞子大叫：「不是師弟玉眞子，四師弟的手沒受過甚麼傷呀？」

忽聽謝少卿冷冷道：「好了，好了，別再裝腔作勢的演戲了，把玉眞子老道叫出來吧！」

全眞子驚道：「難道你們是找玉眞子四師弟的？」

元眞子道：「四師弟已出門一個多月了，咱們正在懸念他呢！」

謝少卿冷冷道：「眞是這樣嗎？」

玄眞子道：「謝當家的，咱們出家人不打誑的！」

一聲冷笑，徐少七走上前道：「出家人打誑要人的命，各位，你們以爲這人是甚麼人？」

他指着扮成玉眞子的屍體又道：「他是曲老太太的兒子呀！」

曲老太太大吼：「你們快把那害人的雜毛玉眞子叫出來，否則我老婆子饒不了你們。」

全眞子對徐小七道：「這位小施主，這具屍體不是敝師弟玉眞子，但另外三具屍體却是武當弟子，算起來武當也是受害者吧！」

徐小七道：「那要你老道長問玉眞子老道了！」

全眞子道：「怎麼說？」

徐小七道：「道長，希望你聽了以後立刻把罪孽深重的玉眞子交出來。」

全眞子道：「那要聽了你們的說詞以後再講了！」

曲老太太叱道：「甚麼說詞不說詞的，把玉眞子惡道快快交出來，否則找老婆子打進武當道觀絕不手軟。」

玄眞子冷笑一聲道：「出手打人也得仗個理字吧，別以爲武當無人！」

徐小七對曲老太太道：「老太太，妳壓壓火，等我把事情說出來，且看他如何交代。」

曲老太太道：「你長話短說吧！」

徐小七這才對全眞子道：「咱們原是與玉眞子道長五位是一條線上的，玉眞子道長是爲了卜道的堂兄受害，才率領四位弟子前往黃山的，然而變了。」

玄眞子忍不住的道：「武當門下不是不講道理的，幾曾聽過我武當門下有不義之人？」

徐小七冷冷一笑道：「道長，你也壓壓火，聽了我的話以後便知道了。」

他這才有條不紊的把在李家寨發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全部說了出來，尤其是把破山神廟的事說出來。

緊接着，全眞子道長等全楞住了。

似這種事，除非是玉眞子幹的，誰會把自己穿的道袍換穿在別人身上，而且以劍把別人削得面目全非？

於是，全眞子臉色變了。

玄眞子還不太相信的吼道：「不可能，太不可能了，四師弟怎會幹下這種罪大惡極之事來，我不信！」

元眞子道：「掌門師兄，這事咱們必須加以印証，我也不信四師弟有此殘酷手段。」

不料全眞子再把卜道三人的屍體看了一遍，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劍傷，是他下的手！」

謝少卿忽的仰天哈哈大笑，忽的他戟指武當山門道：「交出玉眞子來！否則今天拆掉你們武當的招牌，休怪老夫進去抓人！」

他此言一出，全眞子雙眉一挑道：「謝施主，你難道也不相信貧道的話？」

謝少卿道：「相信，但如果有人見了那絕世的藍寶石以後，連君子也變成小人了！」

全眞子道：「謝施主以爲貧道是貪婪之人？」

謝少卿道：「寶物眩人，這很難說！」

玄眞子吼道：「甚麼樣的寶物，咱們根本看不上眼，出家人不貪財！」

徐小七淡淡一笑道：「玉眞子殺人又怎麼說？」

玄眞子一楞，但立刻吭聲道：「還未見到四師弟，怎可認定是他殺人？」

余大牙再也忍不住了，他大步走過來吼道：「你們眞護短呀！可惡！」

全眞子道：「本山絕不護短！如眞的是玉眞子殺人，本門的門規也饒不了他！」

曲老太大吼：「交出人來，誰耐煩聽你謊言！」

她舉杖欲動手了！

藍衣社老爺子謝少卿重重的道：「全眞，事情已經十分明顯，殺我世侄之人絕對是玉眞無疑，事到如今，你還是把人交出來吧！」

余大牙吼道：「雜毛老道，你們是不是見了寶物變了心？一面護徒一面奪寶呀！」

全眞子忍無可忍的道：「你們這是什麼話，怎不想一想，如果玉眞奪了寶物，他爲何又殺同門徒弟們？他既然殺了徒弟們，當然一心想獨吞寶物，也就不會回來了！」

徐小七道：「他仍然可以回來武當，只要不提藍寶石的事情，你們又怎麼會知道藍寶石會在他身上？」

他此言一出，曲老太太尖聲道：「把玉眞雜毛老道交出來！」

玄眞子道：「我四師弟不在，你叫咱們交什麼？」

元眞子已忿怒的道：「我們要怎麼說你們才相信呀！」

謝少卿冷冷道：「要咱們相信不難，由咱們進去道觀中搜。」

全眞子道：「謝當家的，並非貧僧不答應由你們進去搜，而是原則問題。」

「什麼原則問題？」

全眞子道：「如是咱們也去你們藍衣社總堂搜什麼，你老施主會答應嗎？」

謝少卿道：「衡情量勢，並非絕對不可以！」

他看看四週，又道：「全眞，今天這事，咱們遠自兩千里外趕來，可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把人打發走的！」

全眞子道：「武當若敞開山門任人進去搜找什麼，以後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曲老太太叱道：「那只能怪你們武當出了個既殘忍又貪婪的惡道，怪誰？」

余大牙砍刀一擺，吼道：「閒話少說，臭屁少放，咱們往裡面殺吧！」

謝少卿道：「全眞，爲了雙方免於死傷，你們最好站在一邊，讓咱們進去搜查，如果玉眞果然不在，咱們抬着我侄兒的屍體立刻離開武當山。」

全眞子道：「老施主，眞對不起，武當門只有在武功不如人的時候倒下，絕不能被幾句話嚇倒，你老施主多多的諒察！」

謝少卿一聲仰天大笑，忽的一聲吼：「卓護法成護法何在！」

就聽兩聲厲吼：「老爺子，你吩咐！」

謝少卿先是對一邊的曲老太太道：「老嫂子，妳一邊歇着，由長生侄兒侍候妳，這兒的事交兄弟辦！」

曲老太太道：「好兄弟，你琢磨吧！」

謝少卿又對徐小七幾人道：「你們各位壓陣，非到必要還是少出手。」

余大牙道：「老爺子，你們出刀爲義氣，咱們出刀是爲寶，殊途而同歸，爲的是找到玉眞老雜毛，如何對付這批惡道，就各自爲政吧！」

他又衝着徐小七與丁氏兄弟、李家姐妹，還有文娟點頭道：「咱們殺！」

徐小七道：「余大俠，小弟認爲謝老爺子的吩咐是對的，咱們壓陣，各方支援才能穩操勝券，目的一樣是把玉眞老道抓到。」

余大牙咬牙道：「也罷，這一回聽你小子的了。」

謝少卿大聲道：「卓護法率兄弟們攻堅，成護法左右支援，半個時辰直達最後一座大殿，老夫在那兒會見各位兄弟。」

卓護法一聲吼：「遵命！」他嗆的一聲抖出大砍刀來，刀指山門便是一聲吼：「殺！」

「殺！」

就這一陣磨菇，全眞子等已把五六十名道士佈下了劍陣，只見前院道觀二十四個道士佈的是八卦陣，由玄眞與元眞二人統領發動。

全眞子又把二十四名道士佈在二道院口，仔細觀看，乃是武當太極劍陣。

要知八卦陣誰都知道是休、生、傷、杜、死、景、驚、開八門相生相尅，但太極劍陣却是武當的劍陣中最厲害的陣法，乃是由太極拳術中推演出來，當年張三丰創出太極拳路，實乃以柔尅剛的功夫，演進至全眞子這一代，太極劍陣已到達變化多端厲害非常，只不過今天來的人不但不怕死，而且也是武功不俗的人物。

雙方這是爲爭一口氣，幹上了。

* * *

卓護法舉刀身先士卒的一聲大吼：「衝呀！」

「殺！」

卓護法五七步便衝入八卦劍陣中了。

一開始但覺前後左右盡是冷焰掠閃，再看身後，自己帶進來的二十名兄弟宛似被阻隔萬重山，一時間好像只有招架之功。

只不過這個情況並不太長，因爲成護法率領着二十名兄弟衝進來了。

這二十名兄弟支援軍一進了院門，立刻排成一個扇形陣式追殺過去，那廿四個頑强的道士立時腹背受敵，八卦陣立時大亂，這光景站在高處擧劍指揮陣勢的玄眞子厲聲狂叫：「你們怎麼不守江湖規矩亂來一通呀？」

元眞子也大叫：「集中，集中，不能亂了章法。」

忽聽卓護法厲叱道：「娘的，動上刀子誰還論什麼公平交易法呀？殺吧，雜毛老道！」

成護法哈哈笑，因爲他發覺，由於他率衆衝進來，立刻把二十四名道士陣法衝散。

「卓兄，今天大開殺戒吧！」

卓護法道：「是他們惹出來的！」

他高擧砍刀又吼：「兄弟們，出刀狠宰，不能手軟呀！」

「衝吶！」

藍衣社兄弟勢衆，一掄猛殺，五個道士已挨刀往外衝去。

玄眞子淸叱一聲從空而降，人沒沾地，便聽得一聲淒慘怪叫：「啊！」

藍衣社兄弟有人挨劍了，打橫就見成護法擧刀迎上。

「娘的，咱們較量吧！」

玄眞子抖手十七劍生生對住成護法的狂斬，這二人便在前面道院一角狠幹起來。

那面，元眞子爲了減少傷亡，他硬起心腸同卓護法殺在一起，二人已不再去關心雙方兄弟們了。

前院殺得好不熱鬧，二道院中，武當掌門全眞子更把道觀中所有道士全部集中在大殿前面，除了佈下的太極劍陣之外，更把近二十名道士佈置在外圍。

這是準備作孤注一擲！前面不時傳來淒厲的大叫聲，聽得人心震驚不已！

此刻，徐小七發覺這樣殺下去，雙方必然死傷慘重，再看附近站的謝老爺子，正自撫髯冷酷的督戰吶！

曲老太太咬牙切齒全身哆嗦，每有藍衣社挨劍，她老人家就重重的頓着手中拐杖，恨不得立刻撲上去，狠狠的把這些道士頭砸爛。

搏鬥中，忽然傳來玄眞子的厲叫：「唉！」

隨之又聽成護法淒慘的一聲苦笑：「嘿……啊……」

兩個人都中了彩，一個是肩膀挨一劍，另一人的大腿在迸血。

二人並未稍退，殺得更慘烈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有人傳來話：「掌門有諭，撤往二道大院。」

一衆拚殺的道士們立刻拋下敵人，便往二道院中退去，而且十分迅速的退個淨光，只見地上死傷了七八個道士，藍衣社也死傷四五人。

謝少卿一聲怒叱道：「殺進去！」

有個藍衣社漢子奔到成護法身前道：「成爺，先把傷包紮。」

成護法咬牙道：「不急，先砍了他們。」

他擧刀便往二道院奔去，好像他身上的傷與他毫無關係似的。

余大牙看得眞切，他豎起大拇指嘿然一聲道：「這才是好樣人物。」

徐小七走到謝老爺子面前，他重重一禮道：「老爺子，在下有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你說。」

徐小七道：「如此再殺下去，必然死傷慘重。」

「你還有什麼法子對付老道的固執？」

「有。」

謝老爺子一怔道：「你說給我聽聽。」

徐小七道：「由在下向全眞道長挑戰，他若敗了，就得答應咱們搜他的道觀。」

謝老爺子道：「你若敗了，甚至你被殺了，咱們又該怎麼辦？」

徐小七坦然一笑道：「我若被殺，那是在下學藝不精，死而無憾，以後的事，當然也管不了。」

謝老爺子手指二道院道：「走，咱們過去。」

他先往二道院走，徐小七等人也跟了上去。

曲老太太吼道：「小子啊，你有對付全眞老道的本事沒有？需知武當掌門的武功是不可小覷的呀！」

徐小七道：「在下無把握，但難以忍受雙方死了這麼多人吶！」

曲老太太也怔住了。

大伙集中在二道院中了，看上去這第二進大院比之前面的大院還大許多。

雙方正自分派人馬要出刀，忽聽謝老爺子大聲道：「大家且住手。」

這句話令全眞子甚是高興，他在大殿台階上道：「老施主是否已發慈悲之心了？」

謝少卿指着徐小七道：「全眞，是這位徐大俠，他有主意。」

全眞子一看是敍述事件的徐小七，淡淡一笑道：「徐少俠有何高見了？」

徐小七大聲道：「道長，只是爲了一口氣，怎能忍心如此死傷下去？」

全眞道長道：「人爲一口氣，佛爭一爐香。」

一笑，徐小七道：「在下以爲，如是雙方廝殺下去，倒不如由在下與道長一較短長，便是死傷也只限你我二人，不知道道長以爲如何？」

全眞道長哈哈一笑道：「這是你的主意？」

「不錯。」

「我二人如何比法？」

「各憑本事一決雌雄。」

全眞道長道：「勝者如何，敗者又怎樣？」

徐小七道：「勝了我，我們至少有七人立刻下山，絕不再回來。」

他看看身後的余大牙與丁氏兄弟，點點頭。

余大牙與丁氏兄弟也同意的點點頭，當然李氏姐妹與文娟也自同意了。

全眞道長道：「如果貧道不幸落敗？」

徐小七道：「簡單，讓我們搜你的道觀！」

全眞子一楞道：「還是要搜我的道觀呀？」

徐小七道：「你該明白一件事。」

「什麼事？」

徐小七道：「如果我七人出手，你們的勝算頂多不過二三成而已。」

曲老太太道：「你小子別出餿主意了，殺吧！」

文娟上前道：「老奶奶，慈悲爲懷呀！」

曲老太太咬牙說不出話來了。

文娟的話也被許多道士聽到了，大家不約而同的看着文娟姑娘。

忽聽全眞道長道：「好！既然小施主以慈悲爲懷，貧道自當從命！」

他一抖手中長劍，大步走到院當中道：「小施主，是否點到爲止？」

徐小七拔出魚鱗紫金刀道：「道長，只怕我出刀很難捏拿得準繩。」

一笑，全眞道長道：「小施主，你可得盡力施爲，貧道出招了。」

徐小七道：「你請吧！」

全眞道長的出手勢十分平常，顯然，他並不把徐小七放在眼中，雖然出招，但卻令人一看便知是引導對方出刀的平常招式。

只不過徐小七並不出刀，他拖刀斜身而上，彷彿他是在游蕩似的斜目而視。

全眞道長一劍虛刺，但隨之他一聲呼喝：「你還不出刀？」

徐小七當然出刀，但他出刀的招式比之全眞子更平淡無奇，只不過斜斜的一刀砍下而已。

那一刀，任何人也躲得過，全眞道長冷笑了。

只見他舉劍半空挽個劍花，忽的一團劍光往徐小七身上罩下去了。

徐小七一見這一劍是來眞的，心中一緊，可不能再隨便了，就聽他狂吼一聲：「閻王笑！」

嚄，只見好一片凌厲可怕的璀璨光焰，宛如旭日剛出東山頭一般「轟」著直往剛來的劍光中衝去。

聽吧，好一陣五月花炮般的爆响中就聽一聲蒼老的厲叫：「啊！」

隨這一聲叫，三截斷劍落在地上，那全眞子已抖着冒血的右臂直往後倒退。

「掌門師兄……」元眞子用力的扶正了欲倒的掌門師兄，就聽全眞子道：「好殘忍的一刀，是什麼刀法？」

徐小七道：「乃家父白眉徐艮留給我這不肖兒子唯一的一種刀法。」

全眞子道：「小施主以後少用此招，蒼生有幸了。」

徐小七道：「萬不得已我不輕易使用。」

忽聽曲老太太吼道：「全眞，你敗了，還要耍賴嗎？」

全眞子一聲浩嘆道：「好，你們搜吧！」

玄眞子大叱：「掌門師兄……」

「不用多說了，這全是玉眞不肖，帶給咱們武當門的奇耻大辱！」

元眞子道：「四師弟不是貪婪之輩，他爲什麼要一顆什麼藍寶石的……」

從未開口的李紅姑娘開口了。

「各位道長，咱們李家寨寨主乃黃山劍客，黃山方圓三百里，何人不敬佩咱們寨主的仁義俠名？然而，自從見了那顆藍寶石以後就變了，他變得可怕、自私、貪婪，那是很難令人相信的事情。」

李蘭接道：「是的，也因此帶給李家寨的毀滅，一場天火燒了李家寨。」

李家姐妹之言令人們大吃一驚！

那顆滿天星藍寶石本身已被馬夫人的惡毒詛咒附在寶石上面了，任何人一旦奪了此寶此人就必然死得凄慘，但，這人却寧死也不回頭。

李紅嘆口氣道：「我敢說那個玉眞子道士必不在這武當道觀中。」

曲老太叱道：「妳這丫頭幫起老道士們了！」

李紅道：「不，我不是幫他們，只是我可以斷言玉眞子老道必不在！」

「怎麼說？」

李紅道：「如果玉眞子在，這一場搏鬥便不會就此打住，因爲那寶石是十分誘人的，多少人爲它而死呀！」

她此言一出，知此滿天星寶物之人無不動容，唯有曲老太太與謝少卿等，心裡不以爲然，天下那有這種奇離古怪的事情，太不可思議了。

曲老太太道：「別管那玉眞子老道在與不在，現在全眞老道已敗，該是他履行諾言之時了！」

謝少卿一聲吼：「卓護法！」

「屬下在！」

「率人分頭進入各屋各殿，仔細的搜，抓到可惡的玉眞老道，有賞！」

「是，老爺子！」

卓大護法把人集中在一起，共分成六個小組分別往各殿房中搜去。

就在這時候，又聽一聲厲吼：「元眞玄眞！」

那玄眞雖受了傷，聞吼也立刻應了一應，「掌門師兄！」

那全眞子當衆吩咐：「命你們二人各帶門下高手八人，立刻下山去抓玉眞，死活不論。」

玄眞子二人吃一驚，但掌門令諭不敢多言，應了一聲，立刻點了十六名高手，二人各帶八人下山去了，他們不再過問武當道觀內的事情了。

這光景看得曲老太太與謝少卿二人動容。

二人心中在想，難道這玉眞子沒回來嗎？

武當兩批人已下山走遠了，這裡才見卓護法等一批批的自武當道觀各殿紛紛走出來，各人的報告同是一個樣：「裡面沒有玉眞子。」

於是，曲老太太氣餒了。

她忽然走到山門下撫屍痛哭：「我的長根呀，娘爲你報仇也如此艱難呀，你在天之靈走不遠，指個方向叫娘爲你報仇吧，我的兒！」

她哭得十分凄涼，聽得人也心酸了！

謝少卿走過來，道：「嫂子，盡人事聽天的安排吧！」

忽見全眞子也走出來，他再低頭看了屍體，心中不由大怒，殺人毀容，這是殘酷手段，出家人怎能做得出如此滅絕人性的手段，他不相信玉眞子師弟會做出來，然而事情又不容他辯解。

「老施主，是我那可惡師弟幹的，貧道無法把事情挽回來，但可以爲老施主做些甚麼？」

曲老太太大怒，叱道：「你能做些甚麼？」

「貧道施大法超渡亡魂，令死者早升天國。」

曲老太太道：「不屑！」

他對兒子長生又道：「背着你兄弟下山！」

曲長生扛起兄弟屍體，謝少卿道：「大嫂，妳放心，藍衣社撒下天羅地網，非抓到玉眞子惡道不可！」

他對卓護法又道：「把死傷的兄弟們護送回船，咱們回去以後厚葬。」

藍衣社的兄弟們撤走了，護送着曲老太太等往江邊去，他們的大船正等候在江岸。

徐小七七人也跟着往江邊走，忽見謝少卿招手，徐小七便走過去了。

「小兄弟，你眞有一套，剛才你的那一招叫甚麼呀？」

笑笑，徐小七道：「那一招是刀法之最，也是我們徐家刀法精髓，叫做『閻王笑』！」

謝少卿道：「眞好名字，刀出人死，閻王自然笑了。」

曲老太此時拄杖道：「恨不得殺光這些惡道！」

徐小七道：「老太太，咱們找的是玉眞惡道，又何必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

曲老太太道：「所以老身我沒出手哇！」

她忽然一聲嘆息，又道：「如果是他知道，不知道他會怎麼樣計較？」

謝少卿道：「無論是何人，大家都會爲老嫂子找回公道的！」

謝少卿明白曲老太心中想的是何人，她想的乃是「飛花掌」尤大川。

人嘛，這一生之中最難忘的便是一個愛人，尤大川就是曲老太太的第一個愛人，在曲老太太與當年的藍衣社發起人曲從直在一起之前，她就與尤大川相愛了。

尤大川原是應回中原的，但他却埋名隱姓住在南京，當然他在暗中盯緊了江家父子有關係。

* * *

江岸邊，只見兩條快船已順江而下了。

有個船老大急急忙忙的迎上藍衣社這批人，人尚未到，便聽得那人叫道：「怎麼回事，十多名道士坐快船走了，這是怎麼回事？」

來人原來是掌管大船的堂主，他迎上謝老爺子便抱拳施禮的問着。

就聽有人對他說道：「武當門派高手去抓玉眞子惡道了！」

於是，一行人又到了船上，就聽老爺子對面老太太道：「老嫂子，咱們回去蕪湖中先厚葬侄兒，一方面我通令水陸兩地人馬，着力查找玉眞子惡道。」

徐小七過來了。

「老爺子，如今的全眞子老道必已改頭換面喬裝改扮成普通人了，想要順利找到，必得有好的眼線。」

謝老爺子道：「藍衣社不乏高明眼線，小兄弟，可有意投我藍衣社？」

徐小七道：「那等完成家父遺志再論了。」

謝老爺子道：「好，藍衣社隨時歡迎你！」

於是，這批人分別上船了，不過余大牙與丁兆堂兄弟還有李家姐妹不走了。

余大牙對徐小七道：「兄弟，咱們到了分手的時候了，咱回中原，過江走南陽！」

徐小七道：「我不阻攔余大俠，他日洛陽再相會！」

「哈……」余大牙笑了！

只見他扛起砍刀在肩上，大步往下游的渡口走去，這余大牙此行幾乎死在黃山。

丁兆堂與丁兆玉兄弟也過來了。

丁兆堂對徐小七道：「知道你要去南京，咱兄弟就在此與你們分手了！」

丁兆玉道：「洛陽丁家莊，哪一天你把火星眞君藍寶石找回來，咱們就在石窟擺酒慶功啦！」

徐小七道：「包括二位嫂夫人，哈……」

李紅與李蘭拉過文娟在小聲說話了，這些天的相處，她們已成好姐妹了。

六個人站在江邊話別，忽聽船上有人大叫：「喂，快上船了！」

那是船上的藍衣社人呼叫，但徐小七回頭搖搖手，他拒搭藍衣社的船。

船頭上，謝老爺子大叫：「小兄弟，到蕪湖定要找我呀，記住了！」

徐小七又回頭，只見一人向他奔過來了。

來的不是別人，乃曲長生是也！

曲長生奔到徐小七面前，他十分愼重的道：「徐家兄弟，我有沒有機會去面見尤大叔？」

一怔，徐小七道：「你見尤大叔幹甚麼？」

曲長生道：「多少年了，老娘十分孤獨，她老人家有時候三天難開口說上一句話，我知道老娘心中不平靜，她必是懷念當年的日子。」

徐小七道：「不錯，人到老年是懷念過去的。」

「所以我想見見尤大叔。」

「你是說叫他們老來有個伴兒？」

曲長生道：「我就是這個意思。」

徐小七道：「可是你並非我尤大叔的兒子呀！」

曲長生道：「那有甚麼關係，只要他們老來生活愉快，我不計較，我一樣當尤大叔是長輩來照顧。」

徐小七想了想道：「我得見了尤大叔以後看他老的意思，我做不了主。」

曲長生道：「告訴尤大叔，我的誠意！」

徐小七道：「你的誠意也是你的孝道，我感動！」

他手指大船又道：「你去吧，有消息我會去藍衣社，他們應會找到你們的。」

曲長生重重握了徐小七的手道：「謝謝。」

望着走去回大船的曲長生，徐小七對丁氏兄弟揮揮手道：「丁大俠，各位，你們好走，咱們就此分別了，天幸找回藍寶石，小弟必去丁家莊拜望二位。」

丁兆堂拉着李紅，那丁兆玉與李蘭併肩在一起，四人衝着徐小七與文娟二人點點頭，便轉身往渡口走了。

文娟與徐小七站在江岸邊，文娟道：「小七哥，咱們怎麼辦？天南地北，到甚麼地方去找玉眞老道？」

徐小七道：「咱們僱船沿江而下，沿江打探，我想這玉眞子必在沿江某一地方躲了起來。」

他抬頭看着遠處，藍衣社的三條大船啟碇了，巨帆高掛，人員扯拉着另兩桅大帆，刹時直往下游快速的駛去。

徐小七道：「天下事很多出人意料，玉眞子絕對想不到他這金蟬脫殼之計一下子便被人家拆穿，想來這玉眞子還在洋洋得意吧？」

文娟道：「天理昭彰，報應循環，我相信任誰奪走滿天星藍寶石，便活不了多久了。」

徐小七道：「唉，怕的是當局者迷啊！」

二人走到附近碼頭邊，很快的僱了一條快船，講定了直放南京，那小船上只是一對老夫妻，大艙為客人所住，老夫妻二人便住在船尾小艙房中了。

* * *

武當門派出的兩批人分別由玄眞子與元眞子二人率領下了武當山，這兩個玉眞子老道的師兄並非是盲目下山，因為他二人知道這玉眞子有兩個地方常去，那就是當年玉眞子他們一同出家時候，玉眞子生長之地。

玄眞子在江岸對元眞子道：「二師兄，我上桐柏山，那兒有玉眞子的老友松鶴道人，在桐柏山水濂洞卓錫，玉眞子或會到松鶴道人那兒，他二人交情甚篤。」

元眞子道：「也好，我坐船往南去玉眞子的家鄉，那兒距離巢湖最近。」

玄眞子道：「萬一玉眞不在桐柏山，我率門下弟子們立刻趕往巢湖會合，非把他帶回山不可！」

元眞道長道：「就這麼說定了，師弟，這眞是一件大不幸的事啊！」

這二人黯然的分手了。

* * *

大屋內靠後牆的大床板掀開了，大床下面地道處，徐小七對文娟道：「進去吧！咱們許久沒向尤大叔問安了，不知尤大叔近況如何！」

文娟道：「到了南京也不見小王，他跑那兒去了？」

這二人遠自漢水乘船回來，一路上甚麼也沒發現，徐小七帶着幾分氣餒，因為他與文娟去黃山追寶，追了半天反而把寶追丟了。

雖然如此，他們已確定藍寶石已被玉眞子老道掠走了，只要找到玉眞子老道，仍然有希望把寶追回。

* * *

沿着地道往前走，徐小七手舉火把抬頭看，前面已有光亮照來，他便把火把插在石壁上。

文娟先走到洞口外，只見小王正在一艘畫舫後面劏魚洗肉，在柳林下，尤大川專注着手中竿。

「大叔！」

這一聲叫，連船上的小王也站起來了。

「文娟姑娘回來了，小七哥呢？」

「飛花掌」尤大川回頭見是文娟，點點頭。

文娟自地道跳上來，徐小七也上來了。

徐小七快走幾步，到了尤大川身前道：「大叔！」

尤大川道：「你們回來了？今天手風順，釣了條大魚，今午咱們圍桌吃老酒。」

文娟道：「大叔，東西還是沒找回來。」

尤大川道：「至少有些眉目了吧？」

徐小七道：「有眉目了，只不過這人很狡猾，一時間還不知道怎麼可以抓到他。」

尤大川道：「聽起來事情好像蠻曲折的嘛！」

文娟道：「是很曲折，大叔，有一位老太太……」

她想先把好消息告訴尤大川，徐小七示意別多言，文娟急忙把話打住了。

尤大川並不急於追問，他要小王把吃的送到船內圓桌上，笑道：「自從江家父子正法以後，小王就住在我這兒了，有個人作伴，大叔的日子蠻愜意的，哈……」

小王把一應吃的擺桌上，一罈老酒開了封，四個人圍在桌邊吃喝着，尤大川這才淡淡的道：「小七，這些天你同阿娟在一起，過的是餐風宿露日子，却也愉快了。」

徐小七笑笑，道：「大叔猜出來了。」

「不是猜，從你二人表情上便看出來了。」

文娟聽得半帶羞，尤大川哈哈一笑又道：「江湖兒女不拘小節，過去的不提，以後你二人就是夫妻，來，這杯酒算是大叔祝福你們白頭到老的賀酒吧！」

尤大川又撫掌哈哈笑了。

徐小七忙把自已酒杯交給文娟，又把文娟的酒杯接過來，這就算二人喝了交杯酒。

看起來乾脆而平淡，實則十分的隆重，就聽尤大川道：「本來嘛，江家父子伏法，你二人的大仇也報了，只是徐大俠的遺願未了，必要追回滿天星藍寶石送回洛陽石窟，否則你們早應回中原了。」

徐小七道：「我們與大叔一齊回中原，這一輩子侍候大叔。」

尤大川搖搖頭道：「我早已不打算再回中原了。」

徐小七道：「為甚麼？」

尤大川只是苦笑。

徐小七先是看看文娟，這才哈哈一笑道：「大叔，我們知道您老為何不想回中原。」

尤大川雙目一亮道：「你們知道甚麼？」

徐小七道：「大叔，你把自己藏在這玄武湖濱最荒僻地方，說穿了只是為了個情字。」

尤大川怔怔的道：「你應該明白大叔是為了緊盯江家父子二人，才在此隱居。」

文娟吃吃一笑，道：「可是江家父子已伏法了呀，為何大叔還不離去？」

尤大川道：「十多年的悠閒日子我過慣了。」

徐小七哈哈一笑，道：「大叔，有個叫曲從直的人，大叔認識嗎？」

（未完・十八）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 楊金虎偸了終南派郝鵬巨額銀票豪賭，輸了三十萬兩，郝鵬發現銀票被竊，找上小楊，二人激鬥。原野乘他二人激鬥時代替小楊作東，一把「豹子」統吃……「武林七子」決定追殺原野，「無本商人」金萬廸騙得原野與他聯手作郎中贏了大把銀票後，再聲稱要殺他，原野知道敵不過他，略耍手段才僥倖逃脫，又碰上七子之中的棍王毛嵩……

挾持人質反遭擒　不幸中毒又廢功

在這一霎，小原的心頭一動，這年輕人很面善，在那兒見過。

一時却又想不起來，這年輕人雖臉上有汗漬和汚垢，但很俊逸。

這工夫這小子是面向小原這方面走來。正因爲如此，小原看得頗清楚。

「是這個小子以『蟻語蜨音』和我溝通嗎？他是誰？」

既是女聲，這小子是女扮男裝了。

這當然不是秋玉潔，她要協助他，還不須來這手。

就在這時，這小子又走到蟠龍棍旁，順手十分技巧地拿走大衫和蟠龍棍，就像拿走他的那件藍色大衫一樣。

這動作很自然，誰也沒有注意。

小原不由心頭一噱，這個小女人可眞有一套呀！

不是常在外面混的人，絕對不會這麼老練。

不一會走到後面去了，那後面就是厨房。

此刻「棍王」毛嵩正在大吞包子。

小原搜索枯腸，希望猜出這個姑娘是誰。

這工夫，這小子又走了出來，仍然拿着那件大衫。

以大衫罩住蟠龍棍，只露出下面小半段，而這小半段又在地面附近，誰會將目光往下看。

妙的是，這小子又把蟠龍棍放回原處。

只不過棍上的大衫却順手被他取下，坐到一邊吃包子，原來他已叫了包子，只是尚未吃而已。

他邊吃包子，邊向小原眨眨眼。

樣子很俏皮也很神秘，小原還是想不出她是誰。

只不過小原却很欣賞她這油滑刁鑽作風。

毛嵩吃完了包子，丢下一塊碎銀子，抓起蟠龍棍就走向小原。

小原已有準備，就站了起來。

毛嵩在他桌邊一站，道：「小子，跟我走……」

小原點點頭，跟他走出包舖，道：「老兄何人？」

「老子『棍王』毛嵩，連我你也不認識？」

「有甚麼事？」

「你跟我走就是了！」

「我跟你走，也總要有個理由對不？總不會是你的女兒看上了我，她不好意思親自來，就叫你來找我……」

毛嵩何等身份？豈容小原胡說八道，一掄手中的蟠龍棍，摟頭砸下，顯然是一時暴怒至極。

小原心頭駭然。

因爲可以看出，這一棍力道萬鈞。

街上已圍攏了不少的人圍觀，這工夫發出一片驚呼。

哪知意外出現，毛嵩手中的蟠龍棍突然甩出了手。

這等高手哪會甩出手棍？

可以說只有八等人物，才會在怒極之下把兵刃擲出傷人，因爲萬一不中而被對方拿去，那就不妙了。

兵刃出手，却不是對準小原。

因爲小原閃出兩步，蟠龍棍斜斜地向前方天空飛出，大概至少有二三十丈，只聞「蓬」然大震，把一家民房屋頂砸了個大洞，引起一片嘩然。

毛嵩似乎大出意料，望着他的雙手，大吼一聲。

原來他手上全是豬油。

也可以說他那蟠龍棍上全部抹上了豬油。

豬油奇滑，一旦用力砸擊或掄揮，由於未提防會如此之滑，當然會滑出手去，飛出老遠老遠了。

毛嵩以爲是小原弄了手脚，大喝聲中撲上抓人。

小原上次練功走火，幾乎變成廢人，就是在練絕技，可惜走了火，要不，他會躋身一流高手之列。

在目前，他等於是「半瓶醋」，一瓶不響，半瓶晃盪。

小原不敢硬接，一味閃開。

只不過雙方實力相差太大，總是閃避也不是辦法，抽空攻出一招，立被逼退而變成了守勢。

這工夫那小子在人叢中道：「我說這位大俠，你那根銅棍，把人家的房子砸了個洞，人家不能白白地損失，就把那根五、六十斤重的破銅爛鐵抬到當舖中去了，看看能不能押當幾十兩銀子，把屋上的破洞修好。」

毛嵩大吼一聲，衝出人羣向那被砸破的民房奔去。

毛嵩這人是「七子」中老實憨直的一個，才會上這個當。這麼一來，原野當然也就趁機溜了。

在郊外，他遇上了那小子，道：「朋友，咱們素不相識，你爲什麼助我？」

「因爲我要你活着，我好爲我兩個哥哥報仇。」

「你是……」

「我是『湘西三鬼』老三的陰美華！」

「啊！」小原道：「怎麼會是妳？」

「爲什麼就不能是我？」

「妳忘了我殺了妳兩個哥哥？」

「正因爲我沒忘記才救你。」

「眞絕！好吧！現在妳可以動手報仇啦！」

「我兩個哥哥死有餘辜，他們殺人無算，且曾出賣過我，所以你殺了他們，我一點也不怪你。」

「不怪我？會嗎？」

「當然，他們該死。」

「妳的哥哥會出賣妳？」

「對！有一次我們三人中伏被擒，那魔頭對我有意思，他們二人居然要把我當禮物送給他。」

「原來如此，本來我以爲妳包藏禍心呢！」

「包藏禍心的人不是我，而是你的另一朋友。」

「什麼人？」

「楊金虎！」

「妳……」原野不以爲然，顯然不信。

「我就知道你不信。」

「我怎能信？」

「你以爲他是你的好朋友，和你一條心？」

「當然……當然……」雖然這麼說着，內心却也不無疑問，楊金虎曾騙過他，也可以說是出賣過他。

「這樣吧，我們來考驗一下。」

「如何考驗？」

「楊金虎就在左近，如果他是你的朋友，必來找你，如果他對你不懷好意，也必會偸偸地來對付你。」

小原道：「試試看也好。」

二人在另一鎭上住入客棧，不同室，毗鄰而居。

* * *

三更不到。

天空如洗，彎月如鈎。

此刻小原已上了床，正在似睡非睡時，突然嗅到異味，如果說是香味，却也不全對，反正這異味提高了他的警覺，一躍下床。

只不過一下子沒有站穩，差點倒在床上。

心頭一驚，連忙閉氣，他知道已經中了毒或者中了迷藥。

此刻如果勉强出屋，八成活不成。

除非這個對頭根本不想要他的命。

於是他搖搖倒下，躺在床脚處。

不一會，窗子「忽達」聲，屋中進入一人。

這人趁月色打量地上的小原，發出一聲詭笑，自語道：「你小子夠滑，只可惜遇上了我這條泥鰍。」

他提起小原，打開房門就出屋由後門走了。

到了鎭郊小溪上的橋邊，橋上站着一個蒙面人。

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個女人，而且攔住了去路。

捉人的年輕人道：「姑娘這是幹什麼？」

「把人留下，可以過橋。」

「不留下就不能過？」

「大概是吧！」

「姑娘何人？」

「太見外了，都是一條線上的人，居然不識。」

「一條線上的？姑娘可知我是誰？」

「知道你是誰？沒什麼了不起，因爲你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你爹不是『七子』之一的『五毒散人』楊啓宇嗎？」

對方一楞道：「丫頭，妳又是誰？」

「我就是『七子』之一的『豹娘子』之徒。」

「果然都不是外人，姑娘芳名是……」

「我叫陰美華！」

「『湘西三鬼』之一，就憑妳要搶人，還不夠看。」

「只不過，你那兩套也不高明。」陰美華已攻了上去，這麼一來，楊金虎只好把人放下來。

這二人半斤八兩，三十招後，陰美華比小楊高明些，但也只是些微之差，要分出勝負只怕還很早哩！

這工夫月色下來了二人，都在三十左右。

原來其中一人叫溫信，一人叫馬長風，都是被小原殺死的人的下一代，溫有聲劫掠殺人，馬沂開妓院，販賣良家婦女，逼良爲娼。

馬長風道：「二位可是陰美華陰姑娘和楊金虎楊老弟？」

楊金虎道：「正是，二位是……」

「在下溫信和馬長風。」

「二位有何貴幹？」

「我們正找原野那個兇手！」

楊金虎道：「噢！他剛剛往東南方去了，二位要快追才行！」只不過溫、馬二人正要走，卻發現了地上的原野。

溫信道：「楊老弟，這是什麼人？」

楊金虎還沒回答，馬長風卻「噫」了一聲，道：「這……這個不就是原野那個兇手嗎？」

溫信蹲下一打量，一時分神，被小原一肘砸中肋骨，痛得嗥叫一聲，向後仰去。馬長風在一步外，幾乎同時被小原一腿掃倒，小原吸入少許迷藥，見風就消散了。

原野一躍而起，道：「不錯，正是你家小祖宗，流年不利，被這個僞君子所騙，中了迷藥，差點被弄走，至於你們的父執之輩，作惡多端，死有餘辜。」

馬、溫二人齊撲上，而且亮出了長刀和吳剛斧。

馬、溫二人都是「七子」中人的下一代，只可惜他們不學無術，空有「七子」後代之虛名，卻無其實。

兩人合擊小原，只佔一點點的優勢。

陰美華和楊金虎打了五十來招，陰稍勝一籌，陰美華退到小原附近，偶爾幫他一下。

馬長風厲聲道：「陰美華，妳的兩個哥哥皆死在這小子手下，妳不報仇反而幫他，妳這算什麼？」

陰美華道：「我高興！」

小原精神一振，二人合力搏殺，反而又略佔上風了。

楊金虎等人一看沒希望了，只好撤退。

小原喘着氣道：「陰美華，謝謝妳！」

「不用謝我，朋友嘛！」

「只不過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把妳當作朋友。」

「什麼？我不配作你的朋友？」

「我可沒說這句話。」

「就因爲你爹是以前武林中的盟主，就不可一世？」

「不是那意思，我只怕妳口是心非，仍把我當作敵人，骨子裏還是要殺我，爲妳兩個哥哥報仇。」

「要殺你，有的是機會，我和我的兩個哥哥不同。」

「妳眞的把我當朋友？」

「日久見人心，你沒勇氣試試看？」

* * *

徐州馬家是個大戶，良田千頃，廣廈千間。

他們既未作官，也未作生意，他們的錢不知是如何來的？

老百姓當然不會注意這些，武林中人的眼睛却是雪亮的。

今天傍晚，馬家門外晒穀場上有二人在搏殺，這一男一女，一使刀，一用劍，立刻引來馬家的人和附近百姓圍觀。

這工夫馬家的總管分開衆人，大聲道：「請問二位是哪一門派的人？爲何在本宅門前搏殺？」

女郎道：「他就是你們懸賞捉拿的人。」

總管心頭一震，吶吶道：「他就是原野？」

「對，他就是殺了二十多個武林高手之人。」

總管立刻撤出雙鈎要上，女郎道：「不成！」

總管道：「姑娘，爲什麼不成？此人是本府的仇人，絕對不能讓他跑了。」

「你看他能跑得了嗎？」

「本總管助姑娘一臂，不是能更快制住他？」

「話是不錯，但這獎金怎麼處理，我天涯追踪，追他來此，說不定他仍還要行兇，我有把握生擒他而領馬家的五百萬的懸賞，你一插手……」

總管道：「原來姑娘是爲了這獎金，如果姑娘有把握，在下就不出手。」

「當然，沒有把握會天涯緊追不捨嗎？」

於是總管退了下去。

原、陰兩小全力搏殺，看來倒像那麼回事。

這檔口，陰美華的刀尖把小原的褲襠挑破，小原道：「妳怎麼老是朝這地方下刀？」

觀者大笑。

不一會，小原又把陰美華的衣袖劃破。

接着，陰砸了原一拳。

小原不久又在陰美華的肥臀上拍了一掌。

觀衆叫好，大概也有人羨慕小原這隻手吧？

又拚了三十來招，陰美華道：「總管，你們的女主人能依諾付出五百萬兩來收買這個兇手嗎？」

「當然！」

「那我就要收網了。」手下一緊，只見一片刀網把小原罩住，然後「嗤」地一聲，小原被連制兩穴，倒地不起。

總管大聲叫好，四周掌聲如雷。

陰美華提起小原，跟着總管進入大宅中。

「陰姑娘請少待，在下進去稟報女主人出來相見，這是個大數目，一定要女主人親自處理。」

「是的，總管請便！」

總管出廳而去，陰美華向小原眨眨眼。

陰美華道：「剛才在外面打得挺逼眞哪！」

「咱們演戲都是天才，配搭得嚴絲合縫。」

「你認爲他們會不會善財難捨而又變卦？」

「誰知道？憑我們二人還怕他們不給錢？」

「不要說話，來人了！」

內院中走出三個人，總管在前帶路，後面是一主一婢，女主人居然只有二十六、七歲光景，也許還小些。

小婢扶着女主人走進花廳，女主人還眞動人。

女主人打量躺在地上的原野，道：「就是他？」

總管道：「是的，主人，他就是殺死主人的兇手！」

女主人狠聲道：「這可是天網恢恢，不久就被抓到了，可是，又有誰能証明此人眞的是兇手？」

「這……」總管吶吶道：「那一段時間內，這小子連續殺了二十餘位高手，不是他還會是誰呢？」

「這說法多危險，就因爲他殺了很多人，就認定一定是他，而又沒有人証物証，你不以爲這太草率了？」

「是的，主人，只不過在二十餘個被殺者的家屬之中，至少有七八家是如此認定他就是兇手的。」

「這太不妥，認錯了人對別人不公，對我們自己更不公。」

「主人……」

「這道理很簡單，萬一弄錯，我們抓到或處死的不是眞兇，等於沒有報仇，眞兇却逍遙法外，對死去的人也不公平吧！」

「是的，主人。」

「爲今之計，我要仔細問問看，不能弄錯。」

「是。」

「你們都迴避一下，我自己來問。」

「是……」總管道：「主人，萬一此人對主人不軌而傷害了主人怎麼辦？據說這小子很兇啊！」

「不會的，我也不是容易傷害的人。」

「是。」

「這位姑娘也出去。」

「不，我不出去，我抓到了兇手，在府上沒有付清獎金之前，我絕不離開這兇手左右一步。」

夫人道：「放心！獎金不會少，照數全給。」

「口說無憑，夫人至少也要先付一半。」

夫人也爽俐，自袖內取出一個荷包，取出一卷銀票，挑出五六張放在桌上，陰美華一點，正是三百二十餘萬。

這已經超過五百萬的半數了。

陰美華道：「夫人如果還沒有全部付清，可不能動他一根汗毛，要不，咱們就沒完沒了。」

夫人冷冷一笑，道：「沒完沒了又如何？」

「夫人去猜就是了。」

「我的丈夫被人殺死，也要怪他學藝不精，如果有人以爲我也和他一樣，那可就錯到小人國去了。」

「怎麼，夫人是個高手？」

「妳要不要試試看？」

陰美華心頭一驚，如果這個年輕貌美的未亡人不具備點眞玩藝，她又何必出這鋒頭，冒這份險？

只不過陰美華年少氣盛，又怕被她唬了，便道：「夫人要亮一手，我硬着頭皮也要接妳一兩招……」

夫人上步出手，一動身上就散發出迷人的香氣，如蘭似麝，沁人心脾。陰美華稍一分神，對方那隻玉手已到了她的頷下。

陰美華一凜，扭身撤步，還擦出一掌。

似乎這種招式根本無法解圍，對方的手一晃，已放在她的左肩

上，臉上還有淡淡的笑意。

陰美華再氣盛，到此地步也不敢意氣用事了。

雖說她輕敵了些，兩招被制，卻不能不服。

「陰姑娘怎麼說？」

「服了！」

「那就請迴避一下，我要親自審問他，但請相信，問過之後，保証他還是一個囫圇的人……」

「是的夫人，相信妳是守信的人。」

陰美華技巧地向小原眨眨眼走出花廳。

於是小婢閉上了門。

這女人走近踢了小原一脚，道：「起來！」

小原未動，她又蹴了小原一脚，罵道：「你娘，還裝甚麼熊？」

如此有風度而又高貴美好的女人，居然罵起這種話來，第三者一定大爲驚奇吧？目前的第三者就是小婢，這就是教養的問題了。

小婢渾如未聞，而小原也未吃驚而失聲，可見他們都習慣了。

只不過小原已睜開眼望着她。

這女人見他睜開眼，眼中似乎有一股暖流，她的一臉寒霜才化了凍，道：「怎麼？又弄了一個？」

「這是甚麼話？還不是志同道合，我宰了她兩個哥哥，她不記我的仇，就這麼一搭一檔弄錢。」

「我不信你們沒有『雙刀對花槍』過！」

「我騙妳是王八蛋！」

「X你娘！你還敢駡人？」這句「三字經」眞不襯配她的身份。

「我只是發誓嘛！百里虹，妳混得好哩！居然嫁給了馬沂那血賊，作了他的壓寨夫人哩！」

「我們分散之後，很多仇家追殺我，馬沂呵護我，我只好跟了他，有甚麼不對？在危急時，你關心我嗎？」

「百里虹，這可就寃枉了！妳被追殺，我呢？」小原道：「曾有四天四夜不停地逃亡，米水未進。」

「好！過去的不談了！你把我的男人殺了，你要陪我一個月，在表面上，也等於爲夫報仇，囚你一月。」

「一月之後呢？」

「就說你逃跑了……」

「百里虹，我沒有甚麼對不起妳的，當年咱們都是離家出走的浪蕩孩子，在外面胡來，誰也不欠誰的，只是彼此臭味相投而已。」

「你說甚麼？你不欠我的？」

「我欠妳甚麼？」

「你忘了你曾經和我……」

「當然記得，那年冬天一個酷寒之夜，妳說妳的脚凍得像貓啃的一樣，上了我的床要我爲妳暖暖脚，於是……」

「難道是我要求你的？」

「嘿！百里虹，妳上了我的床，在我的熱被窩中，故意把肥臀往我下部搓揉，妳如果是我又能如何？」

「你是說不承認過去的一段了？」

「承認，但妳已是別人的未亡人了，我要是再和妳上床，傳揚開去，一定有人駡我趕盡殺絕，殺了人家的丈夫還要玷污其未亡人……」

「不會有人知道的！」

「看在過去的一段友誼份上，我只能和妳一夜纏綿，也算是最後的友誼——臨別紀念。」

「只有一夜？」

「其實一夜和三十夜又有甚麼不同，到了三十天之後，不是還要分手？我以爲一夜風流已足，這才不會被別人發現，以便保持妳的形象，也可以繼續在此作妳的女主人，守住這數億兩的家產。」

百里虹點了點頭。

過去他們都是離家在外遊蕩的壞孩子，少不更事的少年人整天在一起，遲早都會發生那件事的。

如果百里虹始終未嫁人而重逢，那就完全不同了。

百里虹把總管及陰美華叫了進來，道：「我審問下，這賊子很狡猾，避重就輕，始終不能確定，爲了不致發生錯誤，先給我押到地牢中去！」

「慢着！」陰美華道：「夫人，妳不是失信了？」

「怎見得？」

「『抓到兇手，立發獎金』之詞，不是寫得清清楚楚？試問，這另一半獎金妳何時付清？」

「明天此時！」

「明天此刻以前，就能審問清楚？」

「我的確以爲如此！」

陰美華道：「原野，你信任她嗎？」

原野道：「陰姑娘，她不死心，要再審問一天，就讓她問吧！反正是身正不怕影兒斜！」

陰美華道：「夫人，如果經過一整天的審問，仍然問不出結果來，也就是說仍不能証明他是兇手呢？」

「也許會讓他走人！」

「夫人的『也許』能算數嗎？」

「當然，不讓他走人，也會付清餘款！」

「會不會沒問清就把人留下，造成寃枉，却又把餘款付清了？」

「我說過，絕對要避免弄錯，付了巨額獎金事小，亡夫地下不能瞑目事大，這豈能兒戲。」

「好吧！那就一言爲定，明天到時再見。」

深夜，原野和百里虹就在這地牢中纏綿。

本來百里虹叫他到她的閨房去，原野以爲，重溫舊夢就該在這乾草上進行，那才有眞實感。

他們過去經常在破廟中，廢窰中或山洞內過夜。

有時甚至幕天蓆地，相擁而眠。

百里虹熱情似火，完全主動。鐵窗外有一隻眼向內窺伺，對他們的狂熱，嘆爲觀止。

也許很多人看到這種青春火熾的動作都會咋舌的。

事後百里虹道：「小原，你可知道很多人在抓你？」

「知道。」

「你可知是哪些人？」

「『七子』中人。」

「對，只不過這些人當中有二、三人曾暗中與我聯絡，一旦捉到你，也要拿懸賞的五百萬兩！」

「眞新鮮，憑他們的身份也要錢。」

「你以爲他們都不是食人間煙火的清高之士？」

「是那些人？」

「『趕月叟』苗九、雷道人和『五毒散人』楊啟宇。」

「好，這三個傢伙要抓我領獎，我就整他們一下。」

「你不能多躭幾天？」

「不行，妳是知道的，我不能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

「你總不能一輩子東跑西顛地。」

「也許有一天找到了我眞正喜歡的女人……」

「我知道，你心中只有一個藍芝。」

原野不出聲。

「她長得是不錯，却也未必能符合『八寶』二字。」

「在我心目中，她就是『八寶』！」

「但是，有人說她在勾欄中高張艷幟！」

「那是賣藝不賣身。」

「她爲什麼厠身青樓？」

原野道：「可能是在找我報仇，以爲我殺了她的父親『劍夫子』，妳想想看，那有可能嗎？殺她的未婚夫則是我。」

「她認定是你殺的？」

「似乎如此。」

「你還會想入非非嗎？」

「我以爲有一天，她相信『劍夫子』不是我殺的之後，我還有希望。」

「你知道你在武林中人心目中的形象？」

「知道，很多人把我當壞蛋！」

「就憑你這形象，『八寶』會看上你？別作夢哩！還是咱們湊合湊合吧！你如要我，這家產我可以不要。」

百里虹匆匆整好衣衫走了。

她對小原很清楚，他對藍芝入了迷。

* * *

「原野，那位夫人是你的舊識？」

「舊識？那怎麼可能？」

「不是舊識會把你放了？」

「查明不是我殺了她的丈夫，當然要放人。」

「少來！如果証明你不是兇手，她會付過半數獎金？」

「這……」小原道：「雖然妳抓錯了人，總是辛苦一番，不能讓妳白忙一場，這也是夫人的厚道。」

「得哩！別編故事了！昨天晚上在地牢中團圓，玩得開心吧！」

原野道：「美華，妳眞厲害，我們過去在一起流浪過，以後她嫁了人，老朋友見了面本來可以敍敍舊，但她是人家的未亡人，不能不避瓜李之嫌。」

「玩過？」

「玩什麼？還不是聊了一夜。」

陰美華笑笑不再出聲。

昨夜鐵窗外那隻眼睛就是她，她聽到二人交談，談到藍芝，似乎小原非她不可，心中很不是滋味。

陰美華不記前仇和他同行，那會沒有目的。

在目前看來，似乎一切都是空的了。

「美華，我們去找『五毒散人』楊啟宇。」

「你不要命了？」

「照妳這麼說，就沒有人敢動他了？」

「至少咱們還差得遠。」

「這樣就錯了，在他有備之下，就是一流高手，也不敢碰他！在他無備之下，像咱們這一流的也敢動他。」

「快別搬磚打脚哩！那老賊全身皆毒。」

「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找他？」

「由於他要抓你，而且也向苦主暗示要獎金？」

「對了！美華，妳昨夜偷聽了我和百里虹的交談？」

「沒有，我只是道聽途說的……」

原野道：「他的兒子楊金虎出賣我，他本來也想抓我，反正遲早要碰上，就不如主動出擊。」

「小原，那是玩命！」

「妳還看不出來，我就喜歡玩命！」

「這也正是武林中人把你看成……」

「流氓或壞胚子？」

「至少大多數人以爲你善惡不

分，嗜殺如狂，當然，也有極少數的人以為你不是壞人，只是喜歡激烈了一些。至少你殺的人幾乎全是大壞人！」

「聽妳的口氣，我殺的人之中也有好人？」

「當然有！」

「誰是好人？」

「胡玄之弟胡奇，在武林中的名聲頗佳……」

「妳懂什麼？他是個隱惡揚善的人！」

「但整個武林中人都認為他是正人君子，你能說服那麼多的人？」

這工夫夕陽如血的西方山道上馳來一騎。

由於小徑太窄，二人站在路邊讓路，但此人到了二人附近勒馬道：「你就是原野？」

原野道：「尊駕何人？」

「你是不是原野？」

「我不是原野，還有誰有資格是原野？」

「好狂！」

「爺們自入武林就狂，一直狂到現在……」

陰美華不由皺皺眉頭，這小子不像話了。

本來她喜歡他的直爽和敢作敢為，可是這一個半月下來，她發現原野驕狂、自大、不知天高地厚。

這種人等於盲人騎瞎馬，到處橫衝直闖。

長此下去，前途堪虞，非出大紕漏不可。

這人四十左右，儒士打扮，身背長刀，道：「我就是『飛來掌』韋永年之兄韋永壽……」

韋永年是藍芝的未婚夫，小原殺了韋永年。

「你是為你弟弟報仇的？」

「正是！」

「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殺他？」

「你這種冷血，殺人不需要什麼理由！」

「我可以告訴你，他忤逆不孝，令尊追趕他，他明知令尊體力不支，却不停下，就這樣帶着令尊跑了一夜，使令尊虛脫倒地而亡，還有，他使我走火……」

「你胡說！」

「韋永壽，事實如此，信不信由你，你要為弟報仇，我就接下來，可是你別被令弟的謊言所騙。」

韋永壽下馬拴好，撤下長刀，道：「我不信！」

小原道：「你想不想知道令尊為何追他？」

韋永壽不出聲，他當然想知道。

「他偷了令尊的拳譜……」

「我還是不信……」「刷」地攻出一刀，十分凌厲，小原一邊抽劍一邊閃避，連避三招未還手。

小原不還手並非退讓，而是避其鋒芒。

十招後小原退了五六步，總是無法有效破解對方的刀路，陰美華只好拔刀相助了。

二對一，韋永壽當然不成，道：「姑娘何人？」

「陰美華。」

「姑娘應該和他有仇才對。」

「我們之間無仇，他殺家兄，家兄也殺過他。」

「至少姑娘知道，他是武林中的大壞蛋！」

「我却不以為他是壞蛋！」

「陰美華，咱們走着瞧吧……」韋永壽撤退，小原要追殺，陰美華阻止了他，道：「小原，你太過份了。」

「我過份了？」

「當然，他為弟報仇，無可厚非！」

「可是韋永年忤逆不孝，可以說害死了老父。」

「但你無法証明此事。」

「我檢舉他，是憑我的良知！」

陰美華不出聲了，晚上入鎮用飯，但住入客棧之前，陰美華就不告而別了，她對小原太失望了。

盡管她不願和他同行，還是很關心他。

原野發現她不辭而別之後，只是攤攤手。

此刻原野在街上閒逛，東張西望，腦中却像走馬燈似映現幾個女人，第一個女人是「八寶」藍芝。

第二個是「笑殺觀音」秋玉潔。

第三個是百里虹。

第四個才是「湘西三鬼」的陰美華。

他最想見到的是藍芝，這件事要是換了別人，一定會放棄，因為可能性太小，但他認定一件事就很少改變。

這時忽然一個熟悉的影子映入眼簾，竟是楊金虎和一個女人勾肩搭背地招搖過市。

在小地方，男女在街上如此親媚，自然令人注目。

有人竟然大吹口哨。

楊金虎和那個大他幾歲的女人一點也不在乎。

看來這女人有幾分姿色，可能是風塵中的女人。

小原跟着二人來到後街，眼看二人走入一家小民房中。

「半掩門」。野暗中一探，果然是個暗娼。

二人一回來就辦事，什麼東西也不管，就這樣在床上糾纏、翻騰不已。絕的是，男的在上面蠢動，女的在下面哼着風流小調——十八摸。

小原不由一噱，他走調，這小子更不像話。

現在，楊金虎就是他的一面鏡子，看到楊金虎就像看到他自己一樣，難怪陰美華棄他而去。

他倒也不在乎陰美華不辭而別。

他對陰美華本就不大欣賞，走了也好。

過了一會，女的又主動控制一切，楊金虎在上面唱了起來。

「這眞是一對活寶。」原野却以為，這小子很毒，居然出賣他，他要這小子嚐嚐他的手段。

沒多久，他帶走了小楊。

* * *

楊啓宇在出浴，浴室內只有樑上掛了一盞八角風燈。

這個武林大豪的浴室很大，也很講究。

內有大池小池和浴盆，還有軟榻及安樂椅，他此刻坐在小池邊上盪着雙足，因為這小池中的水很熱。

當躺在軟榻上時，門外走進一個中年裸體美婦，到了軟榻邊，向楊啓宇媚笑，然後背向楊啓宇。

也就是說，楊只能看到這中年美婦的背部。

這婦人也有四十左右，容貌美好，只不過雙乳及肚皮都鬆弛下來，但有個惹人注目的現象，體毛過多也很長，由陰部往上，直到雙乳之間。

一般的體毛大多粗硬，此婦的黑亮而細柔。

美婦俯下身子，用口含着楊啓宇的東西吸吮着，楊則伸手撫摸她的黑亮體毛。

似乎男女之間，就是這麼回事。

不論如何千變萬化，總是離不開這一大點的。只是各有花樣各不同，每個人的愛好也稍有變化而已。

這婦人一邊吸吮一邊咳嗽，甚發出要嘔吐之聲。

這是因為這東西抵到她的喉頭部份所造成的。

就在這時，門開了一縫，一個人閃了進來。

來人正是小原，還挾了個人。

「你……你是什麼人？」

小原把楊金虎往地上一丟，道：「我有五百萬兩的身價，如果你能聯絡上兩、三家苦主，一併估算，這一下子就是一千多萬兩，老小子，你馬上就發了財哩！」

「你……你是原野？」

「就是你家的小祖宗。」

楊啓宇要坐起，小原的劍尖抵在他的那東西根部，這工夫中年婦人背向而立，侷促不安。

「老小子，你最好老實一點。」

「你要幹什麼？」

「你兒子在我手中，他要出賣我，你也要出賣我，所以我先下手為强，現在要把你的兒子賣給你！」

「小子，你好大的膽子！」

「膽子嘛！不能算小！」小原道：「老小子，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在你出浴時下手嗎？」

楊啓宇不出聲，却十分惱火。

「老小子，我值五百萬，你的寶貝兒子大概也值此數。」

善施毒的人，全身都是毒，只不過如今全身精光，一絲不掛，又如何藏毒？所以小原吃定了他。

楊啓宇冷冷一笑，道：「小子，你是如何抓到楊金虎的？」

「他在私娼館取樂，不費吹灰之力，你們父子眞有出息，兒子好玩，老子也差不多，還能玩出花梢來，將來開館授徒，專教床上『八段錦』，一定大發利市！」

說着，又在那中年婦人的屁股上砸了一掌。

美婦尖叫了一聲。

楊啓宇道：「小子，你在一步步往死路上走！」

「老小子，你現在還有資格說這句話嗎？」

楊啓宇左手在軟榻下拉一個扳手，軟榻疾翻，縮入地板之下，却彈起一個木球射到樑上。

這木球奇準地射中了樑上那盞八角風燈。

風燈掉落地上，「啪」地一聲砸碎。

火熄了，却飄散出一種淡淡的丁香花味道。

小原心知不妙，但也遲了一步，雙腿一軟倒在地上。

只不過他的神智還算清醒。

他不能不佩服這老賊設想之週到，因為任何時候，他都不能離開毒物，反之，必然被敵人所逞。

這工夫楊啓宇出現了，而中年美婦却被他餵服了解藥，出屋而去，此刻楊啓宇已穿了衣衫，又為楊金虎解了穴道。

楊金虎一躍而起，差點沒有站穩。

這是因為被制住穴道太久，剛解穴仍有血脈不暢的現象。這小子和他老子相視大笑，道：「爹，你要如何處置他？」

「小子，依你之見呢？」

「廢了他的武功就成了。」

「我本來想宰了他，這小子太狂了。」

「爹，要殺他的人太多了，何不找別人代勞？」

「說的也是，只不過廢了武功，遇上高手，還可以替他恢復武功，如果爹再加上一味藥……」

原野大驚，只不過此刻求他是

沒有用的。

原野的性子很倔，似乎什麼都不在乎，包括死在內。

楊啓宇說做就做，先下手廢了小原的武功。

楊金虎就在一邊看着，沒有說一句話。

小原恨他就恨在這一點上。

無論如何，過去他們好過，至少原野對他是眞的。

「小子！」楊啓宇道：「老夫饒過誰來？我廢了你的武功，已經是對你仁慈了，只怪你太大膽了。」

原野道：「你如果聰明就殺了我。」

「小子，你還敢嘴硬？」

「你如不殺我，你有一天會發現我的膽子更大！」

「你完了！小子，就是武林中最最頂尖高手爲你復功也是白忙了，小子，只怪你不招惹別人而來招惹我！」

原野渾身痛極，但他却一言不發，離開了這裡。

一個人由有武功變成沒有武功，已經大爲不同了。

如果非但武功全失而且猶如病夫一般，那情況更令人絕望。

他素日活蹦亂跳，精力充沛。

現在，步伐蹣跚，好像一下子老了五十年，變成一個七、八十歲的人了，現在，一切雄心都談不上了。

本來他還想重行閉關，把那絕藝研成，只要不再走火，他有信心達到目的，一躍而爲高手。

他要離開此鎮，遠遠地離開。

僅僅走了這麼遠，就出了一身的虛汗。

剛到鎮郊，迎面一乘黑馬馳來。

本來雙方已經通過，馬上的人却「噫」了一聲，勒住了馬。

小原根本未注意這些，他的思維很亂，對身外一切根本不會注意，這工夫忽然聽到那匹馬又折了回來。

「兄弟……兄弟，你不是原野嗎？」

小原聽出口音很熟。

抬頭望去，這不就是大姐秋玉潔？

要是不久前遇上她多好，一切都太遲了。

「我……我不是原野……」

「你不是？你是……我不會認錯人的……」

小原往前走，像大病初癒一樣。

「笑殺觀音」秋玉潔下了馬，道：「小原，你怎麼了？」

「我……我不是小原，女士認錯人了……」

「小原，你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小原眞想大哭一場。

只不過倔强的他，絕不讓那淚水決堤湧出，他知道瞞不了她，道：「大姐，妳不要管了！」

「不管怎麼成，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原道：「大姐，妳就是要管也太遲了！」

「甚麼事太遲了，來，坐下來談！」

月色頗好，山野中有點輕霧。

二人坐在草地上，小原說了一切經過。

本以爲她會跳起來大駡楊啟宇，甚至馬上帶他回頭去找「五毒散人」楊啟宇算帳，然而，意外地，她只嘆了口氣，攤攤手沒有出聲。

是甚麼原因使她反常了？

是不是她也怕「五毒散人」的一身劇毒？

這是可能的，高手甚麼都不怕，可沒有不怕毒的。

只不過以秋玉潔來說，似不是這種怕事的人吧？

會不會是因爲小原被廢了武功又被施了毒，眼看他完了，就不願再插手多事樹敵？

這個可能性最大。

如果小原僅是重傷，她會插手，一個完了的人，那就犯不着了，小原抬頭看她一眼，道：「大姐，妳不必爲難，我不值得……」

「小弟，因爲我知道，廢了武功再施毒，誰也救不了你！」

「是的，所以我認了！也未對任何人抱甚麼希望！」

「小弟，你如有其他的困難，自管對姐姐說。」

「死，我都不怕了，還有甚麼困難？」

「小弟，我有急事在身，小弟，我……」

「大姐請便！」

秋玉潔嘆了口氣上馬，道：「小弟，後會有期！」

小原揚揚手，但未出聲。

有生第一次，他品嘗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滋味。

這樣一位熱情似火，百般關切他的人，見他已無希望了，馬上就是一個大轉變了，說幾句不關痛癢的話，棄他而去了。

這樣的交情都靠不住，還有甚麼情感是靠得住的？

小原站起上路，一夜只趕了五六里路。

第二天又走了半天，實在走不動了，入鎮打尖。

在一家飯館用過飯，剛出門，迎面又來了一個熟人。

小原心想：不必天眞，世上的人情就是如此的。

（未完・三）


THE ROYAL GOLD
凱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The Lady Pearl